# 淵鑒類函

第十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館
★藏书★

074091

〔清〕张英 王士祯等纂

# 淵鑒類函

第一〇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

北京市中国书店

人部一（君臣 勸君 社稷臣 父母 父子 知子）

## 君臣一

**增**說文曰君者尊也臣者牽也心常牽於君也 **原**韋昭辯釋名曰臣愼也愼於其事以奉上也 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也 春秋說題辭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 **增**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增**又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原**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 禮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讀爲迂廣也大也）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君勿以小謀大勿以遠言近勿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增**左傳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 又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 **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又曰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 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 韓子曰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 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其所因多其所爲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 **增**又曰天道圜地道方聖人法之以立上下主執圜臣執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原**孔叢子曰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 鄧析子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地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增**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

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為治　原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荀悅漢紀曰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有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　增謚法曰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　唐劉之義上書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　王氏彙苑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也人君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也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　楊維楨文臚曰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君者有此器者也臣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　又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 君臣二

增通鑑曰人皇氏相厥山川分為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原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　孔叢子曰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又曰夫為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聖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曰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君道固矣　增通鑑曰漢武帝素喜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漢書曰昭帝時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留中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有詔名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時帝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唐書曰房元齡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名于家　又曰唐太宗問魏徵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二世信趙高梁武信朱异煬帝信虞世基皆致亂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又曰明皇欲用姚崇崇跪奏十事其七曰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　綱鑑曰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又曰仁宗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上悉用之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　又曰張昇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吾學編曰上嘗強宋濂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又曰宋濂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　又曰弘治十三年上名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内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　又曰上嘗名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名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朕與卿論政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密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内咨内閣可也上稱善　王鏊疏曰孝宗剗盡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内朝之義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凡謝恩

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故人人得以自盡也

## 君臣三

【增】據日（孔帖魏崔昱夢上泰山兩手據日事君之象也）　嚴霜（唐書段秀實頌眞卿贊曰二臣臨大難蹈之無二色華于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原】天子無客

禮　忠臣不潔名（禮記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增】君臣相須　安危自任（唐書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思權予奪願陛下自斷李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于上將焉用彼相哉　又曰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臨軒以送　見像而思（綱鑑唐明皇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則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唐書德宗貞元三年李晟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體元御極則有不二心之臣王業既成乃圖敬容于凌煙閣永垂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己巳九月我行西宮見老臣遺像顯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報往思今取類非遠）

上下情隔　聖賢相維（陸宣公奏議君臣意乘上下情隔　唐書崔植初年中書侍郎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

冠帶對臣　裘帽視事（綱鑑宋太祖召竇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又曰王全斌伐蜀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賜全斌）

論語一部　軍戒三篇（綱鑑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又曰王顯爲樞密使太宗詔之曰卿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于面牆因取賜之）

天章名對　中使遺詩（上見前　綱鑑宋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餞以詩歌　賢於夢卜（綱鑑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　又曰宋仁宗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御賜圖書　官供酒餼（明紀宣宗御文華殿賜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濙曰清和恭靖　又曰宣宗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游萬歲山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游豫之樂不可廢也復命乘馬游小山中官出酒餼皆珍奇及歸天已暝）

詩題喜雨　圖咏豳風（明紀宣宗數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及喜雨詩　又曰上賜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

西域進獅　撫臣獻璽（明紀西域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之獸眞偽不可知使眞於中國宜畜非眞無爲外域所笑詔還之　又曰陝西巡撫熊翀得玉璽來獻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僞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璽上乃屬庫藏之）

### 君臣相信

按劍　摘戟（戰國策人譖樂毅于燕王王按劍怒譖者而食樂毅以駃騠駃騠良馬肉也　趙雲別傳先主敗人言雲已北去先主以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去頃之雲至）

委任霍光　益重魯肅（周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　吳志表略非魯肅權益重之）

展盡底蘊　待以虛心（唐書魏徵河北使還帝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　又曰溫大有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他職上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

臣無遺力　朕所自知（唐書韋挺傳贊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太宗之責任也諒斯從言斯聽才斷會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　又曰趙涓治

（衡不爲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陰習介書 封還內降（綱鑑石介嘗奏記于富弼責以行伊尹之事夏竦怨介黜己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飛語上聞上不信 又曰杜衍爲平章事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行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辭金見義 賜鏡況清（綱鑑建成元吉欲誘尉遲敬德爲己用賜以金銀器一車敬德辭不受以告秦王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不能移也 唐書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太宗賜以金背鏡況其清鑑）持表示臣 賜笏表直（綱鑑或有言長孫無忌權太重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 唐書宋璟爲相時值春宴帝賜金箸曰表卿直也）參知政事 宣撫軍民（全史粘割斡特剌拜參知政事世宗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剛直所行不率易也 又曰僕散揆爲宣撫河南軍民上諭之曰朕即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哉）謚以文貞 嘉其剛正（全史章宗論光祿大夫張萬公曰朕初即位權臣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泰和七年薨謚曰文貞 又曰孫鐸爲戶部尚書議交鈔事力持不可侍郎張復亨詞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以加焉）臣不孤矣 內侍爲之（明紀兵部尚書李慶請以餘馬令朝廷官領之歲課其駒有虧罰與民同楊士奇力持不可上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頃上御思善門諭士奇曰內批豈眞忘之朕聞呂震等皆忿卿孤立恐爲眾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令有名矣出章示則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士奇據此草敕止之士奇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下劉大夏事見前）開門延客 觸地免冠（明紀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面議政事議畢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錠賜之曰小佐而廉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指斥外戚壽寧侯張鶴齡甚恨之泣訴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入侍酒上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第遙見其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非龍顏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 非日角聖姿寇鄧莫能展其志（孔帖）

**原** 君臣問疾

視蕭何 臨霍光（史記蕭相國何病惠帝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何舉曹參 漢書霍光病車駕親臨問之）至舍視 穿壁瞻（漢書張湯嘗病上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吳志呂蒙病孫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嘗穿壁瞻之中瘳爲下赦令）**增** 從愛壻官 修弟子禮（張禹傳禹每疾車駕自臨問禹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勝父子私情願與相近即徙咸爲弘農太守 類苑桓榮爲帝師病帝親問入門下車執經趨拜修弟子禮）舒王往視 太子親臨（唐書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舒王謨持詔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駟馬飛龍十二日門府官皆袴褶以從子儀拜手叩頭謝恩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杜如晦病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詔兄視疾 幸第增憂（唐書高季輔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黃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以候增損 又曰李靖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臨問調藥 省視封王（宋史王旦疾篤帝臨問親調藥並薯蕷粥賜之 全史徒單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加賜甚厚）鑿苑垣以候問 加朝服而拊循（唐書房元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 又曰魏徵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紳帝拊之流涕）

## 君臣四

**增** 君天（左傳子文孫箴尹克黃云君天也天可逃乎）**原** 養民如子（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仰君如日（又曰民奉其君仰之如日月）**增** 君盤人水

（孫卿子君舟人水）應以理義（綱鑑嚴助為大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枚皐終軍並在左右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君臣魚水（三國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李勣純臣（唐書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李勣錄郡縣戶口請密自上之使至高祖詔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君臣同德（又曰王珪召為諫議大夫帝曰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資雖不敏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于平）主明臣直（綱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剪鬚和藥（通鑑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太宗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謝上曰朕為社稷非為卿也）燒梨聯句（彙苑肅宗召處士李泌于衡山既到待以賓友之禮寢以內殿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諸王請聯句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後肅宗恢復兩京泌之策為多）延英忘倦（通鑑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處獨宮人近侍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引衣容直（又曰帝以寇準為樞密直學士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改容聽講（又曰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等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觀望容體不端奭即拱立不講帝竦然改聽）

## 君臣五

增歌帝舜倡百工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增詩唐明皇春日宴兩相及禮官于麗正殿詩曰乾道運無窮恒將人代工陰陽調曆象禮樂報元穹介胄清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談延國輔詞賦引文雄野霽伊川綠郊明鞏樹紅冕旒多暇景詩酒會春風　又賜張說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宴都堂詩曰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均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訝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為調護人鵷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問彝倫　宋太宗作釣魚詩賜呂端曰欲餌金鉤深未致磻溪須問釣魚人

增賦宋太宗賜蘇易簡大言賦曰少年盛世兮為詞臣往古來今有幾人首書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合綠衾　蘇易簡擬宋玉作大言賦獻太宗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磩也飛雲湧霞燔膳燎也剡鯨腊鵬代鷁鱗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燧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溟海乾圓蓋傴兮方輿穿

【增】【詔】漢光武報馮異詔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唐太宗賜魏王泰詔曰虞世南于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人矣

【增】【贊】唐房杜贊曰方君臣明良志叶義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　又尉遲恭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　又段平仲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于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聚焉幾矣段平仲一忤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故聖主屈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增】【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時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之君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渺然絶俗離世哉

### 舊君一

【增】禮記曰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又曰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注違去也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 舊君二

【增】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也凡吾所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舊君三

【原】心存南郢　志在北燕（晉孫惠諫齊王曰屈原放逐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在北燕）【增】毅謝謀燕　臻獨稱漢（綱鑑樂毅奔趙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得罪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隷況子孫乎　窮愁志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揚魏德惟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者矣）

故君發喪　人臣終節（唐書呂子臧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入京師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帝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諭備言隋所以亡諭之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　又曰姚崇張柬之等誅二張后遷上陽宮崇率百官起居王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曰今豈涕泣時邪崇曰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唐書帝遣使持李密首往招李世勣世勣表請收葬歸其尸乃發喪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語林蔡子英元進士太祖命館儀曹一夜大哭不止問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曰我豈難一蔡子英哉縱出塞追及元主于和林）

舊君四

【原】越聲秦聲（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去之楚思寡人乎曰昔越人莊舃仕楚及病作越聲今臣棄逐之楚能無秦聲乎詳疾）

社稷臣一

【增】禮記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社稷臣二

【增】綱鑑上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上曰古有社稷臣黯其近之　遼史曰耶律屋質立永康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附故如是耳上喜其忠　又曰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蕭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游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悟命皇孫從行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于古社稷臣

社稷臣三

【原】柳莊　周勃（檀弓衛侯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　綱鑑漢文目送絳侯周勃曰社稷臣也袁盎曰勃乃功臣非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乃社稷臣方諸呂用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大臣相與共誅諸呂適會成功乃功臣耳）執干戈　為柱石（左傳魯及齊師戰于郊公為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綱鑑漢昌邑王淫亂霍光憂懣問所知故吏田延年曰將軍為柱石昔伊尹相湯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能行亦漢之伊尹也）【增】心如金石　詩比風草（漢書光武謂王常曰卿輔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拜為漢忠將軍　唐書太宗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死脅社稷之臣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卿有讜言　公能戡亂（唐書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閱閒太宗叔達極意救辯

（至是詔曰武德內難然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爲陛下乃社稷計耳　杜甫詩國之社稷今若是戡定禍亂非公誰）扞難以身　有功於國（孔桂李德裕以身扞難功流社稷　通鑑）

（裴炎誣送獄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于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宗社之靈　首鼠之孽（林蘊上李相公書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　本傳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遂詔爲諸道都統）樞密題名　司徒罷相（綱鑑錢惟演序樞密題名獨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奸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　宋史韓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至是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一紀居家　兩宮虛已（通鑑富弼早有公輔之望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宋史司馬光復相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孔明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正太孫位　議尚書省（金史徒單克寧請亟立皇孫上允其請封皇孫爲原王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世宗歎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又曰元兵攻中都尚書左丞承暉約抹然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謁家廟作遺表仰藥死）策定北迎　疏爭南幸（元史安西王謀纂大統成后爲之主李孟告仁宗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太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仁宗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于是收首謀及同惡者奉璽北迎武宗天下大定以孟參知政事　明紀英宗北狩郕王即位徐珵議幸南京兵部侍郎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咸在若一動則天下大勢盡去于是始定固守之策社稷再奠謙之力也）

## 社稷臣四

**原**處不避污（叔孫豹處不避污）　**增**壯夫之節（劉蕡書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　社稷之功（唐書韓滉卒張延賞搆帝意遂罷李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功）

## 父母一

**增**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禮記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爲人子者冠衣不純素　又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又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又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又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　又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别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 父母二

增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賈誼策曰秦人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　風俗通曰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攜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廚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瘊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婦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 父母三

增儒仲慙兒　省華命子（後漢書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妻亦有志行其友令狐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馬鮮嚴僕從都雅而霸子方耕于野聞其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客去霸久臥不起妻問故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見客而有愧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兒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即共隱遯終身　澠水燕談宋陳省華蜀人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林大夫以爲榮）

王陽畏坂　仁傑望雲（漢書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疾去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世以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唐書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顧望久之雲移乃去）

捨養入京　辭學歸省（韓文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家則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歟　唐書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作相親存　侍養不仕（李邕郭元振行狀唐宰相二親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又歸田錄宋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爲榮　言行錄包拯始及第以二親老侍養不仕且十年人稱其孝）

## 父母四

增朝夕事親（本傳范文正公次子純仁以父母在不赴官父遣之對曰若赴官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也）

## 父母五

增詩晉束晳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又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林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增賦明王逢年思歸賦曰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孝為忠曾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夐焉遐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訴惟秋之氣至憯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濆憶為童子當其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柹獨苞黃膚之栗青芊連匾烏椑五出青乳之梨赬壺之橘蜂蛹淹鹺榠樝漬蜜羞則鳩鶬野鴈澤梟鳴鶉清江之膏蟹寒冰之鮮鱗冒以紫薑藉以芰首觴浮萸菊俎薦青韭坐溪山之松篁埽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所息心恥折腰于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患於厥後

## 父子一

增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己者　又曰子孳也相生蕃孳也　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　增韻曰父矩也以矩度教子也死曰考成也言有成業也　南史曰荊土方言謂父曰爹（杝上聲）　集韻曰吳人呼父曰爸（婆上聲）會要曰回紇呼父曰阿多　廣韻曰北方人呼父曰爹（丁邪切）　天中記曰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曰囝（音蹇）　決疑要錄曰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　易曰幹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又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又曰乾天也故稱乎

父　又曰乾爲父　又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　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詩曰無父何怙　又曰父兮生我　又曰靡瞻匪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禮曰父名無諾　又曰父子不同席　又曰父前子名　又曰父不祭子（待食之禮）　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　又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孝經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春秋傳曰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杜欽傳曰子者父之陰也　史記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父子二

增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　家語曰曾皙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擊其首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瞍有子曰舜使之未嘗不在欲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不陷父于不義也　左傳曰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被下民可也　天運曰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于手應之于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世說曰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又曰鍾毓兄弟值父晝寢偷服藥酒父覺託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孔帖曰魏司馬朗父防整肅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嚴肅如此　晉書曰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怍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　南史曰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鷟先爲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惜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

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心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也　又曰謝莊生五子颺朏顥嵆瀹人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北史曰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隋書曰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唐書曰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爲人多欲而寡識是必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于是愛崇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橈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　唐書曰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八十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 父子三

【原】父一　身貳（左傳父一而已　禮父兮生我身之貳也）六順　三君（左傳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　綱鑑陳紀元方弟諶季方與父寔齊德同行號三君）堂構　箕裘（上見前一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坊民　責善（禮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於慈　孟子父子之間不責善）【增】陽坐　制名（吳錄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爲尚書令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　南史宋顏竣江夏王義恭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張良子侍中張辟疆也）橋梓　樝棃（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二子乃問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二子往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卑而俯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梓者子道也　南史張敷小名樝父邵小名棃宋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棃敷曰棃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比所居名孝張里）折筭　直餽（國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汝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筭　資暇錄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御史中丞贊給事中質及員賞寧命諸子直餽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于尊俎然而未嘗免笞叱給事直餽鼎前有熊白及鹿修忽曰白肥而修脊相滋其宜乎即以白裹修和之而進寧果再飽飯訖曰誰直可與杖俱來于是罰如常數將拜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邪）作父　有子（晉書伏滔字元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于西堂滔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松牕雜錄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近撫于赭袍前賜與甚厚語二子曰爾自憶所通書可奏者爲吾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嶠子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五柱　三槐（宋史竇禹鈞教五子俱貴馮道贈詩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又曰王祜世多稱其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其子旦果宰相）五男　八子（陶淵明詩云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宋史韓億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緬維紘多爲聞人絳縝皆爲宰相繼爲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龍）犬子　鳳毛（三國志曹操曰養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南史謝鳳子超宗有文詞作殷貴妃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蓼莪　瓜葛（綱鑑王裒傷父爲魏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隱居教授每誦詩至蓼莪輒掩卷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　世說

（王長豫幼便和令事親色養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佳兒　令子（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不解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唐書鄭餘慶子涵爲右補闕敢言無諱憲宗謂餘慶曰卿令子朕直臣也）

截蒲　賜縑（前漢書路溫舒父爲里門監使溫舒牧羊因取澤中蒲截爲牒編之寫書王氏彙苑胡質仕魏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父自驅驢不止傳舍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縑一匹威之跪曰大人清貧何以得此父對曰吾俸祿之餘及威爲徐州刺史武帝問之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勸父　侍親（王氏彙苑張就父恭爲燉煌郡書遣就赴京路爲叛軍所執不屈密與父書曰父守燉煌忠義名聞勿以就不孝改志節就若死惟願大人念子也恭得書會兵救之覺亦得免歸田錄王溥拜相年三十六其父祚累遷防禦使每見客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求去祚曰學生勞起避邪）

皆異宮　不同位（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崇敬也又父子同位以厚[illegible]）也

**原**袁盾之日　荀陳之星（左傳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詳日世說陳太丘詣荀季和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坐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小坐膝前太史於時奏德星聚）

陟岵瞻望　臨書哽咽（詩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吳志顧愷字子通每得父書常掃灑几延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即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父爲子隱　子由父踈（直在其中穀梁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子由父踈也）

有子有父　止孝止慈（公羊傳父有子子不得有父注有子謂廢輒之義可立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衛侯也禮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

**增**陸生車馬　張翁鼓角（漢書陸賈使南越趙佗賜陸生裝橐中直千金呂后時病免歸有五男賣橐中千金分其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鼓吹琴瑟侍者十餘人有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之家得寶劍及車馬從者宋書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以平江陵功轉右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欲往襄陽又愛戀鄉里父謂興世曰雖田舍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與吾行田時吹之興世素謙謹畏法曰此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乃止）

伏庭穿壁　繼犬放鷹（後漢書廬江蔡宗饒廉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爲二千石求謁宗宗下帳不許子伏于庭其母穿壁使其子窺之乃識儀貌梁書張充吳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充少不拘細行肆意田臘時緒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父乃脫鞲放鷹繼犬向父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緒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尋師就學蔚爲名士）

發假收嚴　恂愉悅懌（唐書楊惟直名四子曰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假以夏爲義收以秋爲義嚴以冬爲義收大拜發至丞郎北史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曰勵勖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荅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悅）

雞羣野鶴　老兔於菟（世說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未見其父耳合璧事類蘇轍己卯生軾嘗號爲卯君生子名虎兒軾有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

入門呼賓　炊飯延客（合璧事類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人未嘗知既至每出入書于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密商芸小說有客詣太丘談鋒甚敏太丘令二子炊飯延客二子委甑竊聽飯落釜成糜客去太丘責之二子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號郎君谷　避嵩華山（唐書王起子龜性高簡侍父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爲郎君谷北夢瑣言宋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每內宴聞鈞天之樂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散財施親　循牀求父（世說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宋史徐積楚州人積生三歲父卒晨昏匍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及壯以父諱石遇石避而不踐）

能交父友　求顯親名（唐書郗思美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卿之間又曰甄逢嘗以父不得在國史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于史館修撰韓愈愈荅曰逢能行身達于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

（子騏名）對語墓中　賜食廡下（明語林常熟黃鉞因父寶在陂上舊廬不入城市御史按部至門曰此有黃給事何在人皆不知一老人引御史舟至陂路積泥淖御史徒步抵其舍鉞從墓中對語移日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以菜粥對食而別　又曰張倫官太原知府歸省郡守過候父留飲倫持榼上餖飣物粥待令如董子餖飣具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倫退走不敢當父謝曰幸君毋避廳老夫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守惶恐欲起乃賜食廡下）　析薪不克負荷　饋獻不及車馬（孔叢子子思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為不肖　禮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人不敢專）

## 父子四

【原】主器（易主器者莫若長子）　尊而不親（禮記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故父尊而不親）　奉祀（左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注冢大也）　以象天明（傳為父子兄弟以象天明）　不奸謂禮（傳子父不奸之謂禮）　天性（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天屬（莊子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收也）　人所難言（綱鑑漢武帝謂田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大人遺體（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入迎父仲孺仲孺趨拜將軍去病曰不早知為大人遺體）　休沐謁親（又曰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澣濯）　【增】有不凡子（汝南先賢傳薛勤仕郡為功曹陳蕃年十五為父齋書詣勤勤觀而察之明日造焉蕃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老牛舐犢（後漢書楊彪為太尉子修為曹操所殺操問彪曰君何瘦之甚彪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動容）　老蚌生珠（又曰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嚴若朝典（世說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嚴若朝典）　清賞非倫（又曰王戎字濬沖父渾阮籍謂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　尊公（晉書簡文帝謂郗超曰致意尊公）　不書官紙（南史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川行事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得父膏腴（齊書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作五言詩對曰朏得父之膏腴）　可謂老蚌（南齊書世祖見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矣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　有譽兒癖（新唐書王福畤子勔勮勃皆著才名其後劼助又以文顯劼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畤書誇子韓思彥思彥戲之曰武子馬癖卿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軟抵（晉書韋謏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以為笑）　風氣日上（世說王平子稱其子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 父子五

【增】【詩】唐韓愈送鄭涵校理詩曰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啼正交加楊花正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許渾憶子詩曰自爾出門去淚痕常滿衣家貧為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秋鴈又南飛　宋彭汝礪贈張吉迎父詩曰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　又郭祥正詩曰父昔離家子

未孕子得其父令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蘇軾喜子迨能行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　又贈弟轍詩曰昔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貙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前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增】【書】蘇軾答陳慥書曰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令寫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文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興

## 知子一（味于知子　不慈並附）

【增】重器　要人（三國志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南史顏延之臨沂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常乘羸馬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見汝）

【原】湛獨異　淑不良（晉書王湛有隱德兄弟以爲癡父昶獨異焉吳志騭子張淑累遷司直封侯父知淑不良表請有罪請不從坐詔許之）

【增】累博棊　咏尹字（南史齊武帝永明中以王僧虔爲特進光祿大夫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地下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後果如其言明皇雜錄曰蘇瓌有京兆尹相訪既去瓌令男頲咏尹字乃咏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嘗問瓌草書難其人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爲文甚速可備使令名見授筆立就明皇撫頲背曰知子莫若父）

愁不敬　知不能（漢書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祀高廟至夕牲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至甘露中果削爵爲關內侯又曰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

【原】對曰午可　不謂括善（春秋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奚子也通鑑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曰兵死地而括易之敗趙軍者必括也）

【增】悉知方略　當有大名（漢書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本傳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也）

昧于知子

固當面試　不爲父知（魏志陳思王植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固當面試時鄴下銅雀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使各賦之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晉書山簡濤之子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

遇以常兒　不知博學（南史謝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族兒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乃作常兒遇之說文錄段文昌鎮成都子成式好獵丞相患之成式以所獲雉兔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幕僚多不曉其義以呈丞相方知其子博學）

補尉試文　掄權受賄（孔帖韋溫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悍然疑假權謁進名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通鑑令狐綯執政歲久子高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綯爲子訟冤）

【原】不慈

食羹　滅性（通鑑樂羊食子肉羹文選掇蜂滅天性尹吉父事詳惡母）

棄子　無兒（蜀志程畿子郁在郡龐羲使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及禍畿曰樂羊食子羹非無父子之恩晉書鄧攸字伯道棄子活兒子後竟無兒人曰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

殺子　埋兒（通鑑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山堂肆考劉宋時郭世通家）

（貢備力以養繼母繼生一男恐廢養理之文帝勑榜其門爲孝子門）死少子 殺弄兒（後漢書橋元字公祖遷侍中以疾罷就醫里舍元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登樓求貨元不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遂進攻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請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長姦路　綱鑑漢金日磾子爲帝弄兒上前騎遶後子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遂殺之）吉甫讒而逐 驪姬謀而奔（琴操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逐伯奇伯奇自傷無罪乃援琴作履霜操　國語晉獻公驪姬謀殺太子申生太子歸胙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 知子二　不慈附

原 視其友（史記趙禹謂將軍曰不知其子視其友）增 季子不乏（後漢書吳祐父恢爲南海欲殺青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小兒自得（晉書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不及崇崇母爲言苞曰小兒雖小後自得之）吾子琳琅（又曰索靖每曰吾子琳琅之器非簡札之用州縣吏不足以汙吾兒也）汝才十倍（又曰姚弋仲令子襄討石閔謂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見我）不慈 父頑（書母嚚）不能字（又曰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言不慈也）易而食（左傳宋人易子而食）石碏殺子（又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其子厚與州吁同弒君碏殺之）王莽殺子（通鑑逢萌見王莽殺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遂隱）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人部二（訓子　父子　繼業　母子　賢母　後母　諫父母　孕）

## 訓子一

增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又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禮曰父慈而教子孝而忠　又曰幼子常視無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皆幼子之教　莊子曰父詔其子　荀子曰君子之于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淮南子曰人有教其子曰謹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弗可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顏氏家訓曰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爲人師若能保書終不爲小人諺曰積財千萬無過讀書

## 訓子二

增左傳曰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山堂肆考曰外史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之孝經論語　唐書曰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諸子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甚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云　歷史曰丁彥輔云昔官洛陽有醫媪說富鄭公家治家嚴肅有二子舍使女僕輩不得互相往來

## 訓子三

原七業　四經（晉書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　漢書馮奉世子野王通詩次逡通易次立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增受地　危家（呂氏春秋楚孫叔敖疾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畏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　漢書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子爲政侵削諸侯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未幾而錯果敗）

教兒　訓子（世說謝安夫人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蘇氏家訓韓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庚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于席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祿俸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汝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乃已家法之嚴如此）

陵人　捐本（南齊書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世說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語子弟云勿以我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念今）

（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一經 五子（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宰相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本傳隋同州刺史蔡王智積隋文帝之弟子也有五子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才能以取禍也）分田 持役（唐書姚崇預分田園令諸子各有定分曰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 山堂肆考唐盧仝生子名添丁欲爲國持役也）保身 謾語（後漢書樊宏教子曰冨貴盈溢未有能善其終者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邵氏聞見後錄宋司馬光曰光五六歲時弄核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核桃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識字 勤學（唐書張弘靖戒子弟曰今天下無事汝輩徒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五代史唐劉贊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饋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汝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汝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原 鄧禹一藝 諸葛八務（後漢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爲後世法魏氏春秋諸葛亮作八務七識六怒五懼皆有條章誡勵諸子）石碏義方 孫盛執憲（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晉書孫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庭訓逾峻）優於嚴君 不就師傅（萬石君別傳居家自相勗道豈不優於嚴君邪 禮子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增 小齋會食 屏風集書（唐書柳公綽華原人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外公綽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一人定鐘聲起然後歸寢諸子皆昏定于中門之內 唐書房元齡恐諸子驕奢集古今家誡書于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可以保躬）怒子坐車 誨兒讓路（漢書石奮一門父子五人皆以馴行孝謹官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有過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爲內史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唐書朱仁軌嘗誨其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王昶命名 柳玭戒子（魏紀魏王昶名其子姪曰默曰沈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本傳柳玭戒其子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信之少有疵累人皆指之）僧虔誨子 文定勉兒（南齊書王僧虔誨其子曰吾門中優者爲龍鳳劣者爲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謂哉況吾不能謂汝蔭正應各自努力耳 聞見錄胡文定公勉子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行己以端莊清靜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賢愚繫於汝 窮達各有命（聞見錄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 湘山野錄唐介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各有命惟自勉而已）

## 訓子四

原 刑國（自家刑國）不教吏職（漢書薛宣不問其子惠以吏事惠知不稱宣意使掾送宣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以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若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不訓諸子（後漢書馬廖不訓諸子友人楊終戒之廖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也）康成之戒（又曰鄭元戒子益恩曰吾年七十自非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敬墳墓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爾煢煢無同生之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王丹撻子（又曰王丹子同門生遭喪在山中請往弔之丹怒撻之令遺縑而已人問之丹曰交友之道未易言也全者鮮矣）范滂告子（通鑑范滂被誣下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我亦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增 無絕文種（本傳裴度訓其子曰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中間有成功能致身於

（萬乘之柄者則天也）　無斷書香（山堂肆考宋黃庭堅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

## 訓子五

原詩晉陶淵明命子詩曰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又曰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又曰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又曰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不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增又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嬾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示宗武詩曰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韓愈訓子詩曰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流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與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宋邵雍生男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吾壽夭賢愚繫于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心欲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原書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未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遯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

室如聽磬何以自辯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蜀漢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魏王修誡子書曰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吴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己度險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禄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内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秖所以自毁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實遺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達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凡庶可不勉哉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名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無聽毁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殷褒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于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顔之徒有若無實若虚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言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　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牕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

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情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　增范宗瀚責彭乘訓子書曰王氏之子琪珪玘瓘器盡璠璵韓氏之子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　朱子訓子書曰勿妄與人接只是勤儉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

## 父子繼業一

原俱至丞相　並爲司徒（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　詩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也）增柱國讓父　西平有子（隋書楊元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文帝命元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唐書德宗狩梁州李晟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西走餘黨悉降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子愬以蔭補官憲宗討吳元濟以爲節度會大雨雪半夜擒吳元濟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唐有臣）繼爲宰相　代作刺史（唐書蘇瓌與宋璟同當國璟嘗曰我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獻可替否事至即行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過之　詞類奇韋康字元將代父端爲朔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時人榮之）事　世有文辭　繼掌誥命（謝鳳事見父子類　明皇雜錄明皇幸蜀傳位賈至誤冊進稿上曰昔先皇誥命乃父爲之今茲辭命乃出爾手兩朝盛典出爾父子眞可謂繼美矣至頓首流涕）嗣爲學士　繼作刺史（唐書蔣乂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　北史畢衆敬拜兗州刺史子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爲本州刺史當時榮之）俱勳行軍　同日受命（平淮西碑吳元濟反皇帝曰韓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　東軒筆錄王安石及子雱同修經義經成加安石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陳前實服同桓傳拜後金珠有魯公）

**父子同仕**

同列禁垣　對管華近（唐書蘇瓌子頲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垣朝廷榮之　溫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又曰　父子同拜　班次在前（唐書李宗閔進中書舍人父翽爲華州刺史父子同拜世以爲榮　宋史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育蹴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門生出迎　參軍在遠（唐書楊嗣復領貢舉父於陵自洛入朝率門生出迎置酒新昌里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 [illegible] 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相近耶）是父是子　臣筆臣文（揚子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南史顏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誰得狷狂答曰其狂不可及）一絕承父　五子知名（唐書宋令文富文史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後之問以文章顯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晉王羲之有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元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克承驍勇　並著功名（北史達奚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合璧事類 [illegible] 右僕射繼韓忠獻子門下侍郎忠彥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並以勳業著曹武惠彬子武穆瑋高武烈瓊子繼勳並以武功著）中郎風矩　蘇氏文章（唐書柳公綽子仲郢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　宋史嘉祐間蘇洵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書二十篇謂賈誼劉向不能過以其書獻諸朝二子軾轍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

下〔增〕父子同罪皆伏誅 乃自刎（漢書周紆字文通為沛郡守為人酷虐後坐事父子皆伏誅史記石奢楚相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而自拘曰殺父立政非孝）〔增〕（[illegible]法[illegible]罪[illegible]之[illegible]死乃自刎而死） 贖子罪 代父死（[illegible]漢書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敬聲有罪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詳前）

**假子** 憎何晏 愛秦朗（魏略太祖納何晏母收晏養宮中服飾擬太子文帝憎之謂之假子[illegible]帝春秋秦朗父為張飛所殺太子納其母愛朗謂人曰豈有愛假子如孤者）

## 父子繼業二

〔增〕拜前拜後（尚書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坐臥易處（漢書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復為司隸（後漢書世祖令鮑昱封降胡檄問有所怪否昱曰通官文書不著姓怪司隸下著姓世祖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為司隸也） 三代司隸（又曰趙興三代為司隸） 昔為彼郡（魏志劉馥為揚州太守恩化大行子靖為廬江守詔曰卿父昔為彼郡可謂克負荷也） 亦為衛尉（魏志辛毗為衛尉[illegible]子敞亦為衛尉） 復臨此郡（魏略張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母方孕夢印綬登樓而歌以告奐奐訊占夢占夢曰夫人生男復臨此郡必死官乎及生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猛急恥見禽曰豈使我頭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並業書（晉書王羲之子獻之並能書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君答曰固當不同）

## 母子一

〔增〕釋名曰母冒也含生己也 說文曰母牧也 又曰江淮之間謂母曰媞蜀謂母曰姐 集韻曰齊人呼母曰嬃迷吳俗呼母曰㜸淮南呼母曰[illegible] 增韻曰母慕也嬰兒所慕也死曰妣媲也謂媲配于父也 易曰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又曰坤地也故稱乎母 又曰坤為母 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又曰母氏劬勞 又曰母氏聖善 禮曰子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曰不獨子其子注各子其子 孝經曰母取其愛 漢文紀注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淮南子曰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注云江淮謂母為社 張衡曰報母恩曰思大義顧復之報 文選曰懷袖之恩即母懷抱也懷袖靡依言死也 彙苑曰慈母多格男

## 母子二

〔增〕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左傳曰晉敗齊師于鞍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

不孝令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公羊傳曰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　後漢書長沙王豁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豁在內國更娶生子昌豁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　漢書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有法度上聞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通鑑曰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備曰本欲為明公效愚款今失老母方寸亂矣備遂聽庶降曹公　晉書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穆青州刺史苻彤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為榮　南史曰沈攸之為荊州刺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眞有幹力名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披甲追之泰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中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眞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又曰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唐書曰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庶不協相語曰吾等獨無愧邪由是相待如初　因話錄曰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媿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遂改授連州　又曰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 母子三

〔原〕何恃　靡依（詩無母何恃又靡依匪母何恃）〔增〕置酒　鬻布（晉書周顗母李氏名絡秀汝南人嘗冬至置酒舉酒對三子曰爾等並居貴位在吾目前吾身復何憂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因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後果如其言梁書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常攜僧孺于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僧孺拜中丞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掘地　驅車（左傳鄭莊公寘母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曰爾有母遺）

（繄我獨無親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　又曰宋南宮長萬作亂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織屩　市馬（晉書劉惔字真長沛人少清遠有奇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圭竇晏如也　又曰衛琉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在日苦病及卒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于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冢負土成墳）

嚙指　搤臂（搜神記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之切嚙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東漢蔡順事同　王充論衡曾子出薪于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

絕裾　求扇（晉書溫嶠初授左長史劉司空琨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　南史張敷生而母沒年十餘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有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中使迎還　手詔存問（合璧事類陸贄爲中書舍人母韋氏在江東帝遣中使迎還　宋史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有令子賜手詔存問縉紳榮之）

恩賜湯沐　封讓夫人（春明退朝錄官誥院敕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錦綵綾賜以湯沐邑乃奉親之至榮也　宋史趙槩會郊祀當任子進階爵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相謂曰方爲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爲榮許之遂以爲例）

持節侍母　設菜留賓（本傳晉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嘗有小疾祓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南史蔡顒之字文德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顒之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去帽導輿　誦詩解帶（唐書崔沔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沔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　本傳周磐養母嘗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沒公府三辟皆不應）

宰相迴班　鄰里罷社（唐書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歎宗從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于庭迴班候夫人搢紳以爲榮　世說王修字叔治母以社日亡來歲社日修感念亡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

曹王擁笏　鄭尉濡章（曹王碑唐成王皐爲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　南部新書駙馬都尉鄭贊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國命左右勿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靈琛之辭也靈琛爲人言之）

朱鳶夢親　白烏集墓（唐書高士廉謫朱鳶主簿嶺南瘴母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安否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訊　本傳林攢母亡作冢屋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攢哭曰天所畢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烏亦迴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時號闕下林家）

躃踊斃牛　揮拳搏虎（明語林方韶年十四喪母負土成墳廬其側三年有墓木爲牛踐毀躃踊悲號牛忽自斃　又曰廖庭皓母採薪于圃遇虎皓自田來急追及抱虎項且泣且訴願以身代虎不顧即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

## 母子四

〔增〕投杼（戰國策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茂曰昔者曾參處鄭有與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辭金受粟（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捆蒲葦織萉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使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慈母敗子（李斯書慈母有敗子後人遂謂母爲慈庭）

萬石嚴嫗（史記東海嚴嫗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並至大官東海號爲萬石嚴嫗）

孤犢觸乳（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爲縣陽遂亭長里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覽呼元誚責與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

（自今改後成佳士）竊蒙錦被（世說陳元方遭父喪哭泣甚哀容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之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内之俊四方是則如何當喪蒙以錦被焉因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數百日）當歸遠志（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失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家母（家訓陳思王稱其母爲家母）此母此子（晉書范逵謂陶侃母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捫瘡輒哭（記聞錄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鷹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云

母子五

【增】【詩】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孟郊游子吟曰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又游寺詩曰萱草集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增】【賦】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乃作賦曰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顔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賢母一

【增】歐陽修曰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　又曰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　王安石曰以嚴爲賢母

賢母二

【增】禮曰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以爲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

向權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子伯友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弗視　國語曰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其三子游于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曰奈何其少子曰可以三悅使民簡子從之少子歸伐其謀母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鮮能久長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智　列女傳曰楚將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豆而食之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汝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母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納之

戰國策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汝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陳嬰亦起衆母曰自吾爲汝家婦長見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每録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酷　後漢書曰崔寔母劉氏博覽書傳寔爲五原太守有能政母助也　魏紀王經爲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昭名經及王沈王業謀經諫以魯昭公不忍季氏卒有乾侯之禍沈業馳出告昭經獨不告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晉書曰潘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爲孫秀所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又曰劉琨爲并州刺史母謂之曰汝宜弘濟經略驅駕豪傑而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濟後母并爲劉聰所害　又曰荀羨字令則清和有準年七歳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惜之恒置羨于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　唐書曰王琚始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之勞徒以諂佞取容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埽除也琚卒不免　綱鑑曰宋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善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 賢母三

增　焚裘　紫被（世說桓南郡既破殷荆州并殺其咨議羅企生桓先曾以一羔裘與羅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問至母即日焚裘　唐書鄭善果母崔氏適榮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

（崔年二十而寡後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為魯郡太守母賢善果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教之）

四珍　七子（華陽國志曰泰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楊亡教日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illegible]業為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達于先人故時人為識曰三[illegible]錯止四珍復起　又曰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illegible]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後七子皆至令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敬泰姬教子孫禮）

【原】徙擇鄰　歸除墓（列女傳孟軻之母三[illegible]能擇鄰以教子通　[illegible]嚴延年為河南太守陰鷙酷烈吏民號曰屠伯其母知縱伏誅乃曰不意當老見壯子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延年果棄市東海莫不賢其母）

買豬肉　還魚鮓（韓詩外傳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吳錄孟仁字恭武本名宗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之道也）

隔幔受業　覆燭窺檄（晉書韋逞母宋氏父世傳學壹奏就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紗幔受業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又曰何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為桓玄所殺常思報及無忌與劉裕定謀夜于屏風內製檄劉氏以器覆燭窺之泣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

截髮待客　遺鮓增憂（世說陶侃字士行孝廉范逵宿過侃時倉卒無以待客母謂侃曰汝但留賓客吾為計乃截髮為雙髲賣易肴有極豐備歡樂從者亦過望逵至京師稱侃遂以知名　晉書陶侃母湛氏侃少為縣吏嘗監魚也以魚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我憂耳）

【增】反金百鎰　掩錢一船（韓詩外傳田子相齊三年[illegible]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所受之俸祿也母曰不義之物不入于[illegible]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田子[illegible]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赦田子之罪令復為相以金賜母　唐書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而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

切肉必方　絜羹即叱（通鑑東漢陸續字智初繫獄見餉羹知母至流涕吏怒以為辛[illegible]意遺曰母作羹[illegible]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　本傳宋程大中珦夫人侯氏明達伊川之母也飲食常置二子于序側或絜羹則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于飲食衣服無所擇皆母教之使然也按絜羹者就器中調和也）

坐中識人　[illegible]間聽客（南部新書唐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時杜黃裳[illegible]宅[illegible]坐[illegible]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母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後果為相　山堂肆考宋張奎字密學弟亢字密省其母朱氏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母輒于簾前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饌或聞諧謔之語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終身）

杖習弓矢　寵賜冠帔（澠水燕談宋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荊南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宋史[illegible]母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重元駁言　讀范滂傳（舊唐書崔元暐為檢校員外郎其母盧氏戒之曰吾見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得自守此是好消息若聞資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今坐食俸祿若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　宋史蘇軾父洵游學四方程氏親授以書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程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

孟母斷機　敬姜效績（列女傳孟子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魯語公甫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母[illegible]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丸熊助讀　傾笥易書（唐書柳仲郢[illegible]學母韓氏[illegible]命以粉苦黃連熊膽和丸使夜嚼以助其勤元和末及進士第為校書郎　又[illegible]好學有[illegible]書[illegible]母顧笥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

司馬勛名　榮公德器（顏氏家訓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箠撻之故能成其勳名　本傳宋呂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公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盛暑侍立終日雖盛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無得入酒肆市井里巷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于目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人）

嶺外授書　臺前供食（元史虞集母姓楊父世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即通其說[illegible]虞汲生集宋末兵亂汲攜家趙嶺外無書可攜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後集以文翰擅名當代皆楊氏內訓之力也　魏志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召其母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化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卒以孝聞）

作被招朋　禮衣息衆（列女傳吳江夏孟宗少游學[illegible]南陽李壽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處聞君子之言耳　唐書武宗會昌中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鄭夫人召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爲請久乃釋之一軍遂安）

御府帳幃　穎川襦袴（吳志蔣欽母疏帳縹被孫權歎其在位能守儉約勑御府爲母作被及帳幃　晉書韓康伯穎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識家貧伯年數歲大寒母爲作布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布襦尋復作袴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熨斗中柄熱今上著襦下亦當煖矣）

仁恕全身　節義旌母（晉書羊耽妻辛氏隴西人侍中毗之女有才鑒鍾會爲鎮西請其子琇爲參軍母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盡忠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又曰虞潭母孫氏訓子以節義朝廷嘉之拜武昌太守丞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潭立養堂于家）

盡忠死孝　先國後家（三十國春秋蘇峻作逆領軍卞壼以王師敗績遂單騎赴難二子眕盱俱隨之殲母裴氏撫尸而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唐書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桓彥範謀誅之以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從師受業　直罪貶官（魏書高謙之妻中山張氏誡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修勤勿替先業　唐書張鎰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譴責邑人裔令詵官人也銜之揭樅罪張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樅縱免死而鎰坐貶黜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于道吾所安也遂直其罪鎰貶撫州司戶）

識是貴人　免爲官婢（本傳王珪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汝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本傳嚴武鎮蜀頗放肆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

案誅長史　憂作丞郎（史記張湯爲御史大夫三長史謀陷湯罪湯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　唐書潘孟陽初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曰以爾之才而作丞郎使吾憂之）

拔刃逐賊　搴稃投兒（本傳唐僕固懷恩遣子瑒攻辛雲京偏將焦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告其母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提刀逐之曰我爲國殺此賊懷恩以鄉曲三百走靈州上誅贊其母歸京師贊曰其母拔刃逐賊烈婦人哉　下寇準事見母子類）

藍田生玉　南越賚車（北史陸卬字雲駒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卬昆季六人皆主所出邢卲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俱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于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也卬兄弟相率廬于墓側詔改所居里爲孝悌里　天中記洗氏高涼人適高涼太守馮寶與夫參決詞訟政令有序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冊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爲聖母）

剪髮易書　織紝爲業（元史陳祐母張氏祐少好學家貧母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歷官行中書省左丞　又曰書齊字彥正渾源人七歲而孤母侯氏織紝爲業課齊讀書齊篤志于學事母以孝聞歷官浙江提刑按察司使）

李杜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館
藏书

名　凝凌方駕（後漢書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唐書楊憑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詞與弟凝凌皆有名）却饋而勉讀書　易巾而赴中坐（合璧事類趙武孟少遊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蕩吾安望哉遂不爲食　雲溪友議杜悰牧澧陽宴謝李宣古數陪燕飲戲謔侮慢杜不能容使辱之支陽公主出而救之云向書不念諸子學文詞陪李秀才硯奉手遂易衣而赴中坐公主請爲詩其編雖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爭奈夜深拋耍令舞來接去使人勞杜公賞之後二子齋休儒休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增 慈母掇蜂　棄井（山堂肆考伯奇後母令奇掇蜂因而譖之其父尹吉甫乃逐之詳後母　後漢書嚴參妻投前妻子于井）原 舜母嚚　姜氏惡（書父頑母嚚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殺子城北　棄女堤下（後漢書賈彪爲新息令人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害人北婦人殺子彪出案驗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害人此有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先北也　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 賢母四

原 桓爲己子（左傳莊姜無子衞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注言若己生）盾爲嫡子（又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爲才以爲嫡子而使其己子下之）請不從坐（史記趙王使趙括爲將代廉頗其母請于王曰括必敗請不從坐後果敗王乃原其母）無以爲念（又曰王陵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漢王長者善事之無以吾爲念因對使者自刎以固陵志）能通經學（後漢書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氏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于新世）敘母罵而殺（魏志楊阜字義山參冀州軍事馬超攻冀城殺刺史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見敘母說冀中事責敘不討賊敘母慨然敕從阜計敘起兵超將得敘母母罵超超殺之太祖下詔褒美之）銓衡當舉（晉書吳隱之字處默居喪過禮與韓康伯母鄰康伯母聞隱之哭謂其子曰汝居銓衡當舉此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遂舉隱之階清顯）養前妻子（又曰羊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初同母兄承與發俱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得濟也）增 勉子盡忠（唐書王義方拜御史疾當世附麗匿人以欺朝廷將欲劾奏意必得罪問計于母母曰昔王母伏劍以成陵義汝能盡忠吾雖死不恨）訓子博學（又曰顏眞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少孤母商氏躬加訓導既長遂博學工詞章）織絍教本（通鑑劉元佐母嘗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于縣亦當耳而據案當之何安乎元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嚴以治家（唐書蕭倣母韋氏賢明治家嚴倣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成此令器（宋史蘇易簡傳易簡參知政事母薛氏召入禁中上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幼東以禮讓長訓以詩書上曰眞孟母也）

## 賢母五

原 贊 晉左九嬪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又曾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于宗屬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又晉鈕滔母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齠齔四教成於弱笄蕙意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

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資特挺行高氷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 後母一

【增】儀禮曰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　柳文曰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顏氏家訓曰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妒之情丈夫亦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妨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 後母二

【增】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家語曰曾子遣婦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庸知其得免非乎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少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元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己所生　裴子野志略曰會稽郭志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 後母三（出母　母賤並附）

【增】繫蜂　吒狗（山堂肆考周尹伯奇事後母至孝母不仁常欲害奇乃取蜂去其毒繫于衣上紿令伯奇見之奇恐蜂傷其母以手取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大怒令伯奇死伯奇遂自縊父命人出其屍手中猶有死蜂父傷痛恨其妻　後漢書鮑永字君章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吒狗即出之）　誓羊　夢虎（孝子傳陳元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又讒之侯怒令元自殺元投遼水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亦投水而死　搜神記衛農字劉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嘗宿于他舍值雷雨頻夢虎齧其足農呼妻相出于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惟農夫婦獲免）　敝衣　奪劍（山堂肆考崔衍父倫使吐蕃歸後妻李氏敝衣以見倫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欲袒而鞭之衍泣無所陳倫弟數趨白衍所廩粟送夫人所尚何云倫不悟由是譖無所入　五代史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射殺之）

【原】撫字益隆　恩養加篤（白帖程文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母親調藥餌久乃瘳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曹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縣言于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四子許以修革　後漢書楊厚字仲桓母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

【增】孝己見放　申生待烹（尸子殷高宗之子曰孝己有孝行事

（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左傳晉獻公初娶齊姜生子申生說而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殺申生立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公田姬置毒胙中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

**供養不衰** **奉事甚謹**（家語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唐書柳公綽事後母薛甚謹薛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蘆花代絮** **蒲蘇貯衣**（孝子傳閔子騫為後母所苦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下曾王延事見後）

**誠生梓樹** **孝出醴泉**（東觀漢記應順字仲華為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屋上徙至府庭繁茂長大唐書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為蕃縣主簿會天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刻石頌其孝）

**師友之益** **忠孝之家**（山豐孝宋單文閣公士安字仁吏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為然如宋又如鄭衡棍璞韓丞劉銀為文因為鄭人孝子傳宋趙朴喪繼母與弟拊盧于墓縣令表其里閭弟葬闕立表欐鑰為書忠孝之家四字處士孫倖為孝子傳）

**不惜貲財** **莫辨兄弟**（漢書楊惲字子幼初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復分後母昆弟不忍自私魏書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于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增】**出母死而不喪** **送之不顧**（禮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吳志駱統字公緒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母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泣統不欲增母思乃不顧也）

【增】**母賤此眞將軍** **應為小兒**（史記姑布子卿見無恤曰此眞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晉書裴秀母賤秀年八歲善屬文而嫡母宣氏不之禮令[illegible]進饌于客客見皆為之起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

## 後母四

（出母母賤附）

【原】**挽車援琴**（山堂肆考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吉甫惑于後妻逐之乃編芰荷以為衣采楟花以為食清朝履霜挽車援琴而歌）

【原】**織屨給**（漢書翟方進為小吏蔡父相之謂有封侯骨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子讀書後射策甲科）

**無几杖**（後漢書胡廣年八十心力克壯為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母卒居喪盡禮三年）

【增】**從子居官**（漢書薛宣字贛君宣有兩弟曰明曰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京兆尹少府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淄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有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竟服由是兄弟不和久之）

【原】**慙而還**（續漢薛包字孟嘗後母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六年服喪過乎哀戚）

**行毒**（後漢書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遣迎不至**（漢書何武後母在遣吏歸迎吏恐路有盜賊留止久不至京帝策免武曰君孝聲不聞其上大司空印綬）

【增】**鬻衣買產**（後漢書郭丹後母為鬻衣裝買產業與從師長安）

**去梯求計**（蜀志劉琦劉琮皆劉表之子表惑于後妻蔡氏之言遂愛琮琦將諸葛亮游後園共上高樓去梯求計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

【原】**一魚躍出**（晉書王延後母以蒲穰與延貯衣姑問之不言夏扇枕席冬以身溫母愛魚求不得杖之流血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母食之積日不盡于是撫之如已之子）

**雙鯉躍出**（又曰王祥繼母朱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冰解雙鯉躍出又思黃雀炙有數十雀飛入幕中庭有丹柰母令守之風雨抱樹而泣）

**不隨之官**（又曰傅咸為州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表解職及喪官舍設靈坐）

**誣盜**（又曰閻纘後母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被清議所棄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解更移）

（乃稱中正復立）

增 爲弟驅驢（史梁盧操字安富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生三子每令操爲三子執勤主炊操不以爲勞張薄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令隨驢以騰之既執轡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驢驢何相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世稱三子驚慚操爲涕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　出母無服（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注云不敢以私服廢宗祀之禮）　母賤不聘（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也）

後母五

原 贊 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曰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增 詩 唐韓愈履霜操云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跡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增 頌 唐駱賓王靈泉頌曰顧我罔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泠泠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

諫父母一

增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有隱不稱揚過失無犯不犯顏諫諍也　又曰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子諫父母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注言使父母得罪寧不悅而孰諫孰極也　左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弛棄也　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子不可以不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諫父母二

增 書曰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諫父母三

增 洗沐諷親　涕泣規父（史記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窋洗沐歸具言乃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也　唐書史孝章父憲誠得魏還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乘間諫曰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濯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泣沾衿）　託疾勸親　流涕諫母（上欄厚事見後母魏　晉書王祥弟覽字元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持及長每諫母母少止朱使祥非理覽亦與爲虐使祥妻覽妻亦趨往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乃酖祥覽知取酒祥亦爭之不與朱遽奪之後每食覽必嘗之朱患乃止）

原 在於交游尚不成人之惡　矧伊子道豈宜陷父於非

## 諫父母四

增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起更也） 微諫不倦（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無怨可謂孝乎） 又敬不違（論語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吳恢撫首（吳祐事詳知子類）

## 孕一

增易曰婦孕不育象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又曰婦三歲不孕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又曰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其子缺脣見麋其子必四目　博物志曰婦人妊娠不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勿見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子賢明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 孕二

增列女傳曰大妊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大戴禮曰周后娠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為後世戒　左傳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漢書曰張蒼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 孕三

增夢月入懷　吞雹在口（漢書初王業妻李續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　後漢書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怪而欲殺之妻言嘗行聞雷震欲仰天視而雹入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子）　印綬登樓　山梁履石（上漢張奐事見父子繼業類　山堂肆考隋文中子母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遂生文中子）　銅盆墜星　泗濱得石（晉書桓元字靈寶溫之孽子也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中忽如一寸大珠炯然明淨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遂有孕生元　北史高琳母嘗祓禊泗濱見一石光彩可愛遂將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子俄而有孕生琳）　鳳集左肩　鵰來晝夢（南史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其左肩已而有娠陵數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又晏遐母晝寢夢雲鳳集其身因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當為神仙宗伯　錦繡萬花谷王知遠母晝寢夢鵰集其身因有娠寶誌曰生子為當世文士）　魚抱日精　鵰翔雲

羲（晉書劉元海之父豹妻祈子於龍門有大魚二角躍鬐而出其夜夢所見魚化爲人抱一物授其曰此是日精服之必生貴子自是懷孕十三月乃生元海[illegible]記吳張承之母孫氏懷孕之時[illegible]物[illegible]人授其相謂曰非比見）

憑（宋[illegible]入雲[illegible]之使人占之占者曰鵠延年之[illegible]物也從雲入車自畢升高之象時[illegible]也使子孫二世人臣名擅江表若生子可名曰鵠後承之位至丞相輔吳將軍果如所占）

**鈴落凝祥**　**虹**

**流叶瑞**（南史[illegible]爲中散大夫妻裴氏夢五色[illegible]懸[illegible]一落入懷中遂有[illegible]山[illegible]生人[illegible]八歲[illegible]白虹[illegible]二有文　褚彥回謂[illegible]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illegible]周昭王[illegible]）

（[illegible]子而[illegible]路主[illegible]之[illegible]開[illegible]　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羽遂賜姓[illegible]氏）

**金爐入夢**　**玉女吞霞**（[illegible]）

（山堂肆考李老君之母[illegible]玉女[illegible]書寢夢五色[illegible]中遂有孕[illegible]　霞光入戶[illegible]結如彈丸流入口中遂有孕）

**陳妻繞井**　**竇母渡河**

（[illegible]生男[illegible]大[illegible]井[illegible]祀曰女爲陽[illegible]男爲陽[illegible]多[illegible]物[illegible]志[illegible]陳[illegible]　[illegible]書寶[illegible]其[illegible]期而[illegible]大豐有[illegible]渡河[illegible]易生[illegible]）

**祥光**　**玉童嘉瑞**（宋書[illegible]陽進故名[illegible]南[illegible]湘陽野錄[illegible]相國王其公母夢申生歲兒爲[illegible]讀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值[illegible]歲常饑[illegible]精公之奏其色[illegible]貢光[illegible]種[illegible]）

**金席**

（一夕夢中有一人[illegible]公出拜一兒子[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是夕夫人孕焉後果生一子[illegible]慶之也[illegible]器格清[illegible]）

**玉燕投懷**　**黑猿感孕**

（[illegible]童爲公[illegible]相[illegible]則吾去[illegible]一綠衣[illegible]童[illegible]曰[illegible]事有[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公果[illegible]拜[illegible]慶之[illegible]　明皇實錄張說母夢[illegible]燕自東[illegible]投入懷因而有孕生說後爲相）

（[illegible]一里[illegible]有[illegible]恩[illegible]蛛[illegible]見）

孕四

**汲水成桑**（尚書[illegible]傳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illegible]）

**太白臨居**（[illegible]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illegible]）

**張衡後身**（[illegible]）

**黃牛異種**（[illegible]）

**氣如雞子**（[illegible]）

**乘雲以出**　**浴潢水濱**（[illegible]）

**夢迴**

**吒聲震外**（[illegible]八月[illegible]中聞[illegible]震[illegible]外[illegible]）

**漳水**（晉書[illegible]）

**三年乃生**（[illegible]）

**避水遷樓**

**紫衣入夢**（[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第二百四十三

#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四

人部三（生子　養子）　遺腹

## 生子一

【原】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詩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寢之牀載弄之璋其泣喤喤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至于生子復使人問之諸侯之禮也　又曰男子初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又曰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冢子謂天子之元子也　又曰子生三日始負　又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鬌遺髮也　又曰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曰自夾房而出也　又曰庶人無側室生子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注曰子旣生見父父必循其首也　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針縷幷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焉　淮南子曰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謂遺腹子

## 生子二

【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夜有二龍自天而下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浴徵在有五老列于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爲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　左傳曰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　又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良兄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良不可後果滅若敖氏　洞冥記東方朔父張彝母田氏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收養之生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爲朔生五歲忽失所在經

年乃歸母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　晉書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夢白頭公授之以藥曰服此當生貴子生咸好學有才為鍾毓主記毓弟問有可與語吏否毓乃稱咸　桓溫傳曰桓溫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賞遂名之曰溫　博物志曰蜀郡諸山蠻曰獠子婦人妊身七月生時必須臨水兒生便置水中浮即養之沉便棄也至長皆拔去其上齒狗牙各一以為身飾

### 生子三（生女　生孫　雙生　背生　曾生　胥生　遺腹並附）

【原】**徵蘭**　**賜穀**（左傳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後漢書章帝賜妊者胎養穀三斛夫復一歲著於令）**贈鯉**　**夢熊**（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因名曰鯉而字伯魚　下見前孕類）**緩帶**　**賜酒**（穀梁傳一人生子三人緩帶　國語勾踐令有娩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男壺酒一犬生女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乳母二人與之餼）**剪髮**　**生齒**（上見前　家語男子八月生齒七歲而齔）**芣苢**　**椒聊**（詩婦人樂有子賦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又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復歲**　**過期**（漢書民產子復二歲　下梁冀事見前孕類）

【增】**驚母**　**宜父**（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　五代史和峴晉宰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並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香蘭**　**秀草**（上見命名類　傳燈錄西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清淨之地第三祖和修生時九枝秀草應時而生）**虎乳**　**馬噓**（左傳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育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是為令尹子文　下索離國事見孕類）**有文**　**無影**（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風俗通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妾一接而死後生男及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何因得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言曾聞老人子無影又不耐寒又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衣試之此兒獨言寒又並日中行此兒獨無影人咸服）**鶴雛**　**蛇蛻**（山堂肆考宋楊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人自言武夷仙君託化既生乃一鶴雛棄之江叔父曰吾聞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尚有毛其長盈尺餘月乃落　邵氏聞見錄宋崇寧中大將劉法將生其母幃帳忽墮壓而下視之一大蛇蛻蜒母怖甚避之他所及法生再視之但見蛇蛻耳）**夢星**　**望氣**（唐書李太白母夢長庚星入懷而生又蕭何感昴星之精張良感弧星之精樊噲感狼星之精而生　唐書幽州節度使劉濟怦之長子初母難產既產侍者初見是一大蛇黑氣勃勃莫不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累歷牧宰及怦為節度濟為行軍司馬怦卒軍人襲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為帥朝廷從之）**如廁生**　**充閭慶**（南史范蔚宗母如廁而生蔚宗額為甎傷因小字甎　晉書賈充始生父逵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鹿入胎**　**犬銜卵**（小說老子乘白鹿入母胎既生廣額大目疎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孕生卵棄于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于水濱銜以歸母母覆煖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長而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鴝宿戶　鶴集庭（唐年補錄唐王廷湊始生有鴝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及長驍勇歷居戎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爲留後子孫相繼鎮一百年　山堂肆考唐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集于庭遂生九齡）象臨門　獾入室（傳燈錄第十祖脇尊長者生時父夢白象入其門背有寶座座上有明珠　合璧事類富獻簡公曰王荊公之生也有獾入室俄失所在後小名獾郎）

原　與我同物　恐其似已（左傳子同生桓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命之曰同謂同月生也莊子厲人生子恐其似已也夜半取火視之注厲醜人也）

增　黃氣入口　赤文隱背（酉陽雜俎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于扶力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元之阿　山堂肆考苻堅母苟氏生堅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身遶絳霄　胞成紫色（內傳關尹喜母夢絳霄流遶其身蔵生喜雙光若日飛流滿堂良久乃散　南史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樹鳴異雀　庭滿慈烏（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占者曰生子當以文顯位居不高貞觀中爲秦川令卒　邵氏聞見錄邵康節母李氏臨娩有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歲康節七歲戲于庭見蟻穴中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也）僧出翠微　道稱懷玉（南部新書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曰君四十無子爲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字曰緇郎崔徽也　山堂肆考楊大年父文逸爲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三十七爲學士晝寢于玉堂道士來謁稱懷玉山人出一牒閱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予道士命筆一點爲四十一字至其數果卒）錦文龍子　黃色龜兒（干寶晉記愍帝建興三年枹罕伎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上少有通視者　山堂肆考宋梅聖俞生男前一日夢道士贈龜一枚故聖俞和永叔洗兒詩夜夢有人衣被褐水邊授我黃龜兒明朝我婦忽在蓐乃生男子實秀眉）鳶肩牛腹　貍色虎毛（左傳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　異苑丹陽縣駱慶婦生一男一虎一體貍虎毛色斑異牙爪皆備即殺之兒經六日而死母無異）匹練升天　赤身落地（後漢書虞升初生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後至太尉　異苑覲郡徐逮字君及婦平昌孟氏生兒頭有一角一脚頭正仰向通身盡赤落地無聲乘虛而去）蓐室劒矢　大庭象笏（宋書李顯忠將生有僧敎以劒矢置于旁及生長而勇力絕人官至節度使　又白章得象字希言生時父夢庭積象笏因以得象爲名）提戈取印　玉果犀錢（宋史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于前彬左手提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後果爲樞密使相　蘇軾洗耳詞犀錢玉果犀角黃錢色似之故曰犀錢果白子玉故曰玉果）

生女　鷄去　鶴來（翰府名談西子母洗帛于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五色雞自空飛下久而化爲鷄飛去遂生西施　聞見錄歐陽公在彝陵遊姜嫄廟潛禱續嗣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唯願果得女甚端麗）

生孫　長枝　立竹（白居易詩芣苢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注云言既老而有子孫亦如梧桐之老而有孫枝　蘇軾詩如今未問老與少兒孫森森如立竹）驚目　開顏（上見蘇軾賀子由生孫詩　程□□文集祖評事生平未嘗見笑惟長媳始生一孫老姬報曰承旨新婦生男歡開顏曰喜視之）

雙生　圉妾　嚚良（上晉以梁嬴事見孕類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茷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令霍氏亦宜以前生爲兄焉）一產六人　四乳八子（山堂肆考老彭姓籛名鏗顓頊元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脅而出者六人其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其後子孫遂以封國爲氏　論語周有八士蓋四乳而生八子）武明皇后　黎陽民妻（北齊書武明婁皇后諱昭君性寬厚不妒忌高祖事衆將討西寇出師之夜后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高祖后弗聽曰王出統大軍何得以我故輕離

（大軍後漢書黎陽民妻產三男一女勑賜乳母穀帛以爲休祥）背生有華聖母 陽翟婦人（異苑鯀納有華氏修已背坼生禹嵩高山記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出五歲便入此山學道爲母立祠號曰開母祠云）脅生摩耶誕佛 屈婦生兒（山堂肆考摩耶夫人脅生釋迦佛魏志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黎陽令程放書言汝南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廿二日在草生男兒從右腋出其母自若無他異痛今瘡已愈母子安全無災無害也）割左腋生 從背脅出（神仙傳老子母懷之十七歲乃生生時割其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元中記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于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脅間出）胸生簡狄（山堂肆考商神女簡狄胸坼生契）原遺腹丁卯日 泗水王（鄭元別傳元子益恩爲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被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漢記泗水戴王前薨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內相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爲泗水王內相史皆下獄）

生子四

原不坼不副（詩不坼不副無災無害箋姜嫄生后稷也副音芳偪反）不殰不殈（禮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注殰敗也殈裂也）配乃化生（易注天地相應乃得化淳男女匹配乃得化生陰陽不對生可得乎）棄之不死（□□韓朗字伯奇生三日遭亂棄于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之有氣息乃收養及長舉爲孝廉）神光照室（□□應嫗生四子見神光照室試探之乃得黃金諸子宜學並有才名）增雀飛入手（異苑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有封爵之祥已而果然）深媿無勛（世說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勛）渥水騏驥（唐類書韓退之云李賀之生也如渥水騏驥風格當自有神）寫弄麞書（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授五色珠（南史宋樂史宜黃人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南唐時舉進士第一人宋復登甲科）金桃爲瑞（山堂肆考宋陳堯佐母馮氏封燕國夫人嘗入宮誤食金桃宮人大笑後再入宮再食之宮人怪問渠曰吾長兒生夢食金桃吻中狀頭今有此兆次兒必復作狀頭矣宮人遂以金桃爲瑞一時競取之）樓有光景（青箱記王欽若生時驛岸漢陽人望樓上若有光景）金甲丈夫（家傳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遂以名）

生子五

增詩唐李賀詩曰頭玉磽磽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子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 白居易送崔侍御生子詩曰洞房門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鳳雛還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滿月即成珠 又曰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 又曰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又曰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 宋蘇軾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曰鬱蔥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剩欲去爲湯餅會惟愁錯寫弄麞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又賀弟轍生子詩曰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

黃熊駕黑貙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揺牙咀爾徒薑子由卯生其子名虎兒　黃庭堅賀叔彝仲幼子晬日詩曰骨秀已知騏驥子性仁端是鳳凰雛不應渥水稱神駿應出岐山作瑞符漸指家人知姓字試看屏上識之無乃翁斷獄多陰德徑作高門待汝車　朱喬年洗兒詩曰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又曰舉子三朝壽一壺百年歡好笑掀髯厭兵已識大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蘇軾賀轍生第四孫詩曰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開眼電磽磽峙頭玉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矣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迨似我窮達已可卜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

【增】【詞】宋蘇軾洗兒詞曰犀錢玉果利市平分霑四坐自媿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

【增】【序】唐王勃序曰輝謝家之玉樹接孟氏之芳鄰

【增】【啓】宋李易安賀人孿生子啓曰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稭（叟）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偕仲偕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采縷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 遺孤一

【增】禮記曰父沒子幼則以繈抱之焉　□□□不逮事父母謂少孤也　□□曰不能字人之孤　周禮曰孤子死王事者之子　漢書曰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之羽林號羽林孤兒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謂幼君

### 遺孤二

【增】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通鑑曰孫叔敖死無立錐之地其子負薪于楚　後漢書曰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其父之友謂曰子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　吳志曰凌統卒二子皆孫權收養宮中愛遇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之曰此吾虎子八歲令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長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

### 遺孤三

【增】存孤　求姪（通鑑趙朔爲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謀以假孤代之諸將殺杵臼與孤程嬰匿真孤山中十五年因韓厥復立是爲趙武　宋史范文忠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人體有四乳驗之果然遂名之曰百常）　抱子於朝　逢友於道（左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　南史梁任昉子四人昉卒皆不能自存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與相恤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爲汝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到溉見其論抵几于地終身恨之）

【原】漢帝既臨張禹有託　山公尚在嵇紹不孤（前漢書安昌侯張禹爲疾病車駕臨候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給事中　晉書嵇康臨刑謂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

### 遺孤四

【原】馬謖無恨（蜀志馬謖敗街亭下獄死臨終與亮書曰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雖死無恨亮待其遺孤若平生）　范汪少孤（晉書汪少孤依于外氏王澄曰興范氏者必此兒）

### 喪子一

【增】禮曰爲長子稽顙重正體也　又曰長子服三年庶子不得爲子服三年不繼祖與禰故也注明適一統

### 喪子二

【增】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而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

又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既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於土命也夫　列子曰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

### 喪子三（無子　立嗣　祈嗣　並附）

【原】投車　封篋（左傳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　世說王導還臺其子悅未嘗不送又爲母發斂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至常送處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　二子亡　千金贖（晉書王祥二子烈芬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仁與達二子俱有　史記陶朱公中子殺人于楚朱公遣少子齎金千斤贖罪長子請行到楚遣莊生莊生言王將赦長子以爲自當免遂不與莊生怨反言于王先赦朱公子而後赦長子持弟喪歸朱公曰吾固知必殺汝弟汝見吾貧苦時重惜金所以卒殺汝弟）　無七旬期　爲三年服（潘岳西征賦夭赤子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illegible]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子慈注岳子以三月壬寅生五月甲辰夭六十餘日也下見前）

【增】出篋寫書　弈棊興歎（通鑑郗超字嘉賓將亡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箱付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後父見之曰此子死已晚矣乃不復念　世說豫章太守顧邵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時盛集賓客與客棊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痛）　天下痛心　亡兒感念（世說王衍[illegible]陶侃曰賢子遽罹酷殁天下爲公痛心況悲父乎　晉書庾亮兒蘇峻之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

（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固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歿）【原】珠碎于掌上　蘭摧于庭中

【無子】伯道無兒　君卿養友（晉書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伯道鄧攸字也　漢書樓護字君卿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養之終身）辱在泥塗　擠於溝壑（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趙孟召而語之曰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又曰楚靈王公子死曰人之愛其子也有如子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不慼繼嗣　何以勸善（後漢書祭遵爲征虜將軍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妻送遵不受曰自以身任於國不敢慮繼嗣之計　左傳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增】【立嗣】恭承光祿　裔嗣武鄉（後漢書伏恭字叔齊湛之兄子湛弟黯字穉文位至光祿無子以恭爲嗣　蜀志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仲慎亮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以爲嫡故改其字亮後自有子喬子攀還復爲瑾後）少承叔父　長復本生（南史宋謝弘微本名密年十歲中繼從叔父峻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出繼叔父徙居新安謐年四十叔父有子謐表本生遂還其父）兄子承先　姪孫爲後（唐書戴冑無子以兄子爲後杜正倫無子以兄子志靜爲後白居易墓志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後）孫繼外家　甥承舅氏（晉書上詔以外孫韓謐奉賈充後曰外孫骨肉至近推恩繼情合于人心也　唐書司空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問也）

【祈嗣】郊禖出祀　尼阜命名（詩注姜嫄出祀郊禖履巨人跡有感是生后稷　家語叔梁紇娶顏氏徵在少而無子禱于尼山乃生孔子頂象尼丘因名焉）求嗣龍門　祈男漳水（上劉豹事見孕類下苻堅母事見孕類）祈魔母堂　告張仙像（廣記觀察使皇甫政與妻陸氏往魔母堂祈男請俸錢百萬結構堂宇後果生男　山堂肆考蜀蘇洵天聖中至玉局觀見一畫像云是張仙神無子者禱之輙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露香以告乃生軾轍皆成大儒洵自爲像贊）盤授婦人　棋拈道士（彝堅志翟揖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人以盤擎一兒授之遂生一兒　山堂肆考李春伯母初無子祈禱無所不至祥符二年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拈局之一子授馮遂生泰伯）

## 喪子四 無子【附】

【原】情所鍾（晉書王衍字夷甫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退而歎（又曰魏舒字陽元子混先卒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

【無子】娶賈無子（左傳晉獻公娶于賈而無子）天人之窮（□□老而無子天人之窮）子雲無子（□□揚子雲自童烏喪後竟無子）仲宣無後（魏志王粲死後二子犯法誅時太祖在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孫若在故不使仲宣無後也）

## 喪子五

【原】【詩】晉潘岳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盈奈何念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髣髴感悼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原】【賦】魏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帷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晼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

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周庾信傷心賦曰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譴至於繼體多從夭折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淪沒苗而不秀頻有所悲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悲哉秋氣搖落變衰魂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歸未達東門之意空憚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生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川離散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羅災藏衣遺難未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邊韶永恨孫楚長愁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痛斯繼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況乃流寓秦川飄颻播遷從宦非宦歸田不田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

【原】【哀辭】晉潘岳傷弱子辭曰予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嬴博之哀乃傷之曰奈何兮弱子邀棄爾乎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邃古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杳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同子第十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悲夫夕坐於是申旦常以食之不甘客謂予曰死生常也夭壽命也陳蕃所憩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節將何滅焉予對之曰觀其明眸豐下玉色和聲豈不登髫歲而擬觸藩及紈袴而抑折李靈心摧於毫末慧識挫於跬步豈不傷哉乃爲辭曰彼神蔡之靈長獲萬春之悠緬有蕣華之灼灼寄一朝之浮淺信歡慰之未幾悼夭齡之云及乃變樂而爲悲遂改笑而成泣

## 人部四（祖孫 宗族 叔姪）

### 祖孫一

增釋名曰祖祚也祚先也　又曰王父王暀（音旺）也家中所歸往也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下也　又曰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元孫懸也上懸于高祖最在下也元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義疎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晜（音褌）孫晜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晜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　爾雅曰父之考為王父父之母為王母　惠紀曰內外公孫耳孫　應劭曰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即仍孫二音相近蓋一號也　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又曰振振公姓　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又曰纘戎祖考　又曰繩其祖武　書曰垂裕後昆　又曰纘乃舊服以服行事　國語曰紹纘昆裔　禮曰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也　又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　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　又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謂祖父母也　又曰銘者稱揚先祖之美也此孝子孝孫之心　列子曰子孫非汝有乃天地之委蛻也　揚雄方言曰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

### 祖孫二

增孔叢子曰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所以大恐而不敢懈夫子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顏氏家訓曰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每侍宴未嘗聞經國

遠圖非貽厥孫謀之道指孫曰此輩必遭喪亡及遭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 祖孫三（祖母附）

原 貽謀　弘業（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傳序云弘宣祖業）　忝祖　名孫（尚書君牙纘無忝祖考忝厥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名之謂生子見於祖以名之）　纘乃服　興吾門（上見前魏書陳羣為兒時祖寔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

增 假託段熲　得生靈運（魏略賈詡字文和道遇氐羌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熲昔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而懼于氐羌氐羌果不敢害也世說謝元子煥不慧早卒煥子靈運才藻豔逸元曰我尚生煥煥那得生靈運）

清白楊家　實田杜氏（後漢書東漢楊震性廉潔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宋四川書游人杜孟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省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文示戒奢　詩規保世（唐書柳玭字直清有父風嘗作一戒奢文以訓子孫宋陳亞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千幅晚年退居有華亭貯鶴一隻怪石一株與花數千本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

禮典必先　文藝為後（周書大將軍寇儁年雖邁而志識未衰教訓子孫必先禮典宋史劉摯字莘老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

李公披簿　丁顗置書（後周書李遷哲字孝彥書為眞州刺史媵妾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中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山堂肆考丁度字公雅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

從傳曆數　不置莊田（漢書路溫舒從祖父傳天文曆數王氏彙苑陳用家極富性善聚書而不置業或問之公曰有好子孫不用置田必能自置也無好子孫雖廣置莊田必不能守也後三孫對周佐興並以文章致大名而隱居清貧自守曰無忘先人之訓）

王父王母　公望公才（上見前南史王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其孫暕年數歲而風神聳拔曰公才公望復在此乎）

不辨羣孫　幸登壽考（唐書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頷點頭以應也周蕭愿以隸宰相顧之子曾祖儆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戲儆傳呼之聲儆語諸客曰余不敢以得位為喜所幸者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目前）

鑷白問孫　載車侍祖（南史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前帝鑷白髮問孫曰我誰耶曰太翁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旣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尚小坐著膝前）

自當為將　必大吾宗（魏志賈逵自為兒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唐書王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必大吾宗）

皆大父行　有佳兒稱（史記鄭當時字莊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知名之士下張湯事見父子類）

繼相太戊　能嗣召公（通鑑伊尹相湯伊陟相太戊詩召康公奭十六世孫召穆公虎佐宣王平淮夷敗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皆作宰相　稱為銳將（唐書李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皆為宰相唐書馬燧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下乎後屢立戰功稱為中興銳將封扶風郡王）

皆有文學　世作侍中（漢書董仲舒子及孫皆以文學至大官晉書吳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金篦療目　磬石興悲（北史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元恒憂泣後讀藥師經見盲目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願祖目見明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篦療其祖目夢中喜躍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唐書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磬石初祖道衡為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魏謩獻笏　原 毅收輿（唐書唐文宗嘗詔問魏徵五世孫謩卿家書詔頗有存否謩對曰惟有故笏在詔令獻上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之甘棠）（孝

（子傳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聽作輿舁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汝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歸奉養）

代爲大冊　更闡遺書（世說唐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彥伯有文學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及昂父　山堂肆考姚璹曾祖察嘗著漢書訓纂而後之註漢書者多竊取其義以爲己說璹乃著紹訓以發明其義）

無忝爾祖　能世其家（梁書沈衆字仲興好學能文武帝令作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矣　宋史李東之宰相迪長子明曉典故賜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出都門賜幅巾白衣見客子孝基始登第唱名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耶能世其家可尚也累遷光祿卿年方五十與父同謝事時以比二疏）

家藏賜詔　官重祖勳（唐書李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　又曰衛次公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君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即優補而遣之）

扣石移山　登樓賜絹（列子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具畚扣石墾壤運于海北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太息曰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　南史到溉子鏡早卒孫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隨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因賜絹二十匹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祖母〕含飴弄孫　入朝見帝（後漢書馬太后曰吾但當含飴弄孫　唐書王承元入朝祖母入見帝命中官禮賚異等）

命名百藥　絕孫五木（唐書李百藥爲童兒實苦疾祖母趙氏故以百藥名之　王氏彙苑江黥年十一好樗蒲祖母爲孫破業廢事遂絕五木終身不以爲戲）

李密陳情　虞詡辭吏（晉書李密徵爲太子洗馬以祖母劉氏年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辭官　後漢書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國相乃止）

心繫遠方　孝通幽顯（齊書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方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宗曾子　唐書劉審理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理尚少自鄉里負祖母渡江避世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有疾必親煑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

大澤哭芹　西籬掘粟（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芹而不言殷時九歲知之乃于大澤中慟哭忽有芹生于地得數斛歸獻　又曰劉殷晝夢人謂西籬下有粟掘之得十五鍾以奉養鄉人異之）

孝能代父　誠可格天（孔帖殷寅子亮事祖母如寅在　明詩林徐惠恩有至性祖母盧氏殁負土成墳至冬雪深數尺門徑盡沒水火絕六日忽地[illegible]處中醴泉出）

## 祖孫四

〔原〕舍孫（禮記公儀仲子之喪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免焉子服伯子曰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　注周禮立嫡孫）

必復其始（左傳畢萬筮仕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不留財產（列子衞端木叔子貢之世也籍先貲累千金年六十棄家散庫一年盡不爲子孫留財產散之一國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所受施者相與反子孫之財也）

年少名孫（史記文信侯呂不韋言于始皇曰此甘茂之孫甘羅一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

不立產業（通鑑疏廣歸鄉里以所賜金日與鄉里樂飲子孫因鄉里長者勸及身在時爲子孫立產業廣曰此金聖主所賜以息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之）

遂字升卿（後漢書虞詡祖父爲縣獄吏多所平允曰于公高爲里門子孫竟至三公吾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遂字詡曰升卿）

見像恭敬（魏志曹休字文烈祖嘗爲吳郡太守休後至吳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恭敬不忘乃下榻涕泣同坐嘉之）

分甘以娛（晉書王羲之與謝萬書詳祖孫三）

執硯涕泣（晉書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所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涕泣）

不改賜官（晉書鄧攸祖殷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去王官舉爲孝廉攸以先人）

（所明不敢改也）【增】異人之望（衛玠別傳衛玠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方五歲時祖太保見之喜曰此兒神爽聰慧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醉呼小子（晉書王爽字季明強正有志歷侍中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名以龍孫（北史後魏王慧龍幼聰慧其祖愉以爲諸孫之龍故以名之）風骨之美（山堂肆考王蠻七歲不能言其祖喜其風骨之美遂教詩之一日嬉于池上祖曰水馬池中走即對曰游魚波上浮後至臺閣）半千之裔（唐書李泌傳開元中悉召能言佛老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如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豈可不謹（又曰狄兼謨遷御史中丞帝曰卿梁公後當嗣家聲豈可不謹）元和舊事（又曰宣宗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擢用之杜勝以刑部員外郎閤內入對上詢其父勝以其先黃裳永貞之時排斥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授給事中）高山深林瑤環瑜珥（韓文北平王馬燧如高山深林谷龍虎變化不測蓋賢傑人也其孫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驛送還鄉（明語林賢通祖平滿成延安通上書言臣壯而辭父從諸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今邊[illegible]七十如林[illegible]少臣祖者詞極哀[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之命除其籍驛送還鄉）

## 祖孫五

【原】詩宋謝靈運述祖德詩曰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攖垢氛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輟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又曰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圮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九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藝枌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增】制蘇軾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曰皋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今其官其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于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下無欺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袞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　又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制曰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而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于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垂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于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宮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又祖炫太子太傅制曰朕有元臣以德娛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擧首而聚觀之况其父祖墳墓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

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無疆之慶在某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于寵章以慰民望　又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制曰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增】【書】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家風

【增】【表】李密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得終養

## 叔姪一

【增】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　疏曰繼世以嫡長先生于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　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注曰世有爲嫡者嗣世統故也　又曰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說文曰伯長也　又曰叔作尗從上小言尊行之小也　又曰兄弟之子皆曰姪　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又曰我有肥羜以速諸父　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又曰伯叔之喪踴不絕地如此者由文矣哉義服恩輕也　漢雋曰養弟之子以爲子也　朱熹語錄曰今人以姪爲猶子亦可以先生爲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

## 叔姪二

【增】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史記爰盎傳曰爰盎字絲名重朝廷宦者趙談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說盎曰君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徙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無何時說王曰勿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

討吳王厚遇之　曹瞞傳曰曹操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于嵩操患之後逢叔父于路乃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對曰卒中惡風叔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于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志矣　魏書曰荀攸字公達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三十國春秋曰劉鎮之毅季父也謂毅等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富身事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及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敬遇之　南史曰謝瀹字景恒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瀹別晦色自矜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瀹笑曰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　又曰宋謝瞻幼孤叔母撫育同于親生　又曰劉宋黃門侍郎謝弘微從叔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元史曰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藏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

叔姪三（伯叔母　從伯叔姪附）

原　談易　焚囊（世說晉王湛字處沖兄渾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因共談易剖析精妙大奇之初武帝見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無以答復問濟曰臣叔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由是顯名　晉書謝元常佩紫羅香囊叔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竹林　王樹（晉書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籍爲竹林之遊諸阮居道北咸居道南北阮富而南阮貧　世說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預人事而欲使其佳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于階庭耳）按柴　推宅（袁山松後漢書范丹爲萊蕪長去官于[illegible]賣卜妻紡績以自給丹弟子豈見丹落不完載柴將寄落之丹遣行還怒勒子拔柴[illegible]以遺之　後漢書范遷字子廬沛國人也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遺後世遷曰吾備官大位而蓄財立利何以示後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無裏言　常內集（左傳寡人之出叔父無裏言　世說晉謝安常內集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棄我兒　活弟子（晉書鄧攸字伯道永嘉末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illegible]自棄我兒妻泣從之　又曰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返遭荒亂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

（弟之子吳興太守孔嚴遂褒薦之）馬援垂誡　王基分封（後漢書馬援有誡兄子嚴書魏志王基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封二百戶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語特聽之）

含飯兩頰　省病十起（世說郗鑒遇永嘉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常攜兄子外甥就食鄉人辭不能兼濟乃獨往食輒含飯于兩頰歸吐與二子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若是可謂無私乎）

增代爲請罪　戒以顧名（後漢書許荊武之孫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操兵攻之會荊始從府休歸與相遇乃解劒長跪曰世無狀相犯咎在荊不能訓導兄惟一子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稱賢何敢相侵遂委去荊後舉孝廉魏志王昶名其姪曰默曰深爲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知其富貴　論以謙恭（沈約宋書宗炳問兄子慤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炳曰女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司馬光與姪書見叔姪五）

命處竹林　速歸葱肆（北史楊愔幼時庭有柰樹羣兒爭之愔不動季父暐大嗟異謂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于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嘗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督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南史呂僧珍字元瑜清童時相者曰此兒子奇聲封侯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逮貴兄子求官于僧珍僧珍告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罰不聽其求）

過而寒溫　知其憂悴（世說王汝南湛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脫時過止寒溫而已韻府隋楊約坐事免官姪元感與約恩義甚篤嘗帝謂曰公此憂悴得非爲叔乎元感再拜曰誠如聖旨帝儆約入朝）

中分財產　對掌誥命（後漢書漢薛包有至行其弟子求出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產奴婢引其老病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者下見中書舍人類）

貧惟自乳　愛過所生（唐書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家貧無資得乳母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至子能食方止世說晉桓元車騎將軍沖之姪也車騎與故文武別因指語元曰此汝家故佐吏元應聲痛哭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于所生）

便當辭職　先奏推恩（南史王僧虔爲武陵太守攜子姪到郡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人或慰之僧虔曰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辭職山堂肆考宋陳壎兄弟友愛伯氏早世公撫其孤初奏郊恩捨己子而先伯氏之子及後賢論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授前鋒任　得伯父稱（通鑑謝安兄子元有經國才略時符堅數侵寇安乃舉元爲前鋒戰于淝水符堅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至南史王曇首與兄弟會集諸子姪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爲鳳凰伯父獨稱其美）

器宇深弘　儀容偉茂（何法盛晉中興書何充字次道[illegible]汝今器宇深弘亦當出我右[illegible]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毅當有佐命之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撫育五人　徵辟三府（陳留耆舊傳[illegible]）

避世蒼梧　營樓別墅（[illegible]）

居貧磨鏡　得返還刀（[illegible]）

俱耽老易　盡讓家財（[illegible]爲風流談論者所宗宋書劉凝之字志安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

布衣蔬食　反居併門（[illegible]）

（貴老兄亡後[illegible]兄子[illegible]撫甚篤反居併門盡推財與之由是名著）

請封兄子　獨薦姪才（唐書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矣即詔之　聞見錄呂文穆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也）

與祖襲爵　入坐賦詩（漢書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張隱文學錄曰驥字元驥精微好學年十三四在伯父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頗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君試爲口賦詩與之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恒生參差等數異世齊名驥即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乎蠢弱殊才偉年仰愧二子俯慚前言）

讚招隱寺　獻泛湖圖（因話錄李約初至金陵于叔李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錡宴寺中謂約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何殊州中約笑曰約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涴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實不如在叔父大廳鋪　笑傲遊錄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年致仕）

### 伯叔母

勸學　授經（晉書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任氏曰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因歎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乎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學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號元晏先生　下唐薛播事見賢母類）

憲英反被　嚴母移書（晉書羊耽妻憲英姓辛氏隴西人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曰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會果反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　晉書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也預果後爲儀同三司）

### 從伯叔

共賞文義　幼著名稱（南史宋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處烏衣巷故人謂烏衣之遊　崔鴻前涼錄范繕字弘基幼有名稱族祖上洛太守晃撫其首曰汝吾宗千里之駒也歷事三朝諸士友服其清亮舉秀才爲郎中遷中都護者）

稱以麒麟　言于驃騎（本傳晉顧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吳志朱異字季文爲陽武將軍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素知季文膽今見之復過所聞）

使守水碓　得聚藏書（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願畢矣舒亦不介意後還至司徒　博物志蔡邕有書迨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其子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從子業字長緒家）

莫輕彭祖　欲用叔彪（晉書王渾從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沈[illegible]子也少時不爲鄉黨所知渾謂弟湛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減方州牧伯亂世可爲都督三公懷愍之世果爲幽冀都督位至鼎鉉如渾所言　晉書王彪之字叔武從伯導曰選曹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願）

歎爲清拔　實其異同（宋書王誕字茂世琅琊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冊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敘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覽畢便益之接其冬秋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拜秘書郎　南史劉宋黃門侍謝弘微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

稱其子弟　親若幼童（潛確類書王羲之深爲從叔導所器嘗謂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天中記蔡邕曰邕之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居則對坐食則比豆）

索太常傳　詠傀儡詩（宋齊語錄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聃常問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惟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爲美約有慚色[illegible]覽南北二山之勝置宴南園同族判院與焉席間有[illegible]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一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去未幾禍作）

事祀如父　以序襲封（少孤爲從叔司空昶所養沈事昶如父　虞預晉書荀崧從弟[illegible]早亡二息序廢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嗣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于序聞者稱焉）

終

為令器　戒奪鄰居（元史姚燧三歲而孤育于伯父樞隱居蘇門督之甚急楊奐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年十三受知于許衡以學能文歷官翰林學士承旨　明語林王原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兒子姪置田宅皆鄰居業世明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量宜書之俾速去乎名之還給以原券不問價）任職宮官　著名別駕（後漢書侯霸字君房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　晉書顧琛有令名為州別駕族叔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將超卿矣）

## 叔姪四

【增】囑立兄子（左傳宋穆公疾屬兄子與夷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乃立之）封頡羹侯（漢書漢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之陽為羹盡客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之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頡羹侯）反自捶（後漢書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慚改過）

【原】推與田宅（後漢書張禹字伯達推田宅與伯父身自寄止）廣受之榮（漢書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辭辟命辟叔父（後漢書劉矩初以叔父遼未仕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嘉其志義故遼為諸公所辟至太尉號為賢相）貞潔之質（陳留耆舊傳異冀字伯仁年十歲叔父蘭部青漢從事與偶職蘇進酒肉獨不肯嘗問其故答曰聞之貽其事不食其食饋然其言還而不受負累之貲由是以彰也）吾家千里駒（魏志曹休字文烈太祖姪子太祖曰吾家千里駒）光我叔父（晉書謝安嘗詣陸納納兄子俶密為具食安至納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杖四十曰不能光益叔父而乃穢我素業）苻家千里駒（晉書苻朗字元達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請易弟子（[illegible]張範字公儀子陵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執範詣賊還範子範[illegible]曰君厚矣吾憐戩小請以易之賊美其言感而悉還之）

【增】幼稱幹略（南史垣崇祖為垣護之弟之子年十四有幹略護之曰此兒必大吾門）吾家明珠（宋書劉瑀七歲屬文叔父瑱常置座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可稱佳器（南史謝密字弘微童時精詳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可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剖竹赤城（李白詩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端笏馬前（彙苑柳仲郢事叔公權如父為京兆尹出遇公權下馬端笏而立）字以起之（唐書柳公綽始生之時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子也因小字起之）與均指使（唐書盧邁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姪均指使無位貌之異時已進中書侍郎邁再娶無子咸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堪寄門戶（唐書任瓌父陳將忠之兄為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常曰吾子雖多備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二父重鎮（唐書韓弘子公武從弘入朝為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從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推叔敘宗（舊史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羅隱有盛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敘其宗姓推為叔父威素嗜其詩目己所為為偷江東集）

## 叔姪五

【原】詩　齊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台曜澄華鉉岳裁峻經天為象麗地作鎮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質超瑚璉才逸御雲搖筆泉湧動詠霙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璧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貫七訓是敷三英有粲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增】唐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詩曰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

文禮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宋黃庭堅送姪隨侍詩曰莫去沙邊學釣魚莫將百丈作[illegible]清江濯足江上坐燕子日長宜讀書

原書後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縭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張奐誡兄子書曰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謙恭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之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增魏王昶誡兄子及子書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是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宋司馬光與姪書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性處于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攬擾官司侵凌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于汝輩而汝輩亦不如人也

## 宗族一

增白虎通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爲其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

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韻會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爲宗　毛詩曰麟之角振振公族　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又曰時膺展親　禮記曰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敎之以孝弟睦友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　又曰君子因睦以合族　周禮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注云三族父子孫也　又曰以八刑糾萬民三曰不睦之刑　爾雅曰父黨爲宗族　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老子曰六親不知有孝慈　漢書匡衡傳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即五族也　漢記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漢雋曰宗英謂宗族之英俊也　北史張普惠傳曰三從九親別疎昵之序五服六親等緦麻之心　唐書曰一姓爲九宗　藝文曰五陵皆鼎族謂盛族也　李華曰良家茂族　彙苑曰郊廟或替則宗哲慕其祀焉宗哲宗族之明哲也

## 宗族二

增山堂肆考曰列國齊大族二懷與田也楚大族三昭屈景也　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其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　晉傳曰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天中記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澹景仁裕以德業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元暉藻繪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新唐書曰初唐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嫁娶必多貲人謂之賣婚詔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修氏族志參考史傳檢正眞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九百二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以爲其書不敍武氏本望奏請改氏族志爲姓氏錄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於是

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與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山堂肆考曰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崔寶等為冠北史曰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喧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曰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　遼史曰耶律吼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球諸子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世宗曰吼舍重賞以族人為請其賢遠甚許之仍賜宮戶五十　明紀曰太祖問鄭濟曰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曰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嘉歎

## 宗族三

原葛藟　杕杜（詩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詩序晉人刺其君不親宗族）本根　枝葉（左傳叔向曰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illegible]也　左傳宋昭公去羣子樂豫曰公族以庇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焉）百世　九宗（詩本支百世　左傳懷姓九宗九族也）禦侮　亢宗（左傳周之有懿德猶[illegible]自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也　左傳子太叔曰吾不能亢身焉能亢宗）

增末屬　齊名（漢書成帝時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illegible]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　唐書[illegible]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說子垍方有寵[illegible]）通巢　遺[illegible]

[illegible]南阮　北舍（[illegible]）擊鼓　寫書（[illegible]）分田　奉廩（[illegible]）

給餉　共財（宋書[illegible]）

原不獨親　無絕愛（[illegible]）

增光德里　百口橋（[illegible]）

婚姻不通　賵賻有正（[illegible]）

（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言[illegible]不可通婚姻繫之謂宗籍也表單言禮盡[illegible]疏也至于曾[illegible]孫[illegible]有[illegible]三詩宗族之相爲也表喻爲[illegible]）三族不虞　六世則竭（[illegible]士婚禮請期曰唯是三族之不虞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四世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禮）

【原】蘇秦散金　范勝施財（史記[illegible]散金宗族　范[illegible]字無忌數姓五百萬以洗宗族）

【[illegible]】顧陸張朱　崔盧王謝（[illegible]書吳四姓舊目曰朱文宋武陸忠顧厚[illegible]之[illegible]四姓爲盛　世說吳郡有[illegible]顧[illegible]爲[illegible]　唐書高士廉定氏族以[illegible]爲第一大宗仁吉族一[illegible]何[illegible]漢書[illegible]今天下爲一何[illegible]姓[illegible]舊[illegible]）

四會三會　大宗小宗（[illegible]以肆考古者世請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illegible]非繫族而會食也　禮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illegible]此謂者後世以爲祖也別爲宗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是宗[illegible]宗者謂父之適子也兄弟宗之故謂之小宗[illegible]）

王氏兩宗　裴家三眷（[illegible]業建考王氏[illegible]兩派一派漢王[illegible]之後[illegible]王融融二子祥覽祥覽從兄[illegible]琅邪臨沂[illegible]雄生二子[illegible]漢生戎封安[illegible]侯[illegible]王氏也一派漢代[illegible]宗王霸之後[illegible]坦之[illegible]世封[illegible]六代裴[illegible]傳裴氏自晉號[illegible]五代裴邃從光武平蜀[illegible]孫茂爲[illegible]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illegible]爲中又爲尚書生二子長曰輯號東眷[illegible]曰徽號西眷徽曾孫[illegible]明號中眷）

宗稱太傅　姑事女巫（[illegible]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宗時[illegible]太傅安[illegible]宗[illegible]有女巫趙氏挾鬼道出入禁[illegible]宗以姑事之其得宰相不[illegible]之方也）

遙遙華胄　悠悠世祚（[illegible]爲吏部尚書有姓[illegible]求官者[illegible]笑曰遙遙華胄[illegible]唐高儉傳賢風[illegible]上七舊德之傳言[illegible]李秀出[illegible]世[illegible]無[illegible]）

假蔭求官　同譜銜怨（[illegible]李懷遠少[illegible]人欲其[illegible]高陽懷遠遷謂人曰我人之勢焉[illegible]唐書杜[illegible]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吐氣故世多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以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乃止自是南杜絹不振）

乞列屬籍　遜還告身（唐書李叔明本姓鮮于叔明初不知意[illegible]少孤養外家冒姓[illegible]奏請列屬籍代宗從之[illegible]夢漢筆談狄青爲樞密使有狄公[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梁公書[illegible]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

贈黃成之序

異派同根　殊鄉異井（李密與高祖書下見黃山谷異根系本同[illegible]與兄派流雖[illegible]）

百人共爨　七世同居（魏書[illegible]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有盧淵兄弟[illegible]書博陵安平李[illegible]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illegible]書[illegible]宇李[illegible]新淮弟亮後也從高祖幸[illegible]文[illegible]是[illegible]昆弟[illegible]）

先賢後哲　澤底岡頭（[illegible]百二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illegible]二房一百[illegible]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歎[illegible]著閭至[illegible]長安行經渭橋[illegible]郭[illegible]廟問祈曰是御祖宗所承[illegible]聯祚曰是先七世以祖高祖[illegible]先賢後哲[illegible]在一門[illegible]英博[illegible]事[illegible]文[illegible]臣[illegible]薄遭遠明聖自[illegible]因[illegible]以太牢祀[illegible]廟令[illegible]自撰祭文國史補[illegible]四姓[illegible]氏不[illegible]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

鳥咸爭樹　犬亦共牢（[illegible]鼎族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illegible]世司居[illegible]東[illegible]雙妻勸異居因呼爲[illegible]鍾王家喻銀質而金飾[illegible]文類[illegible]劉君良四[illegible]置庭[illegible]鳥巢[illegible]且鳴妻曰天下[illegible]鳥不相容）

（況人耶君良即與兄弟異居月餘知其謀斥去妻兄弟流涕以告復同居南唐書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食之有畜犬百餘亦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大疏小疏

南鄭北鄭（前傳疏廣與其婦謀受歸鄉里共設酒食請族人故舊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請立產業老人即爲廣言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因話錄太傅鄭絪第在南出自南相司徒鄭[illegible]公第在北出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謂之大鄭相小鄭相）

右族名門 膏粱華腴（上見柳仲郢家訓 唐柳芳世族論三世有三公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謂言家世之富貴也） 鼎饌作糜 郭原會食（錄異記時尹氏貴族數代共居食口數千嘗遇饑荒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嘗食失三十人入鑊中覓取鑊底糜飯饌溪大族人不見也 唐書崔元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郢羣從皆自遠會食無他爨） 不分母乳 弟聽婦言（元史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知孰為己母也 下鄭清事見前） 衣服之有冠冕 水木之有本源（宋范諭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猶衣服之有冠冕也又曰諭人之有宗族然後久長猶水木之有本源也） 富貴不加宗子之門 寶玉分于伯叔之國（禮適子庶子祗事宗子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門以寡約入必獻其上而服其次若非所獻則不敢入宗子之門宗子正宗敬宗者也 尚書分寶玉于伯叔之國）

## 宗族四

原 恩以掩義（禮門內之治以恩掩義） 分有等殺（傳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殺分扶問反殺去聲） 宗易於下（禮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故敬宗所以尊祖也易移也） 吾宗（左傳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懿親（左傳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展親（尚書時庸展親） 棄親（周書商公棄親用羈用弗士也） 族盡（左傳楚公子比族盡親叛可謂無王也） 親以飲食之禮（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人君有食宗族之禮以親之又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 增 高陽苗裔（楚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奪宗奪適（漢書梅福曰諸侯奪宗聖庶奪適注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 爭先後（世說晉王導與諸葛恢爭氏族王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人倫之盛（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其初讖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禁婚高價（山堂肆考唐高宗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為婚姻然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譜往往反自稱禁婚家益增高價） 忍字百餘（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臨幸其家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尊為父兄（唐書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 族清胄貴（孔帖杜牧鄭處晦制曰族清胄貴） 望閭高華（孔帖蕭復望閭高華） 旌以義門（宋史陳兢安德人十八世同居太祖旌其門曰義門）

## 宗族五

原 詩 梁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曰吾宗昔多士文雅高縉紳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傍枝實紛亂領袖寄親姻名價齊兩許閭門比三陳風力咸通邁藝業竝紛綸元方振高羽洛令初解巾自爾典名郡所在號清淳齊兒敢為俗蜀物豈隨身祿俸不妻子謳吟乃吏民孰云穢明德惟在中聖人若能遺酌我稱首當屬仁仲將本特達坎壈猶賤貧方成天下士豈伊席上珍外情或簡易內鑒甚人倫時然臨下邑摘伏信如神顧余晚脫略懷抱日湮淪游宦疲年事來往厭江濱十載猶先職一官乃任真土牛竟不進芻狗空重陳羈旅無儔匹形

影自相覯蕭索高秋暮砧杵鳴四鄰霏霏入聰兩漠漠暗牀塵所思不可見邈若胡與秦願子加餐飯良會在何辰　又仰贈從兄興寧寘南詩曰家世傳儒雅貞白仰餘徽宗派已孤狹財產又貧微棲息同蝸舍出入共荆扉松筆時臨洛蒲蘭得垂帷幸逢四海泰日月耀增輝相顧無羽翮何由總奮飛一朝異言宴萬里就暌違遠江飄素沫高山鬱翠微相思對孫孫相望隔巍巍死灰終不然長岑且未歸當憐此分袂脈脈淚沾衣

增 晉陶潛贈長沙公族祖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躊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

增 書 梁王筠與諸兄書曰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焉

增 序 宋黃庭堅贈黃成之序曰子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嫂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父之兄弟未遠也而殊鄉異井六十歲而後相識亦可悲也

增 論 唐柳芳氏族論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世系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門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秦既滅學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晉宋因之始尚姓焉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爲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

增 記 宋錢公輔范文正公義田記曰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蘇洵族譜亭記曰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于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于其家鄉人有爲不善于

室者父兄無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閒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告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　陸游義莊記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于其宗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于忘之蓋以身爲親疎而不以先人爲親疎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及推而上之至于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屠老子之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于是　朱子劉侯義學記曰今士大夫雖廪有餘粟府有餘錢能無爲州郡害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于六品家雖溫而產未至于千金其所以用心乃如此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爲無本而非徒以聲音笑貌爲之矣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五

#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 人部五（夫婦 賢婦人 惡婦）

### 夫婦一

**增**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又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又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　詩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又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又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儀禮曰夫婦一體也　周禮曰夫尊于朝妻貴于室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稱尊故齊等言也　又曰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曰男君故謂妻曰女君也　彙苑曰夫扶也以道扶接者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婦字從女從帚蓋女持帚以奉灑埽也　又曰妻之爲言齊也以禮問而得與夫敵體　又曰嬪嬪者賓也蓋取相敬如賓之義也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　又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　列女傳曰惟夫婦爲同庖　又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禮儀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史記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　杜欽傳曰妻者夫之陰子者父之陰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夫也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言行無玷則有理家之度　眞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 夫婦二

**增**左傳曰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後漢書曰樊英有疾妻使婢拜問英下牀荅拜陳寔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　又曰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

堂　又曰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　又曰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魏略曰鍾繇老而納正室蓋取宗子雖七十無主婦之義　吳志曰顧愷字子通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罕見其面疾篤妻出省之愷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趨令妻還其貞潔不濁亂如此

## 夫婦三（慢夫　薄婦　妻黨並附）

【原】齊體　同心（夫婦齊體　詩僶俛同心）　二物　一齊（左傳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禮記一與之齊）　【增】畫眉　捉鼻（漢書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世說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種玉　陳金（搜神記楊雍伯嘗設漿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公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得璧遂娶之　江南野史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妻嘗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豐溢汝不治財產後將奈何答曰歲晚必得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以往錫賚頗厚以所賜金帛陳列于庭謂婦曰今比諸兄弟何為勝耶）

內子　細君（禮曾子問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注云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殷事殷盛之事　揚雄解嘲東方朔割名于細君注云以肉歸遺細君是自損割其名細君東方朔妻名或曰細小也）

【原】占鳳凰　附絲蘿（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古詩與君結新婚兔絲附女蘿）　【增】詩咏鵲巢　禮榮翟茀（並杜牧宋叔康妻制）

沔南醜女　亭伯美妻（襄陽傳蜀黃承彥沔南名士也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婚即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唐書崔顥字亭伯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

白狐九尾　孔雀二目（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尾九者王之證也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之謂之女嬌　帝后傳唐高祖竇皇后父毅嘗謂妻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于屏間請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得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之）

堪作夫人　起呼侍婢（晉書山濤初為布衣家貧謂其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及濤參貴貞慎儉約雖爵王于乘而不蓄媵妾　世說王衍嘗嫉其妻貪口不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下不得行衍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比阿堵物去）

婦人卿壻　瞽女完婚（世說王安豐妻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于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　宋史周恭叔自太學讀書時曾議母黨之女為婚及登科後其女雙瞽女家且貧不敢復舉議恭叔無所嫌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先生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鄒忌衣冠　懷恩姿狀（戰國策鄒忌修八尺有餘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自視又弗如遠甚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唐書權懷恩姿狀沉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詔求故劍　笑著新衣（綱鑑漢宣帝初聘許廣漢女及即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　世說桓車騎沖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桓公大笑著之）

馬脯牛頭　田居蠶室（三輔決錄注丁邯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官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南齊書卞彬字士蔚性嗜飲

（酒以瓢壺瓢勺杭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歎爲火龍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爲傳鬻室）

梁鴻夫婦　裴澤恩好（本傳孫暠字文度時會稽虞喜居陣隔有高世之風暠欽其德聘喜弟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暠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　北史裴澤妻鉅鹿魏氏恩好甚篤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強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

婚辭宰相　會卜房幃（唐書王義方泗州人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女義方辭不敢俄而徵薨乃娶之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令感知己也　玉堂閒話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與妻相見必有禮客先命女僕通傳往來數四可之然後秉燭造室至于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詣房幃其禮亦然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

慢夫　矜才於婦　庸奴其夫（左傳叔向謂鬷明曰昔賈大夫惡娶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　史記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不樂王郎　微嫌盧象（世說謝夫人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太傅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女史唐盧象暮年爲校書郎晚娶崔氏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顏色盧請賦詩述懷崔立成一絕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是妾身生較晚不及盧家年少時）

薄妻　蕩舟　扃戶（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唐書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事時謂妒癡）

作書告別　誣客逐妻（漢書竇元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作書與元告別曰棄妻斥女敘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　唐書令狐建擢左神武大將軍其妻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寶臣請案劾無狀）

機絲題句　織錦題詩（伽藍記王肅在江南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爲尼亦來奔作詩贈肅云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緜時公主代肅謝曰針是貫縷物目中常紝絲得帛縫新去何能似故時肅甚恨遂造正覺寺憩之　晉書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性聰慧滔拜安南將軍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以行蘇氏悔恨因織錦爲迴文五綵相宣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以寄滔）

怒犯齋宮　晝入內閣（漢官儀周澤字稚都爲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爲干犯齋禁收送詔獄并自劾謝當世疑其矯激不實　北齊書邢卲字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

妻黨　戒弟勿來　責姪不進（世說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耳汝可以無煩復往　又曰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夫人幼度之妹遏之姑也）

麈尾指牀　檳榔貯斛（晉書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導早爲顯官充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　南史劉穆之少貧恒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其妻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君何需此妻密爲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敢對夫梳洗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 夫婦四

**原**　饋食齊眉（漢書梁鴻妻孟光饋食舉案齊眉）

**增**　預爲娶婦（後漢書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大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邊嘗經其家大母以封當還預爲娶婦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娶曾罵已（國策人有挑其鄰之妻者其長者罵之其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

**原**　上酒酬酢（晉書何曾閨門整肅年老相見皆整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焉）

貪戾小損（世說王衍妻郭氏貪戾無厭不能禁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郭氏憚之衍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言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增**　呼爲鄉里（南史張彪敗謂妻楊氏呼爲鄉里曰我不忍鄉里落他處　又沈約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富不易妻（唐書太宗謂尉遲恭曰朕欲以

（女妻卿何如叩頭謝曰臣妻雖醜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夢返寫詩（萬花谷有書生娶後遊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秉筆寫詩曰數日相望極須如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書生怪而記之後家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夢之夕乃發書之日）供具紙筆（郡國雅譚王元吉病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黃氏中夜必先起燃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誼聯瓜葛（彙苑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喻夫婦也）情協金蘭（古詩且據金蘭好方喻琴瑟情）

夫婦五

原詩漢秦嘉贈婦詩曰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桂帳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爲

又留郡贈婦詩曰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又曰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又曰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坐起爲不寧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慚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敘我情

魏徐幹挽船士新娶妻別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凉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又室思詩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晉傅元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官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陸機爲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己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宦忘歸寧雖爲三載婦顧景媿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凉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　潘岳內顧詩曰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丹榮淥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焉移絺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

永願言良不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　嵇含伉儷詩曰余執百兩轡之子詠采蘩我嬪聖善色爾悅慈姑頳裁彼雙絲絹著以同功緜夏摇比翼扇冬臥蛩蛩氈饑食並根粒渴飮一流泉朝蒸同心棃暮庖比目鮮挹用合巹酳受以連理盤朝采同本芝夕擷駢穗蘭臨軒樹萱草中庭植合歡　宋孝武帝擬室思詩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　顔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驀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媿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梁徐悱贈内詩曰日暮想青陽躡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游塵掩玉牀不見可憐影空餘黼帳香彼美情多樂挾瑟坐高堂豈忘離憂日向隅心獨傷聊因一書札以待九迴腸　增唐白居易贈内詩曰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使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飲食不過飽與温蔬食足充飽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遺訓清白傳子孫我亦苦貧士與君新結婚庶得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原書後漢秦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秦嘉妻徐淑荅書曰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氷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于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自所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

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書曰旣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慇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旣珍素琴益好惠異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　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尚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寳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梁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周庾信爲上黃侯世子與婦書曰昔仙人道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劒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匆如織女待塡河而相見　陳伏知道爲王寛與婦義安主書曰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婬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慚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幰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翠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窻獨坐姮娥笑人

## 賢婦人一

增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禮記曰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内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禮秋官疏曰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　東漢皇后紀曰婉靜有禮　漢書曰家貧思賢妻　列女傳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李柔傳曰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文選曰婉嫕淑愼　陳子昂曰姆師酒食之議女工纂組之繁莫不總制清衷洪宣懿則茂蘋蘩之雅訓協沼沚之芳猷稟柔成性蘊粹含

章窈窕之秀婉孌之資　又曰貞節峻于寒松貽儀儼于溫玉　又曰溫慈惠和信肅修睦行有法度動有禮經嚴恪以理家人琴瑟以和君子則已含弘光大矣若乃宗廟哀敬仁孝也娣姒祇和謙順也蠲潔酒食婦儀也黼黻元黃女工也洪此四德而務六親可以作範母儀昭宣壼則矣　張說曰希盼睞者若遲日之泛漣漪贍詞氣者猶光風之轉蘅蕙　王維曰靜無違禮故組織有常訓動必有節故環珮有常聲

## 賢婦人二

原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增左傳曰趙姬謂趙衰曰請逆盾及其母叔隗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固請逆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以盾爲才使爲嫡子使其子下之　原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令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納之五日而去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曰暑日苦曝獨自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婦高行者梁之賢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椁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增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義曰

妾聞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刼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我者可全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　原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守禮修姑嚴酷無道禮修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絶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絶後郡內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決烈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慷慨以死爲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爲同縣朱曠所聘婚禮未成勤遇病喪没鄰比斷絶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刼其弟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　又曰揵爲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　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遠嫌不歸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宗婦愍之曰何貴義輕生如此曰先君五更尊爲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稱故豫刑以明我情耳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奇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趣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于是迎者空返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女名紀配性聰敏達于詩書進退閑暇伯亡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爲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涕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本州所辟至壽春盜害之刺史尹曜捕得盜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　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顔色不變口無怨言

郡吏及客憐之更爲請免旣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之　【增】後漢書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尚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也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晉記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虞二女皆國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爲賊作婦遂自殺　唐書曰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制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刑徧拜四方女問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問父所在西向哭拜就死德宗駭歎詔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　又曰衛方厚爲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方厚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閟棺方厚閉久乃絶妻程氏懼并死不敢哭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刵陳冤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孔帖曰符鳳妻某氏妹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某氏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于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沉于海　遼史曰蕭氏耶律奴妻小字意辛嘗與娣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如禮法衆問其故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寛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爲禮法自然取重于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于心乎聞者大慚　又曰蕭氏小字訛里耶律朮者妻居朮者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妾復何依恃自刃而卒　又曰蕭氏小字挼蘭耶律中妻天慶中爲賊所執潛置刃于履誓曰人欲汚我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爲五院都監及金兵略地嶺南中守節死挼蘭悲戚不形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 賢婦人三（節烈並入　智識　才略　文學並附）

【原】德配　道成（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之德如鳲鳩乃可配焉　詩序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姆教　婦式（禮姆是女師教以德　周禮婦之式）　采蘩　種橘（詩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吳志李衡遣人于武陵龍陽洲作宅種甘橘千樹臨死勅兒曰洲上有木奴千頭亦當足衣食耳母曰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曰蓋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貴也）　窺御　解圍（史記晏子相齊其御之妻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其妻請去是後夫自抑損晏子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謝道韞事詳嫂叔）　齊眉　割鼻

（後漢梁鴻字伯鸞賃舂于皐伯通廡下妻孟光每饋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梁鴻行詳前）

婉娩　窈窕（禮記婉娩聽從注婉言語娩容貌也詩窈窕淑女）

增

織屨　投畚（韓詩外傳楚莊王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君以織屨為食今如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列女傳老萊子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妾不能為人所制投畚而去）

碩人　賢室（詩注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之詩　彙苑唐李迥秀妻謂之賢室）

郊弔　庭趨（左傳齊莊公襲莒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遇其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妻不敢與郊弔乃弔其室杞梁即杞殖　唐書曰令狐峘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峘以前輩迎謁頗怏怏以告其妻妻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君不以此禮見映即黙死亦不恨峘乃以客禮見映映慚奏貶為衢州別駕）

辭餉　負薪（南史朱百年妻亦有高行百年卒于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朱百斛孔氏遣婢語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

延師　窺友（山陰沈繹之年十五發學其妻石氏拜舅姑曰新婦姊妹皆為士人妻房願自出束修延師教之得為士庶不辱門戶　世說山濤與嵇阮契合金蘭妻韓氏覺公與二人有異謂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勝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救夫　先姊（後漢書蔡琰嫁于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賓客滿座操曰蔡伯喈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痛操乃出祀罪　世說袁隗妻馬融女少有才辯隗謂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妹未適前行可乎對曰妾姊高邁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

却爪　歸茗（明語林劉寧洪武中任刑部主事夫人安氏方櫛髮有以爪盛銀鑵者安氏被髮呼僕拘送于朝　又曰鄭曉嘉靖中為文選郎有餽金者上覆以茗公謂茗也受之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析語公整理其茗覆筐如初歸之）

刳腸　斷髮（元史至正十五年有周人婦毛氏美麗夫避亂麻鷺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曰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剖其腸而去　唐書崔繪死妻盧氏少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沖早亡表求繼室詔許之思沖歸幣三百舉盧曰吾再辱于人乎是夕糞穢蟣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沖以聞武后不奪其志詔為尼以終）

守城　投井（列女傳賊圍契平縣鄭保英任刺史領兵討賊既而城孤援寡將陷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焉　隋紀裴倫為渭源令城為賊所陷倫遇害妻柳氏年四十二女及兒婦皆有美色柳氏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義不受辱與汝等同死何如其女等皆垂泣曰惟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二女及兒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封髮　斷臂（唐書賈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年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氏不荅引繩束髮以帛封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開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五代史王凝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家貧一子尚幼凝妻李氏攜子負骸骨歸過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泣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之白于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

束髮　漬衣（輟耕錄王守素錢塘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于吳山紫陽菴一日名守素入山書付四句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相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守素遂亦束髮簪冠著道士服奉夫遺尸二十年逮不下山年逾七十異于得道　又曰漳州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至元間寇起與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濆衣寇欲先污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寇信之更取衣三玉投水死寇退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一流尸逆流附父舟移舟迴河而上尸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之則其女也因痛哭而收斂其尸）

原

挽鹿車　臥牛衣（後漢書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從桓氏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資送甚盛宣不悅妻曰既承奉君子唯命是聽乃宣衣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至司隸　漢書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呼曰京師尊貴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反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章不從竟死獄中）

頌椒花　詠柳絮

（晉書劉臻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世說謝道韞王凝之妻謝安姪女詳叔姪）

林下風　閨中秀（世說王凝之妻謝氏道韞有才辯同郡張元妹有才質適于顧氏張元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尼答曰王家夫人神情朗徹有林下風氣顧家婦冰清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殺江充　罵姚萇（晉書張茂妻陸氏茂爲吳郡守被江充所殺陸氏傾產率茂部曲爲先登討充充敗爲陸所殺　又曰苻登妻毛氏善騎射登爲姚萇所殺乃率壯士與萇戰殺傷甚衆爲萇所執罵萇而死）

戒失學　勸立功（後漢書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樂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于蠶繭成于機杼一絲之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至于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從學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唐書薛仁貴妻柳氏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

拔圍出夫　踰城救父（晉書劉遐妻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出遐于萬人之中又田防爲遐亂遐應之妻止之不從乃密燒甲都盡　又曰荀崧女灌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欲求救于平南將軍石覽灌時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師兵至賊走）

陝境不雨　韓市呼天（晉書陝婦人嫠居事叔姑甚謹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誅之烏哀鳴尸上盛夏暴之十日不腐蟲獸亦不敢近境內經年不雨呼延謨爲太守謁其墓諡曰貞烈婦其日大雨　史記聶政殺韓相俠累披面抉目自屠死韓購以千金久之政姊嫈聞之曰吾弟爲吾在重自刑以絕妾奈何畏沒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乎乃之韓市呼天者三死政之旁）

臨危請姑　代夫留獄（晉禮志陳詵妻遭亂詣賊請活姑命王德期讓曰鄰野人而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孝矣　後漢書盛道妻趙氏字媛姜益部亂道聚衆起兵敗當死媛姜夜告人道逃建立門戶妾留獄代君媛姜乃解道桎梏子翔五歲令攜走度道已遠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會赦放歸終身不娶）

官大家昌　夫耕妻餉（列女傳陶大夫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怒曰子能薄而官大是謂蒙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之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請去　晉書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相同能安苦節夫耕于前婦餉于後）

身先國稅　家禁時妝（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夫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曰夫人何自苦如此曰稅官物也公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　因話錄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

椎髻改妝　澣衣被絮（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家貧不娶同縣孟氏女貌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妝飾入門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耳乃衣綺縞傅粉黛豈鴻所願哉妻曰將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更爲改妝椎髻著布衣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　晉書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妻冬月無被欲澣衣則被絮紡織以供朝夕）

禮儀規矩　祖德儒風（史通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一言成規矩者鮮矣嘉字士會隴西人　李白集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訪李白子孫女二人一爲陳雲妻一爲劉勸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容樸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人出游不返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傳正告以將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里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從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乎）

以康爲諡　送別作詩（魯史黔婁死曾子與其門人往弔之見其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侯鯖錄宋眞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璞璞能詩及名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時有人作詩送行否璞曰獨臣妻有詩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歌成黃鵠　樹宿鴛鴦（列女傳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彊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

（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黄鵠之歌明己之不肯二適也魯人聞之遂不敢復求　又曰韓憑爲楚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奪之乃築青陵臺而望焉奪何因憑何乃作烏鵲歌二首以見志又作書荅夫憑得書自殺何即陰腐其衣與王登臺遂自投下得遺書于帶閒曰願以尸還韓氏合葬王大怒令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于塚枝連于上根交于下又有鳥如鴛鴦常雙栖其樹朝夕悲鳴人皆謂韓大夫之精魂也）

粉書扉上　鞋易市中（後漢書陰瑜妻荀爽女也名采早寡父母欲強嫁郭奕爽以詐疾召采采歸而懷白刃爽執奪不得已到郭氏僞爲歡建四燈共談奕敬憚之及曙奕出采比左右辦浴既入室以粉書扉曰尸還陰氏字未成恐人來乃以衣帶自縊死　輟耕録程公鵬舉在宋季被掠于張萬戶家爲奴張以所掠官家女妻之婚三日即謂夫曰君才貌非久在人下者何不爲去計乎夫疑其試己訴于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夫愈疑又訴于張張命出之賣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曰執此可期相見矣程感悟奔歸至元朝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遣人攜鞋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以所成布匹償責價乞身爲尼見居某菴遣人即往故遺鞋履于地尼問其由具道所以尼出鞋履示之合亟拜曰吾主母也尼曰歸見程相公與夫人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再娶亦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具禮迎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蘭陵縣君　安南節婦（彙苑韋雍在幽州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雍妻蕭氏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氏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遂自死文帝太和中贈爲蘭陵縣君　唐紀全節婦者安南賊帥齊亮之母也夫死以忠義誨其子亮不聽遂絕之自田而食自紡而衣代宗大曆初下詔褒之乃賜以兩丁奉養號曰節婦）

雙節一門　二尸同處（彙苑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生一女方二歲生一男纔五月姑先卒舅游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勸之改適俞斷髮自誓強之欲自刎乃止以紡績爲業教育子女女長嫁俞郡明亦早寡誓死不改節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　又曰嚴廣爲儒學生一日歸省途中溺水死妻袁氏年十八亟趨夫溺處尋尸不見遂投水死兩月餘水退漁人于沙際見二尸同處焉皆以爲節義之感有司以事聞表爲貞烈）

詔贈夫人　石旌烈女（唐書薛仁杲降將房企地復叛所過剽害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企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夫人　孔帖韓楚言軍敗妻李語之曰君常辱成汭至敗且支解不如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刎成汭畏其烈以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

入幃剔目　投棺割耳（唐書房元齡微時病幾死謂妻盧氏曰吾病革爾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幃剔一目以示元齡明無他志會元齡病愈禮之終身　彙苑魏浦妻房氏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浦卒及斂房乃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其姑劉氏曰新婦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以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

投清風嶺　號節婦墓（彙苑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王貞婦與舅姑夫俱被執既而舅姑及夫皆死主將見其美欲納之恐其自縊令俘婦雜守之明年春師還行至嵊縣清風嶺下絕壑處貞婦視守者少懈投崖而死郡守立石祠嶺上　又曰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過臨江歐陽希文與妻廖氏共挾其母走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夫潛負以逃賊執廖欲汙之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氏大罵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渤海夫人　盧江小吏（渤海封夫人諱絢字景文善草隸工文章咸通中適殷校書庚子冬賊起遂爲所俘夫人正色奮袂大罵賊怒殺之殷校書歸揮淚大慟遂長號而絕三婢子覩主父主母俱殯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世稱渤海夫人焉　寰宇記合肥有小吏港漢建安中盧江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姑所出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時人憐之遂名其地）

忠臣之婦　宰相之妻（後漢書皇甫規妻善屬文兼工草書規卒董卓以厚禮聘之妻乃詣軍門自陳卓使侍者拔刀圍之妻知不免大罵曰君西羌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汝其走吏敢行非禮卓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速盡爲惠遂死車下　世說唐宰相元載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概聞于掖庭後載既得罪代宗欲令王氏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昭陽長信之事即得罪亦幸矣堅不得從命）

鉛膏締綵　寶帶異袍（唐書盧惟清貶播州尉妻徐還鄉里鬻食斥鉛膏締綵不御會大赦徐閒關往迎惟清至荆州聞惟清死二騶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

（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去徐信道行至播州足躪流血得惟淸尸以還秦　又曰楚州刺史高叡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默啜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女官不降且死叡視妻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言賊知不可屈乃殺之）

澗生席草　字剪皮金（語林無錫儲福靖難兵至調曲靖衛卒挈家行日夜涕泣守義而死妻范氏養姑韓氏每哭其夫輒走山谷中大號不欲姑聞之也一日范至澗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席草因取以織席售而養姑姑年七十餘乃卒范營葬爲廬于墓側亦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　又曰王烈婦者劉女也夫死密製紋履責飾又剪一皮金爲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晨奠其夫扃戶自縊有異風欻起者再）

待夫完配　撫妾守喪（語林解縉胡廣兩家皆有孕成祖命指腹爲婚縉生子廣生女上與定聘後縉死詔徙于戍邊廣欲離婚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之婚上所定也誰敢易之後縉子遇赦還遂爲夫婦　又曰樂淸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娠而文寶且死金氏聞堅請往視文寶一見即逝金氏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禮部郎景泰時欲請復儲恐貽母憂金氏聞之曰汝能死諫我無恨也疏上忤旨杖幾死錮詔獄金氏怡然後綸官至禮部侍郎）

智識　饋飧寘璧　謝使解環（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　戰國策齊襄王以太史氏爲王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解此環否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雞餐謝客　粟粥待夫（漢書武帝微行嘗夜至栢谷投逆旅主人求漿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翁不聽主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爲餐以謝客　世說許允爲吏部郎多用鄉里明帝收之妻阮氏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而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釋允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自若云無憂尋當還作粟粥以待頃之允果至）

丹陽復還　武龍得免（通鑑吳丹陽尹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王即位衡憂懼欲奔魏妻曰不可瑯琊王素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乃當逆見優饒衡如妻言果詔曰丹陽尹李衡以往事之嫌自居囚獄其遣還郡　又曰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妻董氏戒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敏獨得免）

悉散珠玉　不受衣裳（通鑑呂祿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魏書符承祖方用事親姻多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裳多不受）

預知虎步　自戒雞晨（通鑑桓元妻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　續世說唐太宗嘗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豈敢與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

馮媛當熊　桓君挽鹿（漢書漢元帝幸虎圈後宮皆在熊佚出圈扳檻左右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何故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　列女傳鮑宣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長信婕妤　披香博士（通鑑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主上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赦之　又曰帝微行至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才略　帷車袖劒　肩輿抽刀（魏志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劒白日刺壽于都亭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縣尹縱之[illegible]）

平陽公主　誠節夫人（唐書公主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與紹發家貲招亡命援河東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平定京師號娘子軍　唐書鄒保英妻奚氏賊寇平縣保英時任刺史領兵擊賊既而城孤援寡將）

（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中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

皆補果毅　特封循忠（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唐書黨眾攻狐縣古元應妻能固守詔封循忠縣君）

佐建功勳　與參謀議（通鑑石勒妻劉氏有膽略勒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勳有呂后之風而不妒更過之　又曰朱全忠夫人張氏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參謀議或將兵到中途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

恨非男子　得字夫人（唐書竇毅女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後適唐公李淵　下邽衛妻王氏事見前節烈類）

錦繖夫人　繡旗女將（列女傳馮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夫人至老未敗年八十而終　金史與李全戰者）

**文學**

詩成紈扇　句詠金釵（樂府序班婕妤能文漢成帝寵之後幸趙飛燕婕妤自知見棄求供養王太后于長信宮因為賦及紈扇詩　朝野僉載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為新妝詩有鳳釵金作縷之句）

繡作龜形　書題鴈字（唐紀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　齊錄毛友龍達可未第時其內人寄以一詩有擬憑歸雁寄天隅之句）

妻詠其夫　父和其女（列女傳柳下惠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　冷齋夜話王荊公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有詩寄荊公云云荊公以楞嚴經新釋付之和其詩）

織錦迴文　彈箏譜曲（上竇滔妻蘇氏事見夫婦類　崔豹古今注邯鄲有美女姓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之曲以自明焉）

學擅文章　名垂金石（孔帖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　房璘妻高氏筆畫遒麗不類婦人歐陽公云予集古錄已博矣而婦人筆畫名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書成東觀　詩約西池（列女傳班彪女名昭一名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作女誡七篇有助女訓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又作大家讚　隱居詩話王荊公夫人嘗有家詞約諸親游西池云待得明年重把酒那知無雨又無風）

四百餘篇　二十八字（列女傳蔡邕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曹操問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罔有存者今所誦纔四百餘篇耳乞給紙筆真草惟命于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毛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迴頭晚來驟雨歸飛急去作西牕一枕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初趙鰥居見此篇遂與之婚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兄稱博士　詩寄良人（魏書甄后年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曰汝當作女博士耶答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世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由見之　南部新書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以詩羔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妻又寄以詩）

稱徐惠妃　號女進士（唐書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遂上疏切諫　南楚新聞閻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嫁耳）

對鏡圖形　援琴作歌（雲溪友議南楚材旅游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知之乃對鏡自圖其形并作詩寄之楚材遂歸復為夫婦如初　風俗通百里奚去虞將適秦其妻以門關烹雞母餞之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因援琴撫絃而歌名扊扅歌奚憶其事復為夫婦）

文成女則　詞寄夫君（唐書長孫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　西清詩話丘舜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咏為樂其女嘗作寄夫詩云簾裏孤燈覺曉遲獨眠留得宿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才著女官　鄉稱閣老（語林宣德中女官王司綵著宮詞一首蓋咏永樂時權貴妃也妃朝鮮人善吹玉簫　又曰烏程沈氏名瓊蓮字瑩中聰慧善屬文入宮為給事中孝宗嘗試守宮論沈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為第一禁中稱為女學士鄉人稱為女閣老）

序推慈母　學代嚴師（又曰韓參議汝慶妻屈氏有詩才及卒女韓異悲母集散失以書貽康對山乞序書云願藉皮為楮削骨代穎以傳母集對山感其誠為作序表揚之　又曰孫文格繼妻楊氏有才學能為詩麗而則于諸子孫為嚴師楊為工部員外應禎女文格繼室四子皆至卿貳為夫人所出者二諸孫皆進士如游官至大學士）

茂四德而蘭幽有馨　潔百行而玉立無玷（並王雄集）

珠

玉満堂不忘于澣濯　歌鐘成列載玩于圖書（沈雲卿文）　象服之飾配德于山河　彤管之嚴比潔于圭璧（李嶠集）

## 賢婦人四

增 永巷脫簪（通鑑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跪于永巷）　謀于桑下（左傳晉公子重耳過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從者謀于桑下蠶妾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必戒其夫（左傳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不從故及）　耳忌和音（張華女史箴衛若嬙桓耳忌和音）　樊姬諫獵（張敞傳楚莊王好田獵樊姬爲之下食鳥獸肉）　與之石窌（左傳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自徐關入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　磨笄自殺（史記趙襄子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宰人操銅斗擊代王殺之其姊聞之呼天磨笄自殺因以爲其山名）　射穿七札（列女傳晉平公使弓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將殺之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能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如其言而射穿七札賜金三鎰）　割歡同輦（張華女史箴班女有辭割歡同輦班女即班婕妤也）　吟寄白頭（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長卿消渴卒文君誄之傳于世）　令嫺女誡（後漢書班昭作女誡馬融善之令婦女習焉）　執刀侍立（蜀志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氣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中心常凜凜）　婦有四德（魏許允婦奇醜交禮後不復入房後至婦所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遂相敬重）　兵守孤城（唐書李希烈謀襲陳州李侃爲項城令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募死士固守賊遂去縣卒完遷侃爲太平令）　散財募兵（通鑑崔寧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以擊子琳破之子琳走）　題詩返寄（元史吳叔仁業太學寄簡于妻韓氏韓拆簡乃白紙一幅遂題詩返寄之曰碧紗牕下拆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吳大賁復寄以詩）

## 賢婦人五

原 詩 齊王融秋胡詩曰日月共爲照松筠俱以貞佩紛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千里空閨積思生　增 百里奚妻扊扅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唐楊容華新妝詩曰宿鳥驚眠覺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張揆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進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　宋王荊公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寄荊公詩曰西風吹入小牕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　毛友龍未第其內寄詩曰剔燭新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南楚材妻薛媛

對鏡圖形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明沈瓊蓮贈弟詩曰自出辭家入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年望汝題金榜同補山龍上袞衣

原箴晉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于色斜徑雖利無尚于直春華雖美期于秋實冰璧雖澤期于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原贊晉左貴嬪楚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冰清同味元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遐　又荊武王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辰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晉鈕滔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髫齔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温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有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原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温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實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增白樂天元夫人墓誌昔漆室緹縈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爲女則孝友爲元氏婦則豐潔家祀爲母則執書誨二子皆已通經女美如此婦德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

原書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孫夫人書曰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伏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半年彥亦亡沒環

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原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聟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胄嗣之繼憐貧其父母之資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于今五十餘年矣詳觀古之遺烈書於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于幽谷之中長于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形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

增誄柳下惠妻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 惡婦

原貪錢（世說王衍雅尚淡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　舂穀（管子女三嫁入於舂穀言由是不貞順也）　奇衺（周禮奇衺媚也）　陰訟（謂爭中冓之言）　怨耦（怨耦曰仇）　乘夫（詩乘淩也）　豔妻之煽（詩豔妻煽方處）　牝雞之晨（書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防猶不至（禮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謂不親于夫不孝于舅姑）　近則不遜（論語女子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庸奴其夫（見慢夫類）　不宜其妻（禮不宜其妻宜善也）　婦順不修（禮記）　婦怨無終（左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不思淑女之章（詩窈窕淑女）　且壞夫人之法（世說東海家內則郗夫人之法）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六

人部六（妒婦　寡婦　棄妻後妻　妾）

## 妒婦一

【增】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注言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也　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注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稱願之　詩箋曰以色曰妒以行曰忌　史記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　又曰好女入室惡女之仇　戰國策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　山海經曰太室山有木葉如棃而赤理其名曰帝休服之不妒

## 妒婦二

【原】左傳曰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我何愛焉使往侍寢生叔虎　漢書曰陳后寵衰妒甚令巫祭祀以迴上意　又曰呂氏妒戚夫人髡鉗赭衣使舂又斷手足去目燻耳飲瘖藥名曰人彘　又曰廣川王去嘗有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去愛之立爲后又有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昭信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伺之益不愛望卿昭信知去怒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室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袁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　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妒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又盡滅死妾家焉　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見疑充即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乳母抱在中庭充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妒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復入（詳赦宥）　妒記曰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于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

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以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王大羞慙　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　又曰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緦蹹元直遇見婦捉緦蹹欲成衣謂當與己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世說曰桓司馬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人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于家爲琰富貴更娶妾故也　馮敬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妒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　【增】山堂肆考曰晉武帝太原中詔選良家以充後宮使楊后選所取后性妒不取端正美好惟取長白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障面語后曰卞氏佳后曰藩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　世說曰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本事詩曰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唱迴波詞曰迴波爾是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天中記曰令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製以掩點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稍不如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 妒婦三

【原】道苦　種妒（夫婦之道苦苦謂不至不荅　晉書武帝欲爲太子納妃帝曰賈氏之種妒而少子）　被傷　告絕（晉書祖約妻無男性妒約亦不敢違常夜寢于外爲人所傷疑妻所爲求去職不許劉隗劾曰約新倚殊寵當敬以直內而患生婢妾身被刑戮宜貶黜帝不罪　又曰謝邀字茂度妻鄭氏妒怨懟與邀書告絕邀以書非婦人之辭疑其門生代元達爲之作遂斥元達）　【增】鬢頭

劓鼻（魏志秦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未殯殺其寵妾五人以為死者有知恐見紹于地下乃髠頭墨面以毀其形　朝野僉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怒劓鼻截巽髮帝怒斥公主為縣主駙馬左遷）

怒斫桃花　命賣皁莢（潛確類書武陽女嫁阮宣性絕妒忌家有桃樹一株花葉灼燿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令奴取刀斫樹摧折其花　宋書豫章內史劉休妻王氏妒帝聞之賜休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後開小店命王氏親賣皁莢掃帚以辱之）

龍騰井上　獅吼河東（南史梁郗皇后酷妒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車不置后　東坡居黃岡與陳季常游季常自以號參禪學其妻柳氏悍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見圖愈疾　誦賦沉身（齊書劉瑱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憂之乃令陳郡殷蒨畫鄱陽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密使媼婢示妃妃見唾之罵曰故宜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疾亦除差　雜俎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嘗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妻曰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于津而死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為神矣伯玉寤而畏之遂終身不渡此水婦人渡此水者皆壞衣素妝然後敢濟不然風波暴發若醜婦雖妝飾而神亦不妒也又并州壽陽縣有妒女廟蓋介之推妹也）

孝標三同　文穆四畏（梁書東漢馮衍字敬通妻任氏嫉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劉孝標云子與敬通有三同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坷三同也　聞見錄宋王文穆公夫人悍妒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宅後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推婢入墓　賜姬出宮（晉書于寶字令升父瑩有寵婢母甚妒父亡母乃推婢入墓中經十年母亡開墓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寶父常取飲食與之家中有吉凶事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惡既而嫁之復生子寶嘗作無鬼論至是始悟幽冥之理作搜神記三十卷　唐莊宗有愛姬生子后患之一日元行欽侍上側上問曰爾新喪婦復娶乎吾助爾聘后即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上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姬肩輿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自得者累日）

銀盃綵緞　高髻濃妝（南唐近事兵部尚書杜業妻張氏妒悍業憚之烈祖嘗命元皇后名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婢妾何拘忌如此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驚馬未踢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盃綵緞賞之　雜俎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高髻濃妝一婢新妝稍佳崔氏怒曰汝好妝耶我為汝妝乃剜其眉以青塡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妝焉）

## 妒婦四

**增**后妒玉人（拾遺記劉先主以玉人置甘后側玩之后亦妒玉人）　令茹鶬鶊（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于目為郗后所察動上皆陽惕憤恚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曰臣讀山海經以鶬鶊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盡試諸帝從之郗茹膳妒減半）

坐幔出妓（南史梁柳惔性愛音樂而畏憚其婦女妓精麗者略不敢仰視僕射張稷與惔狎而為惔妻賞敬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常因稷請奏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敢出惔因得留目）　金瓶賜酒（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勅賜二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相與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乃飲盡然非鴆也睡醒帝曰人不畏死朕亦畏之因詔二女別宅安置）　稱臙脂虎（陸慎言妻沈慘狡妒吏民稱曰臙脂虎）

## 妒婦五

**原**詩　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勿是志寧彼治容安此妒忌　唐李白玉壺吟曰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

數之徒累身君王雖愛娥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　又怨歌行曰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　宋蘇軾書孫公素扇詩曰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

【原賦】梁張纘妒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以構末皆莽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覘牕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寃閨房之所隱私牀笫之所討論或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產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

### 寡婦一

【增】書曰惠鮮矜寡　禮記曰寡婦不夜哭　家語曰昔東彝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早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　列子曰思女不夫而死　淮南子曰以養孤孀

### 寡婦二

【增】家語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戸不納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矣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　左傳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棠公死偃御崔子弔見其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自丁我出自桓又筮之不吉崔子曰嫠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又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于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曰鳥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歸二子于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又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列子曰愚公謀乎太行之險京城之孀婦有男往助之

### 寡婦三

【原】淚竹　遺穗（湘川記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不從以淚洒竹竹盡成斑而死也　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共牢　同穴（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

（詩死則同穴）【增】從子　報讎（禮夫死從子莒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寡婦詳報讎）柏舟詩　黃鵠歌（詩注柏舟共姜自誓也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黃鵠歌魯人聞之遂不復求）征夫馬　寡婦船（張籍詩雙鬟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肯隨今日軍迴身獨沒去時鞍馬別人騎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持泛巨川來時燠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門號義桓　屍還陰氏（漢書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豫刑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題其門號曰行義桓釐　下陰喻妻事見前）辭侯郊弔　為夫稽顙（杞梁妻事見前　禮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謳歌醉宿　永日經年（漢書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宗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醉宿免歸　陳子昂詩孀居永日蓬首終年）家專丹穴　躬建墓碑（漢書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者數世家亦不貲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劉禹錫史僕射墓碑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歿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也）

## 寡婦四

【原】天窮（禮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天民之窮而無告也）晝哭（禮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孔子曰知禮也）不夜哭（禮寡婦不夜哭）未亡人（寡婦自謂未亡人）城崩（琴操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尸于城下哭之道路聞之者皆揮淚十日而城崩）孤鸞舞鏡（事文類聚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

## 寡婦五

【原】【詩】魏文帝寡婦詩曰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妻孤寡為作此詩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萋萋候鴈叫兮雲中歸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乘帳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迴徙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增】衛敬瑜妻孤燕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張說詩曰綠流茂滋萍羅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

【增】【歌】晉陶嬰黃鵠歌曰黃鵠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想其故雄其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念此寡婦兮泣下數行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原】【賦】魏文帝寡婦賦曰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是賦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氷雪落兮翩翩傷

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王粲寡婦賦曰闔門兮却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于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兮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爲登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慘結兮增悲　丁廙妻寡婦賦曰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迍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却埽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元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亹亹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轜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猶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冰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悽悽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櫺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于幽冥　晉潘岳寡婦賦曰樂安任子咸者予少而歡焉不幸弱冠而終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賦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于高族承慶雲之光覆荷君子之恩渥奉蒸嘗以效順供灑埽以彌載榮華曄其始茂良人忽以捐背愁煩冤其誰告提孤孩以坐側時曖曖而向昏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撫衾幬以歎息耳傾想於疇昔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猶依依以憑附自仲秋而在疚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驟落風瀏瀏而夙興意怳惚以遷越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寒悽悽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胷涕交橫而流枕重曰仰皇天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躬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津若陵虛兮失翼

## 喪妻一

增詩序曰喪其妃耦　禮記曰爲妻喪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 喪妻二

增南史曰宋何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　北史曰李象道子也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

從容樸素有名于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舊唐書曰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清儉守道每得
一官未嘗不憂色滿容年四十四喪室以至終身無妓妾聲色之好

## 喪妻三

原鼓盆　舞鏡（莊子妻死惠子弔之乃鼓盆而歌孤鸞念其雌見鏡而舞）行志　傷神（後漢書符融貧妻亡無以殯斂鄉人欲爲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葬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
（行其志但卽土埋藏而已　世說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嘗病熱奉倩恒以冷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傷神未幾奉倩亦卒）失儷　悼亡（失其伉儷　文選潘岳有悼亡詩）歎難得
復何恨（晉書荀粲字奉倩娶曹洪女卒歎曰佳人難再得　張璠漢記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爲天折復何恨）倚戶觀化　並杖蒙譏（莊子妻亡　王襃與諸子）
（並杖行服時人譏之）孫楚爲詩　梁龕宴客（世說孫楚妻亡至祥服乃爲詩以悼之以示王武子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晉書廬江太守梁龕明日）
（當除婦服今夕請客奏妓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同會司直劉隗奏曰夫嫡長妻子皆杖暮宴朝祥慢服之愆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奪俸一月）孫權勸婚　楊秉不
娶（吳志孫承字仲嗣喪妻父昭欲爲索諸葛瑾女孫權聞而勸之遂爲婚　後漢書楊秉早喪夫人不娶）增葬玉埋香　繩牀經案（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
（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有深深葬玉鬱鬱埋香之語　唐書王維退朝之後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室中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自比曾參
獨哀賢后（南齊書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不復重娶自比曾參　唐書長孫后薨太宗曰內失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臼中無釜　篋裏陳衣（酉陽
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歸妻已卒　韓愈文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衣服櫛珥鞶帨于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陳之抱嬰兒以泣）辭
宗正之命　却昆弟之情（吳志陳化字元耀汝南人爲尚書令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孫權聞而賢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權不違其志　後漢書朱暉年五十失妻）
（昆弟欲爲娶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帷軒夕改　軿輅景遷　靈衣虛襲　組帳空烟　巾見餘軸　匣有遺絃
（俱宋謝莊殷貴妃誄）美玉褫顏　明珠晦色（張燕公碑）葉飄辭樹　雲斷別根（白侍郎文）鏡下穸臺　衣緘全笥（類要）

## 喪妻四

原無告　私喪（禮私喪妻喪也）曾參不更娶（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犯禾葬（季子臯葬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吾爲邑宰於斯）
（買道而葬後難繼也）王駿不再娶（漢書王駿妻死不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何敢再娶）不行服（後漢書陳蕃喪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許劭不往或問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不可造）豈違心（魏志管寧妻卒知故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不御內（晉書劉寔字子眞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笑之寔不以爲意）德宮
之喪（潘岳誄楊仲武曰德宮之喪謂喪妻也）增哀篤瞽妻（蘇東坡集劉廷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廷式倅密州妻死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于愛愛生于色今君
愛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軾深感其言）

## 喪妻五

**原詩**晉潘岳悼亡詩曰皎皎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　又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迴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梁江淹悼室人詩曰佳人永暮矣隱憂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醽徒有酌意塞不能持　又曰秋至擣羅紈淚滿未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爲誰來結眉向珠網瀝思視青苔鬢局將成葆帶減不須摧我心若涵煙葐蒀滿中懷　又曰牕塵歲時阻閨蕪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杼音涼謌漂虛座清香盪空琴蛸引知寂寥蛾飛測幽陰乃抱生死悼豈伊離別心　**增**唐白居易悼亡詩曰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空房不見人　又感月悲逝者詩曰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櫻桃樹下晝堂前　又舊房詩曰隔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秋寒欲夜時

**原賦**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遭兩門之不造備荼苦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反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頹問筮賓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戀以相屬聽轍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好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氷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氷初陽兮戒溫逝遙遙兮浸遠嗟煢煢兮孤魂　**增**唐劉禹錫傷往賦曰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偏反之萼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矣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畢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稗敗之夫同荷均挐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泳漣漪煢煢伊蟲蠢蠢伊豸游空亢深兩兩相比何

動類之萬殊必雌雄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　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絃柱絶瑶臺傾兮鏡匳空空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駒晨轉牕蟾夜通步揺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蛀蛩閲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玩服儷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翩于是非求傒宰與宜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有哀而攻中

**原辭**晉潘岳哀永逝辭曰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增**又傷春辭曰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憶其尚存役魂魄于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不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眞

## 後妻一

**原**蒸藜出婦　掇蜂譖子（曾參武城人後母遇之無道其妻蒸藜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參曰蒸藜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知其得免非乎琴操尹吉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之吉甫曰伯奇見妻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感悟遂射殺其妻）

子死棄市　吏按免官（晉書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後漢書龐參爲太尉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中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率吏入太尉府按實其事遂策免）

**增**鴈行執禮　翟衣出嫁（晉書列女傳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瘞于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是元妃理宜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于是遂備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　新唐書竇懷貞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而禁中寶扇郭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國奢懷貞軒然不慚以自媚于后）

以爲繼室　遂遣後妻（唐書許敬宗嬖其婢以爲繼室假姓虞　李德武坐事貶嶺南妻裴氏嫁方踰年父矩表離婚德武許之裴氏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嫁之裴斷髮不食矩不能奪德武于嶺南娶爾朱氏赦還聞其守節遂遣後妻復爲夫婦）

## 後妻二

**原**繼室（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工縑（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　閔子單（閔子騫兄弟二人母喪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歸持後妻兒子衣甚温謂其婦欺已去之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父默然）

薛包出（漢書薛包字孟嘗母喪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詳繼母）　尹氏不言（晉書涼武

（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元盛繼室以再醮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已所生）

## 妾一

【增】說文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　又曰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　左傳女爲人妾妾不聘也　彙苑曰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　師古曰姬者本國之姓貴于諸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後因總謂衆妾曰姬　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又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又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寔勞我心　禮記曰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又曰妾有子而爲之緦　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左傳曰卿置側室　晏子曰內寵之妾肆奪于市　六帖曰官女（妾也）　彙苑曰庶人孽妾

## 妾二

【增】左傳曰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子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又曰蘧氏之女爲僖子副妾故納泉丘之女以副助之　又曰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列子曰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居之　漢書張蒼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趙飛燕外傳曰伶元之妾樊通德趙飛燕女使也能道飛燕姊妹事元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元因作飛燕外傳　酉陽雜俎寺塔記曰王縉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今寺中什梵天女悉韓幹爲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　舊唐書曰大曆中崔寧代杜鴻漸爲節度使寧入朝以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遁去　外史檮杌曰潘炕與弟峭同爲蜀王建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炕第見之意欲取炕曰臣下賤之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寔靳

之　龍川志曰眞宗臨御中外無虞或勸以聲伎自樂王文正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金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　別録曰韓魏公至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山堂肆考曰宋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姬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蘇東坡乞詩坡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摇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合璧事類曰宋子京出知成都帶唐書于任所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妾各送一枚凡二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不敢服忍冷而歸

## 妾三

**原**當夕　問辰（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進御於君又曰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謂諸侯也）衣帛　織蒲（國語季孫相魯無衣帛之妾　通鑑臧文仲妾織蒲）

**增**列屋（韓文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綠珠　碧玉（本傳姓梁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一斛買之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譖于趙王倫收兵忽至崇曰我爲汝獲罪綠珠曰願效死君前遂墜樓而死　左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納之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寄之末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容華爲君盡碧玉見詩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諷羅吉告知之遂族誅之）桃葉　柳枝（古今樂録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後人因名渡曰桃葉渡在金陵秦淮口不用楫謂波急也　唐語林韓退之有二侍姬柳枝絳桃初退之奉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迨奉使歸柳枝踰後園竄去家人追獲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住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易馬　隨鴉（酒徒鮑生多畜聲伎外弟韋生好乘駿馬游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于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伎善四絃者換紫叱撥馬　今是堂手錄杜大中自行伍爲將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出妾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上有紙頗佳書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于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誦賦　主書（蜀志劉琰字威碩婢妾十人悉教讀書能誦魯靈光殿賦　唐書韋陟字安卿遷吏部常以五彩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辨玉　捧金（石季倫愛妾名翾風年十五容貌無與比者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其出處者乃使翾風辨其聲色並知其出處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　本傳韓翃妾柳氏天寶末盜覆二京柳氏剪髮毀形寄居法靈寺肅宗反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詩贈之柳氏捧金嗚咽報以詩無何爲番將沙吒利劫歸虞候許俊往造其第出翃札示之挾之跨鞍馬以歸韓氏）琴客　香兒（麗情集柳宜城愛妾善撫琴字琴客　又曰元載侍姬薛瑶英幼以香屑飲啖之長而肌膚香潤故謂之香兒）玉女　雪兒（南齊書蕭景先遇疾遺言作啓謝世祖曰自丁荼毒已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

（醜穠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北夢瑣言李密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詩句奇麗有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居歸不隨　命必殉（枚乘孽子皐之母為小妻乘東歸不肯隨乘左傳魏武子有賤妾疾曰必嫁是妾及病甚曰我死必以為殉及卒子從治命嫁之）

葬孟僖　毒彭祖（泉丘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葬于孟僖子漢宣帝時張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為小妻所毒）

制緦麻　為齊縗（車胤上言喪服禮制庶子為母緦麻三月傳曰尊非為體禮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縗有若曰為妾齊縗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皆為吾妻也文過之言）

服長子　祔女君（禮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將服君之正統禮妾祔妾祖姑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曰女君嫡祖姑也易牲而祔凡下女君一等）

屈節汝家　受笞主父（晉書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子遂與之生顗顗長母曰吾屈節為汝家妾不與我為親吾亦不惜餘年顗等從命李氏始為方雅之族戰國策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夫至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恐逐主母勿言恐主父於是佯僵仆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五十杖妾一僵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受笞此忠信而得罪也）

如婦事姑　出妻寵妾（晉書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夫人夫人不荅拜新禮亦宜荅拜摯虞議曰以妾事女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賤也宜不荅拜魏氏春秋鍾會母寵于父繇繇出其夫人太后為言文帝詔復之繇憤恚餐椒致噤乃止）

任其所之　未能遣此（世說晉王處仲敦荒恣於色體為之疲左右諫之敦曰吾乃不覺耳若如此甚易也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齊書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慾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

桃口柳腰　仙姿玉質（雲溪友議白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樂天年老又病風欲放樊素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亦愍然不能對遂作不能忘情歌唐書元載寵妾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惟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往往得見其歌舞）

迴面避之　聞聲足矣（南史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內妓每行至琨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客皆笑琨容色自若天寶遺事寧王有寵姬美姿色善謳唱客莫得見李白侍酒戲謂王曰聞王有寵姬善歌令酒肴醉飽羣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不示于衆王笑謂左右設七寶花障召寵姬歌于障後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足矣）

別成玉珮　故整金釵（緑珠傳石崇美妾千人擇數十人妝束一處忽使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結繚楹而舞吟窗雜錄李愿家有一姬名眞珠自謂女寶後為牛僧孺侍妾有殊色盧肇至僧孺奇其文延于中寢會眞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插金釵于兩鬢閒僧孺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居燕子樓　游鶴林集（長慶集尚書張建封納歌姬關盼盼于燕子樓公歿盼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嘗題詩見志白樂天賡和之復贈一絕盼盼得詩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世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怏怏旬日不食而卒古今詩話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妾為鶴林之游州帥見之掩為己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聞之遣還）

善鼓箜篌　誤驚響板（洛陽伽藍記徐月華本高陽王雍妓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曲後嫁為衛將軍原士康側室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成市徐嘗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修容能為緑水歌艷姿善火鳳舞士康遂常令徐鼓緑水火鳳之曲焉侯鯖錄宋宰相蔡確字持正貶新州有侍妾名琵琶善養一鸚鵡甚慧公每呼琵琶即叩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及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公感傷成疾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悒悒不樂久之亦終）

六郎容範　四妾聲歌（通幽記哥舒翰有愛妾曰裴六郎容範曠代兼善歌舞元楊廉夫母夢金釵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里家畜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枝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邀致）

嘗歌金縷　能銜玉簪（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辭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枝鈿鈑沒入宮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　南史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銜得席上玉簪）

浮花浪蕊　白藕玉梅（書舊續聞蘇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死于嶺外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駙馬家有一姬皆絕色名粉兒者尤艷一日招天游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詞曰淡淡春山兩點青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個也銷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銷魂也）

枕藏玉馬　帳處金絲（宋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廏中有群馬每夜輒驚嘶攸之令人于櫪邊伺之見一白駒以繩縛腹趁軼如飛揜之不及視廏猶閉從入閤內問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玉馬以緑繩穿之臥則置枕下夜或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果有泥跡依之亡不知所往　杜陽編　薛瑤英元載之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褥出句驪國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二兩重摶之不盈一掬以體不勝衣故於外國求是服也）

鶯鶯燕燕　田田錢錢（隨隱謾錄錢唐范十郎二女俱爲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早世次曰燕燕與群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棲基虛群妾散燕燕獨不忍去十餘年陸死自剄以葬焉嗚呼豫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士報燕燕得不賢于讓哉　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常代棄疾答尺牘）

## 妾四

【原】脅爲夫人（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妾氏疑也譏以妾爲妻脅于齊媵之先者注公聘楚齊君媵脅公以爲夫人也）不可爲姒（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不可爲主（劉輔上書于成帝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增】稱雷尚書（世說王導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陽羨奏樂（南史梁夏侯亶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書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妓衣）犀帶易姬（開元遺事嚴續相公歌一姬唐鎬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鎬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一日出姬解帶以骰子較勝負嚴遂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女歌一曲而別嚴悵然久之）炎海清涼（東皐雜錄王定國嶺外歸出歌姬勸蘇東坡酒坡作定風波詞并序曰定國歌兒名柔奴姓宇文氏家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予問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是家鄉遂贈以詞有炎海清涼之句）翠翹婉媚（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善畫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曰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侍姬訴客（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會出家姬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擁之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邪令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真珠百琲（石季倫嘗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妾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 妾五

【原】詩　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曰未央才人中山孺子一笑傾城一顧傾市傾城不自美傾市復爲容願把陵陽袖披雲望九重　又曰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飆及秋風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梁吳均去妾贈前夫詩曰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凰簪落鬢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饒　梁簡文帝詠人棄妾詩曰昔時嬌玉步含著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私自憐但覺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鵠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梁元帝代舊

姬有怨詩曰寧爲萬里隔乍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斂啼紅拭復垂誰能巧爲賦黃金妾不貲　王僧孺爲何遜舊姬擬上山采蘼蕪詩曰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君高堂還値妾姸妝罷曲房褰錦帳迴廊步珠屣玉釵時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盼千金買　又詠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盼非無以斜眉幸相屬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半飲杯中醁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反魂時　增晉翾風怨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楊炎贈薛瑤英詩曰雪面淡蛾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關盼盼詩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又曰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劒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　唐杜牧感杜秋娘詩曰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月上白璧門桂影浮參差金階玉露重閒把紫簫吹燕禖得皇子夫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鎭帷　宋蘇軾贈張子野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又朝雲詩曰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增詞蘇軾贈柔奴定風波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家鄉

#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人部七（妓　家妓）去妻　子婦

## 妓一

增釋名曰妓女樂也　鑑誡録曰蜀人呼管妓爲女校書

## 妓二

增天中記曰河間王琛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　南史曰到撝有愛妓陳玉珠宋文帝逼而奪之撝怨帝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奪封　江南野史曰開元中廬陵永新縣尹氏女美姿容善歌唱重陽與郡女戲登南山文峰爲同輩歌一曲聲逗數十里時刺史名見之表進入宮封爲唱歌供奉喉音妙絶元會大燕含元殿時燕方酣戲謔劇聖情頗撓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歌纔一聲羣唱皆默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號爲玉女峰立廟祀之　桂花叢集曰國樂婦人有永新婦御史娘柳青娘皆一時之妙也　本事詩曰李逢吉性彊愎猜忌好危人劉禹錫有妓甚麗李一旦陰期約會奪之劉惶惑歎咤而歸知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詩以擬四愁云爾　麗情集曰長安名妓劉國容有色工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齎短書寄之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郡國雅談曰薛濤字洪度長安良家子父鄖因官寓蜀濤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母孀居韋皐鎮蜀名其侍酒賦詩入樂籍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有詩五百首　隨隱漫録曰韓香南徐妓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閧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怒投牒有司集官軍于射圃中妻以一老卒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汝買羊沽酒名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續侍兒小名録曰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于馬氏後國入爲郡窮于京師而人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　三朝野史曰馬光祖知高郵軍值軍官榮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我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方岳作義娼傳閫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　宋史曰理宗癸丑元夕上呼妓入

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諫曰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 妓三

【增】都下無雙　關中第一（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蓮香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慕其香也　麗情集長安中有娼女書文歌工翰墨爲關中第一時號爲書仙有任生者投之詩云云）

多生花草　能舞柘枝（李公垂詩序眞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寺前墓多花草蔽其上　麗情集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挑如舊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帕裹紅淚密寄河東人）

厚資獻賦　感舊題詩（五代史補歐陽彬在湖南日馬氏不用因而落魄衡市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延于家一日西蜀圖綱將發瑞卿以家財資彬賂綱吏入蜀獻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　本事詩杜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張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于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之）

陵前松柏　髻上杏花（樂府廣題蘇小小錢唐名娼也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所謂西陵松柏下是也　蕙畝拾英集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躬撰彩牋　親輸錦帳（蜀牋譜薛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酬獻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創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蜀濤卒文昌爲撰墓志　因話錄睦州刺史柳齊物少而俊邁家富于財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嬌陳者姿藝俱美柳詣之悅焉陳云第下錦帳二十里即奉事終身本易其言戲之耳翌日遂如數載錦帳以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納入柳氏之家執僕賤之禮爲中表所推明皇在人間嘗聞嬌陳之名訪知乃召入宮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強也命之歸）

烏帽紫衣　墨池雪嶺（豪異秘纂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烏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一美人也靖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託喬木乃與俱歸太原　雲溪友議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鐺一把象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端往求之乃更贈曰覓得驊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

筒竹盛詩　紅蓮贈句（唐語林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于應對善歌舞後元微之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往來　花集白樂天以第詩贈長安妓阿軟絕句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萬草無顏色）

## 妓四

【增】攜妓東山（世說謝安於東山嘗攜妓）　稱一枝花（異聞錄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子應舉狎長安倡女李娃娃後封汧國夫人舊名一枝花元稹酬白樂天代書一百韻云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注云樂天每與予同游常題名于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巳）

飲薰肌酒（麗情集瓊瓊開元宮中第一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踏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夜之內樂供奉楊羔暫待之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羔飲懷寶薰肌酒曰此長春草所造亦云千歲酒可令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崔後爲河南司錄瓊瓊理筝爲吏所詰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煖手妓懷（申王每至寒冬以手納妓懷取煖）

羨卷中人（麗情集崔徽蒲妓也同郡裴敬中以興元幕爲梁使蒲一見動情相從累月敬中詔旋歸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密友東川幕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眞知退爲徽致意于夏果得絕筆徽捧畫謂知退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卒）

松花造紙（牧豎閑談元稹爲監察御史使蜀知有薛濤難得見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稹登

（[illegible]林溪[illegible]浣花所造十色彩箋作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花紙上寄贈一篇薛濤好種菖蒲故篇末及之云）

## 妓五

增詩古樂府蘇小小歌曰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唐譚洙題眞娘墓詩曰虎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好色眞娘墓上獨題詩　劉禹錫擬四愁詩曰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釵已墮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遥将紅淚灑窮泉　鸞辭舊伴栖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殘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舊曾行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老畫眉窗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道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難乾　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後月宮深紗窗遥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無名氏贈御史娘詩曰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獨把新聲傳順郎　元稹寄贈薛濤詩曰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胡曾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埽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任生贈書仙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下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雲衣曾惹御罏煙　妓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竇鞏弔妓東東詩曰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常似叫東東　宋潘庭堅毛惜惜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眞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首歌舞筵中過一生

增賦馬彧詠妓轉轉賦曰玳筵既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幃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纖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韈以生塵

增書妓劉國容寄進士郭昭述書曰酣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私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餐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去妻一

【增】禮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出除喪絕族　家語孔子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娶無所歸與共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去妻二

【增】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荀子曰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注云惡其敗德而出其妻也　漢書曰霍光以女妻金賞賞以霍氏事有萌芽上書去妻上哀之得不坐　世說曰王獻之疾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有何異同子敬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後漢書曰桓榮年四十無子弟子何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　舊唐書曰崔顥登進士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

去妻三（夫妻再合　見還妻附）

【原】愛弛　義絕（以色事人色衰而愛弛夫婦之義絕）　仳離　衰薄（詩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夫婦日以衰薄）　叱狗　別鶴（後漢書鮑永字君長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出之爲改娶乃援琴爲別鶴操）　去閤　送畿（古詩故人從閤去　詩薄送我畿）　下堂　去室（後漢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　蘇武還漢生妻去室）　同心　反目（詩黽俛同心　易夫妻反目）　失儷　怨耦（左傳鳥獸猶不失儷　又曰怨耦曰仇）　來歸　放出（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禮曰舅姑怨則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不表謂不明言其過）　貳行　三出（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管子士三出妻逐于境外）　離絕　棄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　花落色衰復相棄背）　取棗　負薪（漢書王吉字子陽妻取東家棗吉乃去婦東家欲伐樹請予吉去婦復還　又曰朱買臣負薪其妻羞之求去買臣曰吾五十當富貴今四十九矣妻怨之曰今當餓死遂去之及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園中給之食一日妻自縊死與夫錢令葬送）　上書去　束緼還（上霍光壻金賞事見二下詳去婦）　王珉妻　陳平嫂（晉書王珣及珉皆謝氏壻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遂爲仇怨　漢書陳平與兄伯同居伯常耕田使平游學嫂疾平不親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逐其妻）　呵叱出門　離訣登車（後漢書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妻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醞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間充母兄罪不可和宗祀遂呵叱妻出門　又曰黃允有儁才知名郭林宗曰卿有絕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袁隗見允曰得壻如此人足矣允聞之遂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日見棄方與黃氏長別乞一會以展離訣）

（集客二百餘人婦攘袂而前數允隱慝穢事十五言畢登車而去允遂廢于世）

增 詣潤折蕪 分釵斷帶（金陵故事齊處士劉瓛居一云詣山陰儒林之宗年垂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潤折蕪而去因行其地爲靜無罪本傳即黃允事允出妻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棄當分釵斷帶）

鏡破絲斷 兩散雲收（孟郊去婦怨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唐宋遺史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子乃出之妻爲詩以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兩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遂如初）

夫妻復合

增 故妻再合 去婦復還（黃昌妻遇賊被掠轉入蜀爲人妻後昌爲蜀郡守其妻因治事至府中昌以不類蜀人問其由妻曰妾本會稽黃昌妻遭亂入蜀昌左足下有黑子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乃再合焉　下王吉事見前）

原 陳詵二妻 賈充兩婦（晉書李繫妹先適陳詵生四子遭亂詣賊請活姑許賊遂掠去詵更娶嚴生子曄後得妹歸詵詵籍注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爲詵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詔從之夫不達禮義施孝叔妻失身于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鄙野之人臨危請姑險不忘順可謂婦矣士喪禮曰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先嫡後繼從之　又曰賈充前妻李氏以大故得還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氏怒曰刊定律令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乃爲李氏築館舍於外也）

重逢辭婦 復憶餅師（上百里奚事見賢婦人類　詩話唐寧王憲宅左有賣餅者其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及環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梁女重生 永興復合（晉書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聘尋而其夫戍長安久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嫁之尋病死其夫還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婿聞詣官爭之侍郎王道議曰此事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異苑宋呂相河南人娶永興女爲妻生子乳哺中舅姑怒逐之後相攜幼子過永興見羣婦同遊幼子牽一婦號泣相回顧久之認是幼子母與相復爲夫婦焉）

賣鏡詠詩 織機題字（古今詩話陳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其妻歸楊越公得鏡乃爲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其妻　下竇滔妻蘇氏事見賢婦人類）

能重室家 故遺鞿履（北史宋東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貲絹千餘匹贖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已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禮此老母復何所任乃求如此致貲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復十年而讜入魏　下宋程鵬舉事見賢婦人類）

冥遇

贈以玉壺 遺之金枕（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珪才貌俱美悅童子韓重欲嫁之王不許紫珪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感其意乃具帛幣弔于墓前珪魂出冢見重流涕相與還家三日夜贈以徑寸珠并白玉壺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殁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二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亡紫珪一作紫玉　又曰隴西辛道度行至雍州城西五里見一大宅辛度求餐飯餽食訖女謂度曰我秦王女出聘曹國無夫而亡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女曰與君契只可三宵命取牀後盒子開之以金枕一枚爲信度出金枕在懷至秦以枕于市貨之秦妃素看悲不自勝遣人發冢推失金枕解體看情交宛然秦妃曰此真我女壻也封爲駙馬都尉令還本國）

吳中蝴蝶 壇上彩鸞（寧波志東晉梁山伯祝英臺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訪之始知爲女歸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後三年爲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至梁冢哀痛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于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于國封爲義忠有司立廟于鄮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祝呼之　豔異編文蕭抵鍾陵西山山有許徵君上昇第每歲中秋士女駢比文生睹一姝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與文蕭嫁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歌罷秉燭陟山捫石生亦潛躡其蹤姝顧曰非文蕭耶引至絕頂侍衛甚嚴俄有天判云吳彩鸞以私慾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後入越王山）

藍橋玉臼 范陽金盌（豔異編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

（云一飲瓊漿百感生元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渴過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漿飲之航欲娶之嫗曰但得玉臼玉杵當與之後航得杵臼爲搗藥乃得娶後同仙去）（志怪録范陽盧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出獵射中一麞逐之不覺遠見一門如府舍入其中遂見少府令女配之三日少府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送至門充便上車去又四年三月三日忽見一犢車充往開車後戸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并贈別詩兒大名温休戒爲令累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夢入仙宮**　**形歸畫幛**（盧肇逸史盧李二生隱太白山習吐納李生不甘浪跡江湖于揚州逢盧生號二舅以馬來迎朱門[illegible]侍婢數百人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燕罷曰莫[illegible]婚否其年汴州蔭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坐善箜篌者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乃作夢入仙宮如君所言　松牕雜記進士趙顔于畫工處得一軟障一婦人甚麗謂畫工曰世無其人如何令生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顔如其言果活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兩歲友人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顔攜劍纔入室眞眞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焉）

**家稱神女**　**人說鬼胎**（參寥子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有一女子悅之無因而得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告母女子悅之女聞感動因脫蔽膝令母密藏席下臥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氣欲絶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之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妝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言訖棺開女遂入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女冢　中朝故事人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

### 去妻四

【原】**逆喪**（穀梁杞伯來逆叔姬之喪傳曰夫不逆出妻之喪）**不安**（左傳莒子娶女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歸也）

**無子非過**（梁叔魚三十無子欲[illegible]其[illegible]商瞿[illegible]年[illegible]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矣）**蕩舟而歸**（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色變禁之不止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不爲伋妻**（禮記子思曰伋[illegible]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增】**人不如故**（後漢書竇元妻與元書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之句餘詳薄妻類）**讀書蔬食**（南部新書河東裴章嘗遇高僧慧照言其官班位望過于其父娶妻李氏年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于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衣褐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章復遇照謂曰[illegible]年前言郎君必貴今皆不然何也章以薄妻之事告之照曰夫人生魂訴于上帝以非命處君後旬日自以刃剚腹而死）

### 去妻五

【原】【詩】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爲姑所遣時人傷之作詩曰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綺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嫁爲婦心中嘗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

五匹大人故言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交文象宛轉素絲繩鄙賤雖可薄猶中迎後人　魏文帝代劉勲出妻王氏詩曰翩翩牀前帳可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曹植棄婦篇曰石榴植庭前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歿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蹰還入房肅肅帷幕聲搴帷更攝帶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增】唐顧況棄妻詞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來嫁君聞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下萬里關山道及還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殘新寵方妍好　李白白頭吟曰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寧甘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祗今惟有青陵臺　戴叔倫去婦怨曰出戶不敢歸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絕誰忍分離別下坂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寄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爲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原】賦魏文帝出婦賦曰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煢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甘歿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荅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翩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騑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曹植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隨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踈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

穨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切怛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王粲出婦賦曰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業枯荑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

原書後漢竇元舊妻與元書曰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已遠彼日已親何所告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自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

子婦一

增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右佩箴管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　又曰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介婦請于冢婦　又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子夏曰嫁不及舅姑謂之不幸　漢書賈誼曰秦人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　莊子曰室廡空虛則婦姑勃蹊　又廣川王傳曰背尊章嫖以忽顏師古曰尊章猶言尊姑也　曹大家曰女子之事父母也孝故忠可移于舅姑　顏氏家訓曰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

---

子婦二

增列女傳曰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于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名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汝不察于禮而責于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曰班昭年七十餘卒有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

家貲接昭子曾慙丁黠妻也　世說曰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搨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 子婦三

**增** 獻珍　嘗藥（楚王寵姬上官氏者以舅姑在侍奉甚謹凡珍美非經獻不敢先嘗　莊淑公主事舅姑以禮姑寢疾不解衣藥膳非親嘗不進）　乳姑　鞭婦（唐書崔涫曾祖母長孫氏年八十無齒不粒食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櫛洗拜姑于堂下卽升堂乳其姑姑賴其養數年康健一旦姑病宣言無以報新婦思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又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

**原** 佐餕　授室（禮記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又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特豚　雙鯉（禮記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姜詩母好生魚及江水其妻取水不及時詩乃棄妻妻寄鄰舍常作以贈倩鄰母送詩母母感之呼還舍傍輒有泉味如江水每躍雙鯉以供母膳）　必嘗　必服　勿逆勿怠（禮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又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枕几不傳　杖屨祗敬（禮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注傳移也又杖屨祗敬之勿敢近）　傳家子婦　請事舅姑（又舅沒則姑老傳家事于子婦　又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也）　娶不舉樂　嫁親饋食（又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又婦旣嫁婦盥親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　私猶恩也）　猶有不至　而後內和（又以此防人婦猶有不至者謂不親夫事舅姑之闕也　又婦順備而后內和內和理然後家可長久也）

**增** 挽車提甕　盥饋執笄（鮑宣妻桓氏事見賢婦人類　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行法度吾嘗愛公主謁見豈爲身榮以成國家之美于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于珪）　婦以獨珠　公姑皆賀（唐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婦姒皆畏之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　唐盧徽爲吉州刺史一女有幽閒之德馬暢求之卜者曰祥女入門而媼御皆喜公姑皆賀）

**原** 出婦疾怨（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肆當出猶爲之隱不表禮謂不明其過犯也）　守內　取水（漢書蒯通曰臣之里有婦姑使守肉夜亡其肉姑以爲婦盜逐之嘗有里婦束蘊請火曰昨暮犬得肉姑慙追其婦還　姜詩母好江水妻常取之一日來遲母渴詩遂遣其妻）

**增** 節其飲食　還以珠璫（汝南記應順字華仲其妻本汝南鄧元義妻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爲此禍因遣歸更嫁爲華仲妻　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汝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　苟違顏色　乃見志操（本傳李迥秀母少賤妻嘗罵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卽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妻原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也　下鮑永事見前）

## 子婦四

**原** 善物（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注從專也婉順也）　無私（禮記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成婦義（又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謂舅姑沒也）　命適私室（又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姑喪（檀弓南宮縚妻姑之喪夫子誨其髽）　從舅從姑（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

（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增歲寒松柏（唐書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有盜夜至其家人備逃走惟姑年老不能移賊欲殺之盧冒白刃就之姑曰歲寒知松柏今乃見婦之心）辭營別第（又襄城公主下嫁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雅合謹修（又太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公主詔曰婦人之德雍合謹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今日好雪（譚賓錄潘道與蕭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遣氏押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 子婦五

增誡漢班昭女誡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于曹氏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玷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

## 家範一

增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正矣　又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又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又六四曰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又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又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 家範二

增晉書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或以為夏侯泰初陳長文之倫人憚其方嚴而莫敢造　唐書曰韋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　又曰李景讓家行修治閨門惟謹　又曰李晟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

## 家範三

原閨門自守　衣冠相見（魏志司馬朗父防閨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肅如此　晉書何曾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增稱以孝慈　重其友睦（唐書韋倫居家以孝慈稱　唐劉德威于閨門友睦）名題里社　禮著閨門（唐書崔鄲四世緦麻同爨居光德里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其居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號為德星社云　馮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見重士林　各修家法（柳玭家訓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　唐宰相世系表唐為閥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韓穆二門　邠侄四世（又曰）

（穆寧居家嚴嘗撰家令訓誡子人一通又誡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正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又曰崔邠父倕四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

書誡屏風　貽識門戶（房元齡事見訓子類　李勣　勣弟弼爲晉州刺史以勣疾召爲司衞卿使省視勣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于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家範四

增家法可稱（唐書張知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　內齋正色（又曰柳仲郢私居內齋服用簡素）　世稱孝睦（裴向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

重其家法（本傳朱泚亂崔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救粟祐甫妻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重其家法焉）　雍睦保家（孔粘源滑雍睦保家士友推之）

家範五

原詩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綰髮綰髮亦鬒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搆義方既訓家道穎穎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增書唐李華與外孫崔氏書曰予小時起居尊行三時侍食今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嘗有此儀　柳玭述家訓誡子孫書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墮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族遠長不假問龜筮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厚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搆之重屬于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八

#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九

人部八（兄弟　表兄弟　外祖舅　舅甥）

## 兄弟一

**增**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曰兄兄弟弟　**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增**又曰弟不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汝　**原**又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增**又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原**又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增**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原**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悌也　**增**又曰兄弟之讎不反兵　又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又曰立敬自長始教人順長類兄也　春秋傳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　周禮曰大宗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祭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兄弟之國）　又曰長惠幼順　又曰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原**爾雅曰善兄弟為友．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增**又曰敬其兄則弟悅　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漢諺曰兄弟敵吾一體一支謂同父母也　東方朔傳曰同胞之徒無所容居注蘇林曰言親兄弟　谷永書曰雖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文選曰子之友弟和如琴瑟　初學記曰瓊芳蕙茂蘭發玉暉喻兄弟之寶也　李華弔古戰場文曰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 兄弟二

**增**書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　左傳曰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列女傳曰齊宣王時有人鬬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相推不決名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

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妻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𢦏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左傳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又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寵異如君也）而其母曰弟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又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漢書曰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　原又曰馮立字聖通與兄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詩太守）　又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口以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兄弟怡怡鄉黨歸德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遂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與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增後漢書曰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名見且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　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原異苑曰

荀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洽於水側投牋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牋浮出

【增】汝南先賢傳曰潁川陳寔有子曰元方曰季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　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

【原】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事之如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增】晉書曰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必為害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與祥受之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為別宅宅甚美楷兄欲之楷便讓之　宋書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軌

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唐書曰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愛母王氏遇承慶嚴每鞭笞之嗣立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笞母感悟遂均愛焉議者以比王祥王覽　宋史曰黃山谷謫黔州嘗書萍鄉縣壁曰兄元明自陳留渡漢沔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至摩圍山掩淚握手臨別有詩云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鴈不成行　又曰陸九齡字子壽弟子美子靜伯仲間閣偲偲自相師友

兄弟三（兄弟友恭　兄弟齊名　兄弟俱貴　從兄弟　義兄弟　兄弟不睦　用刑偶附）

【原】因心　本性（詩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庾袞列傳次兄有疾癘氣方殷袞納衆務扶持不舍晝夜友愛之至本之天性）　棣華　荊葉（上詳詩　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意欲分異出見三荊同根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異遂還共雍和）　致美　立敬（史佚有言兄弟致美　下詳兄弟）　【增】竹筍　鸞龍（開元遺事明皇游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出外帝觀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謂之義竹　藝文昔我兄弟如鸞如龍諭兄弟之賢也）　營產　哭麻（南史孔顗為長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顗正色曰汝輩忝為士流何類賈客耶令燒盡而去　劉崇龜弟崇魯與崔胤善帝以李谿輔政胤懼見奪共謀沮之及谿白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之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憸人為宰相谿由是不得相崇龜聞之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名敗今不幸乃生是兒）　麈尾　鹿車（晉書李矩表郭誦為揚武將軍屢敗石勒誦弟元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復遣誦麈尾馬鞭誦不荅　後漢書杜林字伯山初為郡吏客河西隗囂深相敬待林雖拘于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原】萌肥　禮瘦（東觀漢記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人民饑餓相啖與兄俱

（出城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兩釋之　下趙孝事見前）分甘美　同衣食（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以供
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江陵留志李銓平丘人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服勝兄卽脫不著願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
有偏）梁王同輦　清河共室（漢書梁孝王入朝景帝使持乘輿駟馬迎梁王于關下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　張瑩漢南記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中子也兄慶爲皇太子母被讒死慶
爲清河王帝年四歲代爲太子而特親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車）許荊解劒　李鴻劃印（上見叔姪類　後漢書李鴻字奉遷友于兄弟育爲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
罪時未立嗣鴻爲太尉掾在京師傳育以義刑聽門斷絕自分代育遠刻印還歸欲遣家恐見妻子劃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戶便歎嗚而死縣令省記悵然驚感）孔融爭死　冷平
讓生（司馬彪續漢書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疾下州郡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五六留舍藏之後以儉客發洩覺知儉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褒曰彼來
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令坐褒融由是著名　崔鴻南燕錄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陰潛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
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陰慶推第　李孟讓田（張瑩漢南記陰慶爲鮦陽侯其弟員及丹皆爲郎慶以明尚書[illegible]備衛推居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印綬而已　陳壽益部
耆舊傳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略舉質性恭順與叔子說同居說有癰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說夫婦紡績以自供給）壽子載旌　姚萇授馬（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爲之娶于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壽子飲以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崔鴻後秦錄姚襄與李歷戰馬中流矢斃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兄濟此豎子安敢害
萇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會救至俱免）盧毓養寡　仙偉訓孤（漢書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名於時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年荒養寡嫂兄子以學
行稱　魏書仙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姜肱同被　李克易衣（上見前　下詳見去妻）請代得免　爭死
遂釋（淳于恭弟爲賊所得請代得免死　漢書姜肱與弟季江謁郡夜于道逢賊欲殺之肱兄弟爭前死賊遂兩釋之但奪衣資）東帶後語　掩戶自撾（劉璡兄瓛每隔壁呼璡璡束帶
而後語　後漢書繆彤字公豫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兄弟求分異彤乃掩戶自撾曰修身謹行學聖人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家及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爲敦睦之門）增　封之有庳　逃
于荊蠻（孟子象至不仁封之有庳　史記吳泰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乃逃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弟優于
兄　兄勝其弟（世說王獻之常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王氏優劣安曰少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　李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
當小國君君奈何倨見我王辭屈爲加禮及義琰再使亦坐召之義琰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其兄弟優劣焉）聞聲乃識　唾面自乾（後漢書夏馥以聲名爲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
爲黨魁乃自剪鬚變形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弟靜于涅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唐書婁師德弟守代州辭之官師德敎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憐兄受撻　賀弟給需（唐書李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必撻其兄景讓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桓沖傳桓溫弟沖小字買得郎初溫兄
弟俱少家貧母病需羊解濕溫乃以沖爲質羊主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得郎）增　兄弟友恭　夢草　分荊（南史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兄康樂賞愛之嘗于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
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所能及也　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真與弟廣慶三人分財各居堂前有紫荊花一株甚茂共議破而爲三至明旦即枯死真驚謂二弟曰荊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

（人兄弟而可離是人不如木矣兄弟相感復合樹亦復茂）**射牛不問** **傷犬得差**（隋記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宋書張暢弟收爲猘犬所傷醫曰食蝦蟇膾即愈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啖得差）

**逃遁讓封** **孫惇相育**（後漢書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逃遁十餘歲有司稱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尋常之法非所以表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和帝詔聽憲嗣爵徵遺爲郎　唐書陽城字亢宗舉進士第後隱中條山與二弟堦域常易衣而出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忍爲弟義之亦不娶終身）

**樹宇連枝** **樓名花萼**（謝靈運荅惠連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唐書明皇與諸王友悌造花萼相輝之樓）

**恭順處兄**（後村詩話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況于父兄乎雖丁儀等坐誅辭不連植黃初之世數有貶削方責躬上表求以自試兄不見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眞篤論也）**惟取圖書** **不私錢帛**（南史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　唐書崔孝暐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兄不命則不敢也一錢寸帛不入私房吉凶所須坐對分給諸婦亦相與親愛有無共之）

**兄代弟官** **弟爲兄友**（高元裕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晉書劉審理與弟延景爲友得祿多資之蕭介與兄弟文酒會賞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伏願內徙** **得免外出**（唐書張嘉貞奏事京師明皇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待以長今爲鄯州別駕伏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　又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責得免出）

**名標廉讓** **志勵清高**（文州記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名其江曰廉讓江　東觀漢記鄧彪字伯智南陽人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讓產攜金** **聚堂還室**（列女傳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吝敦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于兄嫂留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罌數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詣金與兄嫂嫂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舍　魏書楊播字元慶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讓兄弟旦則聚于廳堂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著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

**事兄如父** **呼弟以君**（宋書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　蘇子由己卯生東坡嘗號爲卯君）

**相約早休** **同時請老**（蘇子由曰轍初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仕宦游四方讀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休爲閑居之樂其後熙寧十年二月始會于澶濮之間留百餘日宿于逍遙堂追感前約作小詩以紀之　宋史韓獻肅公絳兄弟天性友愛自忠獻公爲兩府大臣至公兄弟爲宰輔者三人公將歸許而兩弟以時亦皆七十同時請老朝廷雖未之許其爲榮盛前古未有也忠獻乃獻肅公之父億也）

**詩酒相娛** **清白交勵**（宋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廬陵人以太傅退休其兄承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終其身　宋史李綸提舉廣東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瀆兄弟相勵以清白論臨江矢言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杯于江杯傳不沒者久之觀者驚歎民歌曰石門之水清且清晉吏一歃千古榮爭如李公投杯罣江流海海杯傳）

**怒其辭名** **戒以擇交**（宋史范純仁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賈昌朝守北都請參謀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遽如是卒不就　蘇東坡泛愛天下無賢不肖歡如也弟子由少許可嘗戒擇交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增 **兄弟齊名**

**兩驥** **八龍**（劉正兄弟二人時號兩驥　世說荀爽兄弟八人時號八龍）**二陸** **三張**（本傳士衡士龍　本傳孟陽景陽季陽）**五常** **二惠**（蜀志馬良字季常眉間有白毫兄弟五人時人）

（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左傳二惠競爽競爽猶皆善）**六龍** **八達**（晉書卞壺兄弟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 安平王兄弟八人時號八達）**雙丁** **兩到**（魏志丁儀丁廙俱有文才人稱雙丁 梁史到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沆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提攜溉洽二人廣爲聲價稱兩到云）**東漢二龍** **北齊兩鳳**（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北齊書崔陵與弟仲文俱有名同日受拜時人號兩鳳連飛）**賈門三虎** **張氏十龍**（後漢書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之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語林襄陽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王氏三珠** **陸家雙璧**（唐書王勃與兄勔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吾已年老更覩雙璧）**孟氏雙珠** **蘇庭連璧**（南史孟杲與弟頵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蘇東坡與弟子由及孔文仲經甫與弟武仲常甫平仲毅甫俱以才名播天下黃山谷贈詩曰二蘇稱連璧三孔分立鼎乎不璧斷文俱來集臺省）**山稱二隱** **秦號兩君**（梁書何胤爲中書令後去職居會稽若邪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 本傳唐初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納言皆名家景通與暐皆有名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慈孝廉讓** **酪酥醍乳**（上李相仁實見前友恭類 唐書穆贊爲御史中丞弟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兄弟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醐賞爲腐乳貞元間言家法者稱之）**爲聯珠集** **號花萼篇**（又曰竇羣與兄常牟弟庠鞏五人皆爲郎工詞章義取五星故名爲聯珠集行于世 又曰李義山與兄弟俱以文章名同爲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俱善文辭** **皆敦士行**（又曰劉知幾與弟知柔俱以善文辭有名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里又曰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敦士行古之荀陳無以過也）**汝潁無對** **貢舉兩收**（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休若仲豫當今無對 乾𦠆子唐張越石楚金同舉有以兄弟不可兩取欲俱退之李靖歎曰貢舉本求才行何妨雙舉）**西州五鳳** **北魏九龍**（宋史永康人謝發有五子曰田因圖用以文詞送太學號西州五鳳 北史魏王昕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龍駒鳳雛** **玉昆金友**（南史晉陸雲崑山人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 梁書王琳二子銓錫銓雅學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銓錫爲玉昆金友按銓字公衡錫字公嘏）**洛下三嘏** **汝南二應**（晉書劉宏字終嘏兄粹字純嘏弟潢字沖嘏並在中朝世人語曰洛下雅雅有三嘏 魏志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生二子瑒字德璉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龍文驥子** **龜駒玉鴻**（裴實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稱其兄爲驥子弟爲龍文 宋史洪師民四子長朋字龜父有詩百篇爲郡學首次芻字駒父第進士有詩千餘篇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次炎字玉父登第官至著作郎秘書少監次羽字鴻父以詩未入黨籍遂終其身紹興中官其一子按師民娶黃山谷妹四洪皆山谷甥也俱有名潘邠老嘗贈以詩）**神思清發** **大器晚成**（晉書劉實字子眞平原高唐人也弟智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後漢書馬援字文淵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授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器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濟世保家** **內潤外朗**（上東漢韋元將仲將事見父子類 後漢荀靖與弟爽俱有才名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明內潤）**名相上下** **表奏短長**（盧奕與兄奐齊稱上下而剛毅過之 唐書王潛爲尚書右丞弟璠爲蜀州刺史俱有才名璠自表己有五短潛有五長臣在省戶潛在遠方願歸所任官放回田里使得還京師）**令伯六龍** **兗西三馬**（華陽國志李密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遇秀號曰六龍 北齊書陽子絲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兗西子廓子尚子皓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爲一篇酬答曰三馬皆白看者也）**一門龍**

友 二子鳳毛（南史[illegible]率[illegible]遠與二兄[illegible]弟賁丞皆以才識知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五[illegible]一門金友玉昆 金史[illegible]宏遠金瀝令二子子京子聘[illegible]並行[illegible][illegible]人曰金瀝二子鳳毛也）**增**兄弟

俱貴 皆為郡縣 並作臺郎（漢書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兄弟五人皆為郡縣 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人與弟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洛文紹人達[illegible][illegible]元良良弟敬並臺郎[illegible]有聲于洛使）

俱兩綬 愧無一言（漢書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光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邪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

先帝之約非功不侯 後漢書鄧悝字叔昭安帝即位拜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悝兄弟常在中供養兩宮悝上疏曰幸得遺值聖明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與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

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之）前後豫州 大小上郡（南史夏侯夔為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

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俱官八座 皆登三品（唐書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又曰崔鄲兄弟

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對管華近 同為幕官（又曰溫大雅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西川杜悰[illegible]收節度判官弟[illegible]觀察判官兄弟同幕時人榮之未幾同入為御史）大小大夫 弟兄節度（唐書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王承宗叛易定表光進為將時光顏亦

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 又曰[illegible][illegible]李愬自鳳翔隴右節度代其兄愿為武寧軍節度使弟兄交換徐岐兩鎮）碑稱棠棣 第有梧桐（賈敦頤為洛州司馬人為樹碑市旁弟敦實又為長

史人復為立碑其側以號棠棣碑 韓子華兄弟皆為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康公其家呼子華為三相公持國為五相公）兄草弟麻 弟書兄制（金坡遺事錢希白惟演從

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前代未有 元豐官制行曲阜之除天官南封為西掖行詞元符末曾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云兄弟迭居詞掖兄

行弟辭弟草兄制）時羨三楊 人稱七薛（楊憑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唐書薛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時號七薛）三人輔相 一時

貴顯（上韓獻肅絳事見前兄弟友恭類 宋史陳堯叟堯佐俱拜平章堯咨以[illegible]臣換節度使一時貴顯）名弟代兄 同時出守（唐書韋嗣立為萊蕪令太宗召問曰卿父書言臣有兩子

堪事陛下知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即日拜鳳閣舍人 南史梁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同官兩省 繼美三司（唐書裴寬

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 張暐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履冰金吾將軍弟季良殿中監）自稱仕宦 世羨顯家（唐書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

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哉 孫簡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而弟範亦為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疊至誥書 對擁旄節（唐闕史左丞盧[illegible]字

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登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拜陝西觀察使沼除給事中沆除左拾遺治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及赴任陝郊洛城朝臣以下設祖筵洛城為之一空[illegible]人[illegible]觀亘數十里有白髯

叟[illegible]指曰某自擁篲清瀍五十餘年未嘗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渥贈詩于嘉祥驛云 唐書楊汝士為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時人榮之）**增**從兄弟 河東三鳳 轅

門二龍（唐書薛元敬隋選部郎中邁之子與從兄弟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號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年少為鵷雛武德中為文學館學士杜如晦重之 孔帖馬承祖與族兄承恩皆為先鋒沈勇

明決識轄門二龍）貲財無異 鄉里同稱（朱敬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餘年貲產無異 後漢書蔡邕與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里高其義）念平生語 思自全

計（又曰馬援為新息侯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粗足若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晉書

曰王衍居宰輔思自全之計以弟澄爲荆州從弟敦爲青州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封胡遏末**　**龍子釋奴**（世說謝夫人曰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按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或曰封謝韶遏謝玄末謝淵一作末謂韶　隋書盧昌衡小字龍子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illegible]）

**越俗超塵**　**聯冠積笏**（南史梁劉歊字士光博學能文族弟訏字彥度幼聰敏純孝兄弟二人[illegible]焉之志劉孝標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illegible]之梁稷寒年之[illegible][illegible]也　唐書崔琳[illegible]大夫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輝映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號三戟崔家）

**詞林同貴**（又曰鄭善果[illegible]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得升殿而從父兄元璹亦與時以爲榮　元[illegible]定進士至元間爲學士弟陶孫亦登進士授編修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illegible]年亡義不忍書遂終不書）

原**義兄弟**

**小一月**　**侍終日**（吳志孫權母曰公瑾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　蜀志關羽張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立侍終日）

增**兄事鄭僑**　**交懽趙禹**（史記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兄事子產　漢書共定律令務在深文禹至少府湯爲廷尉交懽湯）

**兄事袁盎**　**弟畜灌夫**（史記季心任俠殺人亡吳從袁絲兄事之弟畜灌夫）

增**兄弟不睦**

**小忿**　**私情**（左傳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蜀志許靖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盛名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也）

**尋斧**　**散金**（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其根本故君子以爲比而[illegible]尋斧焉必不可通相稱名昆弟歡五百金與之曰無復入偃之門）

**鞠子**　**友生**（書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注言爲人兄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能和友于弟詩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晉[illegible]之[illegible]祈詩以絕[illegible]曰信[illegible][illegible]之訴絕兄弟之國　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奴畜**　**火攻**（史記衛青少時自平陽公主家歸其父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illegible]）

**相瘉**　**不協**（詩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左傳吾兄之不協焉怨諸侯之不睦）

**擁馬**　**寄箴**（前燕錄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illegible]吐谷渾[illegible]馬以[illegible][illegible]讓渾曰兄弟至親而以馬鬪加怒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擁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後遷隴右　談苑韓浦韓洎常輕浦以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子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得蜀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尋干戈**　**諺粟布**（左傳高辛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漢文[illegible]徙淮南王於蜀嚴道不食而死人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譬斷手**　**譏失教**（又曰袁譚欲攻弟尚王修諫曰此敗亡之道也兄弟左右手譬人將鬭而斷右手曰我必勝乎　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

**哭影堂**　**泣家廟**（宋史王安國書陳于兄安石曰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爲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家門滅矣　朱子嘗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泣于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宗將不祀矣）

**輕侮**　**損譽**（晉書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納乃言于中宗曰約爲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爲亂階中宗[illegible]納納遂以兄弟相讒免官及後約爲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宋史和峴少保[illegible]爲常侍性至儉恪同母弟郁素無名稱峴輕侮之以此爲損）

**升沉構怨**　**感悟爲善**（唐書劉仁軌既[illegible]在鄉曲升沉不[illegible]兄別籍每于縣祇奉戶課或請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illegible]　宋史王魏公有弟儆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魏公忽自外來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飲乳輟爭**　**取囊中毒**（韓思彥巡察劍南有兄弟訟累年不決思彥令[illegible]飲以乳兄弟泣曰公以吾兄弟同乳而生邪遂[illegible]）

（爭訟）（世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并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不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勅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不睦不弟　不友不恭（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弟之刑下詳見兄弟一）

用刑

誅管　克段（詩序管蔡流言以亂周室周公乃誅管叔而放蔡叔　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詳前）揚干亂行晉侯不罪其用鉞　叔魚鬻獄叔向亦明其正刑（又曰晉侯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謂絳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絳謝曰不能廢命至于用鉞叔魚為理官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賈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

## 兄弟四

原

賻布班貧（禮記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請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孝治（又曰孝治兄弟治正也）無相猶矣（詩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貴介（左傳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以勇以諾（史記季布以諾弟季心以勇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布一諾）訟田相責（漢書韓延壽為左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傷教化不至乃閉閤思過於是訟者慚悔以田相移終死不爭）北嚮東嚮（又曰丞相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田園取荒（又曰薛包好學敦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欲就弟名（魯恭憐弟丕小欲就其名託病不仕）不受辟（後漢書鍾皓字季明以二兄未顯故不受公府辟）欲辭爵（又曰韋元成兄弘為太常丞多罪過父賢以弘當辭爵數令自免及賢病篤門下生矯賢令以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即陽為病狂不應召欲襲爵辭兄宣帝高其節）欲成弟舉（又曰許荊祖父武第五倫舉武乃舉孝廉以二弟普晏未顯欲成之乃謂曰禮有別居乃割財為三分自取肥田廣奴婢鄉人皆稱二弟義讓普晏等以得舉武乃會宗族泣曰吾盜聲位二弟未立所以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于前悉推二弟一無所留）不過從兄飯（又曰光武問第五倫伯魚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對曰臣少遭饑亂實不敢安過人食帝大笑）季方難為弟（世說陳長文孝先共論其父因白寔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盡與為償錢（鄭均字仲虞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從乃為傭得錢帛歸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坐贓終身捐棄兄感悟遂為廉潔）何減驃騎（晉書何準兄為驃騎勸準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居第五也）投燭無忤（世說周顗字伯仁友愛過常弟嵩因酒曰兄才不及弟橫得重名然蠟燭投之顗神無忤徐曰阿奴火攻誠出下策）僧彌難為兄（世說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名出珣之右諺曰法護非不嘉僧彌難為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逵逯憂樂（又曰戴逯逵之弟驍果多權略逵厲操山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問志業何如逵答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增

腰鼓兄弟（南史沈懷文三子淡淵沖沖仕齊為御史中丞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並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若蜂腰矣（又曰周弘正幼孤及弟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弘正醒而不醉乞而雖談諧[illegible]優剛腸似直善元理為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相弘直方雅氣調高于次昆或問敬賢曰若蜂腰矣）阿鴻摩天（北史崔光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憐謂次子曰阿鴻摩天去汝可不遠哉兄）尚節義（唐書李勣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不能移也）友愛合丹（傳載劉巨鱗開元中為廣州刺史弟仲丘為麗正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為巨鱗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不問有無（金史張鈸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祿所得亦委其弟事之未嘗問有無云）

## 兄弟五

原晉漢拾遺書上留田行曰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案上留田地名其地人不字孤弟鄰人作此以風之）魏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修坂造雲日我馬元以黃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增曹子建七步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原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慚堂構仰惟先靈執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屋存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又詩曰伊我俊弟咨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勤非道莫弘垂翼東畿耀穎名邦綿綿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結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攜手黃髮 又於承明作與弟士龍詩曰奉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 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雄華堂傾構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 又陸機贈弟雲詩曰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指塗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如東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又陸雲答兄機詩曰悠遠塗何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河無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宋謝靈運答謝惠連詩曰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後葉蓁蓁 謝惠連西陵獻康樂詩曰哲兄感此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 謝瞻答靈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後先暉方年一日長萋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幸樸篤嘉運紫幄承慈青襟稟訓傍玉流溫依蘭染薰百氏既洽六義乃摛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牕斜八綺燈懸百枝 又示晉陵弟詩曰零雨岐路悲送歸臨水節時事雖爲舛離憂等閒別 昭明太子示雲麾弟詩曰白雲飛兮江上阻北流分兮山風舉山萬仞兮多高峯流九派兮

饑江渚上岧嶤兮乃過天雲嶶藂兮從興雨賞覽歷兮此名地故遨遊兮茲勝所爾登涉兮一長望理化顧兮
怨憶予想玉顏兮在目中徒踟躕兮增延佇　又示徐州弟詩曰宴君畫室晴眺銅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擒高
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元言斯還　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勗勝
鄉風望望餘途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劉孝標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悲離羣
三荆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惜光陰遽黜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願勗千金水思聞
五湖譽　增　劉公幹贈從弟詩曰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佳
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
豈不畏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
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梁世祖贈到溉到洽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唐
韋應物贈弟詩曰余解郡符去爾為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夢
歲月坐推遷　杜甫懷弟穎觀詩曰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
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笑吾廬　又喜弟觀即到詩曰巫
峽千山晴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竟荅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待爾
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絶始星星

原　賦魏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之嘉月將
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嗣君之光惠庶歿命而不疑欲
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　又釋思賦曰家
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絶
重背親而為疎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情易感於
已攬思難戢于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不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
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茍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昃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覩尺景以

傷悲俯寸心而悽惻

【原】贊隋辛德源姜肱贊曰姜肱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好比德齊聲戰勝而悅嘉遯以貞孤舟直邁老跡滄溟

東晉庾統三人贊曰運遘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嚶鳴邂逅同集式穀既熟和響具禽舉彼遠岐淚屬齊入

朱明張臣尉贊曰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輔財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織棠棣增榮臣尉邈然睨類感誠

【原】書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晉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至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塗轗軻既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心時存之實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又荅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遠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異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閒瞑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釆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詞賦賞末興餘時希遠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爲緣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泱灑投筆無宣　【增】陶淵明與儼等書曰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生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位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 喪兄弟一

【增】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禮曰兄弟之喪以親踈爲輕重　又曰兄弟之喪喪內除哀隨禮殺也　又曰奔兄弟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　又曰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

### 喪兄弟二

【增】禮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兄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制也　又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爲成宰

遂爲之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曰劉紆早失母同產弟平尚幼鞠育與同起臥及成人未嘗相離平卒紆哭泣嘔血而死　世說曰王徽之與獻之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術人曰凡代死者己年有餘今君與弟算俱盡何可代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曰子敬人琴俱亡因一慟而絕

### 喪兄弟三

原嘔血　含瘁（陳業事詳兄弟下　徐苗事詳兄弟）　哀痛過期　子孫侍宴（唐書趙弘智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痛過期　李勣將卒爲弟事見前祖孫類）

增稱爲義士　哀若大喪（杜林事見前兄弟類　唐書畢構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馳歸哀毀加大喪雖疲瘵未嘗笑天下賢其友悌）　周嵩辭弔　虞監盡哀（晉書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顗弟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又因事誅嵩　唐書宇文化及欲殺虞世基世南號泣抱持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

### 喪兄弟四

原如剡之痛（碁之喪如剡言痛也）　碁年之服（後漢書馬援兄卒行服碁年不離喪所）　馬稜心喪（馬稜字伯威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恩猶同產毅卒稜心喪三年）

### 喪兄弟五

原詩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佳辰緬難紀來算忽易窮升設奄莽晦灑埽易禮容縞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

原賦魏文帝悼夭賦曰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塡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于舊處覩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戚戚而不寧步廣厦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憯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原文晉潘岳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辛同集蓼荼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髮越于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溫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底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寃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祜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絕嗣喪庭寥廓靈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窈元宇曾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神其寧處　又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

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原啓梁簡文帝敘南康簡王𪧻上東宮啓曰方當進足長衢克固藩屏而峰摧璧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縣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北壤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棗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荊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禮之于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稱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原書梁元帝荅晉安王敘南康簡王𪧻書曰南康兄器宇沖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綱釋宮闈不過紈綺之事雖摹作鎮勳迴星紀之曆志異雙鸞之集遠切四鳥之悲松茂柏悅夙昔歡朴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原祭文宋陶潛祭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顏延之祖祭弟文曰閟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春蘭落色霜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竚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悁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唯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縈嬿沒望歸魂今龜吉兆祖襯東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 外祖孫一

增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　晉書曰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讓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于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云頗似足作健否　陶淵明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斯傳懼或乖謬有

詩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南史曰劉顯字嗣芳瓛族子也父瓛字仲翔博識强正名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餘年瓛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

六帖曰周翼無託養在郗家

## 外祖孫二

**增**述書　從學（漢書楊惲字子幼其母司馬遷之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又云遷死後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唐書蔣乂字德源常州人幼從外家學得其書益博覽强記）　解其忿訟　誡以廣咨（後漢書樊重貲至巨萬而嘉惠宗族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年八十餘終　下見諸葛武侯誡外孫書）　如虎而冠　畫龍未成（漢紀呂后崩周勃盡誅諸呂而琅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致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　南史蕭惠開思話少子也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其外祖劉光祿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正應隨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疾患邪蕭曰人間宜相緝和誠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作凡人畫龍未成是以多忤耳）　當繩其祖　皆諭其父（晉書荀勖少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唐書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嬉戲扶牀　感歎自杖（韓集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歡爭　又元集扶牀小女君先識應有些些似外翁　隋書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訓績感歎命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于是博涉經史）　王筠風韻　袁湛雅操（梁書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似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晉書袁湛少有雅操爲外祖謝安所知以姪元女妻之）　貴符相宅　恩遺補官（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舒位至三公　司馬朴丞相光之兄旦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禍起父宏至中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謫永州日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朴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後以純仁遺恩補官）

## 外祖孫三

**增**中外之寶（梁書范岫字懋賓幼而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　汝家陽元（又曰陸倕少爲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也）　自稱家世（唐書溫造字簡輿上愛其才問家世及年造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帝奇之）　枕石漱流（南史顧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張永携內外子姪游虎丘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欲枕石漱流永歎曰顧氏興于此子）

## 外祖孫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爾爲曾外孫倜儻汗血駒　白居易詩曰中郎餘慶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　宋王安石贈外孫詩曰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增文諸葛武侯誡外孫曰丈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增記宋蘇軾記外祖程公遺事曰紹聖二年三月九日某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外祖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鐘厥心意淒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　朱熹記外大父遺事曰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好善聞于州郡生業幾有郡之半時稱祝半州有諱景先者字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

### 舅甥一

增釋名曰舅久也　又曰姊妹之子曰甥　爾雅曰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又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出出配他男而生　左氏注曰姊妹之孫爲從孫甥　彙苑曰母之兄弟妻之父皆曰舅婦謂夫之父亦曰舅又舅者舊也謂老舅之稱甥女之子曰甥　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禮曰屬從者所從沒也亦服注屬從謂母雖沒亦爲之服　又曰睦于父母之黨可謂孝矣黨親也　儀禮曰舅母之昆弟傳曰何以服緦從服也（言從母服也）　又曰甥何以緦報之也　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 舅甥二

增詩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左傳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將噬臍其及圖之乎十六年楚伐鄧滅之　又曰陳厲公蔡出也注姊妹之子曰出　又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賢）　又曰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注秦康公晉外甥也）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年十二家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爲作衣被不受　後漢書曰范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宗資資用爲吏滂非其人寢而不名

責遐怒書佐朱衆衆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遐乃止　晉陽秋曰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晉書曰范汪少孤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湛見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學博識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習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還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　又曰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蒙隨劉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于慕容德　南史曰魚弘性豪侈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聞之杖抗三百　三輔決録曰吉閎幼有名九歲明尚書舅何遜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殯葬之　金史曰周昂大定進士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得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

## 舅甥三

對讀史　誦詩（梁書樂藹字蔚遠其舅雍州刺史宗懿嘗陳器物試諸甥姪時藹尚幼而所取惟書懿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懿益善之　北史楊愔字遵彥津子也小名秦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罷酒子恭後謂津曰昔謂秦王殊不甚察慧從今以後更刮目視之）

原送渭陽　詠渚側（詩序渭陽康公念母也秦康公送晉文公于渭之陽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晉書殷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浩被廢徙東陽韓隨至徙所經歲餘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增出封謝邑　助討橫江（詩注周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頌之　吳志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因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注云願助舅策之舅吳景也）

得備彌甥　自稱皇舅（左傳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彌遠也或曰外孫也　隋書呂道貴文帝從舅也凡與人言自稱皇舅）

蕭勵愛甥　季元託女（南史陳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性聰敏爲舅平光侯蕭勵所鍾愛謂曰汝神采英拔後來知名當出吾右　韓充依舅季元元爲河陽節度使署充爲牙將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不足累卿二女方幼以爲託後元沒充爲妹之）

爲營家產　悉給廪祿（唐書姚崇外甥任异少孤養于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爾吾甥間然矣惜殊宗而代殊命與其子同名冀無以別也　裴守眞因亂中早卒悉以廪祿奉姊及諸甥）

等于子弟　倚爲腹心（南史丹陽徐湛之素爲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　唐書竇軌以甥爲腹心嘗夜出甥不至斬之）

選甥坐貶　抵舅致徵（又曰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覆之際以不先言坐貶　王師範舅殺人其家訴之師範曰法非吾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進）

司空立嗣　環衛推官（唐書司空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問也　張克勤爲左環衛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裴直勤曰克勤甥有司法引他族闕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

（聽之遂著子令）甚修甥禮　有似舅形（世說王子敬兄弟見郗愔躡屐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愔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嘉賓名超愔子也　晉書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曰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同爲洗馬　爲用龍圖（史記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爲太子洗馬　本傳宋周濂溪少孤養于外家景祐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奏試將作監主簿）八歲吟詩　五齡受傳（南史謝貞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齊春秋劉瓛字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雖受曰可及此耳）稱其器識　著厥聲名（晉書鎮南大將軍劉弘乃應詹之祖舅詹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當代老子于荊南矣　劉輿字慶遜與弟琨字越石並爲尚書郎郭奕之甥齊名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遜越石）樝梨橘柚　玳瑁真珠（世說桓靈寶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摭言皇甫松牛僧孺之甥也怨舅不爲作薦詩曰夜入真珠室朝游玳瑁筵真珠牛妻名）頗如風韻　盡得圖書（梁書陸杲字明霞少好學工書畫其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與相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朱梁時溫韜盜發昭陵石函鐵匣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真跡甚富後韜死其甥鄭元素盡得其圖書真跡避禍南徙隱居廬山青牛谷中四十餘年）入學以甥　在宮稱舅（竇抗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以帝甥早貴入太學釋褐　竇抗歸長安高祖以兄呼之宮中稱爲舅）自致公卿　恩踰子姪（封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　唐書王佖乃李晟之甥武敏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晟視佖與子姪等而給與過之）嘗賜珊瑚　如睹珠玉（世說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　北史齊李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劭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覿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劉家月旦　阿士文章（南史齊王延之與阮韜俱劉湛外甥并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列齊武聞之與延之書曰韜與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韜字長明裕元孫也　又曰劉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可語孫吳　歎爲曾閔（唐書李靖字藥師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法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　謝藺安八世孫也五歲時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舅母**

親乳楊后　詩咏周公（晉武帝楊后諱豔字瓊芝弘農人母天水趙氏早卒于舅家舅母仁愛親乳之使他人乳己子　謝太傅劉夫人事見妒類）

## 舅甥四

**原**王之元舅（詩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汾王之甥（詩韓侯娶妻汾王之甥）戈逐其舅（國語晉公子重耳以戈逐其舅子犯曰若吾無濟吾食舅氏之肉）宋鄭（傳宋鄭甥舅也）白水之誓（左傳晉文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乃投其璧于河）**增**衛原霍出（漢書霍去病衛青姊子也）賷囊哺之（蔡邕進表平丘程末年十四時父沒末抱尸號泣悲哀舅哀其嬴劣賷肉以哺之末見食歔欷不能呑咽）館字渭陽（世說魏明帝爲外祖築館既成謂左右曰當何名之侍中繆襲曰陛下聖德齊于哲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字曰渭陽）酷似其舅（晉書何無忌酷似其舅何謂無咸）**原**爲有此甥（王悅造其舅范甯甯曰卿風流爲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戲調其舅（世說謝絢于公座戲調其舅袁湛湛不堪曰汝父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絢父重王敦之外甥與舅不叶絢字宣美）常攜就食（郗鑒事詳叔姪）明珠在側（晉書王武

（子衛玠之舅也武子語人曰與我甥生炯然若明珠之在側）西門之慟（又曰謝安與姪元賭墅顧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薨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門路嘗因石頭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增珠玉在旁（世說王濟字武子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見玠歎曰珠玉在旁覺我形穢）出羣之器（又曰韓康伯清和有思理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及其發言遣詞往往有思理）驅使草木（又曰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不畏彊禦（梁書鎮軍將軍張稷是陸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稱為不畏彊禦）鞠養之恩（南史梁顧協幼孤養于舅氏陳郡謝暕暕卒協以有鞠養之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重之）舅甥俱官（唐書郝處俊事舅謹與許圉師同里同官達）鄠莊賜舅（見莊類）

舅甥五

[illegible]詩唐杜甫送舅錄事攝郴州詩曰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李白別從甥詩曰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與爾俱飄泊此心難具論

原哀文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曜于懷抱慕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期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又和氏外孫小同哀文曰眭眭蕣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形質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畢筱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九

#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人部九（内外兄弟姑戚小姨附　嫂叔娣姒姊妹）

## 内外兄弟一

增爾雅曰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内兄弟也　山堂肆考曰兩姨之子爲外兄弟姑舅之子爲内兄弟　雲苑曰姊妹之子曰姊弟

## 内外兄弟二

增南史曰范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惟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　又曰韋叡隨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　唐書曰孔若思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 内外兄弟三

原合謀　讓封（魏志楊阜與外兄姜敘合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太守韋　晉書羊祜進爵乞封舅子蔡襲）增引入王鉷　奏稱李泌（唐書户部侍郎楊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後譏毀慎矜　唐書開元中員俶九歲升座詞辯如注射帝異之曰員半千孫固宜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應聲而對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賜束帛敕其家善養之）悉聞笳管　劇話桑麻（南史阮孝緒字士宗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顯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云　下見後黃直卿會表兄弟序）薦充侍讀　泣宥侍郎（南史宋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以摛爲侍讀　唐書崔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大中初先達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至是凝爲兵部侍郎彥昭爲相彥昭母敕婢多製履韈曰王氏妹必與子同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曰不敢怨凝遂得免）内弟之喪　外家之寶（文中子有内弟之喪不飲酒不食肉鄙人非之　唐書韋述父景駿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嘗蓄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較覆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援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 内外兄弟四

原令鼓琴（晉書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習而默識其要善彈琴内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增吐餐覆醬（南史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朗陵公（文選詩序朗陵公何敬祖余之從外兄也）原不餞送（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令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古人之道非吾心所安也）爲育其女（唐書柳公綽外兄薛宮蚤卒爲育其女嫁之）

## 內外兄弟五

【原】【詩】晉陸厥奉荅內兄顧希叔詩曰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又曰殂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鳧鵠歡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又曰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又曰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恧溫麗子雲慚筆札駿足思長坂柴車畏危轍媿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又曰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流滯宜城誰獻酬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增】唐杜少陵贈表弟詩曰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　宋蘇東坡送表弟程懿叔赴潛詩曰與子甥舅氏攉頹各蒼顏並爲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鬟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楷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未及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慳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九折新得道一漚自塵寰歲晚家鄉路莫遣榛菅還　又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詩曰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爽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鳧舄我時與子皆童兒往往從人覓棗栗健如黃犍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暗松櫟諸孫相違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謝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歸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又上表弟程德孺生日詩曰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曾活萬人寧望報祇求五畝卻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個迎

【增】序宋黃直卿幹代仲兄作會表兄弟序曰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棄出也棄氏兄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吾嘗記爲童子日外祖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舍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圖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

器春醵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咏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戚厚風俗豈不善歟子恭曰善哉遂述其言以告諸兄弟

## 姑一

增釋名曰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巳爲久故之人也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雅曰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爲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　詩曰問我諸姑　禮曰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又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注降服恩重也　又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所以夫家厚故我薄也

## 姑二

增左傳曰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于火爲姑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子圉質于秦也）　列女傳曰梁宣節姑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巳子三人在內入取兄子輒得巳子及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火人曰本取兄子卒得巳子至於中心亦巳足矣何至赴火婦曰梁國豈可以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見兄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又失母子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唐書曰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陛下欲三思爲後姑姪與母子孰親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又曰文宗惡世流侈因漢陽公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間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

## 姑三

增手披紗扇　身著麻衣（世說溫嶠喪婦從姑劉氏惟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婚姻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世說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反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誦詩九

紙（宋書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之器也）贈紬十匹（國史補袁信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信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閣人家口稱美必行賄也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秣馬飯僕姑曰何前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信曰憩學中信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紬十匹）

但留傳舍　不造門庭（漢書桓嚴尤脩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嚴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嚴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　梁書江子一字元貞統七世孫也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暇之日賓客輻輳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誼款袁蔡　親締潘楊（博物志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也　楊經字仲武潘岳作誄文云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姑事婕妤　幼從柴后（漢書成帝班倢伃彪之姑也　宋史周世宗柴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養太祖家以謹厚見愛按太祖謂周太祖郭威世宗謂晉王榮威之養子也柴后太祖之后姑指柴后而言）

猶持節行　見賞名通（列女傳齊攻魯至郊遇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就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妾見不能兩全遂棄己子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子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爲也齊軍曰魯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魯侯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宋書袁淑字陽源豹之子也少有風概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名通文彩遒艷）

名亞子雲　年同元禮（後周書蕭子雲王褒之姑夫特善草隸褒少以姻親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于時　漢書鍾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瑾與膺同年俱有聲名）

## 姑四

增散寶堂前（呂須事見婦人智識類）塵務經心（世說王江州夫人謝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戒典機衡（唐書武三思任文昌左相李昭德諫曰承嗣己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歎其義識（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戚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叔肅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 姑五

增詩唐杜甫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曰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翦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座眞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宋黃庭堅題徐氏姑壽梅亭詩曰大雛銜枝來作亭小雛銜實來種花兩雛反哺聲喳喳慈烏髮白爾成家梅梁

丹青射寒日棋英飛壹點青髮二雛同味如春酒壽親一笑宜長久金玉滿堂空爾爲有親舉酒世上稀生育劬勞安可報折棋傾酒著斑衣

【增】【誌】唐柳宗元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曰陳君謂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爲願以爲誌

姨一 小姨【附】

【增】爾雅曰母之姊妹爲從母　又曰從母之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爲從母姊妹又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又曰姊妹之夫爲私　儀禮子夏傳曰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

姨二

【增】詩曰邢侯之姨　左傳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姨三

【增】不事女主　遂號癡姨（狄仁傑盧氏堂姨事見前賢婦人類　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其姨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嘗與之衣服則曰我夫家貧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使人抱上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詣主闕姚氏姨貧弊特命赦之）　此君座也　大家難之（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人王導妻之姊子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君座也　三輔決錄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袁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　以姨繼室　指妹議婚（左傳齊侯請繼室于晉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康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　龍圖劉公暐未第時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既而劉公登科趙夫人復欲妻之使媒通意劉曰若云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婚若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嫌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凡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主竟不第落魄窮餓其年劉氏養之終身）　供奉夫人　重稱女壻（楊妃外傳謝阿蠻善舞上按曲於淸元殿寧王吹笛上羯鼓楊妃琵琶秦國夫人端坐視之上戲曰樂籍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劉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　歐陽文忠公與王宣徽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公娶其長女後卒再娶其妹故文忠公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姨四

增斷乳懷恩（宋劉懷肅傳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官至會稽太守）　再婚從女（蘇文忠公先娶鄉貢進士王弗女其繼室又其從女也）

姨五

增詩唐杜甫寄狄明府詩曰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僚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首從天啓汝門請從曾公説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冊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久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何爲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汙人眼易眯

嫂叔一

增釋名曰嫂叟也老稱也叟縮也人及物皆小縮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步也　禮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又曰嫂不撫叔叔不撫嫂爲喪中　又曰嫂叔不通問　儀禮曰嫂者尊嚴之稱　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　漢書注曰西方謂亡嫂爲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也或云丘大也長嫂之稱史記丘作巨

嫂叔二

增禮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後漢書曰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世説曰阮籍嫂常還家籍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孔帖曰趙弘智奉嫂謹甚　又曰王珪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　又曰徐彥伯事寡嫂謹　山堂肆考曰韓愈親兄名介嫂鄭氏愈生三歲而孤嫂視愈如子所謂鞠於嫂氏是也

嫂叔三

增市米　責錢（南史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時有山陰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會稽典錄鄭弘守陽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嫂詣弘訴弘爲叔還錢兄聞之慙媿自繫於獄遣婦謝錢還弘弘不受也）　聽講　讓財（鄴洛鼎岐記盧處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處弟元明隔紗帳以聽之　下詳兄弟三）

原厭高祖　嫉陳平（上漢高祖事見前叔姪類史記陳平與兄伯居伯常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不視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　小郎解圍　童子愈疾（世說晉王凝之妻謝氏道韞獻之與客譚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義客不能屈也晉書顧含字弘都嫂老失明含躬親省視病須髯蛇膽爲藥含求不得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之乃髯蛇膽出戶化爲青鳥飛去嫂疾便愈）　長養方朔　怒杖小郎（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世說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貪鄙令婢擔糞澄年十四諫郭怒謂澄曰太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捉裾杖之澄踰窗得免）

增賣身營塚　罄橐遺資（齊書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具葬乃自賣爲十夫傭以營葬南唐書丘旭字孟陽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厲彌篤秋試將遹寡嫂劉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嫂曰苟清榮望雖孤兒可需況貴用于是罄橐遺之旭不得已復就鄉舉明年春試厚德載物賦旭爲第一）

## 嫂叔四

原人言盜嫂（漢書人言陳平盜嫂）　不爲炊（史記蘇秦說秦不遇羸歸兄嫂婢妹皆笑之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及佩六國相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無兄盜嫂（通鑑直不疑爲郎朝見人或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然終不自明）　傭耕養嫂（後漢書第五訪字子謀少孤貧傭耕以養嫂）　婢贈歌（樂志白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　謝安養嫂（世說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也）　爭田（逸民傳高鳳爲太守所召恐不得免乃與寡嫂爭田由是不仕）　魏舒將嫂（魏舒曰得八百戶長將老嫂入官舍斯願足矣）

增謹於事嫂（宋書蔡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姑兄子有聞於世）　事之如母（南齊書韓靈敏兄靈珍亡無子嫂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叔射殺牛（牛弘事見前兄弟類）

## 嫂叔五

增書宋王錫妻范氏與錫弟僧達書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共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

增文唐韓愈祭嫂鄭氏文曰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乃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孰云此來乃覩靈轜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者韶州之行受命於兄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期今豈敢忘天實臨之

增議唐魏徵嫂叔服議曰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

稱非一鄭仲虔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極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

娣姒一

增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注云同出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己先生爲姒後生爲娣　又曰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　爾雅疏曰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爲娣弟妻呼兄妻爲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母爲姒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豈計夫之長幼乎　禮記內則曰介婦請於冢婦無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娣姒猶兄弟也　李翺楊烈女傳曰婦人女子順和于娣姒則賢矣　合璧事類曰娣姒今或曰妯娌

娣姒二

增左傳曰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　又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梫伯石即楊食我夏姬之女所生也

娣姒三

增時稱鍾郝　姻恥蕭成（世說王司徒渾妻鍾氏字琰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唐書高宗以太平公主適薛紹武后以薛顗妻蕭氏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相爲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復還筦鑰　乃事于戈（唐書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財納筦鑰于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五代史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瑾妻見皇后張氏再拜后愴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乃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不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感動乃送瑾妻爲尼）

娣姒四

增皆畏侍姑（皇后竇氏事見子婦貞）　媿作梁山（五代史補李濤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高結褵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濤口我不屬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旣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媿作梁山）

姊妹一

【釋】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又曰姊妹之夫爲私　類苑曰姊咨也以先生言可咨問也　又曰妹女弟也妹者未也女子先生曰姊後生曰妹　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遂及伯姊　又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禮檀弓曰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 姊妹二

【增】詩曰譚公維私　左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又曰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濉水鍾建負之後復國王將嫁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　遂使妻鍾建以爲樂尹　又曰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注是謂夏姬也　史記曰張敬叔姊善鼓琴高祖召爲宮人徙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長安與親戚別居故曰戚里　漢書曰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後漢書曰趙岐取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華裾蔽其門岐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　文士傳曰張溫爲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讚頌云　世說曰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耶　齊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尸一哭眼皆血出小妹餓舐之左眼即開愈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　唐書曰張巡有姊嫁陸氏爲巡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 姊妹三

【原】歸妹　哀姊（易注婦人謂嫁曰歸漢書杜周誄哀老姊）　外妹　內賓（左傳聲伯嫁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外妹謂同母異父也禮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踰郭　在宮（韓子梁車爲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閉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璽而逐之　左傳邊鄙有從妹在公宮[illegible]讀周公）　賢智　義烈（[illegible]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于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成乃將燮東下得全　下聶政姊事見）

（賢婦人類）詈余　收孩（楚辭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注嬃屈原姊也申重言也言嬃貴原不與衆合乃見後漢書盧延遭王莽亂延從女弟年在孩乳棄于溝中延裹而收養遂至成人）

【增】鼓琴　引杖（史記萬石君名奮漢高祖東擊項羽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有姊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江行雜錄宋太祖為殿前點檢北征京師宣言當立點檢為天子太祖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如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決諸胷中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為）

上書　輟餼（漢書曹壽妻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玉門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徵超還　因話錄庾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庾晝於公堂輟己餼以餉其姊同官嘉歎）

能詩　臨書（張奎妻王荊公之妹也能詩　宋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水石等畫黃山谷有詩）

飢寒　慈惠（後魏書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亮從兄光往依之因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馮左藏娶開封張氏女早世女臨終曰吾妹慈惠可撫諸孤遂娶之）

【原】微觀意　豈求名（後漢書宋弘為太尉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于屏風後召弘問曰貴易妻人情乎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廻謂主曰事不諧矣　蜀志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殺人者吏執之奕曰大丈夫豈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

抱逵聽書　哀統與粟（漢書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敎汝安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　吳志駱統字公緒年八歲時飢多有困者統為減飲食飼之其姊仁愛見統甚哀曰何不告我而乃自苦以私粟與統）

【增】諸妹豔質　四人美才（蕭韶太清記劉孝儀諸妹文彩豔質甚于神人　陳紀字元方諶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俱有美才姊適東莞徐氏生遜二妹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

奉以為師　事之如母（上見宮嬪類　唐書楊慎矜兄弟友愛事之如母）

舍人有禮　刺史無恩（唐書蘇頲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南史宋朱脩之薄于恩情有姊在鄉里飢寒修之為荊州刺史未嘗供贍一日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激之修之曰此乃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使備嬪嬙　命為妯娌（左傳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人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君之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北魏書崔休弟之子懋字長謙齊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又為子陵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命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于是同日成婚）

才亞左芬　名齊道韞（南史鮑令暉昭之妹也歌詩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下見前）

季隗叔隗　元妃季妃（左傳晉公子重耳取季隗趙衰妻叔隗　晉書慕容垂娶段氏字元妃婉惠有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妾季妃曰我亦不作庸人婦鄰人聞而笑之後燕王納元妃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言）

姊為內官　妹稱進士（劉禕之妹為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巂州後為丐還　南楚新聞關圖有妹能屬文嘗語人曰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名姊歸岸　號長廣橋（荊州圖經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悅因名其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歸責其橋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　梁典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貧餉羅來還橋小不敢過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後遂為名）

誨若嚴師　養成孤妹（尚宮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唐書畢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

煑粥焚鬚　題門續詠（唐書李勣性友愛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焚其鬚鬢姊曰僕妾甚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作粥其可得乎　梁書劉孝標有三妹一嫁琅邪王叔英一嫁吳郡張嵊四山一嫁東海徐悱敬業並有文才而徐妻尤清拔所謂）

（劉三娘字令嫺是也兄孝綽罷官不出爲詩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弔高臥謝公卿嫺續之曰落花掃仍合叢蘭摘復生）

〔姊妹壻〕劉覽劾奏 季友與書（梁書劉覽[illegible]弟也除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囓行路覽噬家人　謝承後漢書胡毋班字季友八廚之一王匡妹夫也匡受紹旨收班付獄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于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

就貧姊夫 知陳婦弟（別傳郭林宗家貧欲游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讓前出則掩後　北齊書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姊夫昂詩元禮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于魏收但知姊夫疎於內弟）

哀號救壻 悲愴祭夫（世說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哀號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劉三娘字令嫺嫁徐悱悱卒令嫺爲祭文辭甚悲愴父勉欲爲哀辭見此文乃閣筆）

## 姊妹四

【原】尚右（禮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喪不除（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月姊（王者姊事月） 得臣之妹（左傳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美而無子） 引鐮（東觀漢記秦彭字伯平爲山陽太守欲嫁寡妹妹不嫁乃引鐮自害）

【增】鍾氏四龍（後漢書李膺之姑爲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共家性以膺妹妻之生四子亮叔訓秀號四龍安帝時俱爲牧守）

【原】引刃（列女傳桓林姊夫劉敬仲早亡桓氏乃引刃割耳以示桓林） 留錢五十（風俗通太原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及一芥不取人過姊留飯密留五十錢於牀上而去）

【增】袁家二妹（世說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浩一適謝仁祖語桓溫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藜藿雜米（晉書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毀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不爲贅壻（王敬弘妻桓元姊也敬弘之郡元時爲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

【原】留錢二百（南史范丹字史雲候姊姊飯之以姊夫不德留錢二百文）

【增】中分祿秩（宋書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事姊恭順（唐韋顗早孤事姊恭順） 悉輸康祿（唐書裴守真養寡姊甚謹永淳初關中旱悉以康祿奉姊）

## 姊妹五

【原】詩 晉左思贈妹九嬪悼離詩曰鬱鬱岱山清海濆所經陰精以靈爲祥爲禎峩峩令妹應期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總角岐嶷髫齔夙成比德古烈異世同聲惟我惟妹實惟同生早喪先妣恩百常情女子有行實遠父兄骨肉之恩固有歸寧何悟離拆隔以天庭自我不見於今二齡穆穆令妹有德有言才麗漢班明朗楚樊默識若記下筆成篇行顯中閨名播外藩何以爲贈勉以列圖何以爲言申以詩書相去在近上下欷歔含辭滿胸鬱煩不舒

【增】宋黃魯直寄別陳氏妹曰西風吹天雲頃刻異秦越叔子從天來忽與同姓別餞行在半途

一食三四噎遥遥馬嘶斷芳草迷車轍引襟滿眼淚回首寸心折母氏孝且慈愛養數毛髮諸兒恩至均如指孰可敲汝今始歸人緜緜比瓜瓞中畦不灌溉芳意還銷歇黃鳥止丘隅南山採薇蕨擇婦既甚明寡取乃爲悦我開賢女傳須已爲汝説在宋有伯姬潔身若冰雪下堂失傳母上堂就焚爇吾嘗嘉愿康有婦皆明哲戮力事耦耕甘貧至同穴彼于視三公其猶吹一吷雍容二南間此婦真豪傑男兒何有哉今壯而善□逢時秉鈞軸邂逅把旄鉞富貴多禍憂朋黨相媒孽等之殼中游巧者未知拙勿以貧賤故事人不盡節母儀尊聖善婦道尚曲折葛生晚蔞蔞絺綌代裘褐女工既有餘杌簟清煩暍誰言淮蔡遠曾不以日月跂予升高丘佇望飛鳥滅善懷詩所歌行人勿惜別皇皇太史筆期汝書英烈　又贈李妹詩曰張侯温如鄒子律能令陰谷自生春有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帚掃公堂上塵家風孝友自相親

**原**哀辭晉潘岳陽城劉氏妹哀辭曰烏鳴於柏烏號於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貯匱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摽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原**書晉徐藻妻陳氏與妹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範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邪可共詳之　宋鮑照與妹書曰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辰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三洲之隅西眺九派之分闚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澤脈

通棲鳳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疆捕小號嗥驚聒紛牣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復漫漫安竭左右青藹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歡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

〔增〕誌銘唐柳宗元亡姊崔氏夫人墓誌曰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銘凡歸於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崔固不如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琢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

---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人部十（女　翁壻　乳母）

## 女一

增纂苑曰女如也從父之教從夫之命故曰如未嫁謂之女已嫁謂之婦　易曰家人利女貞　又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又曰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又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又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又曰有齊季女　又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注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　又婚義曰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又雜記曰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　穀梁曰女嫁父母施鞶帶戒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家語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列女傳曰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又曰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

## 女二

增列女傳曰漆室女魯處女也倚柱悲吟而歗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歗豈欲嫁哉自傷懷絜而爲鄰人所疑於是褰裳而欲去之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歎息[illegible]而歌自縊而死按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今之冬青樹也　穀梁曰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女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復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　漢書曰呂公善相見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執箕箒　晉書曰愍

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絕婚而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將妻之惠風拔劒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爲逆賊所辱遂遇害　華陽國志曰王廣仕劉　爲西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於闇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父讐不同天母讐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淩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恥遂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爲尚書郎告歸姬乃邀道叩渙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摧感渙憫之語郡縣令爲出其父因奇其才爲子文方納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異苑曰楊豐爲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頭父遂得免　孔帖曰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

女三（姪女附　孝女　賢女　烈女　並入）

〔原〕設帨　聞琴（禮女子生設帨于門右帨佩巾也世說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邕夜鼓琴絃絕琰年六歲曰第二絃又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爲不知也）供客　喜書（世說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爲將軍出獵遇雨止李氏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婢于內宰豬羊具饌不聞人聲浚怪使人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遂許之　魏志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曰汝當習女工用筆爲學當作女博士耶）歸寧　失聘（詩歸寧父母　尹文子曰黃公有女至美其父常謙曰醜人謂信然故過時無聘者）〔增〕佩環　琢玉（列女傳下堂則從傅母保母進退則鳴玉佩環　呂溫集顧復長之如遊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識文　續訓（晉書王肅女于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　唐書韋溫女善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原〕憂國患　贖父刑（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歎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子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佚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子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憂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用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知其廉平今坐法當刑願入官爲婢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書奏文帝哀憐其意乃除肉刑）愛甚四男　何惜一女（上張禹事見君臣問疾類　下絡秀事見前供客注）〔增〕即汝能矣　一女憐之（列女傳顏氏有三女叔梁紇求婚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士武力絕倫誰能事之小女徵在曰從父所制父曰即汝能矣遂以歸紇生孔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夢吞玉勝　身繫珠環（南史齊高帝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而生后　漢叔先雄者犍爲叔先泥和之女也泥和爲縣功曹縣長遣詣巴郡太守溺死求尸不得雄晝夜號泣常欲自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身乘小船于父溺處痛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尸相持浮于江上郡縣爲雄立碑圖其像焉）聘爲王后　召拜才人（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東郭百姓皆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

（對曰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於大王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遣歸使使者加禮往聘迎之女不飾如故隨使者至宮中論堯舜不飾爲天下歸善桀紂飾爲天下歸惡閔王大感以瘤女爲后　唐書徐惠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能通論語八歲能屬文父孝德嘗使擬樂毅遂爲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爲才人）

代授父書　踵成兄史（漢書伏生名勝濟南人文帝即位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文學掌故鼂錯往受之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得二十九篇　下曹大家事見姊妹類）

治具待賓　負土葬父（唐書李庶女嫁崔氏正歲歸寧晨責曰汝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具以待賓客何遽歸耶乃卻之不得進　方輿記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負土葬之）

攘拳操檝　袖劍帷車（趙河津之女曰女涓者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涓懼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故禱于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如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死將渡用檝者少一人涓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爲夫人　下趙娥事見婦人才略類）

踰城救父　抵讐報仇（上見前　唐衛孝女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女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仇已報請就刑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廉潔房辟　烈行旌門（宋史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徒四壁有二女賢甚趙清獻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汙先君清德既行以原物牓于門辟付之守吏二女潔清如此清獻以子姓娶之　唐書京兆人竇氏有伯仲二女永泰中爲賊所劫將私之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于賊自投崖下而死仲亦隨之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其門）

挑文作貢　裹布爲荆（唐元稹織女詩東家頭白雙女兒爲解挑文嫁不得注云余掾荆時目擊受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　東坡集東坡別子由詩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蓋子由有六女也　又詩云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其諺有生女耳耳之言故云）

築墓建樓　投爐浮履（水經注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三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元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父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可高丈七八尺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窮而工綺刻妙絕人工　紀聞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吳大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爐竭而金不出罪當誅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爐中于是金溢爐口娥所躡二屨浮出于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而下遂成溝渠爲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故吳俗每鑄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

參承太后　薦攝參軍（唐書上召柳公權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官無玷缺自入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旼誠勳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遣女還郭旼家　玉溪編事王蜀相周庠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周覽詩召見後薦攝府司戶參軍吏胥畏服周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貢詩有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周覽詩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怙恃惟與老妳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憲英才鑒　靳女志操（晉書辛憲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文帝爲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今宜戚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晉書靳康女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訖將納其女爲妻女曰陛下既誅其父母焉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汙宮伐樹況子女乎號泣請死曜赦乃免之）

諫傷槐樹　獨作荆棺（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樹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者之女詣晏子曰妾聞明君不以禽獸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言于君公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古今記劉檜墳辭陳有棺以荆爲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爲棺不知其人矣諺云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周官音義　大雅風詩（晉書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母早喪父躬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可傳汝宜受之勿令絕世　又曰謝奕女道韞聰慧有才辯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句最佳）

原　姪女妻兄子　抱仲女（論語子謂）

（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後漢書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誨兄女　活弟孤（禮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為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縗之總八寸也縚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時大亂飢乏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箕箒之訓　柳絮之詩（晉書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器服既備袞乃刈荊為箕箒命芳曰汝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匪器之為美欲使汝溫恭朝夕　世說王凝之妻謝道韞叔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 女四

**原**志在女工（詩序曰后妃在父母之家則志在女工之事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增**汙吾世矣（綱鑑齊湣王被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焉及齊亡其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共立法章為襄王王立以大史敫女為王后生建敫曰女無媒而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山名女獄　女中王（圖經吳興有女因山又曰女獄山漢沈戎以柯田山水佳甚謀居之其女洩之于姻戚戎家奪之恢憤其女嫁女歸寧因之苧溪之北山墟女至死不悔仍藏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封海昏侯不受　魏文帝郭皇后少而父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遂以女王為字）代父從軍（昔女子木蘭者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無知其為女子也樂府有木蘭詞）賣犬嫁女（晉書吳隱之將嫁女謝石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好不可為（世說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撫膺太息（竇毅女事見婦人才略類）幼有志操（唐書謝小娥幼有志操曾許嫁段居貞父與居貞同為賈為盜申春申蘭所殺小娥詭服為男子託傭申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為擒春娥乃削髮為尼）紫石書文（白樂天女字金鑾年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紫石欲刊文士傳乃賴以刊[illegible]）飾其愛女（唐書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曰賣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于朝詔馬燧李晟等討悅大破之）身陷全親（類書纂要紹興初有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詹氏女年十七歎曰父子倶無生理我計決矣須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女泣拜曰願相從贖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遂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而去）祝女位高（宋祝景先子確女妻朱松生晦翁景先兄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第四女妻汪勃之子作福位至提刑故其鄉人謂祝女位最高又視景先第八子盤之子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竟臣于後與呂午成婚呂午中第于是祝女位高之語復宣傳于鄉閭按呂午字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午嘗跋其後）拾炭題詩（元史傳曰浦城徐嗣源之女名彩鸞通經史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嗣源同女逃山谷賊追至持刀欲害嗣源女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女令父速去賊治女至桂林橋女拾炭題詩壁間乃罵賊投水而死）相繼全貞（野史隆興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母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相繼自縊其婢鄭奴亦縊死共全貞節）

## 女五

**原**詩晉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埽跡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鎖忿速乃明慉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

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目粲如畫輕糚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觶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眷頰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翮上下絃柱際文史輒卷襞顧眄屏風畫如見已指擿丹青日塵闇明義爲隱賾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綴紫蔕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槅翰墨戢閑按相與數離逖動爲罏鉦屈屣履任之適止爲荼菽據吹吁對鼎鑠脂膩漫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增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有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木蘭詩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羅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　李太白詩曰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秦韜玉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鬭畫長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李山甫貧女吟曰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金鍼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只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蠶箱

原哀辭魏曹植金瓠哀辭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諐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哀辭曰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而誰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曄曄方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潘岳金鹿哀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

既拔我幹又翦我根塊如魔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遑我歸路將反如疑同首長顧　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稟茲義方盻倩榮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何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懸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婿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閨庭于以送之陵岡崔嵬僕馬回眷旗旐旋飛夕陽失映崝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缺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　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曰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蘭茗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衾裯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徙倚墳塋

**原誡**魏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原篇**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絍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 翁壻一

**増**爾雅曰女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兩壻相謂曰亞　又曰同門爲僚壻　又曰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　稟苑曰壻女夫也從胥聞一知十爲士胥者有才智之稱故謂女之夫爲壻也　禮曰婚禮壻親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父母也以女授壻而戒之無令違於婦道　又曰壻揖讓而升堂蓋親受之於父母　又曰從服者有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也　儀禮曰壻女子之夫傳曰何以服緦報之

也　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有疣贅非所應有也　青城山記曰青城山爲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峯今世俗呼人婦翁爲令岳妻之伯叔爲岳　神仙傳曰丈人爲岳公丈母爲泰水　孫持正曰俗呼人之妻父爲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丈人觀也而呼妻母爲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衞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也　又曰京洛間謂壻曰倩

## 翁壻二

【增】史記曰淳于髡齊之贅壻也　又曰陳餘者大梁人好儒術數游趙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後漢書曰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從其游學通經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　魏崔光傳曰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龍城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别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晉書曰戴淵弟邈華譚女壻也譚常抑淵而進邈淵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恒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　唐宋遺史曰韋皐字城武京兆人初張延賞選壻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皐曰此人貴無比以女妻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寖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游張氏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贐皐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籍而已後五年皐持節西川代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翺人莫敢言至大回驛人有報曰代相公者韋皐非韓翺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　唐書曰楊於陵釋褐爲句容主簿時韓滉性剛嚴少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還戸部尚書　五代史曰周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壻唐德甫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絶矣與之耕牛具而遣之　青箱雜記曰畢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蒱博時士安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壻皇甫泌適值邊庭有報不暇數陳他日又欲面奏值上還内遽引袖起遥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非欲

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即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　筆錄曰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皐爲壻後改名即鄭公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　事文類聚曰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居郡庠中如老成人故户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又曰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爲壻其後爲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爲樞相

## 翁壻三（擇壻倂入　友壻附）

原 坦腹　眇目（世說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命東廂徧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矜持惟一人東牀坦腹食胡餅若不聞訪問乃羲之遂妻之　魏略太祖以丁儀令士未見欲妻之問五官將不可及辟儀到嘉其才曰丁掾即兩目盲亦當與女況但眇吾兒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　出贅　追還（漢書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質也以身爲質　魏志袁術字公路爲子索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絕婚）　增 乘龍　射雀（杜甫詩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女得賢壻謂之乘龍　下唐高祖事見前夫婦類）　袒韝　褫帶（史記張耳子敖立爲趙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袒韝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　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肇同飯命肇褫帶而已衫帽自如肇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衩衣可也）　原 知張耳　奇茂先（漢書張耳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而遂嫁之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　撾婦翁　慶女壻（後漢書帝戲謂第伍倫曰聞卿爲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劉阮入天台有仙客持桃來慶女壻）　姻爲襄陽　辱乞會稽（晉書劉弘都督荊州朝廷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守弘曰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　嚴助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爲友壻所辱願爲會稽太守）　增 不恭妻父　當敬婦翁（孔叢子陳涉既爲王妻之父往依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父怒不辭而去　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女夫乃是兒例何不敬婦翁　李）　恃爲心膂　倩作文章（宇文泰諸子皆幼惟以壻爲心膂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倩作文奏）　裴頠還錢　孝基歸產（瑣言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戎然後懽　稗史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肖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見子丐於途孝基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　不落書函　常誇珍玩（唐書劉晏方任權而潘炎乃其壻也雖書疏報答未嘗輒聞時稱有古人之風　國史補張垍尚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于同列張涉曰此乃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力爲營救　走乞品題（唐書杜黃裳韋執誼之婦翁初不爲執誼所禮及執誼敗黃裳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　又曰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人歸重李頻亦能詩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　禮重崔樞　受薄彥允（又曰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又以一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　唐崔圓李彥允壻受薄於彥允彥允後受僞官當誅圓爲相請贖得流嶺外）　書藏經笥　詩得津梁（談藪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富圖籍玠將萬卷成婚之後玠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人檢之玠捫腹曰已藏經笥）

（矣　又曰宋謝師厚爲其女擇對見黃山谷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於山谷詩云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富商能識　處士見奇（唐書王琚謀制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以女妻之五代史姚顗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

性似婦翁　夢爲子壻（宋呂公著壻范祖禹呂希哲壻趙演二人性氣酷似其婦翁　蘇東坡哭王子立云予爲密州子立來書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爲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

戲乘竹馬　嘗駕肩輿（後漢書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綴帛於竿乘竹馬而戲邑中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游戲無度何可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爲徐州牧封溧陽侯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文章第一　名位相當（宋史杜祁公衍有女夫人鍾愛必求佳壻衍曰文章器業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如趙參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之壻爲韓忠獻公億呂惠穆公弼之壻爲韓文定公忠彥李侍郎虛己之壻爲晏元獻公殊殊之壻爲富文忠弼與楊尚書察富文忠弼之壻爲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與曾宣靖公亮其後翁壻名位冠節往往相當前代所不及也）

師稱爲快　帝歎其佳（後魏書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壻意在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瑀妻之　唐紀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去內職憲宗歎曰德輿乃有佳壻我反不及耶）

賣犬遣嫁　繫羊爲禮（上吳隱之事見女類　宋孔淳之與王敬弘友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問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婦之禮也）

翁求名士　女識大魁（澠水燕談孫明復先生居泰山之陽枯槁顛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獨居誰事左右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欲託以子是高先生名義也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而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其女事先生盡禮先生後以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　南部新書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置文卷几案間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及納爲壻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即赴佳期）

遂牽紅線　兼賜緋衣（天寶遺事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誰是配偶使五女各持一線於幔前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乃第三女果有姿色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明皇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族呼鸛雀　廄有麒麟（唐韋詵爲潤州刺史裴寬時官參軍一日望見寬於後圃有所瘞藏召問之曰適有人餉鹿委而去寬義不以苞苴汙家故瘞之詵嗟異謂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帷其族使觀之寬衣碧衣瘦而長族人皆笑呼爲鸛雀後德著聞官至尚書　三十國春秋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殷廄卒以馬肥良引爲入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殷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謂其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廄有麒麟於是妻之）

## 友壻

雅號同門　詩稱姻亞（上爾雅見前　下詩瑣瑣姻亞）

相稱曰亞　共謂爲私（上爾雅　下詩見姊妹類）

叔隗季隗　大喬小喬（上見姊妹類　吳志周瑜字公瑾爲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二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

同日成婚　一時連袂（上崔休事見姊妹類　宋王樂道布衣與滕元發相善李晉卿有二女其子曰長女配樂道次者元發二壻足矣二人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登科不日相繼翰林遂爲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俱娶韓女　同爲曹壻（李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皆爲愈子壻　南史謝晦庾登之俱曹氏壻晦爲荊州刺史請登之爲長史登之意甚不悵故到任晦初無感謝之言）

皆娶盧女　同爲薛壻（唐光韓愈俱娶盧貽府君女　宋王拱辰歐陽修同爲薛簡肅公子壻）

友

壻四人　歸婿五女（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鄭叔四人爲友壻宋史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洵直王鞏之並爲友壻）

## 翁壻四

【增】館甥貳室（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注妻父曰外舅謂我爲舅者吾謂之甥）　謀及婦人（左傳鄭祭仲專鄭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何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趙之側室（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君之壻也）　【原】請倩（史記黃氏請倩注倩女壻也）　美如陳平（史記陳平欲娶富者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娶之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妻平仲曰平貧不事產業負曰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遂以女妻平）　賢如伯鸞（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　呂範與婚（吳志呂範字子衡少爲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久貧賤耶遂與婚）　【增】指濬告母（晉書王濬字士治爲河東從事刺史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史令女於內觀之指濬告母遂妻焉）、冰清玉潤（又曰樂廣字彥輔人謂之冰鏡女壻衛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時語人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見蛇不怖（宋書劉秀之十餘歲時與諸兄戲忽有一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驚怖秀之獨不動衆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器許以女妻之）　必居此座（南部新書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仕爲宰相（唐書陝州刺史王當有女令袁天綱擇壻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宜嫁之時人笑焉乃姚崇也時二十三好獵尚未知書母勸令讀書折節向學以晚節入仕位至宰相）　貴顯朝廷（又曰郭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　文振道大（臨川集昔韓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　爲君半子（劉禹錫祭楊庶子文乃命長嗣爲君半子）　桐葉爲媒（詩話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倚樓有大桐葉墜下葉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知我相思字侯貯巾箱凡五六年卜任氏爲婚始知爲任氏所書）

## 翁壻五

【增】詩　宋陳后山詩曰文人東南來復向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曛暑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　蘇東坡和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詩曰婦翁不可撾王郎非嬌客十年爲從學苦淡共陻厄燕雀唾鴻漸犬羊睨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冰釋平生五車書纔吐二三篋已作謗薰天金珠果可益君窮一窓下風雨更削迹詩工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倩贅婦舍不暖席南治從東來不同彼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 乳母一

【增】禮內則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 乳母二

【增】後漢書曰安帝時大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大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大后崩遂誅鄧氏而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王聖及黨皆見徙

## 乳母三（庶母　慈母　保母　生母　孩幼　童丱竝附）

【原】令取玉環　爲之練冠（晉書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玉環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人以李氏子祜前生也　禮記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爲之服是逆古典公不忍爲之練冠自昭公始也）所使教子　不令徙邊（禮記外有師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史記漢武少時東武乳母常養帝帝令乘車馳道乳母子孫奴婢橫暴不忍致法有司請徙於邊郭舍人爲請乳母曰入辭去勿疾行而數回顧乳母如其言舍人叱之曰何不疾行陛下壯矣寧須汝乳帝悟乃不令乳母徙邊）抱元養童　蔽射俱亡（桓靈寶初生趙偉奶母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重兼常兒也　列女傳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乳母也秦破魏皆誅諸公子乳母與公子俱亡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身蔽公子公子與乳母俱亡秦王義之葬之以卿禮）

【增】密求顧況　慰諭姚坦（唐書韓晉公爲浙西觀察使有乳母通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況營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爲用哉誠宜殺之也公遂捨之　綱鑑益王元傑宋太宗第五子也王每有過失翊善姚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拘束不得自便耳帝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汝輩教之耳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率視窆封　親爲銘誌（韓文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眞爲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週月孤失怙恃李氏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賞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葬河南縣北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爲銘　下蘇子瞻乳母事見後志銘內）

【增】庶母妾稱少母　符無外家（朱子語錄五峰稱妾爲少母爾雅婦謂夫之庶母爲少姑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不使漱裳　每令進饌（禮記諸母不漱裳注曰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崔道固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弟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諸兄所使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屈節爲妾　受聘持家（晉周顗母事見女類　陶侃母湛氏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持家）

【增】慈母以貴父命　皆居子室（禮慈母如母傳曰妻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又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慈不服喪　妾弗世祭（上詳前　禮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云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

【增】保母爲孺子室　作保母銘（上見慈母注　蘇東坡銘保母墓先大夫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頎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己丑卒葬于徐州屬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于開元僧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增】生母鞫獄得母　棄官尋親（漢書杜紘有至性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不知所之會宣兄兼爲澤州判官鞫獄私第有老婦辨對見其出入語人曰此

（少年狀類書夫訊之故羔母也遂迎侍而歸羔官至工部尚書　東軒筆錄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獲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所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乞追母服　泣奉親歸（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服為臺中所評乃乞追服則知[illegible]匡婦[illegible]不[illegible]成人之弟也又曰謝用一母馬氏苦於嫡還其母家改適乎溪用長始知為馬所生日夜禱天求得其母一日宿農家有寡婦彼此相告以故即馬氏也涕泣迎歸）來往兩家　誕生二子（聞見錄陳瓘之父與潘良貴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母也未幾還潘氏生良貴其母遂來往兩家焉江湖記聞乾道閒單尚書夔生母本賤也生尚書後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母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原】孩幼　五月能言　終日不嗄（莊子老聃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能言老子嬰兒之未孩終日號而不嗄）【原】童丱　稚齒　童心（稚齒十歲也左傳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隅坐　晏起（禮記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者不與成人並禮又曰孺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注孺子幼子也）羈貫　總角（穀梁云子生羈貫成童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也詩總角丱兮）負劒　舞勺（禮記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謂若負劒抱之也又曰十三學樂誦詩舞勺）不衣裘　能奉雉（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言太溫也傳豎牛母曰子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蓋五六歲）佩韘佩觿　不踴不杖（詩童子佩觿童子佩韘禮記童子哭不偯不踴不杖不菲不廬注不備禮也）

## 乳母四

【增】鳳凰九子（談藪宋何承天為著作郎時新著作多貴游少年或戲承天為妳母承天曰鳳凰將九子妳母何嫌耶）

## 乳母五

【增】誌銘　宋蘇子瞻乳母銘曰乳母任氏名採蓮眉州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母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人部十一（師　交友）

## 師一

增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彙苑曰師法也人之模範所以傳道授業者曰師　周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原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增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也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擇師不可不愼也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原穀梁魯昭公云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增周禮地官曰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出於水而寒於水

增呂覽勸學篇曰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名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韓詩外傳曰上主以師爲佐　又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爲儀表者人之師也　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凌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

令於徒

### 師二

增呂氏春秋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照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舅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期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也　新序曰黃帝學於太眞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鈙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　莊子天地篇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鬻熊爲文王師有功於文王早卒及武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舉勤勞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爲楚子　後趙錄曰張躍清河武城人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儀辯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宋傳曰宋高祖踐祚名周續之禮賜甚厚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臨幸并見諸生　憲章錄曰明太祖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儀將釋菜之前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神主前再拜百官皆再拜詔從之

### 師三

原叩鐘　鳴鼓（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謝承後漢書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爲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在三　有四（崔鴻後秦錄初姚泓之爲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病拜于牀下　孫卿子曰師有四術而傳習不與焉）

主善　司成（尚書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禮記學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注曰司主也）

北海　西河（後漢書鄭康成北海人也好學日夜誦讀未嘗怠倦學徒相尋數百千人國相孔融深敬之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實其門曰通德門　禮記子夏哭子喪明曾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人賜淑於夫子其罪一也注曰言其不擇師）

築宮 架廟（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干寶搜神記介琰者不知何許人吳先主時從北來云從其師白羊公入東海吳主留琰乃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或見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壯年矣主欲學術琰以帝常多內御積月不教）

南郭 東陵（列子列子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 王智深宋紀上諭徵士周勳於東陵立學聚徒受業者百餘人）

增 請業 執經（禮記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漢書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杏壇 槐市（家語孔子與弟子習業杏壇之下 華嶽記華嶽西北各有槐市擔囊講學儀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著譜 作箴（唐書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誡其違 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眾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誡人云）

原 聘玉帛 加金紫（陳留志虞望字次子雍丘人少受春秋與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齎玉帛聘望為師望不受 徐爰宋書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增 間三席 立四科（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也 漢許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林子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齊幼卿為文章為孔門四科焉）

彥真沉靜 元覽純和（崔鴻前燕錄劉讚字彥真平原人經學博通為世純儒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魏收後魏書梁越字元覽新興人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淳和篤信言行無擇魏初為禮經博士）

廣聚生徒 大修庠序（漢書何休質朴訥口而體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誨儒化大行 晉書虞溥字允源篤志文典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誦學之染人甚于丹青）

鸛雀銜鱣 鱓蛙充餼（後漢書楊震常客于湖有鸛雀銜三鱣魚飛入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山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香醪以應之常為童子師故云）

事若嚴君 教成進士（魏書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嚴有勸賞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 唐書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數皆數千里從之游凡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法）

從學 房杜受書（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從之學授捭闔之術十二章轉丸祛篋二章 唐書王通字仲淹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大義）

教傳洙泗 道講河汾（史記孔子設教于洙泗之上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 隋書文中子講道河汾著六經）

吾之師表 世曰通儒（潁川荀淑遇黃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馬融本傳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養諸生常有千數）

學非一師 業傳四遠（前漢書夏侯勝始昌族子始昌授勝尚書後從簡卿學所問非一師 唐李善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以文選講授諸生四遠並傳其業號文選學）

講學盈千 執經數百（後漢儒林傳牟長為博士諸生講學者千餘著錄前後萬言 李播為表薦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起拜學官為之師表身執經問義遠通趙慕生徒數百人）

分封萬戶 翼贊一人（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唐書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後胤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帝為之笑）

鼓琴吹笛 奏雅歌詩（後漢書馬融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授生徒弟子以次相傳 胡安定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集諸弟子會于首善堂合樂奏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琴瑟之聲徹于外）

不墜西河 同師北海（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為丹陽尹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 王球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曲之本曰球正始

（之風尚在北史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教隱龍門** **學傳鹿洞**（業范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韻府唐李渤與弟涉俱隱廬山養一白鹿南唐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

**講學結廬** **開門成市**（孔帖袁滋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荊郢間起學廬教授宋書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十百人各營室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成都市）

**官授太常** **位遷詹事**（漢書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漢書孔霸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六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萬物為師** **一編修禮**（符子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矣後漢書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守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史俱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市宅傳經** **闔門教授**（後漢書張霸字伯饒幼號張曾子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學成辭歸闔門教授）

**門弟扣門** **貫箭**（韓詩外傳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曰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曰子何年少言之絞乎子夏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異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魏志楊政從范升受易升為後妻所告政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側頌寬帝感曰乞楊生師也即出升）

**趨步** **唯諾**（家語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瞠直目視也曲禮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此弟子侍先生之禮也）

**袪衣** **負笈**（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于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見漢書蘇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坐風** **立雪**（浯陰紀善錄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

**躡屩** **下牀**（上邴原事見後採玉探珠注海內先賢傳仇覽字季智郭泰賫刺從之日暮求留宿明旦泰下牀拜之曰君非泰友泰師也）

**監庫** **棄車**（宋史趙蕃受業于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後漢書趙曄字君長恥于廝役遂棄車馬詣資中杜撫授書二十餘年）

**獻粟** **束腶**（漢書賈逵通經門弟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曰逵非力耕乃舌耕也唐歸崇敬傳學生謁師贄用腶修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出中門延入與坐割修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

**執經壟畔** **聽講壁間**（後漢書曰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及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澤中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隨之世說服虔字子慎將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其不能踰己稍共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未及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三年不學** **數日辭歸**（說苑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呵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敢傷此三者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曰參不及此唐書沈重講學授徒徐曠從之不數日辭歸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猶有所未見者）

**從授春秋** **咸稱詞學**（漢書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申公弟子** **韓氏生徒**（漢書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夏寬為內史魯賜至東海太守繆生為內史徐偃為中尉盧仝傳賈島劉）

（又皆韓門弟子）

**不念是非**　**必慚禮樂**（列子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請蘄其術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所念庚無是非從口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出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庚更也向也唐書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先生謂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陳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慚禮樂）

**採玉探珠**　**吟風弄月**（魏志邴原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師樸也君乃捨之躡屩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原曰人各有志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宋史周敦頤爲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與敦頤語知其學爲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顥常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上畏鷹鸇**　**欲摧鸞鳳**（說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零陵先賢傳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摧鸞鳳之翮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

**不稱官閥**　**雖自君恩**（世說東漢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聞舉高第拜泰山太守嘗自贊於鄭康成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唐李裕薦師疏云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幸因衰舊事輒敢薦聞）

**語曰青藍**　**詩云梁棟**（志林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後璠復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王安石贈胡安定先生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次第收拾桷與榱榱桷謂門人也）

**受易東歸**　**忘年北面**（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項生遂師何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隋賈瓊曰文中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教諭款密**　**學問淵源**（上見後唐庚上任德翁傳宋史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

**杖策騎驢**　**擔囊負笈**（後漢書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爲世大儒類纂吳商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

**原**

**死喪**　**議服**　**藏衣**（晉禮志古無師服之制新禮齊衰三月摯虞議宜依舊無服詔從之魯國孔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

**皆經**　**加麻**（家語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禮記弔服加麻）

**報恩**　**夢奠**（漢書夏侯勝授太后尚書及卒太后素服以報師傳之恩禮記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無服**　**棄官**（白帖孔子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魏志王朗師楊賜賜卒朗棄官行服）

**廟門**　**寢室**（禮記師哭諸廟門檀弓師吾哭諸寢）

**營墳負土**　**服斬居廬**（後漢書桓榮字春卿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白帖郭禹師郭苟苟卒服斬衰居廬）

**心喪三年**　**廬墓六載**（禮記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史記孔子喪弟子三年喪畢唯子貢廬墓六年而去）

**增**

**侯芭起墓**　**餘慶行喪**（後漢書侯芭從揚雄受太元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唐書王義方死門人員半千何彦先行喪植松柏墓側三年乃去半千始名餘慶也）

**封疏乞留**　**服縗會葬**（啖助傳施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上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江南野史江夢孫集門生子弟說釋經義卒時年八十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經徒跣者百許）

**情重師資**　**誼尊道德**（後漢書廉范事師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怒范叩頭謝曰臣無狀心謂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因貫之又朱穆字公叔躭學銳意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葬之如

（尊其學德重遺爲書時所服）立廟藏衣 建經著服（文苑英華申修政後其弟子以師所居立廟藏衣冠聚書人謂越禮又兗州人平嶽受業於田才才亡嶽著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爲違經越禮造妄異端禁錮三年耕妻遣小女上策稱冤廉察禪刺史刑獄不當）

## 師四

【原】能自得師（尚書能自得師者王） 函丈（禮凡講說之席函丈注函容也中間一丈之地足以指畫） 不足師（禮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 無當五服（禮記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親師（禮記安其學而親其師） 以賢得民（周禮太宰以九兩繫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三盈三虛（論衡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 虛往實歸（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敎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是吾師（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可爲帝師（史記老父出一編與張良曰讀是可爲帝王師） 下帷（漢書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受或不見其面也） 稽古賜車（後漢書桓榮明帝時爲師傅以所賜車馬陳於庭曰此稽古之力也） 附近朱藍（袁紀童子魏照求師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學何勞相近照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增】人倫之表（世說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欽重敎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祁祁生徒（潘岳閑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遣吏送歸（晉王承傳承爲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云從師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遣使送歸家） 隔幔講禮（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拜宋爵號文宣君賜侍婢十人） 古之曾鄭（南史劉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貴游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當時推爲大儒以比古之曾鄭） 芒屩布衣（南史范縝從沛國劉瓛學芒屩布衣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並無慚恥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 師道自居（唐書王珪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爲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 見師先拜（唐本紀唐順宗重師傅見輒先拜） 榎楚廢弛（柳宗元陽城碣榎楚廢弛尊嚴而威） 不拘曲士（唐書陽城出爲道州刺史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俞扁之門不拘病夫繩墨之側不拘曲木師儒之側不拒曲士）

## 師五

【原】【詩】魏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原】【賦】晉潘岳閑居賦曰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紱明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漢班固西都賦曰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增】【書】晉太傅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風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

時以閒暇周旋誨接　唐杜之松答王績書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

【原】【序】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曰先生誕因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遊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又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序曰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先生有此四德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倣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很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　【增】唐韓休蘇頲集序曰栒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隧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

【增】【箴】晉傅元太子少傅箴曰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其性成　唐柳宗元師友箴曰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師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不在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 交友一

【增】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友　鄭元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周易曰西南得朋　又曰同人于門无咎　又曰勿疑朋盍簪　又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出門交有功　【原】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增】詩曰卭須我友　【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增】又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禮記曰儕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又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原】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又曰交游之讎不

同[illegible] 又曰敬業樂羣 又曰論學取友 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增公羊曰同門曰朋 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原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家語曰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磨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增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劉歆新義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揚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原要覽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曰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 阮孚政論曰夫交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結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游破和睦之道長爭訟之源 文選曰塵附泰山霧集河海言小之依大也 仲長子昌言曰幽言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 交友二

增曾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說苑曰魏文侯謂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後漢書曰第五倫始以營長詣京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原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

名而不相能夔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增】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又曰馬寔字伯騫交結英雄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暢執其手揖引與入談畢請入見母飲寔定交而別寔臨退報暢手書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原】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增】晉書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之與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談藪曰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余亦未能也　南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悛起拜謝　梁典曰劉訏字彦度與陳留阮孝緒同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內義鑽尋奧典　又曰韋夐字弘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弘正造夐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夐至賓館夐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重如此　唐書曰武德中薛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名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誨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貞觀中任左僕射爲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融延陵包融爲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楊憑字虛受爲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淩相愛皆有名重交游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世稱楊穆許李之友

## 交友三

【原】彈冠　結綬（漢書王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合同　漢書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言相薦達也）　解帶　披襟（上見周紙執友條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于三山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兩龔　二仲（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爲楚兩龔　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增】神交　冥契（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　世說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

（精神貫喪風味轉墜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歿）

原 尹班 荀李（東觀漢記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明 司馬彪續漢書李膺性簡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

贈言 爲誄（史記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仁者贈人以言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晉書郗超卓犖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有勝狀雖寒門後進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爲誄四十人）

班荆 爲黍（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也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殺雞爲黍以待）

陳雷 毛薛（後漢書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相交善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爲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無忌從此二人游）

讓友 定交（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襄王襄王待玉無異乃讓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周易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增 青雲 白水（梁書江淹曰袁叔明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慇懃而已 文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

陶陶 款款（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久語彪曰相與久語爲俗子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焉爲陶陶識 廣絕交論范張款款於下泉）

雅游 小友（張耳傳張耳雅游多爲人所稱言其交結英俊是以多爲人稱譽也 新唐書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李泌在傍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呼爲小友）

裹飯 指囷（莊子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聞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者弗可得也 吳志魯肅字子敬以散財賑窮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過肅並告貸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寄梅 標竹（魏書陸凱仕魏爲正平太守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 下見周祇執友箴）

同車 投劍（晉書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同里也侃詣之晫與侃同車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 世說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少年掠之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流涕投劍歸機機便與定友作箋薦焉）

把臂 忘形（世說東漢朱暉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見之接以交道攜把暉臂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因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已信于心也 唐書昭州刺史敬超先與杜甫善故甫寄高適詩序云令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

朱陳 孫孔（上見宦官類 唐書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辭知名年十三陳亡入隋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爲忘年之好時人稱爲孫孔）

班草 採葵（後漢書張升字彥真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草而語以閹官專權因相向而泣有父老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濕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安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古詩採葵莫傷根交友莫羞貧）

立雪 占星（唐蕭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 續晉陽秋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造請討論于是德星見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原 贈束帛 獻紵衣（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而贈之 左傳吳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增 望衡對宇 割席分氈（荊州記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漢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見聞錄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赴試京師僅有一氈一席割分之每出謁更相爲僕李先登第韓爲負箱至長社分錢相別後韓亦登第）

稱金石交 號山林友（漢書漢王與韓信爲金石交 韋溫少合所善惟蕭祐少皆隱居以孝聞翛然不以塵事自嬰故退號山林友云）

樂天三友 餘慶十朋（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 唐書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搆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

恨相見晚 如平生歡（漢書魏其灌夫相得甚歡恨相見晚也 後漢書馬援見公孫述以爲當握手歡如平生）

友號四夔 交稱三隱

（崔造字元宰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　南史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劉訏一遇孝緒便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自是南金　豈因白璧（晉書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不受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引見妻孥　吿之祖考（雲仙散錄杜甫每朋友至則引見妻子韋侍御退而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　宣武盛事唐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拜告祖考號金蘭簿）

延於金谷　引入華林（晉書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謐開延賓客于金谷園號二十四友岳爲之首次石崇左思陸機陸雲劉輿劉琨歐陽建杜斌王粹鄒捷崔基劉瓌周恢陳昣劉訥繆徵摯虞諸葛詮和郁牽秀許猛杜育並附會于謐　南史何點字子晳與梁武帝舊交詔以鹿皮巾召之引入華林園賜詩酒恩禮如舊）

謁即誦詩　交相爲傳（詩話馮道明謁雍陶時陶爲簡州牧訶曰與君素昧平生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詠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香未是貧陶延之上坐歡狎如平生交　宋司馬光范鎮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云）

交締雲霞　誼深風雨（南史謝朏不營當世與范泰爲雲霞交　漢書朱博杜陵人家少給事縣爲亭長好客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就肆謁父　升堂拜母（殷氏世傳殷褒字元祚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褒父嘗居肆乃就拜其父于肆中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會稽典錄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之談宴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含菽相過　種瓜自給（東觀漢記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吳錄步騭與衞旌同年相友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名沉醉川　傳交讓瀆（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從京洛未至夜宿一孀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各以錢投水中依水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醉川　南史交讓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交呂攀嵇　宗陳友范（向秀傳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嘗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安共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共酒食之費故顏延之詩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魏志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

推懷投款　傾心定交（南史初齊高帝爲舍人劉懷珍爲直閤相遇甚善高帝輔政以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　唐書李密字元邃開皇中襲父爵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爲友）

受詔定交　遺書贈友（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帝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言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駰候見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　南史劉善明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贈之及聞祖思死痛哭得疾卒）

易衣之稱　彊冠之友（周書張軌字元軌少好學志識閑朗初仕洛陽家貧與安樂孫樹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會稽典錄虞倫字孝緒餘姚人與駱瓔爲彈冠之交）

## 交友四

增推長違短（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恡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承顏接辭（漢書暴勝之爲直指使衣繡持斧威震州郡雋不疑威服至門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硯席之交（漢宣帝少時與彭祖同硯席）　百世之師（綱鑑扶風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

（人稱武稱之曰眞名可得聞乎稱得見避名而名義遠避名而名義遠可為百世之師矣）

定交杵臼（東觀漢記公沙穆家貧與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

友李結符（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

縕韋為質（後漢書胡叟字倫許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縞紵為美談吾之與子以縕韋為山質以此言之可無愧也）

孔李通家（范蔚宗後漢書孔融十歲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融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膺乃名見曰君父祖未嘗與僕有恩舊曰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公豈非積代通家衆皆奇之）

拜母（晉書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者同于子其義至大隣人褚德隱遁養親老而無倦袞每拜之）

後有慶廉（後漢書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世稱四子（嵇康高士傳逢萌徐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為四子）

屢聞得失（三國志諸葛武侯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直言也）

拜父（魏志孔融才高倨傲在陳紀陳羣之間融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父）

僑札之好（晉陽秋陸抗屯江上羊祜鎮邊將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皆推心服之）

縞帶之好（吳録張儼字子節拜大鴻臚使于晉羊祜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世外之交（晉書許邁字叔元入臨安西山改名元字遠遊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

同志齊名（道學傳許邁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善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總角友善（何法盛晉中興書庾翼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始終）

利獲二雋（晉書陸機吳人太康末與弟雲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雋）

交府士（晉中興書王尼為護軍府士卓犖不羈王澄胡母輔之齎羊酒詣護軍府尼時給府役輔之尋遂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其為兵）

勝我自知（世說王濛與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擬之八雋（晉中興書羊曼字祖延頹縱狂放飲酒無節與溫嶠庾亮阮籍桓彝同志友善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太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雋）

異代相交（南史蕭允字叔佐為會稽丞經行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序意辭理清要）

一文一咏（梁書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雲輒嗟賞）

存問往來（北齊書袁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直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季孟之間（北史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郭泰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時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幅巾以待（三國春秋姚襄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

結為交會（隋書劉孝孫荊州人祖楨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武等登臨結為交友）

耐久之朋（唐書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對牀風雨（韋應物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人外之交（唐書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詠吟自適）

放逸之友（周書韋敻字敬遠志尚夷簡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節可稱者皆復引之特與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

### 交友五

【增】詩漢蘇子卿與李少卿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

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李少卿與蘇子卿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原古善哉行曰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　魏曹植離友詩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滕子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驟涉浮濟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晉郭璞贈温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窻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褰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歎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泛懷友詩曰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逐彩鶯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原賦梁丘遲思賢賦曰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慭明之慕義聊暫取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褒以共敝有樂安之任子偉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轄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袟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歷非附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愛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鐘扣答無窮而座謐

增書蜀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游辨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寸心敬申貧贈　陳徐陵與王吳郡僧智書曰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沉默謝氏混元名貴公門譽華卿子而泰嶧阻敻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蔓已戒白

露方尊體中何如願席康勝竊承君侯被以先輝屢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改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蹤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既結荒略逾深方事祁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述乏不次　唐劉蛻答知己書曰蛻嘗感近世知己蹇離交道淪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域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綬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始終出處之事者蛻前日來求人為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夫人之身宜何如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增序宋范文正王元之畫像序曰王文正公居宰輔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兵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增文□周昭新撰曰交之為道起自羲王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序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踈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從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增論後漢蔡邕正交論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唐李華正交論曰夫三尊闕師訓之貴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朋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尊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

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殫儌幸道長而純慤道消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於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鈎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否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也

【原】讚晉夏侯湛管仲像讚曰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在己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讚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歆

【原】箴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鶯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眤朋因僞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錐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僑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增】謡唐李白箜篌謡曰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疑惟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文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托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原】碑後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眞僞明於知人度始終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人部十二（父友　薦友　思友　過友人　患難友　擇交　絕交）

## 父友一

【增】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又曰父之齒隨行　又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　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顏色則不可　又曰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 父友二

【增】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魯國孔融與羣父紀交又與羣交　晉書曰鄭袤字林叔榮陽開封人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已子　南史曰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誥常使代筆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 父友三

【增】候問　交遊（合璧事類陳蕃少時閒居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北齊書陸卬字雲駒洛陽人父子彰魏中書監卬爲河間邢邵所賞邢與子彰交遊嘗謂子彰云吾以卿老蚌出明珠）途遇綀裙　坐被道服（南史梁任昉字彥升子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術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著葛帔綀裙生平舊交莫肯相卹道逢劉孝標泫然驚曰我當爲汝作計乃作廣絕交論刺其舊交　聞見錄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副頗慢公公不爲較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原】不爲梁松禮　願與阿戎譚（漢書馬援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爲禮子孫曰松尊貴大人何爲不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　晉書阮籍與王渾友渾子戎少籍二十歲每見戎盡日而去謂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譚）【增】世交　參朝之友　崔孔之交（左傳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祖父建少游長安時崔篆仕王莽爲建親愛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焉）世舊之情　通家之好（唐書嚴武以杜甫世舊待甫甚善　柳子厚送崔羣文子與崔君有通家之好）

## 父友四

【增】泣撫其子（春秋外傳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　後漢書陳禕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其父執謂之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奈辱先君何）

收養其兒（又曰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其家每辭响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不奉遺教（晉書解系字少連荀勗諸子謂曰與卿爲友應向家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教育兼成（聞見録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在襁褓至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爲或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死）嫁其二女（墓志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友善彭年客死于京奎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

父友五

增詩唐劉禹錫送同年子張盥詩曰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坷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辰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歲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蕭機乃獨秀武抱一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爲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薦友一

增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彚征吉　禮記曰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久相待遠相致其任舉有如此者　家語曰行脩而名不章友之罪也　文選曰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

薦友二

增史記曰管仲囚於堂阜鮑叔薦於桓公　漢書曰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相引重　通鑑曰劉先主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晉書曰桓溫與庾翼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勿以常人遇之

薦友三

原蕭朱　王貢（上蕭育朱博事下王陽貢禹事俱見交友類）增讓友改官　感恩訪舊（宋劉錡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遂並薦之　元史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虞集見其所爲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爲知己集歸田數載旅不計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爲平生益友也）薦爲僕射　擢以拾遺（漢書鄭崇崇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擢爲僕射　唐書蕭昕河南人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選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之則爲幽谷叟耳明皇擢鎬拾遺後爲將相）與同分義　獨賞風標（海內先賢傳潁川鍾皓字

（季明爲郡功曹時陳寔爲西門亭長皓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以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下陸續觀事見前交友類）文舉之升一鶚　陶洪之拔二龍（上見孔融薦禰衡表　吳志漢末陶洪薦劉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駁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劉岱字公山繇兄也）

## 薦友四

增表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增書吳魯肅薦龐統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周瑜薦魯肅書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

## 思友一

增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又曰風雨淒淒雞鳴膠膠　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又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 思友二

增世說曰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　語林曰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寺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至

襄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院裏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白有感夢記備記其事

## 思友三

原停雲　落月（陶潛詩序停雲思友人也　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憂奕奕　思悠悠（詩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又曰悠悠我思）增夢尋高惠　思索許詢（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世說劉尹曰清風朗月令人輒思元度）歌成黃鶴　牋託白雲（蘇武贈李陵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謝朓辭隋王牋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三載千秋　幾年一面（李陵贈蘇武詩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　杜少陵送敬使君詩幾年一會面今日一悲歡少杜牓相得歡寒心匪他）墜雨驚風　暮雲春樹（謝朓牋邈若墜雨翩似秋蔕　束皙贈石崇詩會如翔雲忽若驚風散　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 思友四

原見容輝（古詩夢想見容輝）增天各一涯（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一天涯道里阻且長會面安可期）金瓶落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李白詩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一別三春（杜甫贈王侍御詩一別星橋下三移斗柄春）十日不見（杜甫偪側行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聚散十春（杜甫別蘇著作詩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夢想三年（韓愈贈元協律詩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

## 思友五

原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增魏曹植詩曰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原晉曹攄思友人詩曰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凋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草疎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元陰滯心與回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與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於耳褰裳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陶淵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又曰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又曰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顧游鳥半藏雲何時不惆悵是日最思君　增宋謝朓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定佳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唐羅鄴寄友詩曰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攜尊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栽得詩憑千里雁今年寧不憶吾廬

增唐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之地進不能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書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覩所寄聞僕左降詩曰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計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韻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巖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過友人一

增毛詩曰惠然肯來　又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莊子曰夫逃虛谷者聞人足音則跫然而喜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乎（跫人行聲小聲曰謦大聲曰欬）

過友人二

增淮南憲王傳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左顧猶言枉顧古之長者居右少者居左長者顧少者故曰左顧）　又曰漢薛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潛確類書曰郭林宗見友人范

達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令洛人皆效之　魏志曰山陽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予之　明語林曰何文肅喬新景泰進士知溫州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無所覔何曰雖酸醨亦可乃出新醯一瓶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　又曰劉尚書灘每退食如坐禪室楊閣老石齋過之見雙藤依户飄香載道歎曰此與東牟劉崇祖何異晚歲欲構居力不能嘗文待詔爲繪神樓居圖遺之騷人墨客爭爲題咏

過友人三

【增】剡水乘舟　豫章設榻（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後漢書陳蕃初爲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召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爲一榻去則縣之）　易衣改席　白飯青芻（南史羊侃嘗詣謝緄謝易衣改席緄後見之欣由此益知名　杜甫贈竇侍御詩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原】會造嵇康　遠過陶侃（世說嵇康夏月于大樹下鍛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康視鍛如故旁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大恥之遂深怨恨　下陶侃母事）

過友人四

【原】飲酒（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註武仲多智人謂之聖人）　造請諸公（張湯傳造請諸公造至也詣也請謁問也）　千里相期（後漢書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刻期日後期至元伯具白母請設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彌日信宿（漢書郭林宗別傳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　昔枉光塵（應休璉詩自昔枉光塵結言固始終）　把臂林皐（古詩把臂入林皐）　高駕徽言（李[illegible]詩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徽言）

過友人五

【增詩】唐李賀高軒過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

【增書】魏應璩與滿炳書曰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韓愈答張籍書曰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得遂所圖豈惟吾子之不棄抑僕之所遇

有時焉耳

## 患難友一

增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禮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患難相死　周禮注曰任信于友道恤憂患也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患則死之　諸葛武侯曰歷險夷而益固

## 患難友二

增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飲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隔宅而居之　晉書曰元帝時應詹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類書纂要曰錢應高溧陽人景定中寇陷建康時故人趙淮宿其家為寇執應高聞淮死追之不及乃哀號投荊溪而死　又曰陳大年午孝求貢辟雍同舍生陳仲防患疫人皆避大年曰疾病相棄豈友誼耶為召醫仲防瘥曰彥永真生死交情也

## 患難友三

增左杜　殷顏（綱鑑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舊唐書趙驊性孝弟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天寶中語曰顏殷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友道也）

看疾　求醫（世說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令其去巨伯曰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至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賊義之遂班軍而退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營計鬻衣相地卒葬之一日可自遠歸家以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索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遂盡與之）

寄縑以祠　援琴而鼓（上王丹事見前訓子門　琴操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術子三人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俱往見之卒遇飄風暴雨俱伏于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糧與之革子固辭二子曰子之不我受俱死何庸乎于是革子受之二子凍餓而死其思革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賞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怕與別散之曲）

委書柩上　賣餅市中（後漢書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殁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適巨卿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

（石去[illegible]岐字臺卿藏匿遯數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代行絕域　往訪循州（唐書纂要狄仁傑爲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請代之有詔免行　蘇文定集宋巢谷字元修四川眉州人舉進士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往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愧高恭而前退存保後遇余兄弟也）

## 患難友四

【寃】不恤之刑（周禮八刑六曰不恤之刑）【增】併糧（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爲死友欲仕于楚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度不俱生乃併衣糧與角哀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望門投止（綱鑑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後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耑取仁義篤曰今欲與明公分之明公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原】不救繫獄（漢書申屠蟠友人馮雍繫獄豫州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之蟠不行曰黃子琰爲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何益琬聞釋雍罪）與汝偕死（吳越事詳前交友類）【增】以柳易播（新唐書劉禹錫貶播州柳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得改連州）日陪屨杖（史黃庭堅謫宜州與零陵蔣津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津日陪屨杖次年庭堅召還未行疾作津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託君矣及卒津爲棺斂具舟送還）

## 患難友五

【增】誌銘唐韓昌黎柳子厚墓誌銘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 擇交一

【增】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 擇交二

【增】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狄道人博學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遯　荀氏家傳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儁傑粲卒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吳質質辭以疾遼出還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

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雄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轂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書曰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 擇交三

【增】閉門　異席（續漢書趙典閉門却埽非德不交六帖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掾朱章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原】郭詣仇覽　王拒陳遵（後漢書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不與融言融奇之曰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宦使人游談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　又曰陳遵欲交王丹丹拒而不許）　【增】不交名士　辭友貴人（齊春秋王僧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與侯伯未嘗與一人游焉　後漢書曰張霸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笑其不識時務）　清身潔己　簡質純彝（上解系事見父友類　梁書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性純彝簡質罕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傅嘏辭交　嚴遵却友（世說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因荀粲說合之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鑰出三賢者皆敗德之人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游數稱其德李温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矣卒不能屈王鳳請交不許數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恥交兵子　意薄司空（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與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孔明謂巴曰飛雖武人受慕足下足下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尚存）　必交長者　惟友名流（唐書張巡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　又孔融多與有名者游）

## 擇交四

【原】未之許（後漢書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荅謝霸子曰大人方願交謙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增】服其裁量（世說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惟不候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躬耕林藪（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林藪桓温平蜀上表薦之）　交皆名士（唐書鄭絪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　名士夙儒（又曰蕭復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　輕褻衣裾（世說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　能交豪傑（唐書孔述睿少脩潔能交當時豪傑）　游皆豪俊（秉韓況幼有令名所集游皆天下豪俊）

## 擇交五

【增】詩　唐孟郊審交詩曰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槿

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蹋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 絕交一

原 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詩注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增 樂毅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 絕交二

增 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絏之中　原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增 東觀漢記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原 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友後遂不終

## 絕交三

原 喪朋　賣友（易東北喪朋　史記酈寄與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于北軍周勃等令劫寄父商使寄給祿呂祿信之故與出遊勃等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人以酈寄賣友）從好　流言（漢書孔僖曾祖父子建與崔篆友篆勸仕王莽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　禮記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　劉席　署門（上詳交友類下翟公事詳交友類）　朱穆論　嵇康書（漢書穆字公叔疾時交游不篤輕為棄絕故作絕交論　晉書山濤為三六舉嵇康自代康聞與書絕之）　增 徙居合浦　託契燉煌（通鑑母將隆為都尉王莽慕與交不甚附之莽秉政徙居合浦　三國春秋李嗣與燉煌太守李暠結刎頸之交常以宗族託暠曰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後暠反為嗣所擒暠深恨之）　責為郡吏　恨奪黃門（東觀漢記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魏志鍾繇傳王衛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昔恥交善黎奪其黃門郎[illegible]恨[illegible]與黎亦不終）　恐其薦已　諷以絕交（袁淑真隱士傳鶡冠子隱居山林衣弊履穿以鶡為[illegible]因號[illegible]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illegible]記相國掾口調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調友善鄭袁謂覽曰調奸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調果敗）

## 絕交四

〔對〕如遺（詩棄予如遺）思怨（又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棄子（子卑曰朋友不以是棄子）又相謗也（傳樂毅與華歆少相狎長相讒又相謗也）〔摘句〕富貴易（漢書富貴易交亦人情耳）前交後絕（新序吳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于道而後知其夫吾也鄙行辭曰吾義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絕吾將闕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以危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子而生不若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因於譚夫吾故免也遂[illegible]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侯也不知而出之愚也接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遣弟離婚（齊書初劉邀與祖班以文義相傳結陳雷之契又爲聘班之女班之將免數孝深等也先以告遊仍付密孝令其奏聞孝深等豫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邀告其所爲又班被出遊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解裳自隔（天中記劉遺與友人會稽孔還同舟於塘上遇一女子還目送之曰美而豔遺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請絕（類書纂要陳瓚初與蔡下交後見下奸邪遂請絕）

## 絕交五

〔原〕〔詩〕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棲飽則泥伏饕餮貪污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原〕〔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中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卑蘇在側悒憤不逞秖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緇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鷩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佼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名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

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增唐張九齡書曰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

原論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游也甚矣不敦於業不忌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蹊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景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衡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

若游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纖微影撤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綿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四

人部十三（故人　喪友　賓主　好客）

## 故人一

增書曰人惟求舊

## 故人二

增漢書曰張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硯上追思賀恩封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　漢史曰光武引嚴光入道故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南史曰竟陵王誕反廣陵范義爲誕司馬宋克廣陵誕與義皆伏誅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反臣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唐書曰唐公踐天子位多引貴臣共榻劉文靜時爲納言固諫帝曰宿昔之情何可忘也　舊唐書曰唐明皇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與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内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過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

## 故人三

增脫驂（上孔子遇舊館人事詳喪友類）　遺馬（東觀漢記杜林與馬援同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　同食　共衣（韓子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終日不食故人來乃食　南史范史寔與同郡尹苞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平長當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嫁女　授官（唐書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世稱之　又曰王顯與太宗有嚴子陵之舊每嘲謔爲戲持帽爲歡及帝登極名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官也顯曰朝貴而夕死可矣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回車　覆水（陶淵明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歎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杜甫詩哀哉練裙子負薪歸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　不忘著簪　勿遺踦履（韓詩外傳孔子遊于少原之野聞婦人哭于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著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遺其踦履已行三十

（步王還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履哉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也于是楚俗無相棄者）贈以綈袍　遺之紈扇（史記范雎爲秦相聞魏使須賈至雎乃微行見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　古今注漢朱買臣字翁子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郡人未之知也舊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寒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飯之脫粟　贈以生芻（漢書公孫弘爲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怨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鄒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爲之蓄錢之具也有入而無出滿則撲之士有聚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不聽求官　必與均禮（唐書裴垍爲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私傷朝廷至公　又曰岑文本于生平故人雖爵賤必與均禮　又劉仁軌雖貴顯接故舊如布衣時）大亮懷恩　李晟篤義（舊唐書隋末李大亮爲賊所獲賊帥張弼見而異之遂定交于幕下貞觀末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爲中郎將遷代州都督　唐書李晟篤分義隆于故舊）奏樂享賓　賦詩送別（唐書丘和靖與高祖有舊後和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爲引入臥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　宋史陳慥字季常元豐二年蘇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三日賦詩而別）載入後宮　盛陳陛衛（史記陳勝既王其故人傭耕者聞之乃至陳叩宮門曰吾欲見勝門令不爲通勝出遮道而呼勝乃召見載歸　後漢書隗囂使馬援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見當握手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 故人四

〔增〕無失其故（檀弓孔子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喜會故人（口口景差至蘭臺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故友舊交（朱敬則五等論商鞅故友李斯因舊交）沉醉釀川（鄭弘事見交友類）稱其義烈（後漢書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擢用舊交（魏志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契分愈密（唐書裴寂大業中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淵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攜手笑語（又曰韋表微篤故舊雖廝下必與攜手笑語）

### 故人五

〔增〕〔詩〕唐高適逢謝偃詩曰紅顏爲別久白髮始相逢惟餘昔時淚無復舊時容　又白居易傷友詩曰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棲棲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暌正逢下朝歸車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顧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　又郎士元詩曰數年

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把釣竿　宋張子厚答劉子先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　又劉子先謝張子厚詩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

### 喪友一

**增**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也謂朞年　又曰孔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又曰主人三年喪則爲之再朋友虞祔而已　又曰朋友虞祔而弔退非從主人也　儀禮曰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注謂無主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象冠廣一寸以上歸有主則止也如幼弱則不止也　又曰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與服衰絰帶檀弓群居則絰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爲緦服即士之疑服素冠也

### 喪友二

**增**說苑曰鮑子死管子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子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于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于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左傳曰孟孫死臧孫紇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顚散宜生南宮适五人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唐書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臥達曙方哭步送喪至其鄉

### 喪友三

【原】挂劍　絶絃（新序延陵季子返挂劍於徐君墓樹而去說苑鍾子期死伯牙遂絶絃）驢鳴　車載（世說孫楚字子荊與王濟為友濟死子荊哭之曰夫子好驢鳴乃作一聲好體俱似坐客皆笑之後漢書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于墓所由是知名）哀梁棟　歎山河（晉書衛玠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耳世說王戎經黃公酒壚歎曰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嵇阮亡吾為時羈紲今視之雖近邈若山河也）越界迎喪　修墓種樹（後漢書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友人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迎之人告并州刺史胡芳宜舉奏芳曰吾為朝廷愛才遂無所問又范式張邵少為友邵死式素車白馬號哭而赴母望見曰必是卿也式修墓種樹而去）【增】善惡一人　緦麻三月（唐書權皋德輿之父大曆中卒于家韓洄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三輔決錄游殷為胡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歲相善為緦麻三月）代親復讎　為周子舍（東觀漢記郅惲友人董子張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悲讎不復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又崔琰字季珪友人公方早卒琰撫其孤恩如己子）賦詩攜酒　廢斤輟絃（北史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游元明歎曰由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殺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世說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于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殞）事母撫孤　卹家嫁女（蜀志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母恭子長大為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晉書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周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于所生）

## 喪友四

【原】吾已（左傳鄭子皮卒子產哭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己之善故曰吾已）遺愛（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鼓琴歌（莊子子桑扈孟子反琴張三人相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子貢趨而問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賑給（朱暉事見前）【增】棄官收葬（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之棄官哭而收葬）尚有典刑（後漢書孔融與蔡邕友善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自送南陽（廣州先賢傳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德陽聞正令名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卹疾篤命絶殯斂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于南陽）迎喪營葬（南史范雲好節尚奇少與領軍王畡善畡亡于官雲迎其喪還家躬為營葬）故衣一篋（語林王賢江陵人明初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往江南以故人贈銀十兩故衣一篋託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令讓除子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以所寄物與讓子讓子泌不受白于官拘而與之）贖女助喪（紀典纂要于寬成化舉人友任良病死良妻鬻二女治喪寬贖還之）

## 喪友五

【原】【詩】梁吳均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又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禮數絶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

原賦魏王粲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羅生超長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渺渺兮藏形 增晉向秀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竝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于琴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遂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又陸機歎逝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木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常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頹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 原梁江淹傷友賦曰泫然霑衣兮悲衰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胄靈枝而啟胄緜四代而式昌泊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既華既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絕

弔意若之暫芳惜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神交于一顧遽嗟年之建纔窮生平之游遇懷愛重於素辭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固齊衡而共徑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柏我發志於冬桂帶瑶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于結誼兮梁門復從官兮朱藩何人徑之巫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澨結深痛於爾魂

〔原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鐘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客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生平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遨遠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秖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爲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眞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托淄澠自辯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又劉孝標追荅劉沼書曰劉侯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子者子悲其音徽未沬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諱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即接席詎百年可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合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　唐李嶠荅李清河書曰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變故幾何氣序遒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于有情之地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涙下聽鄰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才高位下盛年天閼同志遽絕絃之傷有識深埋玉之恨其藻綴鮮華姿采秀舉故已久處大府呈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怙恃終鮮兄弟有田一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候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友悌之歡以臨之貧病爲感慨之資羈栖無學植之半終能抗跡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信文章滿談

者之口亦爲難矣加以重襟期敦睦况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縉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不資於目前孤遺不給於身後古人稱清吏眞不可爲者豈徒言哉兄仁及遺簪禮縟追贈千古之下慄然獨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懸罄之室所費多端舊業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夕又頻濟施贖莊之餘颯爾復盡今授衣附及窀穸有期合門嗷嗷靡所控告亡友卒日惠愛在人吏毗追感道路血泣而簡書是懼賵襚莫申夫所以惡貪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豪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里之仁既將萬化同盡企江西之潤方爲萬口所懸適足以重仁恩而敦教義也惟兄實深圖之慮一言辱及羣願獲伸豈惟崔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爲幸甚

## 賓主一

增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又曰包有魚不利賓　尚書曰修五禮注吉凶軍賓嘉　洪範曰八政七曰賓　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又曰爲賓爲客獻酬交錯　又曰序賓以賢　禮記曰賓客主恭　又曰賓禮每進以讓　又曰主人親速客速名也　又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又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　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賓至如歸　又曰周諺曰賓有禮主則擇之　周禮曰太宰以八統馭萬民八曰禮賓　又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賓客之式　又曰六職二曰教職以懷賓客懷安也　又曰庖人掌賓客之禽獻注謂獻禽供賓客　又曰六聯二曰賓客之聯事　又曰六儀二曰賓客之容謂矜莊也　又曰以燕饗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又曰八辟二曰議賓之辟賓客有罪先議之　又曰秋官野廬氏掌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供飲食樹爲藩蔽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相翔謂伺候將爲盜者　又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又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儐相傳辭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

前却得兩向之而已　又曰環人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　又曰凡賓客至掌客掌獻飲食享禮賑之餐牢注餐食始至小禮也　又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注殺節省其費用也　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　韓文曰魚川泳而鳥雲飛是賓主之相得也

## 賓主二

增國語曰單襄公如楚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膳宰不致餼　左傳曰會于王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與王爲客若之何使客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三月乃見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矣汗明憱然曰君之賢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名門吏爲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漢書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後漢書曰傅賢遷廷尉賢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私客　英雄記曰袁紹居洛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三輔決錄曰頻陽游殷字季齊初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敎旣過家具設賓饌　晉傳曰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閙王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　晉書曰嵇喜爲太僕知廄騶馮陵英俊待以賓客之禮以狀表上　世說曰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南史曰謝瞻兄晦爲宋臺右衛權遇已盛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遜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　唐書曰王毛仲有寵于明皇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宋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又曰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人排却之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崔咸疾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

## 賓主三

原 吹笙 設燎（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賓至如歸） 就館 壞垣（又曰叔弓如晉晉人曰子姑就館又曰子產如晉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曰繕垣葺牆以待賓客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

增 貴賓 上客（上崔道固事見庶母類魏略劉備屯于樊城諸葛亮見備備以諸生待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毦而起以上賓之禮待之） 浮湛 率素（漢書陳遵與賓客晝夜呼號酒肉相屬書謂張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樂顧不優耶晉傳陸納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枰坐客愕然徐曰明公可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瀝溫及賓客歎其率素） 過舍 造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吉曰長卿久客旅游不遂可來過我舍于是相如後往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名之漢書張楷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 連榻 臥牀（世說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乃連榻而坐羊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耶遂不坐而去魏志許汜與劉備竝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遇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意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惡賓 殘客（上公孫弘事見故人類梁書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去事驃騎 命歌驪駒（漢書大將軍青退歸驃騎去病日貴青門下客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去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徵爲博士既至諸博士持酒肉勞之博士江公心嫉式命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狗曲也式曰恥爲豎子所辱遂免歸） 東道主 西都賓（左傳鄭伯謂秦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西都賦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雲聚禹廷 星占荀里（尚書大傳舜爲賓客禹爲主人于是卿雲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下陳寔荀淑事見父子類） 投刺攝齊 拂筵整帶（蘇州志通賢橋東有吳丞相顧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門無雜客投刺攝齊者皆一時英俊南史孔休源到都寓于少府孔登宅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以爲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待休源及至令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食分三客 名重五侯（列士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所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齊市中有乞食人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色屬傳上廚漢書樓護字君卿爲人短小精辯議之者皆竦然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主客相忘 賓朋分校（襄陽記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南史何思澄字元靜少勤學工文重交結入華林園撰遍略分書與諸賓朋校定） 北道主人 東門嘉客（後漢書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于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郭子桓大司馬病篤謝公省病從東門入桓遙望而歎曰吾門中久不復見如此客） 門無雜客 座有嘉賓（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人閑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自適居負南郭時策杖獨游素寡往來門無雜客文士見過不過一兩人梁書何敬容爲尚書令左丞參掌佐史以妾弟事免職後起加侍中賓客門生喧譁如故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 康衢長者 涿郡中郎（尹文子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人以實對于是改之賓客復往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先主至荊州雍與糜竺孫乾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 窗中窺客 門

下延賓（列女傳漢中[illegible]子[illegible]妻字大英子仲[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供具從[illegible]中[illegible]兒客[illegible][illegible]之曰吾視汝所文皆不及己此自損之道也後虛[illegible][illegible]請客許有秀士學[illegible]之書曰[illegible][illegible]失[illegible]晉[illegible]王[illegible]既[illegible]章[illegible]）

（[illegible]甚[illegible]門下車[illegible][illegible]數百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禮之）玳瑁珠履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記[illegible][illegible]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illegible][illegible]之于上舍[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刀[illegible]室以[illegible]王飾之請命春申君）

（客[illegible][illegible]三千客皆[illegible][illegible]以見趙使[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累世台司賓客[illegible]附皆傾心折節以[illegible]莫不爭趨其庭士[illegible]貴[illegible]之抗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孟門數千客

作書二十篇（史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致[illegible]賓客[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之士[illegible]食[illegible][illegible]千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亡[illegible]入蜀作書二子晉人名佼秦[illegible][illegible]客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者不[illegible]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天中記尸[illegible]）

十[illegible][illegible]十九[illegible][illegible]九州[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水[illegible]仁[illegible]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記）館賓　辟爲官屬　館以下僚（漢書[illegible][illegible]大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令授子經史爲[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太守[illegible]）

（何長[illegible]是達[illegible][illegible]本在[illegible]內[illegible]運[illegible]方明曰長[illegible]令行宣石[illegible]以下賓之食[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實[illegible]宣以長[illegible]遷[illegible][illegible]之而去）徵陪太祝　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呂文[illegible]公之父[illegible]賓[illegible]呂文[illegible]公門[illegible]）

（下一日自公曰有子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入書院事廷許太[illegible]公許之文[illegible]見之[illegible]曰此兒[illegible]日吾[illegible]位與[illegible]相似供[illegible]甚厚後[illegible]公果兩入相云世說[illegible][illegible]圖達道布衣[illegible]爲范之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日[illegible]范[illegible]方年少性[illegible]）

（[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一夕至[illegible]室中[illegible]已出矣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分乃大[illegible]走范公[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同曰公所[illegible]何書曰[illegible]漢高[illegible]何人[illegible]公遂進走入）慇懃[illegible]客

高賓愛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公出[illegible]中山有門客衣[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公知之作[illegible]詩以[illegible]之曰[illegible]洗[illegible]加培[illegible]賞達狂校[illegible]出[illegible]客自[illegible]作詩曰主人若[illegible]也[illegible]爲[illegible]莫爲枝[illegible]對[illegible]斧斤公以[illegible]一女奴[illegible]之世說[illegible]文）

（衛守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希源[illegible][illegible]來叔同在幕下[illegible]一日遊萬山[illegible]自[illegible]山門香山[illegible]而雪作登石樓望都[illegible]各有所隸于[illegible]高中有[illegible]馬[illegible]伊水來既至則文[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行良佳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門貴雪[illegible]違[illegible]也[illegible]）

（高[illegible]愛才如此）豹隱名堂　雁[illegible]客詠（宋趙平叔客逢水有詩云[illegible][illegible]至門下[illegible]年平叔[illegible]以[illegible]守後守以所[illegible]爲豹[illegible]堂[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有詩云[illegible]飛[illegible]清[illegible]逢何[illegible]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不還年少客遠令）

（郡守[illegible]然只在主[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屋[illegible]李文定[illegible]文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詩云[illegible]不到[illegible]上[illegible]色[illegible][illegible]客路中[illegible]之即名見占對[illegible]旨特許[illegible]試[illegible]詩云不[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座主[illegible]邊天子作門生）

## 賓主四

【增】賓以特牲（左傳賓以特牲晉悼公敬賓之道）【增】趙孟爲客（左傳宋公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座所尊也趙武謚文子）臧紇爲客（左傳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以爲上客（漢書[illegible]通見曹相國曰梁石君齊之俊士也[illegible]居不[illegible]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illegible]受命以爲上客）【增】將軍揖客（漢書大將軍青[illegible]益尊[illegible][illegible]）

（皇后然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自安舊節（又曰成都侯王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

（皆敬事邑惟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illegible]時請召賓客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惟護獨東向正坐[illegible]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質疑問事（又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

（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經書而已）君嗣疲（蜀志張裔字君嗣爲諸葛亮長史[illegible]亮[illegible]送車數百[illegible]與[illegible]故書曰晝夜接賓客人[illegible][illegible]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辟後[illegible]之

（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此客逼人（晉書謝安[illegible]冠[illegible]王濛[illegible]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

有此客不（世說[illegible]安[illegible]桓溫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此客噉名（又曰右軍詣晉簡文[illegible][illegible]孫興公曰此噉名客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不

衣自煖（齊書謝超宗坐公事免詣公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欣拔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芳林十指

（然言綵筆者與丞相手都尉向馬硯扇之交屢居重地後綜財賦蓋不能避讒嫌而樂矣夜手寫成通中書及沈雲翔等十人皆交通中書蘭芳林十番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廊廟之人（聞見辯群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于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曰范君廊廟人也後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及道吾歸得一偉人耳）自題客舍（叢纂詩敘緒歷吏部員外郎始韓滉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飲讌見之笑曰是子數後時耶久之晚舉賢良方正緒擢其文異等）

## 賓主五

【原賦】魏陳思王曹植娛賓賦曰遂衎賓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辨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翰墨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聖賢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德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乾

【增書】梁謝朏戒何敬容書曰君侯已得贈望多士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慚甚休甚休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人人所以猶有躡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啟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君侯豈能鑒焉　唐李嶠上高長史書曾趨嚴序敬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

【增論】漢王符潛夫論曰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陳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昔魏其之客流于長安長平之吏移于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客猶若此況乎生貧賤者哉　唐李德裕賓客論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蓋秉上聖之資邪不能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心腹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傳漢綱之疎濶達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下切齒衛

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以延接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　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亦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首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好客一

增史記曰鄒衍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趙平原君側行襒席適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　又曰魏有隱士侯嬴爲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晉書曰阮籍云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　漢書曰灌夫謂田蚡曰將軍幸喜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南史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龍門游

好客二（賓客謁見）附

原置驛　開閤（史記鄭莊字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常置驛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或門下客至亡貴賤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　白帖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延賓客公孫賀劉屈氂壞爲馬廄奴婢室也）倒屣迎　投轄飲（後漢書蔡邕倒屣迎王粲　漢書陳遵與人少飲酒賓客滿坐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出）遺鯉魚　有車馬（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古詩門有車馬客）歎魚　登龍（戰國策馮驩在孟嘗君門下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聞之乃與魚　後漢書李膺風裁高峻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增率素　豐華（上陸納事見前賓客類　世說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竝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以固之豐華不及曼之真率）連榻坐客　掃徑接賓（上杜預事見賓主類　天寶遺事王仁裕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徑迎接賓客至所居處宴飲謂之煖寒會）弟兄劇

飲　賓從獻酬（合璧事類陽城拜諫議大夫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南史羊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惟飾臺池　喜延賓客（唐書牛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娛樂新唐書畢諴喜賓客未嘗以有無計）合五侯鯖　為十人饌（西京雜記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傳五矦鯖宋書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泛江置酒　至府設筵（南史孫瑒字德璉頗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竝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國史補德宗非時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任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鏵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使其食客　目為豪友（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食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曰呂氏春秋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延納四方各士競相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門下科場文士亦集于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原　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二十　躡珠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綱鑑毛遂在十九人末與楚王盟後呼十九人上盟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遂為上客　下春申君事見前）

賓客謁見

屐履　命駕（世說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有貨得鴈門太守者謁規臥不起有頃白王符在門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屐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南史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夕而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與狎有人方之樓護欣然當之投曉還家所齎名刺必盡）禰衡懷刺　彭羕登牀（本傳禰衡來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適刺字遂滅　蜀志彭羕見龐統統非羕故舊又值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曰須賓客罷與卿談賓罷請食然後語統大奇之）

好客三

原　一沐三握（綱鑑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三分二供（白帖管仲念國用三分二在賓客注謂二以供賓客也一在國）增　以禮交之（史記魏公子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讓之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漿酒藿肉（鮑宣傳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恒滿坐（後漢書孔融為大中大夫性寬少忌誘掖後進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開門待客（華陽國志任熙字伯遠開門待賓客朝無少長必有供膳）肉山酒海（見曹植與吳質書）中廚豐膳（見曹植娛賓賦）終宴不疲（見曹植公讌詩）周覽不倦（吳志諸葛融每延賓高會輒問賓客所能乃合榻促席選對博弈或樗蒲投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覽不倦也）座無空席（晉書王渾為樂安將軍鎮壽陽時闢人新附渾撫循羈旅虛懷接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謁士人皆悅附焉）開筵以待（又曰車胤字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胤既博學多聞又善于歲賞當時每有盛坐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也）別陳異餽（周書長孫澄字士亮操履清約家無餘財惟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常恐座客請歸每敎中廚別進異餽留之）

薄待賓客

居家　拂坐（世說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南史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麥飯葱菜　濁酒素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至新息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刼之丹不得已而至侯故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却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　世說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濁酒素箄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儁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內廚外膳　粟飯菜葅（上公孫弘事見前故人類宋書宗慤孝建中遷豫州）

（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州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懿至惟設麥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懿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懿長史懿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謝賓客

原 翟尉署門　屈麾壞閣（漢書翟公爲廷尉賓客交集後免門可張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至翟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詳上開閣）主父無入　將軍不招（史記主父偃爲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我貧時昆弟不能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漢書蘇建責大將軍衛青不招賢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增 門客盡衰　座賓復至（漢書灌夫家居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　史記廉頗失勢客盡去及後用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無勢則去此固其理又何怨焉）秦王下令　徵士題詞（通鑑秦大索逐客李斯行且上書秦乃除逐客之令　陶淵明歸去來辭請息交以絕游）戒勿脩殽　自甘居野（東觀漢記崔瑗好士愛賓客盛脩殽膳殫盡滋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敎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養讒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爲諸子所嗤也）（唐書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爲汚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見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謝勿與通　避不出見（合璧尉遲恭晚節謝賓客不與通　李景讓本傳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涿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出見）

## 好客四

增 詩 魏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又王粲公讌詩曰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炎暉高卧君子堂竝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增 書 魏曹植與吳質書曰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北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五

## 人部十四（美丈夫　醜丈夫　美婦人）

### 美丈夫一

原爾雅曰美士爲彥暀暀皇皇穆穆美也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　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　詩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又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又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家語曰息土之人美　異苑曰風儀與秋日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 美丈夫二

增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左傳曰陳武子白皙而鬒宋公子鮑美而艷　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又曰車千秋姓田長八尺餘體貌甚麗　又曰霍光白皙疏眉目美鬚髯　後漢書曰馬援眉目若畫　又曰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常登臺見而偉之歎南方故多佳人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封小子侯每與朝會容姿趨走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之淵藪　原吳書曰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　又曰孫韶字公禮身長八尺儀貌都雅　又曰呂範汝南人有容色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所親謂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典略曰荀彧字文若爲人美偉折節下士坐不累席　又曰李宣國如玉山之將摧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與熱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增世說曰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巖巖如孤松之特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將崩　晉書曰王戎常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王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裴令公容儀俊爽時人皆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

行光映照人

原又曰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　又曰庾公道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髯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又曰王劭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又曰潘安仁至美每行于道羣嫗以果擲之常盈車　又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郎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之爭遺之帽　世說曰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晉書曰謝尚論中朝人物杜乂膚清衛叔寶神清

增世說曰陶隱居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聳在朱門閉形不交外物　又曰王景文風姿爲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南齊書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韶何偃爲一雙　北齊書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間邢晏即繪第五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梁書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身長八尺美容貌武帝布衣時見之曰王茂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陳書曰謝括字穎豫陳郡陽夏人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　前趙錄曰游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佳公子也　後趙錄曰張謐美姿容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曰冀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于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　又曰元善洛陽人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　唐書曰盧承慶美姿儀博學有才幹　又曰張知謇儀質瓌瑋眉目疎朗曉暢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嚴挺之姿質軒秀　又曰元宗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姜皎薦源乾曜因名見與語乾曜神清氣爽對荅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又曰張鎬儀狀瓌瑋　又曰韋斌容止嚴峭　又曰趙昶神釆軒異　五代史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　綱鑑曰李沆嘗侍曲宴帝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又曰呂端氣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以端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元史曰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 美丈夫三

【增】兩玉 雙珠（南史宋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不謂一時頓有兩玉人也 又曰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

（衞將軍昶弟也昶顗竝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改容 延首（山堂肆考裴瓚風神高邁爲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宋書褚太宰淵美儀觀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

（不延首人以方何平叔）【原】漢相 田郎（漢書王商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還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相 又曰田鳳爲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增】玉舉 珠庭（世說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唐書李絳爲華州刺史見李珏歎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高巖 閑美（孔帖劉伯芻風）

（度高巖 唐書李藩姿制閑美）風寓 姿儀（又曰楊炎美鬚眉峻風寓德宗即其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靜先生 孔帖呂元膺姿儀瓌秀）九龍 五子（北齊書王昕字元景北海人）

（也生九子竝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竝有志行爲世所稱瑋字祖玉聰明機悟美姿儀爲其舅北海王昕所愛曰可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原】乘羊車 執麈尾（衛玠別傳）

（玠在齠齔中乘羊車于洛陽市舉市皆曰誰家璧人世說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無分別）【增】奇風度 美容儀（唐書李嗣真常引工屬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

（府參軍閻元靜圖之孔帖竇抗體弱美容儀）稱觀音 號菩薩（北夢瑣言蔣凝侍郎有人物人稱爲水月觀音語林薛調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劉元章羅江夏入朝以）

（自任一日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原】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潘安仁夏侯湛竝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

（璧晉書王武子衛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竝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看殺衛玠）班伯甚麗 何晏絕美（漢書曰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

（學召見伯于殿上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何晏別傳晏年方七八歲慧心天悟容貌絕美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類）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漢書陳平美如冠玉 又曰董）

（偃始與母賣珠爲業偃年十三隨母入平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養之號董君）得葛無恨 窺宋未許（異苑鄱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

（如葛勃無所恨也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登牆三年窺臣至今未許）懸珠編貝 點漆凝脂（史記東方朔曰）

（臣年二十有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語林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弘治杜乂字）龍章鳳

姿 瑤林瓊樹（嵇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不自修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下王衍事見一）【增】狀如好女 貌若婦人（史記太史公曰余以爲留侯其人必魁梧）

（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梁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屨爲業侯景之亂子高從父于都下年[illegible]十六尚總角容貌豔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見者靡不嘖嘖嗟異）日月入懷 琳琅

觸目（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又曰有人詣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往別屋見季倫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紫芝眉宇 玉筍風標（唐書）

（元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山堂肆考唐蔣凝美風標號玉筍班每到朝士家以爲祥瑞）容儀高邁 風神峻整（晉書裴楷容儀高邁時謂之玉人）

（唐書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精神爽秀 姿容雄偉（五代史蘇逢吉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代悅作奏紀悅乃言之高祖召見逢吉精）

（神爽秀帝嘉之乃以爲判官 又曰閩王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宜相天子 特授丞郎（唐書蕭至忠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黜陟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長俯謂人曰宜）

（子何乃居外乎後漢書徐防字謁卿沛國人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拔尚書郎）

過門整衣　脫冠盛服（傅元傳元子鮮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服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三國典略裴叔則有雋采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

擢為第一　舉以無雙（漢書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晉書石苞字仲容勃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燕趙奇士　荊楚仙人（漢書江充召見太乙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許之充魁岸容貌甚壯上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宋書龔祈字蓋道漢壽人也姿貌甚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邈見之歎曰此荊楚之仙人也）

進止詳華　姿表瓌傑（孔帖温彥博進止詳華人皆推目焉唐書温造姿表瓌傑）

兩登廊廟　四退丘園（北夢瑣言趙逢仕唐及梁平于天成中文學德行之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兩登廊廟四退丘園[illegible]仰之）

蒹葭倚玉樹　野鶴在雞羣（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又曰嵇紹字延祖康之子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軒軒若朝霞　濯濯如春柳（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又曰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 美丈夫四

【增】美秀而文（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　狀貌異人（後漢書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貌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宗室顏淵（吳志孫桓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為宗室顏淵）　酒肆益樽（晉書王夷甫嘗與交遊詣酒家飲醉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手縈（世說潘岳妙有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縈之）　身被鶴氅（晉書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質等珪璧（宋記宋明帝謂峻姿儀豐采與珪璧等質）

風流可愛（齊書劉峻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狀若絲縷武帝植于太昌靈和殿前嘗嗟玩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更生風采（南齊書庾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外國使兼侍中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坐曰杲之為蟬冕所躡更生風采）

畫像賜之（梁儒林傳伏曼容字公儀宋明帝好周易集羣臣于清暑殿曼容素美風采執經侍論帝每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稱二天人（北史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武定中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沙門竊窺以為二天人也）　屬目（唐書高士廉進止詳華凡有歎納搢紳皆屬以目）

儀止秀偉（又曰武后召張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嘉貞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庭天顏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詔上簾引見拜監察御史）

風儀秀整（語林唐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風度凝遠（唐書宋[illegible]風度[illegible]人莫測其量）

朝廷羽儀（舊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嘗謂揆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人稱為三絕）　神觀爽邁（唐書裴度[illegible]才中人而神觀爽邁）

玉而冠者（唐崔琯傳崔渙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　秀眉美鬚（孔帖楊元琰秀眉美鬚髯）

端凝若植（唐書馮定偉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遷太常少卿文宗嘗按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舞于庭定部諸工立縣閣端凝若植帝異之）

風貌之美（北夢瑣言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邊閣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瀆都人士女懷擲果之思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

望而慕之（唐書崔郾姿儀秀偉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　儀幹秀偉（[illegible]苑楊[illegible]慎名兄弟儀幹皆秀偉慎名嘗覽鏡歎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耶世哀其言）

清粹端美（北夢瑣言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度京師咸重之）　神清[illegible]

遠（唐書孔季詡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容止端秀（五代史裴皡出于名家容止端秀）

**嬖幸** 錫馬 釣魚（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泣下王曰何爲泣對曰臣之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臣得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于王則褰裳涉者衆矣臣猶前魚亦將棄矣能無泣乎王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柔曼 怨曠（漢書贊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晉志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遺美于虞 有寵于衛（戰國策獻公欲伐虞而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去因而伐虞取之破老言破其老成人使之雖有言而不用也 彌子瑕有寵于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母病其人夜告彌子遂矯駕君車以出公聞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異日與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者）寵固安陵 途經江夏（楚策安陵君以顏色美壯得幸于楚共王江乙曰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願君必從死以身爲殉南史蕭韶字德茂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後爲郢州刺史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清由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信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踏餚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時賓客滿坐韶甚慚恥）死生牢穽 通達楷梯（上見沈約懺悔文下見王義方彈李義府疏）賜之玉柙 遺以錦袍（漢書哀帝寵董賢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之 晉書載記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遺以錦袍曰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一朝忽爲此變）賞擬鄧通 愛同韓嫣（漢書韓嫣字王孫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及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卧起 又曰李延年中山人女弟得幸于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由是延年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同卧起其愛幸等韓嫣）

美丈夫五

**原** **詩**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陳王裝瑇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鷰鉤鍔似舒蓮

**增** **文** 宋沈約懺悔文曰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此寔死生牢穽未易洗拔

醜丈夫一

**原** 釋名曰醜臭也穢也 **增** 說文曰醜音蚩酉反可惡也 廣雅曰佌倠娸媸儓𩓞類頦嚊臛類顲頫醜也（佌奠之反倠火遺反媸音蚩儓音臺𩓞蒲比反類卷大反臛音隹頦古來反顲音骨頫音欺）尚書洪範曰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詩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又曰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又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又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莊子曰厲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其似己也（厲人醜人也）辯命論曰哆噅䫉顡

形之異也哆噅口張不正

### 醜丈夫二

**原**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發蒙記曰醜男駿蔑

**增**廣弘明集法琳曰陽文與駿蔑爭麗孟陬與隴廉競妍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吕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重天下　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　新序曰齊有田巴先生行修于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先生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姣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姣過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名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姣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姣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漢書曰蚡爲人貌寢而貴　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姿貌短陋而博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徃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通脫不甚重也　晉書曰左思貌陋而口訥　前趙錄曰郭氾字子遊上郡人父士爲縣卒同郡巫遇一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君亦有貴子可納之當興君門士納之生氾長不滿七尺醜極當時朴訥無慧亦爲縣卒感憤游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必當貴達　前秦錄曰徐成純直亮素爲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六歲戲于路司隸徐統見而異之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戲不畏縛耶曰吏縛犯事者不縛小兒戲統語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兒相面甚醜君以爲相貴何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　唐書曰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　孔帖曰陳子昂貌柔野少威儀　唐書曰盧杞秉政無學術貌么醜楊炎薄之　又曰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乃以鎰爲鳳翔節度使　孔帖曰王伾貌蕞陋　又曰陸羽貌侻陋　又曰封常清素瘠又足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以貌取士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又曰五代桑維翰爲人醜怪

### 醜丈夫三

原銳頭 短足（劉謐之龐郎賦其頭也則中駱而上下銳頸平而承枕四起崔鴻前秦錄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中稱爲大頭龍驤）斂頤 推顙（周斐汝南先賢傳周燮字彥祖斂頤折頞貌甚醜母欲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于人與我宗者必此兒也遂舉之 呂氏春秋陳有惡人曰郭治犨麋推顙色如漆也）增足攣 脣缺（孔帖盧照鄰客龍門生疾甚足攣一手又癈 山堂肆考唐方干字雄飛脣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不第遂隱鑑湖數十年遇醫補脣年已老矣人號曰補脣先生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作令譏李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脣開袴一座大笑）革帶 繡冠（齊書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謂曰革帶太緩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呂氏春秋列精子高德行于齊潛王所歆著布衣白縞冠會朝步堂下謂侍者曰我好醜何如侍者曰公豔 出而窺井數曰惡丈夫也人之阿齊王寔不良而言良亦我之侍者也）梁狗 陸犀（梁冀別傳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 南史恩倖傳陸驗爲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以驗爲生犀）捉刀 飾帶（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眞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下田巴先生事見二）蕭啞 李傳（齊書蕭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啞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憎之 唐書李輔國貌俘陋）射雉 驅驢（上賈大夫事見二 唐書蘇世長容貌醜陋有學識性滑稽言雜諧謔隋大業中爲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驅驢世長再拜鳴呼以手據地感頂敗面爲驅驢之狀羣臣捧口而笑煬帝大悅賜帛百疋）狗面 麞頭（裴景秦書苻朗堅從兄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詣之沙門法汰問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唐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面狹長 貌疎瘦（後梁書宋如周爲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宜嘗戲之曰卿何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蔡太保知其旨笑謂之曰卿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經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宋王欽若貌疎瘦舉止山野復贅于頸常以文鐫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錢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弟恐不免事不遠矣）陋貌國公 黑面僕射（唐書李輔國本名靜忠材小貌陋頗知書記高力士見之收在左右與諸奴爲伍年四十餘爲小官掌廏中文簿後封成國公 北史後魏廣陵侯衍弟欽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時人稱爲黑面僕射）原支離隱顚 一 夏禹長頸（莊子支離疏者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也 尸子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天下獨貴之）睅目佐宋 蹙齃相秦（左傳華元睅其目皤其腹注睅睛大皤腹大史記蔡澤魋顏蹙齃齃鼻莖也蔡澤爲秦相）增伯倫之形不妨賢士 承宮之狀難示遠人（梁祚魏國統文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肆意放蕩嘗以宇宙爲狹云後漢書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求見宮宮曰臣貌甚陋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

## 醜丈夫四

原不颺（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惡而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謂曰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其失子矣遂如故交注不颺顏貌不揚顯也）黑而上僂（左傳豎牛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長而上僂（又曰陳豹長而上僂）惡駭天下（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之與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之請于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子羔貌惡（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知名孔子之門仕爲郈宰）失之子羽（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

（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才薄既而受業者[illegible]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增】搴帷搏手（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公子光光見之而惡其貌辭之子胥曰願令公子坐于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許之子胥說之半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殺吳王王僚也）出宰臨淄（孔叢子子高見齊王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管穆容貌醜陋民不敬之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稱其能也君不見晏子乎長不滿六尺面貌醜惡齊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體形方之猶賢遠矣王乃以管穆爲臨淄宰）剃頭飾服（司馬徽別傳劉琮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之徽鋤園左右問司馬君所在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郎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安稱耶徽更剃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醜而嗜酒（魏志管輅容貌醜而嗜酒無威儀）尾礫盈車（語林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尾礫擲之盈車）羣嫗唾之（世說左太沖絕醜亦效潘岳遨遊于是羣嫗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奴僕之下（晉書孫秀子會尚河東公主形醜貌短小奴僕之下者）不堪隊主（宋書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及明帝之時攸之以中領軍封公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攸之以實對帝大笑）獼猴衣帽（北齊書宋游道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爲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所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道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歡然如舊）形容短陋（[illegible]宋書桓護之字彥宗少倜儻不拘小節形容短陋而氣幹強果人以此重之）麟閣獼猴（舊唐書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先觀妍醜（胡訥見聞錄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妍醜然後延入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黠子猶是惡之不得入見）貌醜而文（唐書盧攜貌陋不揚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不可忽也）黑色胡鬚（五代史慕容彥超吐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鬚號閻崑崙）芫荽去黑（宋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黚用芫荽洗之當去荊公曰吾面黑耳非黚也呂曰芫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

### 醜丈夫五

【增】賦魏繁欽三胡賦曰莎車則黃目深眼圓耳狹頤康居則焦頭折頞高輔陷面眼無黑眸頰無餘肉罽賓則面象炙蝟頂如持囊隅目赤眥洞頞傾鼻　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非常人寔維彼元士稟之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眠立如烏牛峙忽如鸜鵒鬬樂似鸕鷀喜

### 美婦人一

【增】方言曰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釥或謂嫽其通語也又娃嫷窕豔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故吳有館娃宫秦有柰娥臺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或謂之姣趙衛燕代之間曰姝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美狀爲窕美色爲豔美心爲窈奕僷容也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僷宋衛曰僷又陳楚汝潁之間謂之奕　又曰娥嬴好也秦曰娥宋謂之嬴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岱之間曰姝或曰妦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故都曰

忓　說文曰姣好也詩曰靜女其姝秦晉之間曰娙娥　服虔通俗文曰容麗曰嫷彩美曰婧容媚曰婠南楚以好為娃肌骨弱柔曰媆嫋頰妍美曰嫵媚容貌曰嫵　何承天纂文曰孚俞美色也　周易曰冶容誨淫

【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增】又曰豔妻煽方處　又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禮記曰婦容不尊于色　莊子曰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容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華山子曰麗色藏飾

諺曰美人入室惡人之仇

## 美婦人二

【增】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夔娶之遂不嗣焉　【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史記曰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而歸　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士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襟帶恐飄颻不能自止善織五色絲引而結之則成文錦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善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左傳曰宋孔嘉父之妻美宋華督父見之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公羊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色　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倛則見者走易以元緆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佳者西施陽文也　【增】拾遺記曰越王貢西施鄭旦于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若雙鸞之在煙霧沚水之漾美麗越兵入國吳王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　國語曰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今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三年王滅密　成公美疏曰昔秦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之女

也　戰國策曰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爲陰姬乃見趙王曰臣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殊無美者臣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準頞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中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　又曰魯君擧觴于梁惠王曰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　說苑曰齊王建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常苦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嘻笑旁人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惶聽許　史記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竝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眞是矣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故事曰帝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黛黑　西京雜記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弱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作美人賦以自刺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也　拾遺記曰蜀先主甘后沛人里中相者曰此女後貴極宮掖及年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綾帳中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后與玉人齊色嬖者非惟嫉后亦妒玉人后乃誡上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可以妖玩經懷也上乃徹玉人衆嬖皆退當時以甘后爲神智婦人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文帝入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擧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爲迎娶焉　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年十七容貌絕世時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帝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夜來妙于鍼工雖深處

帷幄之中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　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絕所愛幸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置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拾遺記曰吳主潘夫人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曰神女敬而遠之有司陳于吳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之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歡樂乃以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寵四姬同坐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珍　鄴中記曰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　俗說曰宋褘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陳書吳興志曰梁吳興蘇氏女嘗于霅溪西南岸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蘇適章景明生女名要兒爲陳霸先后因名其地曰貴涇浦其中生重臺蓮花識者曰主出美人後果生后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　陳書曰陳后主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閒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天中記曰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豔態者名花鳥使主宴　道山清話曰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令纖小作新月狀著素襪於蓮中回旋有凌雲態齊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　南唐書曰後主保儀黃氏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嚬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于天性　後山詩話曰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　采石瓜州斃亮記曰完顏亮侍寢妃花不如者長安貧家女慧麗專亮寵凡打毬縱獵出入無不從亮死亦被殺

## 美婦人三

原弄玉　飛瓊（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夫婦共樓居一朝隨鳳飛去　漢武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元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南威　西子（戰國策晉文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　曹植扇賦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巫峽　洛川（山海經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黃帝之季女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曹植洛神賦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青琴　絳樹**（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魏文帝與繁欽書令之妙舞莫巧于絳樹清歌莫善于宋臘）**含睇　宜笑**（楚詞既含睇兮又宜）

（美下見傳元時）**捧心　伐性**（吳越春秋西施捧心而顰七發皓齒娥眉伐性之斧）增**二靳　六劉**（晉書載記劉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illegible]恚自殺[illegible]劉女[illegible]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長曰英字麗芳次曰娥字麗華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illegible]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保于朕寔自不同弘曰太保[illegible]自有周[illegible]聖源寔[illegible][illegible]大悅于是六劉之寵傾于後宮）**玉女　瓊仙**（幽明錄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illegible]帝[illegible]正帝[illegible]悅乃[illegible]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illegible]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五國故事南漢劉鋹才人名盧瓊仙）**療飢　解語**（南部煙花錄[illegible]女吳絳仙[illegible]內侍曰古人[illegible]秀色可餐若絳仙者可以療飢矣詩話太液池千葉蓮開明皇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耶）**吐石華　垂玉筯**（飛燕外傳后與其[illegible]合德坐[illegible]吐[illegible]合德曰姊吐染人[illegible]正似石上華[illegible]令上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　六帖[illegible][illegible]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翠翰眉　蟬翼鬢**（陸機艷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下莫瓊樹事見二）

**束素腰　橫波目**（宋玉登徒子賦臣東家之女眉如翠羽腰如束素傅毅舞賦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以橫波）**處以椒房　貯之金屋**（上西施事見二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主指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公主大悅遂成婚焉）**忘犁　忘[illegible]　傾城　傾國**（上羅敷事見五下李夫人事見前）**弗御鉛華　不施脂粉**（曹植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弗御　楊妃外傳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笑談謔浪巧會自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同日拜命[illegible]國[illegible]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云）**苕琬　華琰　輕鳳　飛鸞**（竹書記年曰桀伐岷山[illegible]二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杜陽雜編寶曆二年浙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一曰輕鳳修眉黰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及[illegible]于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宮人語曰寶蓋香重重一雙紅芙蓉）**丹山瑤姬　漢殿麗娟**（上瑤姬事見前[illegible]路集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illegible]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長生殿[illegible]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于[illegible]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縻麗娟之袂閉于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傅粉　焫香　吞刀　吐火**（飛燕外傳趙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晉書夏統從父祀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並有國色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吞刀吐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走[illegible]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被髮而臥不復言）**長袖　修裾**

**丹泉　華[illegible]**（上周成王事見二　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幃飲以[illegible]珉之膏飴以丹泉之漿也）**夢遊巫峽　形畫漢宮**（上見後高唐賦　世記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illegible][illegible]圖名之來皆賂畫工王[illegible]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illegible]圖之[illegible]身不得名幸後匈奴求美女于帝帝以明君賜之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而重失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卷髮　薄鬢　錦衣　絲履**（飛燕外傳曰合德美容[illegible]膚滑出浴不濡善音詞輕緩可[illegible]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稱美淖夫人在帝側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下巧笑事見二）**靡顏膩理　修態姱容**（並楚辭）

【增】隋富見骨（帝王世紀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隋富見骨）必有女戎（國語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好其色必授之情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君子曰知難本矣）土城學服（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之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二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步容習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秦人嘆蜀（昔蜀于中國不通自秦以金牛美女致蜀然後始通中國）投梭折齒（晉書謝鯤鄰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織梭投之折其兩齒）鄰家處女（晉書阮籍兵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盡哀乃去）衣藏琥珀（洞冥記漢武帝宮人麗娟以琥珀自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新羅美女（車頻秦書符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身被五彩（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入山求仙見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雞子象取二枚見一美人被五彩象向之叩頭乞長生女曰女急送手中物還著故處汝未應取此象乃送石還女授丹方一道）能畫長眉（山堂肆考隋煬帝御女吳絳仙能畫長眉嘗以紅箋進詩謝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步步生蓮（南史齊東昏侯潘妃名玉奴東昏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齊亡王茂請妻之玉奴守節而死故詩曰月步雲梯護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石字美人（南史西吳里志曰梁石臺實本餘姚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爲武帝采女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爲朝請時人因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曰美人石）淡粧雅服（梅妃傳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服却塵衣（杜陽雜編元載納薛瑤英爲姬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于異國求却塵衣一襲與服之）名花見羞（太平廣記明宗淑妃王氏美色號花見羞）號玉卮娘（志怪錄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僧指曰此西王母第三女號玉卮娘）

## 美婦人五

【原】詩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户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古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素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鉏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魏曹植詩曰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豔麗蓊若春花紅顏韡曄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爲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芬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又阮籍詩曰二妃游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娩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

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元詩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娥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脣翳皓齒秀頰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帶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旣已豔志節凝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家　又昭明太子美人晨粧詩曰北窗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又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又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眞來映竝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竝照相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履梅花漸著人樹斜牽錦被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又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臥久凝粧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承歡妾心君自解掛玉且留冠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聽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淇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妝　又吳均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紌羃歷懸青鳳逶迤摧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又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分風捲葡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又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又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陳伏

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鈌因媒染香風卽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又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　**增**唐徐賢妃賦得北方有佳人詩曰由來稱獨步本是號傾城柳氣眉間發桃花臉上生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羅宜實袜紅衫初繡成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　又梁鍠觀美人臥詩曰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罥鬢微汗欲銷黄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又孟浩然同張明甫碧溪荅詩曰別業聞新製同聲應者多還看碧溪荅不羨綠珠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綺筵鋪錦繡妝牖閉藤蘿秋滿休閒日春餘景色和仙鳧能作伴羅襪共凌波別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粉豔青蛾　又春情詩曰青樓曉色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已厭交情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卽裙裾埽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鬭管絃來　又宋之問和趙貞外挂陽橋遇佳人詩曰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妝本姓秦妒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傍人蕩舟爲樂非吾事自歎空閨夢寐頻　又李羣玉同鄭相幷歌姬小飲詩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風格只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爭教容易見文君　又常非月詠談容娘詩曰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壓看場圓歌索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憐　又李百藥火鳳辭曰歌聲扇裏出妝影扇中輕未能含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嚬臉疑人含笑情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又高唐賦幷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王曰朝雲始出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𣂏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旂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游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游王後宮相如曰臣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元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一作[illegible]）宮閑館寂寞云（一作重）虛門閣晝掩曖若神（一作山）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弦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于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逞色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又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如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魏曹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所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齒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披羅服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蹰于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滸兮采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

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青陽動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　又劉楨魯都賦曰衆媛侍側鱗附盈房蛾眉青睞顏若濡霞含丹吮素巧笑妍詳披耀日之珍幷珥明月之珠璫袿衣紛緋振珮鳴璜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娩之柔情超六列于往古邈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歡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愛之分深播中誠于曒日要執契以斷金　又阮籍清思賦曰靨白玉以爲面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耀精佩瑤光以發輝　又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扇坐瓊筵衛姬進鄭女前形窈窕以纖弱豔妖冶而清妍似春蘭之齊秀象明月之雙懸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滕采靡容膩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飇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珠以申贈覯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邈眺霄際而告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暫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袿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儀頃寸陰未改事雖假于雲物心常得于無待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矑瞳而頳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于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陳故山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池其少進也如采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罔樹價直瓊草共枝于是雕臺繡戶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虯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裊桂煙起而清謐乃曜邯鄲之躧步嬙北里之鳴琴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蕙初軟頳蘭始滋不嘒銜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蕊涵詠吐辭笑月出于陳歌感蔓草于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花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笙歌晼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戶玉露曖天氣已溫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憤雜佩兮且一欷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蘭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覯其容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于此哉　又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逾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佩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納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

羞影嫿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糚去留餘膩露糚委霧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增】唐富嘉謨麗色賦曰客有紅盤京劇者才力雄偉志圖豐茂繡轂生塵金羈照路清江可涉淥淇始度拾蕊歲滋摘芳奇樹錦席夜陳苔華嬌春瑤臺吐鏡翠樓初映俄而世姝即國容進疑自持兮動盼目爛爛兮昭振金爲釵兮十二行錦爲履兮五文章響珊珊兮佩明德（一作璫）意洋洋兮若有亡（一作響瓓瓓兮意洋洋若有得兮若有亡）蹁躚兮延佇招吾人兮曲房凝釭吐暉兮明燭流注願言始勤兮四座相顧時戕戕而載笑唯見光氣之交鶩夜如何其夜遲遲美人至止兮皎素絲秉明心兮無他期夜如何其夜已半美人至止兮素玉案之死矢兮無凋換既而河漢欲傾琴瑟且鳴餘弄未盡歌含韻清（一作清歌含韻）歌曰涉綠水兮採紅蓮水曼曼兮花田田舟容與兮白日暮桂水浮兮不可度憐彩翠于幽渚悵妖姸于早露於是覽物遷跡徘徊不懌起哀情于碧湍指感年于光隙擊節（一作鼓棹）浩歎解佩嘉客是時也揚雄始壯相如未病復有鄒枚籍籍荀令咸娛座客喜妙情灑豪翰動和聲使夫燕姬趙女衛豔陳娥東門相送上宮經過碧雲合兮金閨暮紅埃起兮綵騎多價奪十城之美聲曼獨立之歌況復坐絃酌而對瑤章當盛時而謂何　又呂向美人賦曰蕖華灼爍柳容婀娜輕羅隨風長縠舒紫霧隔膚紅柔姿靡質妖豔嬌逸絕衆挺出嫘然容冶霍若明媚曼睩騰光以橫波修蛾濯色以總羣齒編貝鬢含雲顏綽約以冰雪氣芬郁而蘭薰腰珮激而成響首飾曜而騰文或纖麗婉以似羸或穠盛態而多肌有沉靜見節有語笑呈姿思若老成體類嬰兒真天子所御者非庶人當有之

【增】【歌】唐李賀許公子鄭姬歌曰許史世家外親貴宮錦千端買沉醉銅駝酒熱烘明膠古堤大柳煙中翠桂開客（一作精聞客）花名鄭袖入洛聞香鼎門口先將芍藥獻糚臺復醉（集作後解）黃金大如斗莫愁簾中許（一作有）合歡清弦十五爲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骨興牽人上馬鞍兩馬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玉椀棲鳳凰裕羅當門刺純綫長翻（一作糊）蜀紙卷明君轉角含商破碧雲自從小屬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相如塚上生秋柏三秦誰是言情客蛾眉（一作鬟又作鬢）醉眼拜諸親爲謁皇孫請曹植

【增】【七】漢崔駰七依曰閭娶之孕既麗且閑紫脣素齒雪白玉暉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溶集王喬忽而隮雲

#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 人部十五　醜婦人　短小人　長大人

### 醜婦人一

**增**說文曰仳倠醜面也　通俗文曰不婧曰嬌（音畜）可惡曰嬒（音怪）大醜曰奃（音罝）醜稱曰娭（與嬆同）　周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焦贛易林復之蒙曰鴞鴂娶妻深目窈斗折腰不媚與伯相負

### 醜婦人二

**增**軒轅本紀曰黃帝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游行時元妃嫘祖死于道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淮南子曰啳睽哆噅籧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注仳倠古之醜女　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也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于是拂拭短褐自詣齊王齊王方宴于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宣王名見揚目銜齒謂有四始宣王喟然而歎納之爲后　韓詩外傳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與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蟹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請見王輟食而起左右曰三逐于鄉者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妻　莊子曰陽子之宋宿于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東觀漢記曰梁鴻同郡孟氏其女名光狀貌醜而黑能舉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鴻聞聘之

### 醜婦人三

**原**勃屑　龐廉（楚辭西施媞媞而不對嫫母勃屑而日侍又曰珪璋雜于甑室龐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爲恒俗固將愁苦而終窮龐音龍孟陬古好女）　誕女　亮妻（世說王廣娶諸

（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髣髴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習鑿齒襄陽記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印鼻　宿瘤（上齊鍾離事見二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抹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

惠妃　允婦（王隱晉書武帝爲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郭子許允婦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不復入桓範勸曰阮嫁醜女于卿故當有意許便回入內見婦即欲出婦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遂相敬重）

效顰　攣耳（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也　下見登徒子賦）

【增】猴面　鹿頭　傴肩皤腹（上見劉思真醜女賦　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疑妻有美色洛中殖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陋惡舉世所無朱悅之忘寢食）

### 醜婦人四

【增】嫫母倭傀（四子講德論曰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後宮花燭（唐書中宗好與朝臣狎戲韋庶人微時有一乳母寔蠻婢也既老且醜齒落髮禿于後宮列花燭嫁爲御史大夫竇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懷貞每進表狀列其官位必曰國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 醜婦人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又張又新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原】【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牛語反）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　劉思真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頞靨樓鼻兩眼䪼（一交切）如臼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似掘埽箒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闇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妝頰似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傳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盬鼓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腳皺可容箸熟視令人嘔

### 長大人一

【原】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　【增】又曰臣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　【原】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 長大人二

原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又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長一丈腰間一尺　增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原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六百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酒五斗不食魚肉五穀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增又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食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赤黃父　漢書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任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三十國春秋曰東萊太守王鸞未仕時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啖如此非耕而能飽而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由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鹿組字處嘿西平人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爲荊州刺史白晳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先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風望遒然獨秀　又曰神武時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槽脛長丈六以爲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彊舉之未幾曾遇疾痛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

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喜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五行書曰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獻長人名李家寵長八尺有五寸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夷堅志曰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倦則依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廪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焉　語林曰成化辛丑蘇州衛數軍士以禦倭汎海爲大風飄至一島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獰醜不堪見數人悉以藤貫穿之繫于樹上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來以手攀舵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舍舟去觀其斷乃中指一節長尺有四寸貯嘉定庫

## 長大人三

增捕魚　張烏（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注云其人手下垂至地晉朝雜記永嘉元年有鶖烏集于始安縣南其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鐵長六尺有半計其射者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倭國人常行遭風吹渡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始將從此國來也）原林父　支提（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腹圍百輔郭子橫洞冥記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增釣鰲　憑虎（列子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鰲戴五山龍伯之國有大人釣六鰲連負而歸因灼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下大荒中人事見二）猿臂　虎口（外國圖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脇好騎駱駝　孔帖郭知運長七尺猿臂虎口）原腰十圍　跡六尺（晉書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史記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見襄武　出蓬萊（魏志咸熙三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漢書王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名巨無霸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北詣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駟馬建旗載詣闕卧則枕鼓）眉見軾　骨專車（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問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表宏漢紀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溫厚人多敬之　後漢書趙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恃才傲物爲鄉曲所擯）河流大屐　增海汎中衣（祖沖之述異記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令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霧雨河渭泛溢河津監寇登于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魏志黃初中元菟太守王頎討高麗過沃沮國其東臨大海近日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二丈即長臂人衣也）原巨霸枕鼓　申香拂蓋（上詳出蓬萊注　崔鴻前秦錄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護磨那爲右鎮郎申香爲拂蓋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拉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頎而長兮　數之極也（詩猗嗟昌兮頎而長兮　國語仲尼曰長者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增銅頭鐵額　鉛爪鋸牙（上見二山海經東夷長人者身長三丈鉛爪鋸牙黑毛覆身不食火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廣額深頤　秀眉明目（孔帖楊收長六尺二寸廣額深頤疏眉目　後漢書表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康成大會賓客康成

（最後一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入學究書　結賓待士（阮翁仲南安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此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者猶以爲生　涼州記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畧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惟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齊夢盤庚　郭稱顏子（瑣語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人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惡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　晉書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髯著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一丈八尺　三十六年（魏畧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　括地圖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白首長丈）牽犬東萊　釣魚橫海（漢武故事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孫綽子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車隣國女　波谷山人（魏畧車隣國男女皆長八丈八尺　山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薦以大夫　拜爲馬監（史記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常若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　漢書金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即日賜湯沐衣冠拜馬監）

## 長大人四

【原】三丈（左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北門鄭瞞伐齊齊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之北門鄭瞞由是遂亡注鄭瞞長狄國名蓋長三丈骨節非常恐後代怪之故記其處所）千仞（楚詞東方長人千仞惟魂是索）【增】金人十二（前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併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像之遂自賢聖築長城故大人見于臨洮明禍亂之起　又三輔舊事鑄金狄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斛立于阿房殿前）【原】千秋八尺（漢書車千秋姓田爲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冤上乃名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美）【增】形皆偉壯（東觀漢記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爲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長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力能扛鼎（後漢書虞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容止端詳（三國典畧寇儁歸老不復朝覲天子思與相見乃令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爲前席）宰相之才（裴景仁秦書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瑰瑋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世何所爲作緯荅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儀狀魁岸（司馬彪序傳司馬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白皙長大（孔帖齊映爲人白皙長大）姿狀秀偉（又曰武儒衡姿狀秀偉）心無憂患（三秦記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二丈端正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 長大人五

【原】【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仞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

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曳彗星而爲髾掉指撟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以爲綢江杳渺以泫泫兮猋風動而雲浮

原 讚 晉郭璞長臂國讚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爲者長臂之人脩腳是負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曰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 短小人一

原 方言曰侏儒短人也紫㜮短也江湘之會曰紫 又曰桂林之中謂短曰㜮東揚之間謂之俯 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

### 短小人二

增 荀非相論曰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貢短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敖于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一短丈夫賓于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如此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原 國語孔子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 增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爲人甚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間七尺之劒願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原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俱足名曰巨靈 漢書曰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樓護爲人短小精辯 增 又曰郭解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名見遂形貌短小帝心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原 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容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魏書曰王粲樂進並爲人短小 增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行迷惑失道到此國中甚多夜光明月

之珠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吳錄曰張善字仲輔爲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侏儒侏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宋書曰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還本國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崔鴻前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略曰齊孟業有威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名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啟顏錄曰唐長孫元同有機辯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高密公主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元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名至始入門元同即曰爲日已暗公主等即大驚怪云日始是晝時何爲道暗元同即指段云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恪面赤更無以對　因話錄曰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下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爲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衆人皆大笑　天中記曰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即見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文帝撫然大笑　續世說曰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

短小人三

原 臧紇　高柴（左傳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注紇短小故也　家語高柴字子羔不過六尺爲人篤孝）

優旃　蔡義（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女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令半相代　漢書曰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楚葉公　齊晏子（上見二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事使楚楚爲小門晏子不入鮮來使）

眇丈夫　短主簿（史記曰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　晉書曰王珣爲桓溫主簿爲人極小[illegible][illegible]曰短主簿）

蔡賦巴馬　郭讚諍人（蔡邕短人賦曰巴[illegible]馬兮押下駒列子曰東北極有人名諍長九寸郭璞有讚）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上見二　益部[illegible]記曰張松爲人短小而放蕩不治節操）

西海畏鵠　東方紿騶（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百物不敢犯唯畏海鵠海鵠遇輒吞之鵠三百歲人[illegible][illegible]不死　漢書曰東方朔紿騶侏儒曰上以若曹耕田力作不及人從軍不任軍事無益于縣官令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增 遂拜府丞　乃爲侍

讀後漢書曰汝南周湊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諸男以湊對世祖見湊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湊對有詞理拜爲穎川府丞　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然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

宜爲學士　令作左丞（山堂肆考邇英閣講誦之所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人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爲隆儒殿學士　續世說五代崔善爲爲左丞以清察稱令史惡之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轉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日行千里　壽踰萬歲（神異經鵠國男女皆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鳥　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踰萬歲）

性辟虫豸　形類螻蛄（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人遇其乘車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虫豸所傷竝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廣志曰東方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迎風則偃　曝日而歸（外國圖曰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續博物志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飛日下自曝其身熱乃歸飲丹露爲粱）

智過其軀　身不如面（魏書陸俟多智長子馥有父風魏文成帝見而悅之曰吾嘗歎陸俟智過其軀是子復踰其父矣　下朶雖翰事見二）

## 短小人四

【增】身長三尺（史記東方朔曰臣朔長九尺三寸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身長三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日南記吏（東觀漢記曰張重舉孝廉送京師正月朝于德明殿明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記吏非小吏也帝嘉其言賜以金帛）

善用三短（北史曰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時稱短李（孔帖曰李紳爲人短小精悍時稱短李）

州民盡短（唐書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産侏儒歲貢諸朝城奏州民盡短自是罷）

眇小無鬚（新唐書曰李希烈叛關播盛稱李元平帝拜汝州別駕元平募人築城李希烈陰使亡命應募縛元平去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李克誠曰使汝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

儀質陋倪（孔帖曰韋述方少儀質陋倪）

才及中人（又曰辛讜[illegible]短才及中人）

朱衣元冠（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圍如長朱衣元冠乘軺車）

人長二尺（拾遺記曰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長安人腊（南部新書曰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氏）

## 短小人五

【原】【賦】蔡邕短人賦曰侏儒之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公劣厥僂寠嘖噴怒語與人相拒曚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辭曰雄荊雞兮鶩鷿鵜鴝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蛜且（子如反）繭中蛹兮蠶蠕（音而）蝡（音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若許

【原】讚郭璞僬僥讚曰僬僥極麼諍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諍音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人部十六（老人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歲上壽）

## 老人一

【原】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鮐背以引以翼　禮月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增】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貴長慈幼貴老爲其近于親也　又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子曰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續漢書曰仲秋祠南人星於國之南郊

## 老人二

【原】論語讖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周書曰文王名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增】又曰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也　國語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任爲東阿既行而君悔焉使人追之囑使者曰未至追令還已至勿追未至東阿使者反齊君問故使者曰臣見子奇同載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此必能治東阿矣王曰善哉　【原】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遊老人戴畚從而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

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增 又曰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 原 漢書曰馮唐老爲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其垂白不肯通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增 晉書曰華表太始中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以表清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辭今聽如所上祿賜與卿同 又曰祖逖進鎮雍丘略定河外躬自勸督農桑克己施下百姓感悅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 又曰周訪少時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等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在年耳 原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增 齊書云虞玩之字茂瑤年老有疾請退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馳驅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書曰尉元許致仕詣闕謝見於庭命昇殿勞宴賜以元冠素服又詔克三老給上公之祿 唐書曰太宗將伐遼名李靖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勞今殘年朽骨惟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許 舊唐書曰蕭德言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茲日關西孔子故顯當今 又曰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謹爲時所稱常以寬柔自持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覲爲將相者凡九十人其貴壽如此 胡野僉載云武部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廷跳躍馳騁以示便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開元遺事曰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 事文類聚曰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路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治五味而壽亦衰矣 洞微志曰李守忠爲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自稱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次見如

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　幽怪述異記曰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年少者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許穰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能飲食曾孫婦乳之荆州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一百十六歲終將終人人告别又窮山林處處履遍　周史曰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又曰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頊之子也事父母以孝稱後爲兵部郎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洞微志曰郤伯温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　元史列傳曰拜降父忽都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創戰功居多　又曰高納麟至正十二年江淮盜起帝命總制江浙三省軍馬詔直省舍人海玉傳旨慰諭納麟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　又曰石天應爲陜西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名將佐謂曰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卧病牀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　又曰實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加益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又曰王磐廣平永年人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帝震怒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　又曰李治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世祖即位復聘之欲處以清要官治以老病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名就職朞月復以老辭去卒年八十八　又曰吳澄撫州崇仁人至治末修英宗實錄成即移疾不出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　又曰曹伯啟天曆中起爲淮東廉訪使陝西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啟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天下高之　又曰趙世延拜中書平章政事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與修經大典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　又曰王英益都人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至元中李志甫等兵起時英已致仕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老必可激以義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

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　又曰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數日遂卒　明詩傳曰林春澤字德敷年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户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拜起矍鑠如少壯卒年百有四歲　又曰楊巍以太子少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年九十三而歿功名壽考未有其比　又曰董澐字復宗年六十七徃師王陽明晚究心内典　又曰文徵明授翰林待詔未衰求退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年九十而卒

## 老人三

原永錫　有終（詩永錫難老　禮記大道之行也使老有所終）耄矣　皤然（左傳石碏曰老夫耄矣又駘背之叟皤皤然）避車　隨履（禮記見老者則車徒避頒白者不以其任而弟達乎道路矣注任謂擔持物也張良傳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隨履良取而跪進之）雞皮　鶴髮（劉熙釋名云咽皮如雞五代史周恒公曰吾老矣雞皮鶴髮）三毛　三赦（左傳君子不禽二毛又曰愛其二毛　周禮三赦二曰老耄）皤皤　冉冉（班固辟雍詩皤皤國老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上齒　減年（禮記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未有遺年者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謂老者在上　劉平傳平爲全椒令百姓感化減年從役）善飯　安車（廉頗傳趙王欲用廉頗使使視之使者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　本傳漢武以安車徵枚乘乘年老道病卒）增大齊　長生（莊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廣成子曰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四事　三願（列子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之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疑而問之對曰未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澣裩　留枕（漢書石建爲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腧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南史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年一百一十六歲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躍馬　跨鞍（源懷傳源懷正始初蠕蠕入寇詔加懷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懷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時年六十一至雲中蠕蠕亡遁　魏書畢衆敬年已七十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年）不倦　彌勤（傳子胡昭外同乎俗内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　北史趙逸字思群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霜顏　雪鬢（唐李白不知幾甲子猶到冰霜顏　文潞公詩素髮飄飄雪滿肩）皓髮　華顛（漢武故事帝過郎署見顏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上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至老不遇　潛確類書蔡邕曰華顛胡老又崔駰達旨曰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稚而報趙又劉向新序曰齊有閭丘昂年十八而求仕宣王曰子年尚稚閭丘昂曰昔顓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昂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一氣　同甲（典刑錄魏公六老圖樂工致語云六人四百四十歲好是同貞一氣生　彙苑文潞公程珦司馬旦席汝言皆七十八爲同甲會潞公詩云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甲午年）榆年　嵫景（漢孟嘗傳年歲有訖桑榆行盡　江淹詩一屬我嵫景半賞爾若光初按嵫景崦嵫之景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杖鉞　書屏（山堂肆考宋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昔師尚父九十杖鉞秉旄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　又宋劉器之曰富韓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原無下拜　不提挈（左傳）

（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禮頒白者不提挈）操几杖　給韋袍（禮記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注從猶就之　晉書劉弘爲荆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甚

苦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乃謫主者遂給韋袍複帽）增　眞率會　耆英堂（景苑司馬光六十五作眞率會詩　潞公傳文潞公留守西都集洛中公卿大夫年高有德者爲耆英會就資

聖院建太廈曰耆英堂）摩銅狄・授玉杖（東漢劉子訓有神術與一老翁共摩娑銅狄人於長安東曰適見鑄此已五百歲矣故張天覺詩曰鶴髮飄飄紫府仙摩娑銅狄不知年　續漢書曰民

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不噎也）種壽泉　却老霜（清異錄仙家以津液灌溉丹田爲種壽泉　又以九鍊松枝爲之可辟穀長生）原　貴

德尚齒　深計遠謀（禮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

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同爵尚齒　敬長貴老（禮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於軍旅矣　又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

其近於兄也）皮似斑梨　目如濁鏡（釋名曰凍黎老人皮有斑黑如凍黎色也　陸機百年歌曰殘目如濁鏡）日暮塗遠　鐘鳴漏盡（史記主父偃曰吾日暮塗

遠故倒行逆施之　又魏田豫爲衛尉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壯未聽豫報書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止罪人也拜大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從衰得白　引户校年

（文選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禮記三王養老皆引年注）髮將種種　心旣諄諄（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　趙孟年未五十而諄諄然如八九十者）

增　音吐鴻暢　年力康強（唐書盧鈞爲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塞朝咨歎　石林燕語文潞公致仕入對神宗見其年力康强問攝生有道乎潞公

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不敢作過當事上以爲名言）廉頗遺矢　高允隆車（本傳廉頗奔魏趙王復思頗使使者視頗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臣與坐頃之三遺矢

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本傳後魏高允年漸期頤志識無損孝文以爲光祿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焉馬忽驚奔車覆傷眉帝遣醫療之）李嶠龜息　裴度龍鐘（山堂肆考

唐袁天罡與李嶠同宿袁聽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必壽此龜息也　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

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爲相僕以告公公曰見我龍鐘故相戲耳）精爽不衰　進取彌銳（魏書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百二十卒　山堂肆考唐中宗以唐休璟同三品休璟

年八十餘進取彌銳）錢朗顏童　喬林耳聵（山堂肆考錢朗南昌人仕唐累官光祿大夫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元孫數人已皓首矣而朗顏貌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爲

上清所召今去矣儼然氣絶數日顏色如生年一百七十餘歲　本傳唐喬琳衰老耳聵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猶知管任　不復事人（世說山公以器識重朝廷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　本

傳梁震唐末登進士第高季興愛其才欲留之震退而築室洲上披鶴氅稱逍遙隱士曰吾老不復事人矣）原　渭濱之叟翼周（太公）　商洛之皓匡漢（四皓）　絳老辱

在泥塗　馮唐屈於郎署　矧過及耄之年　宜申在宥之典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朝廷　況當尚

齒之朝　難許遺年之議　少不如人方辭鄉國之使　老而無子始爲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已

老　深計遠謀乃楚丘之始壯　日落桑榆感末光而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已上白帖）原　五十養鄉

（禮記五十養於鄉）杖家（禮記五十杖於家）　異粻（禮記五十異粻粻米也音張）　命爵（禮記五十而爵）　服官政（禮記五十曰艾服官政注髮蒼白如艾可常事其官也）

不致毀（禮居喪也）不成喪（成備也不備禮）不備禮（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不力政（五十不從力政）命爲大夫（禮記五十命爲大夫）置爲三老（漢高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善置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爲縣令丞尉以相教勿繇戍）無車不弔（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始衰也）親沒不髽（髽子飾也）增 知非 啓蒙（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朱文公五十七編易學啓蒙孝經）方娶 遲歸（江南野史陳貺處士五十方娶李白詩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白髮 榮名（東坡詩髮白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白詩我今五十七榮名得幾時）除侍讀 薦御史（東坡年五十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唐韓愈年五十一薦殷侑狀云兼通三傳旁習諸經堪任御史太常博士）入京師 直玉堂（周濂溪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束畀周興任之以埽還其父郎中之墓東坡年五十四直玉堂）會夾谷 貶潮陽（孔子年五十二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韓愈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貶潮陽刺史至藍關有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造僧廬 赴幕府（韓愈在潮州年五十有四有一老僧號大顛聰明識道理愈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杜甫年五十四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曰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生道保 婚韋妹（景苑元稹字微之年五十八歲生子命名爲道保崔元諒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方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住一屋下見婦人生女曰是君婦崔竊殊不之信俄所識之女暴亡後官四品年五十八乃婚韋涉妹年始十九居履信坊下尋勘歲月正與夢中相合）年當富貴（本傳朱買臣常刈薪樵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羞之買臣曰吾年五十當富貴後拜會稽太守）過二（孔融書孔融與魏武帝書曰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始應名（孔綸年五十一始應名爲參軍）松菊主人（韋元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一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何有官情（南史何偕隱若耶山雲門寺梁武帝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偕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官情）杜陵遠客（杜甫年五十六在夔州西閣立春日詩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始工詩（本傳唐高適年五十始爲詩即工）有濟時意（江南野史李讓五十不仕而慨然有濟時意）得第（雜錄唐孟郊字東野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郊年五十得進士第郊爲詩有理趣爲愈所稱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加三（樂天詩老校於君年幾許今君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樂天詩今年花前五十五）長慶秋（樂天詩長慶二年秋我今五十一）三品官（同上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娶丞相女（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家貧不娶故相國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因固辭文定曰弟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幸壻李氏先生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敢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入中書（分定錄曾公慶曆八年過杭州同僧元達往天竺禮聖像至路口望見有婦人衣紫獨行而前呼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廬山高節（雜錄劉渙爲潁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詩以美之）衰顏（東坡詩贈寫真道士李得素曰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小學書成（朱文公五十八編小學書成）

原 六十

宿肉（禮記六十宿肉）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不與戎（六十不與戎政）歲制（禮記六十歲制喪具）養國 杖鄉（禮記六十養於國又記六十杖於鄉）頤指 耳順（禮記六十曰耆指使注指使使人也言不躬親於事也六十而耳順）增 年登 旬滿（樂天詩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蘇轍詩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致仕 封王（文彥博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請致仕疏凡五上宋曹彬爲神武將軍伐蜀克成都薨年六十九眞宗臨哭之追封濟陽郡王）刪詩書

序學庠（孔子朱文公年六十序大學中庸章句）建大功 爲常伯（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請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去不知所終魏善相者謂應璩曰君六十二爲常伯而當有厄）**原**居喪不毀 征蠻可用（禮記六十不毀 東觀漢記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增**鬢薄西山 老如盛年（東坡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 伊川行狀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全今六十三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損若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蓄積）心情多少 志氣奮揚（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李崇以本官都督北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畧如少者明帝目而壯之朝臣咸稱善）爲博士 清源丞（漢武帝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弘年六十徵爲博士 唐張柬之年六十三爲清源丞善相者曰當位極人臣）**原**七十杖國 養學（禮記七十杖于國又七十養于學）賜杖 斲輪（詳受玉杖注 莊子齊威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輪不徐不疾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則席 懸車（七十君問則席注則席在席而與言 七十懸車）**增**抱麟 跨鶴（孔子 東桑生不知何許人少遇異人授以修鍊之術能辟穀父娶之曰吾不欲爲凡世叟子孫耳乃開一室坐養數十年一日謂家人曰吾道成矣遂手畫一鶴于地跨飛而昇時年七十六）**原**賜几杖 乘安車（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注不得謝爲不聽致仕也 又大夫七十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遇周文 師絳縣（呂望七十遇文王 絳縣人老矣趙孟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增**笞老翁 肖嬰兒（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魯有單豹者辟世離俗岩居谷飲年七十而猶肖嬰兒）好墳典 罷春秋（趙逸在魏歷中書侍郎好墳典年七十手不釋卷 下詳後詩）官登三品 俸沾五十（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歸鄠陽路逢少年田獵割鮮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如此傍一僧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于氣痢衆醫不效寶藏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服之立瘥授寶藏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樂天詩壽及七十年俸沾五十千）筭得空槨 夢講東堂（安定貞善筭術成帝時貞常自筭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隴上狐墳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後漢闞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講于東堂之奧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卒）**原**貳膳（七十貳膳注貳副也）衣帛（七十非帛不煖）傳家事（禮記七十老而傳注傳家事在子孫）必與揖讓（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謂致仕者）酒肉處內（禮記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謂居喪也）不與賓客（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古稀（古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知紀年（左傳晉悼公夫人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年）**增**恭敬待命（說苑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原**何敢釋恭（魯國有恭士者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曰何不釋恭汜曰君子好恭以成名小人學恭以除刑行年七十常恐斧鉞之加何敢釋恭）虛左（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門者魏信陵君置酒大會客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七十爲天（南陽酈縣有甘谷水甘美其山上有大菊落水得其滋味谷中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年百二三中年八十七十爲天）圖上方略（趙充國年七十餘圖上方畧請自將擊先零）登祖壽（何脩隱若耶山脩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七十三脩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

（言甚懷慘後至八十六）劉楊同軌（蜀志陳壽與譙周別周曰昔孔子七十三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至參政（董德元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爲天下第一遣報家書詩云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七十至參政）大孔三年（北齊使來聘梁[illegible]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升坐（隋文帝幸洛陽公孫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帝命升殿坐問其年幾以實對帝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占對清明（唐趙昌德宗名問狀時年踰七十占對清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雉朝飛（韓文牧犢子七十無妻感野雉作雉朝飛操）醉舞（白樂天年七十四賦詩云[illegible]醉舞遣孫扶又云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筋力柔彊（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彊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講乾卦（宋紀宋處士王昭素有學行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斂容對曰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illegible]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道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屏風識之不忘）詔不起（范鎮元祐初以詔起鎮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步訪兩蘇（宋巢谷眉山人也[illegible]軾轍謫嶺海平生[illegible]復相聞者谷[illegible]慨然自眉山徒步訪兩蘇轍驚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于海南轍愍其老且病固止之）中庸先生（張特立元世祖在潛邸首傳旨諭曰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原】八十

致膳常珍（八十每月致膳八十常珍）釣渭誌墓（姜太公　陳堯佐將終自誌其墓曰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備可歸息于父母棲神之域矣）【增】增秩焚券（孫遜父嘉之年八十[illegible]令遜求降外官乞贈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致仕　樊重世善農稼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閭井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蒼髯雪鬢（古詩弟子蒼髯[illegible]年八十養生世世受遺書　又睢陽五老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云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春）眼方行潔（仙人[illegible]子方陶弘景年八十一眼有時而方[illegible]名行高潔望之若不可及仰之[illegible]無[illegible]和[illegible]因事事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莫不嗟歎）精爽壽貴（紫貢學道妙庭觀其徒甚衆年八十四常精爽一日謂[illegible]曰我將歸矣遂逝　太宗時贊寧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羃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户寧曰母嘗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拜塋至門雨作避于茅舍甚久浣浴[illegible]細方去）賜几杖問籌策（李充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充爲博士後年八十以爲國三老賜以几杖　趙充國年八十朝廷有四夷大議邊陲重事嘗與參其謀問籌策焉）伯始練事公度攝生（本傳東漢胡廣字伯始爲三公時年已八十而心力猶壯練達事體　唐書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illegible]喪不及東西必見（禮記八十齊喪之事不及　又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不敢過注不敢過言道經之必見也）曰耋（說文八十曰耋）鼓缶（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杖朝（禮記八十杖於朝）五豆（鄉飲酒禮八十者五豆）月制（八十月制喪具）月存（詳上）不俟朝（八十不俟注不待朝事畢歸）非人不煖（八十）復口算（漢武帝令臣年八十復二算注二口之算不入兵革之賦）他罪勿坐（宣帝詔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即驗（平帝詔婦女非身犯法男子八十已上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無得繫當驗者即驗問之）一子不從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二口不預賦【增】天下中庸（六老圖序胡廣字伯始孝廉爲天下第一五遷尚書僕射爲太傅時年八十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似老嫗（漢蔡義爲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鬚髮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過廉頗（呂岱年八十討亂破賊廉式張承與岱書曰足）

（下上馬輒自趁乘不由誇隱如此足下過康願）其人如玉（晉宋纖字令艾年八十篤學不卷酒泉太守馬岌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銘詩於石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
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寔勞我心）夢兩足絹（沈慶之臨賜死時年八十夢有人以兩足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夫不免矣兩足八十尺也足度無餘）諱老（後魏衛永字[illegible]靳爲刺史[illegible]
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自稱六十九）守道彌固（魏韓暨字公至詔曰暨澡身浴悳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年最出羣（唐九老懷州司馬安
定胡杲年八十九詩云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尸解（唐杜光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爲道門領袖後還隱于青城山蜀王建封爲青城先生年八十五尸解去）位尚書（詩宰公八
十餘位至六尚書五福惟無富一生誰得如）老福（太平興國宰相張文定齊賢母魯國夫人年八十餘太宗召見撫之曰婆婆老福）貴而且壽（青箱雜記宋張士遜建與張昇皆壽八十六陳
堯佐壽八十杜衍壽八十一富弼壽八十五皆致政士遜詩曰青雲岐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友兄（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飢乎
天少冷則問曰得毋衣薄乎）與造物遊（東坡張方平文集序云公今年八十二杜門卻掃終日危坐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八十六粒（張文饒爲外洪令一道士熟視文饒頃間出藥
十粒文饒餌之道士笑復取之九十粒即吐道士止之使再餌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後年八十六未嘗有一疾）州郡肅然（元史卜天璋天曆三年蜀兵起荊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公
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壽考康強（列朝詩小傳申時行字汝默嘉靖狀元爲元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二年壽八十考終於
里第壽考康強時時與故人遺老修綠野香山故事）原　九十鮐背　鯢齒（釋名九十曰鮐背又九十曰鯢齒）黃耇　凍梨（九十或曰黃耇又九十曰凍梨）傳經
納訓（濟南伏生年過九十矣失其本經以口傳授尚書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儆言于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增　凌雪　移山（雎陽五老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詩云厖眉老叟俱稱壽凌雪喬松豈畏寒莊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居懲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感其誠
云云）原　飲食不離寢　有問則就室（九十者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注遊出入也九十者天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日秩（九十日有秩注秩常膳也）日
修（九十日修喪具）使人受命（九十有君命使人受之注不使拜也）得人不暖（九十雖得人亦不暖矣）有罪不刑（禮記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家不從政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君就言政（八十九十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鄉飲六豆（鄉飲酒禮九十者六豆）增　左鬢生角（述異記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寸半）原
甲卒不預（漢武令民年九十復甲卒注不預甲卒之役）增　以賢良名（漢書轅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名固諸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年已九十矣）無影兒（陳留有富
翁年九十取田父女爲婦一交接便生男大男謂非父種數年爭財不決丞相丙吉思維良久言曾聞異人無影老年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裸體此兒獨啼言寒又並令日中行獨無影方
服）原　百歲就見　倦勤（禮記曰天子巡狩問百歲者就而見之注就見老人舜曰耄期倦於勤注百年曰期年已老耄倦于政禮之勸）張蒼飲乳　廖氏餌丹
（漢書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百餘歲乃卒抱朴子臨沅縣廖氏家世老壽或出百歲或八九十所居宅井水殊赤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砂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羅
侯不衰　竇公恒樂（後魏羅結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新論曰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文帝
奇之問何服食而至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鼓琴日以爲常無所服餌導引以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期頤（禮記百年曰期頤注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增　少昊（史

（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帝嚳（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歲）唐堯（備考堯癸未一百歲年一百十七歲）虞舜（尚書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壽一百一十二）夏禹（備考禹踐位八歲年百有六）**原**無老耄（瀨鄉記老聃記其年紀時已一百餘歲無老耄之貌）**增**賜西域木（洞冥記東方朔從西域還得風聲木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上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木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朔曰臣見此枝三枯死矣）**原**上壽爲此春酒　稱彼兕觥（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武伯爲祝　淳于奉觴（傳曰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注祝上壽也史記淳于髡曰奉觴上壽一斗徑醉矣）項莊進爵　呂后反卮（漢項莊入爲壽注進于尊者獻無疆之壽漢書呂太后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卮注反覆也）**增**酌斗以祈　舉觴相屬（詩大雅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宋史浩字直翁淳熙已巳掛冠時四明年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爲朱顏華髮成壽而康繪爲六老圖樓參政熙爲之序）鶴髮初生　玉顏常春（蘇詩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李白金骨既不毀玉顏自常春）紅顏綠鬢　金章紫綬（朱文公壽母詩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綠鬢雙瞳方雜志奠章母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梅英點髮　老萊戲彩（高亭詩梅英飛雪點親鬢彙苑老萊子年七十著五彩斑斕之衣以爲戲而娛親）敬期三樂　山谷四印（家語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行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者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壽比南山（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有親舉酒（山谷詩金玉滿堂空爾爲有親舉酒世上稀）作慶老堂（詳老人一）建眉壽堂（宋張浚母秦國夫人高壽浚時知福州就州宅建眉壽堂）簪花上壽（朝野故事淳熙十二年孝宗奉行慶壽禮詔舊相史浩陳俊卿立班正月朔旦上率百官簪花用樂上壽於康壽殿推恩有差）

## 老人四

**原**一老（詩不慭遺一老）國老（禮記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室老（禮記大事室老行）不徒行（禮記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不爲禮（禮記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不遺老窮（禮記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而弟達乎州巷矣）隆諸長者（禮記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蒐狩矣注頒分也隆多也）方瞳玉面（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筠杖共談天地乃五方五行之精）**增**大椿（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趨拜強駛（潛確類書趨拜強駛注老而不衰也）三老（賈山傳養三老於太學）睢陽一老（山堂肆考漢應曜隱睢陽山中與四皓俱被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睢陽一老）素髮（史記馮唐白首爲郎素髮垂領）三百歲人（文帝典論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儉能辟穀悉號三百歲人）龐眉皓髮（漢顏駟事詳見以至老注又柳子厚文不遇與龐眉之郎數奇見惜擁節之將軍）十日一賜食（山堂肆考漢孔光拜太師平帝詔十日一賜食賜靈壽杖令爲省中位坐設几入省用杖）老當益壯（本傳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年迫日索（山堂肆考馬援征五溪蠻謂文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如願）八十校書（蜀志向朗字巨達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開門接賓引納後進）所竊已過（蜀志宗預爲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少年輩而屑屑造門耶）黃髮期（曹子建詩願以黃髮期養[illegible]忘將老

（又曰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八百歲翁（抱朴子孫權時蜀有李阿者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九百歲女（九疑山得道羅郁野真誥云此女已九百歲矣）齒危髮禿（任彥昇序曰齒危髮禿之老）大耋（陸機詩大耋嗟落暉）何敢便老（本傳宋劉懷珍為江夏王義恭參軍後見之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答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手寫細書（南史隱逸傳沈麟士字雲禎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七十克選（魏傳孝文詔曰山陽公尉元鴻臚卿游明根竝明允篤誠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克五更之選）老尚堪行（彙苑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李靖能復一起為帥乎靖即往見房元齡曰吾雖老矣尚堪一行）身老齒宿（唐世說李百藥字重規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屬和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香山九老（白居易序曰居易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宴樂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急景頹齡（李義山詩急景倏云暮頹年寢已衰沈休文詩若蒙西山藥頹齡倘能度）西夕年（潛確類書李崖拜太保謂其子曰不可以西夕之年取法於來今也）不煩樞務（山堂肆考宋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翼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以詩道意）年老及第（本傳宋梁灝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啟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一月兩經筵（山堂肆考宋元祐中文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時彥博年已八十一矣）學者師表（元本傳耶律有尚身為學者師表數十年海內宗之旣以年老力請還家朝廷復班楮幣七十緡即其家賜之）

## 老人五

**原**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梳　又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肢易懈惓行步益疏遲常恐歲時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又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蕊元鬢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宋鮑照代少年時至衰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筝燕趙人好酒多芳氣殽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增**又鮑照在江陵歎年傷老詩曰五難未易夷三命戒淵抱方瞳起松髓頳髮凝桂腦役生良自休大患安足保開簾窺景夕備屬雲外好翾翾燕弄風嫋嫋柳垂道池漬亂萍蘋園援美花草節如驚灰異零落就衰老　**原**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又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綠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又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增**唐劉

希夷悲白頭翁詩曰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爲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知已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白居易詠老贈夢得詩曰與君俱老也自問老何如眼濕夜先臥頭慵朝未梳有時扶杖出盡日閉門居懶照新磨鏡休看小字書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疎唯是閒談興相逢尚有餘　又歎老三首曰晨興照清鏡形影兩寂寞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衰看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吾聞善醫者古今稱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我有一握髮梳理何稠直昔似青雲光今如素絲色匣中有舊鏡欲照先歎息自從頭白來不欲明磨拭鵶頭與鶴頸至老常如墨獨有人鬢毛不得終身黑　前年種桃核今歲成花樹去歲生嬰兒今年已學步但驚物成長不覺身衰暮去矣欲何如少年留不住因書今日意徧寄諸親故壯歲不歡娛長年當悔悟　又漸老詩曰今朝復明日不覺年齒暮白髮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歡趣遇境多愴悴逢人益敦故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　又詩曰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所經多故處却想是前身散帙優游老閑居淨潔貧螺盃中有物鶴氅上無塵解佩收朝帶抽簪換野巾風儀與名號別是一生人　又詩曰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絲纔應勉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閑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息養氣語言遲行亦攜詩篋眠多枕酒巵自憖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又九老會詩曰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盃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薛逢老去也歌曰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無成頭雪白迴首幼累與老妻俱是途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鑒我鬢未生朝巾暮櫛不自省老皮皺皺文縱橫老去也爭奈何敲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張籍短歌行曰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

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　不須臾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巵盛酒置君前再拜願君千萬年　柳宗元覺衰詩曰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宋梁灝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恩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榜已無同輩在歸家唯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李先與杜秀才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九代孫君今古儋州氣質清且溫今年八十二頗覺行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　魏野壽寇公詩曰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一品見元孫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詩曰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以睢陽為盛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文潞公同庚會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芝儔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司馬光率真會詩曰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蘇轍七十餘詩曰年年醉後飲屠蘇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讀罷五千道德適觀書　明林春澤謝劉中丞商侍御建百歲坊詩曰翠旗谷口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猶憐園綺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願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頌華封　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父曰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青染誥金花綾近來更覺雙眼明夜抄蠅頭窗下燈登山臨水兩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鵝溪一幅為寫真烏紗白苧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威旁舞亥夫聽箇是南極老人星

【表】唐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譽寰備員廊廟霜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墉巖穴樂太平之世允荷
聖朝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髮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

無所根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增序唐白居易九老會詩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會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師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宋錢明逸睢陽五老圖詩序曰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耇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功成自引得謝君門燕居睢陽與太原王公河東畢卿沛國朱公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晏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昔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於圖識相傳以爲盛事距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況昔則休烈鉅美過之　司馬光耆英會序曰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洛者潞國謂韓國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文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効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光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七

人部十七（九流奴婢僮僕）

## 九流

原儒家者流（藝文志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詳道教） 陰陽家者流（藝文志蓋出於羲和之官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名家者流（又云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注警許也工弔反鈲破也音匹） 墨家者流（又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縱橫家者流（又云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尚詐諼而棄其信也） 雜家者流（又云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又云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助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及鄙者爲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又云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作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兵家者流（又云蓋出古司馬之職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易武受命以師克亂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戰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 奴婢一

原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 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女厮婦人給事者） 周禮注曰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官爲奴即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方言曰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爲婢

## 奴婢二

原漢書曰武帝時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顧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錄尚書事徙交州家無私積奴婢不滿十人 宋書曰太祖欲北討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

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增】齊書曰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遊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王氏彙苑曰劉弘基始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亦可脫饑凍　唐書曰肅宗嘗賜元眞子張志和奴婢二人名奴曰漁童婢曰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又德宗初即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合璧事類曰孔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　唐書曰張廷珪爲監察御史會詔市荊益奴婢廷珪上書諫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脫免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　又曰趙懷位台宰兩第寶貨獲儒生家（已上奴婢總載）

【原】左傳曰斐豹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爲奴　新序曰昌邑王以[illegible]注羅爲酬及儒者復以冠冠奴羞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虜吾臣也　史記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又曰欒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爲都尉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奴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爲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增】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公新視事知涉名素欲以厲俗遣兩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涉肉袒自縛箭貫兩耳詣廷尉門謝罪

【原】漢書曰王鳳家弟爭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因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其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縛著牀上以寵命呼其妻入劫取寶物又使縫兩縑囊夜斷寵及妻首盛之馳詣世祖封爲不義侯　又曰劉寬嘗坐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我懼其死也　東觀漢記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又曰鄧弘奴醉擊長壽亭長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大倉令得出入妻所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　風俗通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工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

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泣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慙問佗所欲佗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入衆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奴也　增魏志曰晉室踐祚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立勳不營產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杜蘭香傳曰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爲詩贈碩云縱轡代摩奴須吏就尹善摩奴是香御車奴曾忤其旨是以爲御碩說如此　晉書桓伊傳曰晉孝武帝名伊飲帝命伊吹笛伊即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放率乃許名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之前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字也遂治襄國　前秦錄曰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大言責沖曰爾輩奴正可牧羊耳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厄奴苦欲取爾相代　齊書曰陸澄弟鮮揚州主簿領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返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趣販所不爲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續搜神記曰勾章張然滯役在都有少婦遂與奴通然養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然張弓拔刀當戶然大喚曰烏龍狗遂咋奴頭然取刀殺奴以婦付官　王氏彙苑曰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命斬奴而還軌首　又曰唐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婢告主者斬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丈而隕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　王氏彙苑曰李賀出遊常命小奚奴背一古錦囊以隨得句即貯之　山堂肆考曰宋李沆守太初一僕逋宅金數十一夕遁去僕有女將十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惻然視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及笄擇壻具奩歸之後父歸感佩刻心骨沆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沆薨縗經三年以報　又曰宋張齊賢爲江南漕日一奴竊銀器數事至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

寸祿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　燉煌實錄曰張存善
針有奴好逃亡存宿則針縮奴足欲使則針解之　元史列傳曰羊仁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
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䟫跡得母
及兄弟家俱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各家贖之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鄉里嗟之
又曰俞金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鎭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又曰趙一德
隆興新建人至元中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主阿思蘭以冤被誅羣奴各亡去一德獨奮
曰主家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主母太夫人勞一德因分美田廬遺之
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之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
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　明列朝詩傳曰李佸扶溝人早年供青衣之役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詩成
一家言士夫禮重之　又曰李英以青衣給事南海歐楨伯遂能爲詩士大夫與楨伯遊者皆知李生詩愛而
傳之天目山人讀李生詩有句云能詩況在方回上戀主寧言穎士非　又曰馬來如李翰林子田之僕也子
田內鄉詩選載其詩八首有爲主人稱壽及送郎君省試之作　事文類聚曰宋杜生善易有亡奴者問所從
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値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無以進馬可折道旁叢代
之乃往折叢伏其下獲之（以上奴）　原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
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
公　漢書曰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朱暉爲郡督郵太守阮況
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重送欲明己心也
增魏志曰武帝遺令吾婢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　又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
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原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十人皆能爲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
殿賦　蜀普錄曰閬州參軍王涉有婢笑春紅死涉念之洒淚爛損犀籐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
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有

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爲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增又曰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脣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又曰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父亡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既而嫁生子　原世說曰石崇富侈廁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　又曰石崇廁有十餘婢侍列如廁而出各與新衣出多羞不能如廁王敦往脫故衣著新衣意氣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曰祖納字士言少孤貧至孝常自炊爨養母北平將軍王敦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爲從事中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荅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也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内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解職還家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　唐書曰李元道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元道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嘗遺元道一婢元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因放遣之　增山堂肆考曰唐楊愼矜父塚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愼矜欲殺之敬忠曰責之可市十牛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侍左右問所從來婢奏爲愼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愼矜坐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鉷等作飛牒告愼矜有詔賜死　又曰從事崔郊唐末進士也初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寵視之既貧鬻於連帥于頔家得錢四十一萬寵眄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溼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頔座頔覩詩令名崔生曰此

詩是公作耶遂命婢與生同歸　東軒筆錄曰鍾離君買一婢以從嫁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奩篚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異聞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投湖中爲禮後見湖中有吏著禪衣乘馬云青洪君使要明道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者皆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以上婢）

## 奴婢三

【原】**周奚**　**晉隸**（鄭元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有才智者以爲奚　下詳奴婢一）**遺賈**　**賜光**（史記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　漢書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人）**鄭泥中**　**龐竈下**（世說曰鄭康成家奴婢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風俗通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具白母母使喚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頭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爲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沈當問耕**　**劉使執杵**（上詳奴婢二　劉謐之與天公牋曰在於建事之邑姑得數年相還方得數奴學耕使婢執杵）**胡婢善射**　**夷奴作石**（三輔決錄曰金律爲郿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律與必善必見諱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從役也　林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爲國王）**禮有不爲**　**律限多畜**（周禮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注有爵者謂命士已上齔七八歲初毀齒者是也　哀帝詔諸侯王以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則沒縣官）**豈惟炊爨之勞**　**抑亦巾箱之寵**　**苟古今之可徵**　**雖微賤而何害**　**乃生無恤然因子貴**（見徵子必貴注）**作賓王父**　**未爽夫賢**（以上奴婢總）**負續**　**罵兢**（後漢書李善字次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續逃亡瑕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爲生汁推燥居遲雖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後爲本縣太守路經元墓躬自除草洒道自執爨修飯祭祀拜辭涕泣而去　初班固在竇憲幕府有奴干洛陽令种兢車騎吏呵之奴醉罵兢兢大怒時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賓客皆逮拷兢捕繫固固遂死於獄中）**陪臺**　**執事**（逃而舍之是無陪臺執煩辱之事）**千指**　**五尺**（漢書僮手指千比千乘之家　李令伯表曰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增】**廬兒**　**家僕**（漢蕭望之傳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爲蒼頭諸給事殿中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　史記與家僮雜居齊處也）**典琴**　**執鞭**（啓顏錄北齊元景有奴名典琴　肆考晉陶侃家僮千餘有胡奴者不喜

（言客數坐保一日出祁奴輸[illegible]見所覽樓云比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保異之至夜失奴斷在）

助勞　估勢（晉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唐劉子華爲昭應令宰相元載有一別墅以奴主之奴自稱郎將估勢暴縱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縣收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作事　鋤藥（韓愈送窮文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奴星韓奴名　唐施肩吾詩鋤藥催老叟焚香呼小青）

癡鬚　蓬首（見後王褒辭　[illegible]許昏畫在中書日令牙儈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

易酒　取漿（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唐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嘗遣奴取漿公廚旣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侍愛　感恩（漢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挾權傾都邑　下詳奴婢一）

愛才　化德（唐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唐陽城值歲饑屏跡不過鄉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

原

舍人斷席　平頭提箱（史記任安爲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叢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座　古詩曰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箱）

增

引泉灌蔬　接水釀酒（見泉　酉陽雜俎魏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所絕有）

訴主藏甲　買奴置田（唐本傳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異謀按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謨引律固爭乃論慶死　史記季布楚人也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迺髡鉗季布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

不肯酤酒　何事執燭（見王褒僮約　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晝與客弈碁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奴曰郎君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令博弈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以上奴）

執鑪　添香（肆考漢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選端正妖麗者執香鑪護衣服　下見後詩）

主纂　掌牋（上詳奴婢一　肆考唐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紅綫乃彈阮咸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

原

翻羹汚衣　覆酒就杖（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累夫人試寬意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爾手乎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爲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恐殺主父告之恐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故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具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增

吹篪降羌（肆考後魏河陽王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朝雲善吹篪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涕泣即相率歸降秦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焚券遣歸　質錢許贖（又曰唐羅讓嘗有以婢遺之者讓問所從來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焚券召母歸之　彙苑柳子厚爲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　以上婢）

## 奴婢四

原

改曰私屬（漢書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炙灼　拘制（光武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人　又詔吏人遭亂爲青徐賊所掠賣爲奴欲去聽之敢拘制以掠人論也）

詔殺者罪（又詔天地之性人爲貴殺奴婢者不得減其罪）　除傷人律（又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厮臺掠民（唐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掠民子女爲奴婢左臺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爲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陛下法以偷生也　以上奴婢總）

著丹書（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所不焚丹書者有如皎日遂殺督戎注豹犯罪沒入官爲奴以丹書其罪）

操箠出主（戰國策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

（曰雜也不力門者出之）告官（田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其奴注古者殺奴婢皆告官如不告者罪之）爲奴報讎（史記欒布爲奴於燕爲家主報讎也）入百人（又司馬相如傳卓氏富家僮八百人）誤殺子（東漢宋則爲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叩頭就戮則察而恕之）匿主子（本傳晉祖逖有胡奴曰王安者逖甚愛之及逖子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市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善文章（晉書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於劉惔惔謂何如方回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有士風（韓翹嘗爲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二百歲（世說云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增崑崙奴（漢武帝寵一崑崙奴嘗以杖擊群臣）善騎射（唐王毛仲父坐事沒爲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宜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與毛仲並）銀杯羽化（唐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巨萬多爲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杯盂一笥緘縢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待以忠信（宋程明道雖奴婢必待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悔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家咸歎服）守主不離（淶水記聞王遠者屯田郎守李豐僕夫也事豐久豐既而去豐應募爲兵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豐以子學妖術父子繫御史臺上怒甚治獄急豐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遠旦夕守臺門不離四十餘日豐坐貶思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外從者皆辭去數日豐忿恚死旁無家人遠使母守其屍爲治喪事哭如親父子殯葬於城南僧舍然後去以上奴）原侍史（周禮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冪女鹽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今之侍史官婢也以巾覆物曰冪）女祝（女婢曉祝之事）女史（曉書）女工（曉裁縫）子必貴（史記姑布子卿見無卹曰此眞將軍也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曰天之所授母雖賤子必貴也）贖父（又曰太倉令淳于公將刑少女緹縈上書請沒身爲奴贖父死罪）隨軍（後漢書馮緄爲車騎將軍平定荊州振旅還京監軍張敞承宦官指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認盜紫金（別傳後漢梁冀認士孫奮母以爲守藏婢盜白珠紫金）累騎（世說阮咸素愛幸姑婢婢從姑去時方有客咸借客馬追姑家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客非之）妖可滅（晉書郭璞愛主人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即滅主人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從之璞陰使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井中主人悅璞乃攜婢而去）丸藥（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客見之沈累數年）歌團扇（晉樂志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甚篤嫂撻婢過苦其婢素善歌而珉好把團扇故製此歌）增著約令還（肆考李德裕鎮蜀時蜀人多鬻女爲人婢德裕爲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母）詐疾送還（小說唐仲賢鎮西川日嘗怒出婢鬻於大校蓋巨源宅蓋臨街呼賣綃者觀於東內手揣厚薄明昨可否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因令送還既出外舍或問之婢曰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綃牙郎耶以上婢）

## 奴婢五

增詩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夷道詠死奴詩曰丹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常作林　唐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恆將歌舞借人看意氣豪雄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顔爲君盡【增】溫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曰魂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唐人亡者遇七日則以其衣物施僧事見楊氏喪儀）　杜甫示獠奴阿段詩曰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溼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白居易詠失婢詩曰宅院小牆庳坊門榜帖遲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惟有月明知　前題劉禹錫和曰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鶯鶯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韓愈詩曰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宋黃庭堅余成詩并序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事鄙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不善而愼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六十年矣猶一日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遠過此也其人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因作詩以識愧云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嵩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按王尼晉人嘗爲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皆與友大將軍聞之遂得離兵）　劉克莊老奴詩曰少賤腸枵破褐單傍人門户活飢寒自從毀齒初成券直至長鬚尚不冠冷炙時霑筵上餕禿芒旋埽臼邊殘他時縱取封侯印僅得君王踞廁看　明楊基贈跛奚詩曰人笑跛奚躄我愛跛奚跛蛙雖百跂連夔亦一足可履平疑屐齒歷險若箕簸立如鷺聯拳行類鼈蹝蹝形欹褰長前肩脅韝短左非斷涉寒脛豈刖獻玉踝附婁涉水阨陋郤構兵禍疾同哀駘佗怨及趙女嫘觸屏屢思倚守户每得坐戒奚勿躁步世路方坎坷

【原】賦　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一作散在）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元髮光潤領如蝤蠐纖橫接鬢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袖丹裳躡蹈絲屝盤跚蹤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脣都冶嫵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頹昒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

可排俜俜溝側敫敫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躐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惄焉且飢

張安超誚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詞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洿泥脩珠彈雀堂谿刈葵鴆雜啄鼠何異於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起晉獲驪戎斃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滅祀叔肸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餧己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誚其鄙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一作性）不雙侶但願周公妃（音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嶲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蠏行索妃旁行求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為妾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於馬廄廚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績繒累繐皆來集聚婍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叔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思得故獲終吉

【原牋】喬道安與天公牋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筲饞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傖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其脛肉落如手攣肋斂骨跂而不愈長婢來成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難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麞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原書】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邊不使去來執轡娩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差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原辭】前漢王褒責髯奴辭曰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芊芊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元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鬢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顏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汙穢泥土傖囁穰擩（音而）與塵為侶無素顏可

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御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貍之毫氂爲子鬚者不亦難哉

**原** **約** 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户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音脾）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踑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沃水酪佐醡（音俎）醭（音莫）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一作壹[illegible]）餧食（音飼）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桑披椶種瓜作（音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爨（音[illegible]）雞鳴起舂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音脯）滌盃整案園中拔蒜斫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鼈烹茶盡鋪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鬭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惡敗椶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鞣裁轅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礨（力罪反）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已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音佇）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尺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户上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一作常）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仡仡扣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不敢作

悉

【增】文宋黃山谷詔跛奚文曰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乃得跛奚蹣跚離跳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廚人怒罵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霧溼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揮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善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闘門之內固無事此今將詔若可爲者晨入庖舍滌鐺淪釜料簡蔬茹留精去觕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煑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醬曰晚用薑蔥渫不用焦旋菹不用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姨爐臨食爬垢捲髮染指舐杓嘬截懷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爲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 傭保一

【原】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作於宋子（縣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欒布與彭越爲家人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　【增】後漢書曰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與語大驚遂共訂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時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長宜親政上書直諫太后大怒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載去城外得蘇因逃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賢厚敬待之　元史列傳曰郭回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卒回傭身得錢葬之　明詩小傳曰谷淮字文東客於淮陽傭書稗而秀頗好博覽仿文徵仲書法給事澄江張學士家

## 傭保二（傭賣附）

【原】傭耕　賃載（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隴上而歎　鄭莊字當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亦反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就賃多逋負以此陷罪貶爲庶人注就賃受雇賃而載言當時保賃其賓客於司農載運）　轉移　救助（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注閒民謂無業者轉移爲人執事閒人若今之傭人　又云移用其人轉相救助）　揆日　計傭

廢事　食力　揆以時日　計其功用　【原】傭賣　販繒　燒塼（灌嬰　王高書則傭賃夜則燒磚）

## 傭保三

**原** 賃舂（梁鴻字伯鸞賃舂）傭書（後漢班超貧常傭書）賣傭（彭越爲家人時窮困賣傭於齊爲酒家保）僕賃（傳申鮮虞僕賃於野）飽食而已（魏焦先自有一蝸舍淨埽其中呻吟獨處飢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誦書亦徧（吳闞澤貧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之亦徧）**增** 借書（元史趙弘毅字仁卿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聞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八

#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九

人部十八（頭　面　目　視附　耳　聽　聞附　口）

頭一

原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黄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爲首　毛詩曰螓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

頭二

原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晏子曰湯長頭而𩬊鬢　增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裂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原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詳合璧）　增又曰須賈使秦見范雎雎數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卒自剄趙王取頭與秦　原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敢斷行也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增又曰項籍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爲公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横横至尸鄉廏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面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剄令客奉其頭詣高祖　史記曰欒布爲梁大夫使于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録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胷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原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吴漢圍隗囂於西城敕書曰西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李郃別傳曰郃耳有奇表腦枕有鼎形　增事文類聚曰管寧避難遼東還

泥海遺風船垂傾沒寧思度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原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又曰袁紹辟牽招爲督軍從事紹卒事袁尚後遼東送尚首懸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增魏略曰龐意手斬一級不知是郭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氏之甥意後於鞬中出一頭鍾繇見之而哭意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蜀志曰秦宓使吳吳主問宓天有頭乎曰有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又曰巴郡嚴顏率衆守城及城陷張飛命左右牽去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　益部耆舊傳曰段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作一脂筒中緘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撾吏從人頭破開簡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生喟然而歎乃還卒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歎曰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曰君腦有玉枕必至公也後至太尉 原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一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增世說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庾之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公當爲黑頭公　晉書曰嵇康謂趙至曰君頭小而銳有白起風童子白黑分明　晉中興書曰庾亮與蘇峻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攜其弟懌倏翼南奔温嶠顯宗幸嶠第亮泥首謝罪 原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黃昏行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破流血殆死 增語林曰魏郡太守陳異常詣郡民尹方方櫛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櫛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我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我愛民如赤子也 原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增崔鴻前秦錄曰東海王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小軍中稱之爲大頭龍驤

## 頭三

增神居　精主（元命苞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下見頭一）　奇表　高臺（上詳頭一黃庭經頭爲高臺腸爲廣野）　玉枕　泥

九（上詳頭一黃庭內經一面之神宗泥九腦神精根字泥九）枝棘 觸屏（左傳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漢書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元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於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叩首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懸梁 在樹（又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疲倦欲寢以繩繫頭懸梁後爲當世大儒 晉甘卓還襄陽意氣驕慢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沈首 焦頭（晏子春秋景公田於梧丘夜睡夢見五丈夫徃倚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君靈公出畋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首而沈之命曰丈夫五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 漢書人爲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扝首 縮頭（長首也壽貌豐人扝首卷舞扝首言人多弱陋世說祖廣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者）五柱 三合（隋紀高祖生馮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角出遍身鱗起大駭墜帝於地帝爲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洞神經頭爲三台君）鑊煑 函盛（吳越春秋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問曰子眉間尺乎吾爲子報仇須子之頭并子之劍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與鑊煑其頭七日七夜不爛王親臨之客於後以劍斬王頭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劍擬其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名三王塚 燕丹子荊軻謂樊於期曰今得將軍之首與燕地圖秦王必喜而見軻軻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則將軍之積忿除矣於期扼腕執刀曰是日夜所欲而今聞命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以函盛於期首與軻入秦）

## 頭四

增 白頭（家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九首（楚辭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三首（山經三首國其爲人一身三首）飲器（國策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又漢書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易冠（呂覽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令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以爲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爲也）崑崙（黃庭內景經太一流珠安崑崙注頭爲崑崙）抑首（文選侍坐殿上背伏抑首）長頭（後漢書賈逵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尸頭蠻（瀛涯勝覽占城國有尸頭蠻本人家婦女但眼無瞳人爲異夜寢則頭飛去食人家小兒糞被妖風侵腹必死頭飛回合其體如舊）照鏡不見（王隱晉書蒼梧太守吳臣據郡邑不恭王命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喻臣臣照鏡不見其頭騭因入斬之）夢生角（蜀志魏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楊儀踏延頭曰庸能復作惡否）黑頭公（世說王珣與謝元俱被桓溫曰王掾當作黑頭公）范長頭（南史范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由多識前代舊事也）筆公（魏書古弼爲尚書令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因呼曰筆公）下馬沃盥（花敬定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女云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 杜甫歌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 頭五

原文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温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洌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賈爲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旣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置鼻耳安鬚眉插牙

齒眸子攜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踞如此者故栽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蓋金銀弗佩音味弗嘗食栗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嘗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當如皐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舍難從容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澹滑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譎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蹇蹷至老無所希也

面一

增說文曰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顴面不正也頡短面也領面黃頦也顴瘦淺面也赧面赤也　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又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黃庭經曰面為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鼻之所居故為宅　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面首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　論衡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堯舜　傅子曰相者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面二

增河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

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春秋後語曰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燕丹子曰田光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且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曰孟戲中衍鳥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曰李夫人病篤武帝自臨候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欷而不復言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謁見莽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故獻其玉璏耳（璏音衞劒鼻也）　又曰張禹爲兒喜觀於卜相者卜者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魏略曰徐庶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于地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撾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告具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竟棄市　譙周法訓曰有人使妻爲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劈傷妻面此可爲孝乎　會稽後賢記曰謝仙女者謝承孫吳歸命侯采仙女充後宮仙女乃炙面服醇醯以取黃瘦竟得免　世說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王隱晉書曰趙命字長舒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點諸事不淺皆言當問疵面也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在旁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面皮乃舉棊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晉中興書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　郭子曰琅邪諸葛忘名面病鼠瘻劉眞長見歎曰鼠乃復窟穴人面乎　異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幽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形意爲是龍而砥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而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官賭摴蒱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爲右衞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　齊書曰東昏即位多

行數戲沈昭略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側暴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以甌擲孝嗣面曰使作破面鬼　唐書曰賈餗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欲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　胡訥見聞錄曰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其貌覽其嫌畏屢見顏面青江南謂之靡騃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涑水記聞曰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參贊耳　長編曰御史趙抃彈劾不避權幸號鐵面御史　東軒筆錄曰呂惠卿語王荊公曰公面有䵟用芫荽洗之當去公曰面黑耳非䵟也呂曰芫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余芫荽其如予何　元史列傳曰張桓字彥威汝寧盜起賊久知桓名冀獲之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罵叱猶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遂刺之

## 面三

原　傳粉　凝脂（語林云何晏美姿容帝疑其傳粉與熱湯餅令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轉白又云王右軍見杜弘治面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增　大宅　神庭（七籤太子膽氣見於眉宇之間浸淫面上靈溢大宅注大宅面也真誥九華真妃云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焦要有童面之經）有光　能寒（莊子孔子謂許邵曰將軍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難經人面獨能寒何也曰頭者諸陽之會也諸陰脈皆至頸項不還上頭諸陽一脈上頭故面能寒耳）希見　不洗（魏書宋[illegible]為人不好酒色斷賓自[illegible]至富貴食不重味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絕交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如虎　似驢（唐書袁天罡與韋挺遊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挺善隱太子[illegible]為左衛率吳志諸葛瑾面長似驢）原　夫差巾覆面而死　子西袂掩面而終（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死羞見子胥以巾覆面令人掩之而死也左傳楚白公勝作亂子西恥見葉公子高以袂掩面而終）

## 面四

原　不學牆面（周官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心如面（左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增　如生（又曰晉先軫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得艾（又曰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原　長三尺（荀子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不心面（揚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莫見面（漢書董仲舒下帷講誦時人莫見其面）增　劍瘢（[illegible]少時曾盜人妻見斫[illegible]是何等劍也[illegible]自知情得乃叩頭謝[illegible]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以為耳目）剺面（東觀漢記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剺面流血）原　半面（謝承漢書奉詣袁賀賀出門閉門造車匠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路遇匠奉識而呼之）增　面汗有無（世說鍾毓少有令譽文帝見毓有面汗問曰卿面何以汗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何以不汗對曰戰

（頭■■汗不敢出）厚顏（語林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懸猪面（王僧■書■■其■■人於■■■其面衍■無言引王莽共載而去■心不■于在章中■■自黥■事曰■■番目光乃在牛背上矣）七星面（■■書■■■■甚■■有七星）黑面阿秀（南史■■■族叔秀之為丹■■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安■■■■不為多士）

黑面僕射（後漢書廣陵侯衍弟■色黑人號為黑面僕射）如刻畫（北史■■■■字長■■■■■於家止李■■■■名■■畢華時溫■正■■陵後到獄一坐無復談話■伯■■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十著千秋書使人■得不畏服）馬面（北史斛律光字明月馬面■身神爽雄傑）面澤赤（本傳袁天罡見■周曰君面澤赤壽不長）垂面（■傳婁師德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反益人之怒當使其自乾）面似高麗（唐書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戲揚再思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為高麗舞■■■笑）面黑子（■傳■相貞羅父友王奐曰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一尺面（素苑■■韓翰身短面長■■鏡自奇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障面（■■年■下■■李■■■■■■■金■以■障面奔鄭）鐵面（■小傳明孫承宗鐵面■■■者■■戰■■■如■■■■面如■■偉人）

## 目一

原易說卦曰離爲目　毛詩曰美目盼兮　釋名曰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爲兩也　韓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　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足以視兩也　增范子曰捲目別黑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泰山

## 目二

原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　又城者謳華元曰睅其目皤其腹　增又曰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於揚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欲中其目也　原莊子曰溫伯雪子適齊舍於

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眯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眯兩目君奚不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增**蔣子語曰兩目不相爲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求入吳王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擱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人盡惕駭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　**原**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歎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增**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漢楚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上方洗足問何如人也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劒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原**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康成別傳曰康成秀眉明目　**增**類雋曰魏丁儀曹公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儀目不便恐愛女不悅後儀到與儀議論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兩目盲當與女何況但眇　**原**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增**世說曰顧長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談藪曰後魏昭成帝常擊賊流矢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右欲剚割之帝曰彼各爲其主何罪釋之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有器度不妄舉動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日也　三國典略曰齊韓鳳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啖人勢　彙苑曰李密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禁入衛　列仙傳曰偓佺魏仙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餌丹身及瞳子皆赤　神仙傳曰涉正巴東人入吳常閉目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爲開目音如霹靂光如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朱子語錄曰宋李沆寓京師一日忽一轎至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儀度甚美入沆房久之然後出衆訝問之沆曰亦是云

其前程事何足深信詰之乃曰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元史列傳曰孟速思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　又曰劉哈剌八都魯世祖以近臣言召見謂其目有火光留侍左右　又曰呂思誠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　又曰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　又曰劉通母卜氏目失明通嘗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明詩小傳曰徐禎卿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藝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暮賦　又曰謝榛眇一目喜通輕俠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遂有聞於時　又曰唐汝詢五歲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爲諸體詩箋注唐詩援据該博亦近代一異人也

目三

**原**　四明　十視（舜明四目而天下治　大學曰十目所視）　眇視　偏盲（易眇能視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以才能見稱京師謂爲盲子）　點漆　懸珠（語林杜弘治目如點漆　下見目二）

**增**　波　騰光（楚辭娭光眇視目增波些　又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眥裂　眼方（史記漢王詣鴻門謝項羽項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向立瞋目視羽髮上指目眥盡裂　仙書眼方者壽千歲　陶弘景晚年一目有時而方）　生蛆　刮膜（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天中記魏武帝病眼令華陀以金篦刮目）　閃閃　睆睆（世說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載記石季龍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睆睆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石宣宣於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刺血　去障（崔鴻十六國春秋苻生驍果粗暴嘗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談苑錢鏐年老一目失明醫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於地下足矣賜醫爲治之復故未幾鏐卒）　大眼　方瞳（北史王肅弟秉之初歸國謂楊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劉根目瞳子方）　眇目　寸眸（本傳劉諒好學有文才爲湘東王所善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己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文選八極可圖於寸眸）　一目　四睇（侯景傳王偉爲侯景謀主其文檄并偉所製景敗見禽上五百字詩於元帝元帝愛其才將舍之朝士多忌乃請視偉所作檄文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之歸帝大怒殺之　文選四睇亂層岑）　魚眼　鼠目（韻對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幼竊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突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遂使出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　唐書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李揆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青睛　碧目（南史徐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　小傳明傳汝舟號丁戊山人方顱瞻目小睛有四卯文年十四誦黃帝姚姒之書）　爛爛　奕奕（王戎詳前　北齊琅邪王儼武成帝第三子後主時儼惡和士開駱提婆奢恣

（二人相謂曰瑯琊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由是忌之）身鏡眼泉（眞誥眼者身之鏡視多則鏡昏妄自有磨鏡之石　三水小牘鯉客詩國淚曰眼泉）眼昏目留（韓文目視昏花尋常僩不分人顏色漢書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眼笑目禁（六朝紗輕眼笑來類雋關播與盧杞議事帝前播意不可遏坐欲有所言杞目禁止）側目橫波（文選新舊側目又淚滿橫波目又漫睇出橫波）見星觸柱（上詳目有紫光注　類雋朱延壽田頵之附朱全忠二人謀叛楊行密行密妻甚紿目病行觸柱）鴟目鷹視（史王莽虎吻鴟目　五代史秦王從榮輕雋而鷹視）耳視目聽（列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亢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眼語目成（類雋昭宗東還韓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還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而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　楚辭滿堂兮美人忽與子兮目成）木睛肉眼（吳越備史曰周寶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至有置鐵鉤于毬上伏以相擊寶嘗與此選爲鐵鉤所摘一目睛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敕賜木睛以代之一日晨起漱木睛墜水棄之侍姬竊笑寶怒曰賤漢何足笑遂殺之注木睛莫知何木置目中無所碍視之如真睛　又曰唐安祿山反執哥舒翰問曰汝素輕我翰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遂以翰爲司空）刮目換眼（三國志魯肅過呂蒙言議拊背曰今者學識英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　陶穀夢人以二丸藥換雙眼後相者曰貴人骨氣柰二隻鬼眼以此不至大位）**原**左丘喪張湛嘲（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丘喪明厥有國語　晉范甯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受東門伯伯受左丘明明傳杜子夏一減思慮二專內視）秦使動秦民側（左傳曰臾駢曰秦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必敗之　又秦民側目）見秋毫中流矢（離婁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魏夏侯惇爲流矢中傷左目與夏侯淵俱爲將軍中號惇爲盲夏侯）如石稜若巖電（世說曰眼如紫石稜　又曰裴楷謂王戎之睛爛爛若巖下電）貿貿然倀倀乎（禮記曰有餓者貿貿然來貿貿目不明貌　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增**多白睛如秋水（五代史漢高祖目多白睛　鄴侯家傳賀知章見李泌曰稚子目如秋水必拜卿相）分黑白隔褷褵（類雋崔光遠瞳子黑白分明　韓文元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褵）**原**矐而擊筑瞋以視虎（刺客傳曰秦王召高漸離乃矐其目使擊筑　朱亥瞋目視虎虎不敢動）哭子而喪誅述而明（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喪爾親使人未有聞焉喪爾子喪爾明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任永馮信並好學公孫述徵不就皆託青盲及述誅而目明）必作必趨曰階曰席（論語曰子見瞽者[illegible]少必作過之必趨又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蠭目豺聲深目猳喙（左傳曰楚公子商臣忍人也蠭目而豺聲　又曰豎牛）**增**道眇輒泣視日不眩（南史列傳宋袁粲初仕於孝武其母侯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　隋書劉炷字光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鷹瞵鶚視龍瞳鳳頸（文選鷹瞵鶚視言勇壯之士如鷹鶚之目以視人也　史唐武后相龍瞳鳳頸）**原**視作哲思明（洪範曰視曰明明作哲　論語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蔽旒上袷（漢書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下詳後）視日闚天（禮視日之早暮　又王戎視日不眩　漢書曰以管闚天）無回不兩（入戶奉扃視瞻無回　荀子勸學篇曰目不兩視而明）尊尊眈眈（楚辭尊尊之目成　易曰虎視眈眈）**增**眼速視遠（高澄貴于傭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眼速非帝王之相也果如其言　隋書劉焯字士元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與劉炷結盟爲友以儒學知名世稱二劉）游目微睇（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

（六朝徵睇託含睇）清矑英眄（漢書玉女無所眺其清矑兮[illegible]府雌視也喻林藂華同英眄又倩所遠英眄）圓視並觀（漢書曰天下圓視而起[illegible]阿也公[illegible]並觀）盱衡睥睨（魏都賦曰乃盱衡而誥史記武安侯曰魏其灌夫睥睨兩宮間）交睫流盼（史記袁盎曰太后病三年陛下不交睫文選流盼乎洛川）橫流高眄（文選目流睇而橫流又高眄睨四海）環視藐眄（[illegible]舊羣弘信趙文瑞死衆執願主吾軍者弘信[illegible]曰神令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文選藐盼回[illegible]之[illegible]）極覽低視（文選極盡也劉總郡國弄兵低目相視可謂危矣）

原望而畏傾則姦（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禮記曰凡視上于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謂視旁不正也）爲君目向長視（左傳杜蕢謂嬖叔曰爾爲君目將司明也禮記曰從長者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察淵魚觀天象三年視蝨百步觀毫視之明也鑒於賢不在見於蚊睫視之遠也觀於德不在睹於秋毫

目四

增重瞳（史記曰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梁書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誌聰明過人）銀海（道經眼爲銀海）目如明星（論語隱義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係麻繩鉤子路半城援之傷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目極（楚辭目極千里）愁予（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不瞬（列子引錐至睫其目不瞬）目送（晉嵇康目送飛鴻）屬目（文選注目也）目指氣使（漢書家富勢足目指氣使）絕目（文選絕目盡平原）睇眄生光（文選謂生光彩也）千里眼（魏書楊逸爲南泰州刺史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青眼（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士輒以白眼待之嵇喜來弔籍見以白眼喜不懌而退）屍瞳明亮（異苑潯陽周虓字孟威晉寧康中鎮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割棺睹視遽屍斂迥眸鬢皆張裂瞳精明亮過眄[illegible]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白虹貫日（南史褚彥回美姿貌善容止時以方何平叔袁粲曰褚公眼睛白多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此人也）黑色養目（倦游雜錄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目恚而送（李林甫詔書出褒耀卿張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耶目恚而送）目光如火（樂史序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獨盲于目（韓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當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于目其心則能別是非也）目有紫光（南陽武[illegible]晚年肌肉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深目而驕（六帖趙[illegible]求父史卜人曰宜遇西深目而驕者乃秦得其實也）白眼相公（又曰張允伸性暴厲多白眼人謂白眼相公）眼多白（邵氏聞見錄李承之[illegible]包拯拜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舐目（唐孝友傳王思禮至孝父病目失明思禮晝夕舐其目遂明）目睛如電（五國故事吳主昇身長七尺姿貌魁特目睛如電語音厚重望之偉人與語可愛）獨眼龍（五代史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李鴉兒一目眇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睛黃夜光（又曰張彥澤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狀）睛虎（事文類聚谷楷有幹局性嚴忍爲車都尉時人號爲睛虎）

原視無淫（禮記曰無淫視）惟明（尚書曰視遠惟明）視五步（禮記曰士視五步）入戶下視（又曰將入戶視必下）國君綏視（又曰國君綏視綏音妥）大夫衡視（又曰大夫衡視衡謂平視）無上於面（又曰若父則游目無上于面無下於帶子于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因觀安否）不

下于帶（又曰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于帶）　視面視抱（儀禮曰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注言書見面觀其顏色所傳言也）　視袷視膝（禮記若不言立則視袷坐則視膝）　視流（鄭伯視流而行速）　視下（左傳單子會韓子於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儀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別五色（傳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視速（右傳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日磾不窺視（漢書曰金日磾見武帝美人滿側日磾不窺視）　盧欽不忤視（馬融前授生徒後列歌妓盧欽受業不忤視）　歐公短視（藝苑雌黃宋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朝中措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為永叔短視故云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

目五

原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暖已合離怨動還開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增邵陵王綸戲湘東王詩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　宋黃魯直次韻范元實病眼詩曰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非白魚鑽蠹簡閱人矇矓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嬾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柬看君眸子當瞭然乃稱胷次常坦坦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金篦刮膜昔曾有湯驗取效術誠短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涕渠不管　蘇子瞻戲魯直患目詩曰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故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字端問君王見鏡湖　黃魯直戲荅子瞻詩曰化工見彈太早計端為失明能著書邇來似天會事發淚睫見光能隕珠喜公新贈紫琳腴上清虛皇對久如請天還我讀書眼願載軒轅訖鼎湖　陳去非目疾詩曰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歸鴻著籬令惡誰能繼損讀方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如耶律證圓通

原箴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惟道是視瞻彼正直

原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元黃靡惑非禮不觀儀型是則慎爾所覿無愆斯德

耳一

原說卦曰坎為耳　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增左傳曰耳不聽五音之和為聾　原國語單穆公曰耳目心之樞機故視聽和則明不和則震眩　大戴禮曰黈纊塞耳所以掩聰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樊氏相法

巨耳門不容參百歲　又曰人耳圍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慳　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

## 耳二

原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增尚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原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增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日復來舍人謂兌曰臣竊觀蘇公之說也其辯過于君君能聽乎兌曰不能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　原列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于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鎭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增又曰呂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　原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目見其耳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劉壽少遇相師曰耳爲天柱今君耳有城郭必典家邦　晉書曰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公耳竪必壽亦大貴　又曰殷仲堪父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鬬　王隱晉書曰張軌爲涼州刺史燉煌曹祛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軌治中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瀝血訴枉得停　蜀書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幽怪錄曰薛君曹見二青衣絳赤幘出耳二童子曰兜元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君曹乃別有天地花卉因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歸賦自童子耳中落　唐書曰汴州節度使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又曰殷成位至晉州刺史初母顏叔父爲酷吏所陷顏剺左耳爲叔父訴冤及成生缺左耳　志林曰蘄州龐君常善醫而耳聵

與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常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乎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耳三

原主聽司聽（上詳說文　杜蕢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聽也不聞樂是不聽也）屬垣枕流（詩曰耳屬于垣　世說曰王武子曰流非可枕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目樂言提（傾以求聲者耳苦而目樂定心管物者神勞而形安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戚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詩言提其耳）增天柱身牖（上詳耳一　九華眞妃曰耳者身之牖籥宋則牖閉妻有淩牖之衛）牛鬪龍聾（上詳耳一　泳化類編明主事韓[illegible]河東人言其鄰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聲以物擦之出蟲蚣輕白如蠶翎管中腰一日與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者特甚何也未幾雷雨一震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甦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聾其耳至是化去也）原許由洗荀躒掩（堯聘許由爲九州長由惡聞之洗耳於潁水　左傳荀躒掩耳而走）達四聰塞兩豆（舜達四聰而天下治　鶡冠子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和聲入忠言逆（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　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傾可得聞言猶在耳（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可得而聞也　左傳曰穆嬴日抱太子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以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增雞冠秀才龜息郎君（太平廣記曰兗州張審通書爲泰山府君所召令爲判錄中天曹天曹免之府君悅問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令取一耳安其額上既寤覺額癢踴出一耳更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　定命錄袁天罡見李嶠睡無鼻息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遂起賀其母曰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原聰聞作謀思聰（洪範曰四曰聽聽曰聰聰作謀　論語曰聽思聰）至卑無側（蜀志秦宓曰天之至高而聽至卑　禮記曰無側聽）聞以通人聽以達知（文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聞者所以通人於己既聰且聾人道不通又曰聽者所以達知也所以成行也所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則知行之不誠凡聽之理虛心清淨耳無苟聽）惟明在於聽政不在聞蠅蠓之鬪　惟聰在於聽德不在聞蕉螟之聲

耳四

增嬌女（天中記嬌女窈窕[illegible]　眞誥曰嬌女耳神名）重聽（漢書曰黃霸爲郡許丞老聾吏請代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耳剽（漢雋剽劫猶言行聽也亦謂耳剽日久）免洗（鶡冠子書居深山耳聘謂妻子曰吾免爲巢由洗耳清溪）耳冷（朝野僉載孟洪徽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何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作勞耳鳴（類雋石勒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佯聾（梁書蔡樽爲吏部尚書女爲昭明太子妃武帝設大臣餅帝頻呼姓名不荅改喚蔡尚書樽放箸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對曰臣預爲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喚帝慙）畫字（類雋王筮不仕佯狂詐聾每說話則畫字後隱嵩山精文帝召不起）無根（舊唐書袁天罡相馬周耳曰後骨不起耳無根恐非壽者）自提其耳（五代史王峻曰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翟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耳中龍虎（王子年拾遺記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一縷綿頻手捋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嘯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其耳）面辟（事文類聚徐仲車名積東坡書言仲車古之獨行人

（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三反而斯人有二可謂異矣）耳聾多笑（山谷戲徐仲車南郭篇云徐公聾避俗對客輒絮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辭氏注莊丘篇云人之耳聾常多笑仲車有此疾故以爲戲）耳疾當割（志林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于僕僕荅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所不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便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曰老婆心意頻相勸信難只得三尺限我耳載可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存挑耳圖得之晉卿聊志此耳）

**聽聞**不聽之異（六帖曰高宗肜祭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不聽之異也）不聞曰希（六帖聽之不聞名曰希）耳忽聨（文粹耳方聰兮忽聨）

## 耳五

**增** **詩** 宋蘇軾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曰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鬬我覺風霜真一噫聞塵歸盡根性空不須更洗清流派大樸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自礙今君疑我特佯聾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又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詩曰君知六鑿皆爲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蟻癡人強覩棘端猴聰明不在塵根裏藥餌空爲婢妾留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原** **賦** 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實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寄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閑寧豫清談而閉塞聞鄙穢而聰明竭微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

**原** **銘** 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司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 口一

**原** 易說卦曰兌爲口　說文曰口人之所以言食也　**增** 盤庚上曰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　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又曰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原** 禮記曰數諍無爲口容　又曰口容止　又曰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曰惡言不出於口　又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孝經曰口無擇言　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國語子產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閉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惡言不過口苟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爲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烏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杜恕體論曰東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口二

【原】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昔伯禹入穴乃至一室裏一人身如蛇鱗于石上口吐一玉簡以授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天地也　【原】又曰孔子海口含澤（言善食海澤也）　家語曰孔子入太廟階左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增】史記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原】禮記曰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樅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非以其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　瀨鄉記曰老子方口　【增】左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民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又曰正考父鼎銘曰饘于斯鬻于斯以餬余口　又曰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然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鱉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原】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增】拾遺記曰始皇二年騫消國善畫工名列裔口含丹青噴壁即成龍雲之像　又曰沐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爲雨紛漫數十里俄而口吹爲風而雨皆止　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原】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史記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增】又曰王莽爲人哆口　東觀漢記曰光武爲人日角大口美鬚眉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後漢

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燕書曰烈祖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制物鐵鑽爲用亦噬嗑之意而從上下何也申弼荅曰口之下動上使下也鐵鑽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元徽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唐書曰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元史列傳曰梁曾使安南還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不然帝怒曰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卿何敢爾　又曰陳繹曾處州人爲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詞汪洋浩瀚其氣壁如也

## 口三

增　出好　起羞（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說命曰惟口起羞）　鑠金　浮石（鄒陽衆口鑠金　陸賈新語衆口所毀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曲爲直）　雞鳴　烏喙（啓顏錄唐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旣而旁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陳史司馬申譖毀朝士編羅其殃中嘗晝寢尚書省鳥喙其口流血至地時論以爲讒賢之效）　含香　飲酒（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含之　南史曰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弟瀹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如鼻　容拳（上詳口一　明詩小傳殷雲霄修眉碧目口可容拳）　烏喙　虎口（上詳口一　野史郭知運虎口）　紙塞　丸窒（列傳元秦長卿以布衣召至京師時河合馬尊政長卿上書論之阿合馬大恨誣逮長卿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鼻即死　下詳口二）

## 口四

增　海口（孔子）　籍口（左傳晉人曰若苟有以籍口而受命于寡君）　斗繞（論語摘輔像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山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　不闔（管子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已聞于國東郭郵至公問之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視二君在堂上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天口（齊田駢好談論號天口言不可窮盡）　從理入口（漢書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當封侯而餓死亞夫曰旣已貴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不知口處（晉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處）　張口就唾（事文類聚符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並几薦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　口伐可汗（通鑑唐鄭元璹時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勞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　口燥（脣焦口燥呼不得）　口過（類雋宋之問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　口吻爵賞（黎幹傳宦者劉忠翼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于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　口蜜腹劒（唐書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劒云）　利喙（本傳劉晏以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啗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術固恩）　箝口（唐書顏眞卿上疏曰陛下間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箝口結舌陛下漸成孤立悔無及矣）　無口匏（事文類聚宋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語其弟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　刀洩（元列傳蕭景茂漳州龍溪人李智甫作亂景茂被執脅使從己景茂憤罵賊遂以刀洩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口五

原箴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實伊樞機惟舌是出駛駟安追差釐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增唐姚元崇口箴曰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而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太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搖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易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原誡晉傅元口誡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原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舌是慎慎乎語笑三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詒厥誚增傅子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情莫多妄口莫多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九

#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

人部十九 齒 舌 骨 身 [illegible] 肩

## 齒一

【原】說文曰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詩曰齒如瓠犀 禮曰毋刺齒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寶也藏之弟臺所以調諧五味以安性氣也

## 齒二

【增】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 孝經鈎命決曰夫子駢齒（象鈎星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爲人黑齒 神僊傳曰老者疏齒 史記曰顏回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冶劒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齒何以似政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晉書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俗爲之語曰作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 世說曰王子猷詣謝幼度林公先在座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又曰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座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南史隆昌末樂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效尤 王閎本傳曰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閎出東武城門馬奔踦轡折齒閎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唐書曰則天春秋高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詔改元長壽 又曰張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菫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齗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張巡傳曰巡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過三四 東坡帖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

齦顔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天中記曰元退處士年七十二口中無齒每磨裝胡餅表當如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爲妨物　類雋曰溫庭筠無行檢過淮南句饑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齒　段國沙州記曰圖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由地寒多瘴氣也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明詩小傳曰李夢陽應詔陳言末及壽寧侯張鶴齡怙寵殃民繫錦衣衛獄獲釋之出遇鶴齡大市街乘醉罵揮鞭擊之墮兩齒鶴齡隱忍而止

## 齒三

【原】齒貝　化石（東方朔曰臣齒如編貝　神仙傳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爲石）【增】護牙　厲齒（天中記粱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輿地廣記云子胥伐楚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誌云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此恐爲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靈爲虔護之不敢因名護牙　世說孫子荆云所以漱石欲厲其齒）兩犀　齊貝（文選曰巧笑善兩犀謂齒也　莊子曰盜跖齒如齊貝）落牙　拾齒（上見後詩　涑水集曰上方彈雀於後園朝臣稱有急事求見上亟召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擧柱斧柄撞口墮兩齒其人徐拾齒置懷中上怒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切齒　聱牙（荆軻傳樊於期曰此臣日夜切齒腐心者也　韓文佶屈聱牙）齒落　牙脫（杜詩曰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　韓愈與崔羣書曰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原】張蒼無　溫嶠疾（漢書曰張蒼無齒帖飲乳百餘歲　溫嶠先有齒疾拔之中風而卒）爲牛折　以草染（齊景公爲孺子牛而折其齒　異物志曰西屠夷在海中以草染齒以黑勝白）范雎摺　豫讓落（戰國策曰魏齊笞范雎折脅摺齒　淮南子曰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增】養華池　漱濃液（抱朴子曰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浸以濃液　詳上注）【原】三年未見　一夜盡生（家語曰高柴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晉書曰成帝杜皇后少有殊色長而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一夜盡生）脣亡齒寒　肉濡不決（左傳諺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 齒四

【增】兒齒（詩曰黃髮兒齒謂齒落更生細者）【原】皓齒（楚辭美人皓齒嫮以姱又上林賦皓齒粲爛）含貝（宋玉登徒子賦云腰如束素齒如含貝）沒齒（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增】狗竇（書言故事曰張元祖八歲虧齒先帝戲之曰君口何爲開狗竇元祖曰欲使君輩從此中出入）智牙（三國典略曰齊太上主生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實對太上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素齒（[illegible]哇[illegible]發於素齒）置齒牙（柳子厚答友人書曰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現五色（止戈集曰孔親好術藝延被方士多所傳授能口中現五色齒采色先絢一時卽改）以齒與蟲（述異記云迂叟病齦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有道士過之語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迂叟曰諾以齒與蟲嗒然而寐一夕而愈）

齒五

增詩唐韓愈落齒詩曰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懍懍常在己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舍我落意欲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一十餘次第知落矣倘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并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雁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遂歌成詩持用詫妻子　唐王周齒落詞曰己卯至庚辰仲夏晦之暮吾齒右排上一齒脫而去呼吸鼓吾防咀嚼欠吾助年豁惜不返日馭走爲蠹脣亡得無寒舌在從何訴輔車宜長依膚髮可增懼不須考前古聊且爲近喻有如雲中兩兩散絕回顧有如枝上葉葉脫難再附白髮非獨愁紅顏豈私駐何必鬱九回何必牽百慮開尊復開懷引筆作長句　明皇甫汸齒歎詩曰齒録非余望形衰只自傷未須論舌在詎是爲脣亡守默渾無語歡歌漸有妨閫中罕靈藥何得似張蒼

舌一

增釋名曰舌洩也舒洩所當言也　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詩經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原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養性經曰舌者和之候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舌二

原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身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莊子曰公孫龍舌舉而不下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

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　史記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增史記曰郭解任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　又曰東海公賓就斬王莽傳詣更始懸於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　拾遺記曰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從學所贈遺者積粟盈倉人謂曰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名世所謂舌耕也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百姓皦皦道路以目　原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增吳錄曰沈友字子正善屬文辯又辯於口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原搜神記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增晉書曰溫嶠至都以王敦逆謀具奏敦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有能生得嶠者當手拔其舌　又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木強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言　談藪曰潁川王偉有才學爲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白偉所作檄文繹視之大怒釘偉舌於柱　唐書曰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爲治瘡黑者爲有罪　杜陽先賢傳曰宋陽陵果而好義郡長沒府君爲州所誣陵被掠考慘加毒杖乃截舌以著盤中獻之廷尉郡公咸義之事得清理

## 舌三

原載翕莫捫（詩載翕其舌翕合也又曰莫捫朕舌）增七重三疊（孝經鉤命決云孔子舌理七重陳機授度　事找宋正史云文同既卒崔公度見同於京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臍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者非生同也）竹攙鑱剌（魏末傳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譏綝於是收而斬之罵田御坐舌先人以竹攙其舌然後殺之　五代史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之因引錐刺弼口血出戒其慎口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釘柱生毛（上詳舌二南唐近事云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詰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替也相公其未替乎果巳）

## 舌四

【原】【對】是出（詩匪舌是出）　長舌（詩婦有長舌）　宛舌（漢雋談者宛舌）　不避截（忠言不避截舌）　舌出（說苑齊桓公飲管仲酒棄其半公問故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駟不及舌（周生烈曰口者言之門脣者舌之藩齒者脣之合也故子貢曰駟不及舌）　【增】舌神（內經云舌神通命字正倫）　鼓舌（莊子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口舌（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勞又通鑑曰蒯徹以口舌得官）　齰舌（史記曰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　伸舌（漢書揚雄解嘲曰是以士頗得信其舌）　筆舌（揚子法言曰五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也）　木舌（揚子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舌華（劉禹錫口兵戒舌端之華慘乎楚鐵）　捭舌（劉貢父捭長舌於公卿間）　不可禁（柳渾傳曰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柳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後卒爲所擠）　廣長舌（東坡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舌擊賊（異苑宋何曰諸君以舌擊賊何以力爲）　老君翦舌（神異經曰唐夔州道士王法朗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忽夢老君翦其舌）　豐干饒舌（傳燈錄曰豐干禪師居天台國清寺時閭丘公牧丹陽忽頭痛豐干呪水噴之立瘥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曰到任謁文殊普賢乃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也閭丘訪之見二人圍爐笑語閭丘不覺致拜寒山執閭丘手笑曰豐干饒舌）

## 舌五

【增】【詩】五代馮道舌詩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原】【賦】梁簡文帝舌賦曰異哉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識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歲之功復有搆扇之端讒誑之迹豔紫凌朱飛黃妬白吾將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殲蘇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僞可息淳風不朽

【原】【論】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驅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有舌之通心未盡無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畏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神不得已而捭三寸亦反初服而敘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介一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增】【箴】李文饒舌箴曰粵自帝舜洎於殷宗龍命惟允說書乃雍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

言從作乂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舌屏譏儒以金口篤說伯陽之戒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樞善閉匱不在括是以揚雄悼讒者之寃梅福痛忠臣之烈善乎聖人之言旣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恃爾言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寡一言而取宰相勿以三寸舌而爲帝師徒見婁敬捧而獲爵不知魏其斷而可悲雖言必有中而貴適其時子房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縶縲衛武警夫莫捫叔向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楊子曰重則有法輕則招尤言能如是可以寡憂

## 脣一

【增】釋名曰脣緣也口之緣也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脣　淮南子曰孕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四月物固有然不然也　通俗文曰脣不覆齒謂之齣

## 脣二

【增】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脣如激丹　左傳曰吳將伐魯王問於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　史記越王句踐曰孤嘗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顏異有鄉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　王隱晉書寔雋傳曰列升龍須昌人赤色文脣少言語有大志自小吏至雍州刺史　通鑑潘濬曰樊伷頗能弄脣吻實無才略　晉書曰魏詠之生而兔缺聞殷仲堪帳下有醫能療齎數斛米西上投仲堪堪召醫治之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於是處之別室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極殿其徒數萬吹脣唱吼而上　宋書曰劉湛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同爲侍中文帝曰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其難繼　趙志自敘曰志自景其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鬢明眉赤脣鬚髯不多　摭言曰方干爲人脣缺有司以不可與科名遂隱居鑑湖後遇醫補脣年已老矣號補脣先生　瑣言曰杜紫微脣厚不稱才名　仇池筆錄歐陽公曰有僧相我脣不著齒無事得謗頗驗

## 脣三

增徐言　徵張（曹植洛神賦曰動朱脣以徐言　明彭山翁傳曰仙翁遊楚中又自稱見萬壽蕭生從之學惠山楊遠疾將屬纊蕭生聚而哭之視往視纊之不動類其面大呼楊二者三脣微張喜曰纊可動也楊中出藥一粒以箸啓其齒下之氣息綴綴夜分而甦）　齒垣　舌藩（春秋元命苞曰脣者齒之垣　周生烈曰脣者乃舌之藩）　膏注　丹飾（五行志曰元和末婦人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　廣志曰赤口濃嚼其脣以丹飾之）

## 脣四

原升脣（孝經鉤命決曰仲尼升脣）　脣厚（瀟湘記老子脣麤厚）　脣亡（左傳宮之奇云脣亡齒寒）　增若丹（宋玉神女賦曰朱脣若丹）　沸脣（賈誼曰沸脣擾塞垣之下匈奴讙也）　反脣（賈誼曰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　紫脣（崔駰七依曰紫脣素齒雪白玉暉）　外朗（曹植賦曰朱脣外朗）　黑脣（[illegible]實錄曰王禁字孟曾卒有盜發冢見禁與人博蒲賭盜者饑出其夜告城門云孟曾使人也發禁冢禁賜酒以黑其脣明日入城黑脣者是也須臾賊至爲門吏所縛）　搖脣（乞巧文云搖脣一發徑中心原）　青脣（武平一書云青脣之伍苟輸譏計）　濡脣（東坡詩未能濡子顛倒復濡子脣）　齞脣（彙苑云謂張口也）　絳脣（彙苑云絳脣朱袖兩寂寞）

## 鼻一

增釋名曰鼻嘒也出氣嘒嘒也　白虎通曰鼻者心之使　黃庭經曰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臺　又曰鼻神玉壟字靈堅亦曰玉壚　真誥曰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　論衡曰鼻不知臭爲聾人不知是非爲閉

## 鼻二

增山海經曰一臂國人一鼻孔　公羊傳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悅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甚愛子然惡見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於是新人從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怒劓其鼻　論衡曰蘇秦骨鼻爲六國相　戰國策曰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主必誅暴正亂令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王名終不成矣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　崔寔政論曰秦割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　魏書曰何晏問管輅曰予夢青蠅數十集鼻上輅曰鼻如天中之山青蠅臭惡之物而集其上位峻者顛也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椒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椒鼻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

太子走還　晉書曰謝安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其鼻以效之　又曰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棒士人宗廞別駕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遣掐其鼻灸其眉　世說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廁令婢以盤盛棗與廁人塞鼻　王湛別傳曰王處仲身長八尺龍頭大鼻　崔鴻後趙錄曰王謨字思賢鼻齇言不清暢尫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否勒從之謨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爲都部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魏書曰王慧龍諭之孫也幼聰明避劉裕之難奔魏崔浩弟恬聞其爲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韓文道士軒轅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拾異志曰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攜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劓去徐鼻擇一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素不正自爾端直後歷官正郎　從容錄曰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君長以絲繫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　五代史曰王處直養子曰都者執處直囚之西宅處直搖其胸曰逆賊吾何負汝然左右無兵遂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 鼻三

原　心門　氣戶（養生經云鼻者心之門　長沙耆舊傳云太尉壽少遇相師曰凡鼻爲氣戶君鼻大貴之象也）

增　山準　獄鼻（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山準禹虎鼻　下[illegible]二）　息主　山源（太元經割鼻銘曰覺其息主下　詳鼻一）　黑氣　黃膠（[illegible][illegible]曰袁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答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　從容錄曰賀知章忽鼻中出黃膠醫者謂爲飲酒之過）　高祖隆　蔡澤仰（史記曰高祖隆準龍顏準鼻也　又曰蔡澤就唐舉相容曰鼻仰而肩巨富貴之相也）　拂雲漢　等薰蕕（江[illegible][illegible]曰臣聞其鼻息所以上拂雲漢　韓愈詩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　援刀而截　運斤不傷（列女傳後漢周郁妻一歲夫亡父母欲嫁之遂援刀而截鼻　莊子曰郢人圬其鼻端若蠅翼使匠斲之匠運斤成風堊盡而不傷）

## 鼻四

原　雙柱（灑鄉記曰老子鼻雙柱）　隆鼻（淮南子云東方之人隆鼻）　廣莫（世說曰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君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決河溜）　似飛龍（常璩蜀志曰李容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人鼻似飛龍）　酷注（唐宋後臣每[illegible]四酷注鼻中）　長鼻（集苑云吳元濟山首燕頷鼻長六寸）　擁鼻（[illegible]公）

庫擁鼻微吟半酣中　巨鼻（元史列傳曰王伯勝兄伯顏給事內庭爲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伯勝年十一廣頰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顏曰此兒當勝卿乃名伯勝）

## 鼻五

增宋朱元晦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闢闔其好不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 髮一

增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內經曰髮神蒼華字太元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又曰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責之沐二十日髮長

## 髮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帝嚳高辛氏娶於諏氏女女生而髮與足齊墜地能言乃納於帝　山海經曰修般民白其人被髮　原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身禱翦髮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　增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爲奴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亡如荆蠻文身斷髮　原左傳曰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鬒黑（美髮爲鬒）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　韓子曰昔齊桓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又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通於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柰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髮白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史記曰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不足以贖賈之罪　又曰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增楚漢春秋曰高祖敗於彭城薛人丁固追高

祖高祖披髮而顩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梓棺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史記曰衛皇后字子夫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鬒悅之因立爲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漢書曰更始元年置百官王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柰何弄人髮乎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爲兖州母亡後歸視林處得亡母亂髮光持悲號氣絕復甦　樊英別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郗生道遇抄郗生還云道遇賊有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郗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得英業　許逵別傳云蜀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語宿昔間髮皆黑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婦女割頭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賓伏　廣志曰黃頭夷髮黃如苕帚　原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避麥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魏志曰于禁軍沒降吳文帝踐阼權遣還見禁鬚髮皓白形容顦顇拜安遠將軍　魏典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殁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晉書陶侃少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宿倉卒無以待賓侃母截髮爲髲以易酒殽懽飲而去逵乃稱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南史曰陳後主張貴妃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　談藪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體貌閑雅髮垂委地　異苑曰有人誤食髮便得病但欲咽豬脂張口時猴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鉤餌而引之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

見而惡之高後懸於屋閒每日點盡惟髮在焉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舊唐書曰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中母老病亟調侍數日鬢髮輒白　列女傳曰樂羊子學書其妻貞義養蠶以供其費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涌起勃鬱方數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惟見水黑嗟吒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沒　事文類聚曰宋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以其尚少準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鬢髮皓白　石林詩話曰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亦盡白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歡公時年八十憂國之意時形於色歐公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　元史曰陳怡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翦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　明詩小傳曰高濲字宗呂家貧嗜酒日酣飲狂叫醉甚即散髮赤腳又號髯僊子

## 髮三

【增】反首　衝冠（左傳曰晉大夫反首拔舍注反首亂髮下垂也　唐書壯髮上衝冠）　曲局　中虛（詩經曰予髮曲局　酉陽雜俎曰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斷為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　委地　叫天（魏氏春秋曰明帝天資秀出立髮委地　吳志曰留贊為將臨戰必被髮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無不克）　兩髦　一纏（詩曰髧彼兩髦　外傳曰天寶九載楊貴妃復得譴還外第帝念之輟詔中人張韜光賜問妃因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翦髮一繚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　斷髮　毀容（天中記曰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　元史列傳曰楊朵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翦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甘露葵　雄黃劑（明皇雜錄曰李林甫以鄭年為省郎髮白上賜甘露羹能烏髮服之果然　纂苑曰唐甄立善醫有道士心腹煩懣二歲診曰誤食髮令餌雄黃一劑吐一蛇無目燒有髮氣）　長髮曼鬋　蓬頭突鬢（列子云美人長髮工結曼鬋滑澤其容狀也　纂苑云蓬頭突鬢謂蓬其髮與鬢也）　雲頂霜顙　風鬟霧鬢（唐詩曰雲頂霜顙虎豹茵　異聞錄曰柳毅見龍女風鬟霧鬢）　新羅繞頭　龜茲齊項（唐書曰新羅國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為飾髮甚長美又曰龜茲國男女皆翦髮與項齊惟王不翦髮）

## 髮四

【增】寡髮（易曰為寡髮）　卷髮（詩曰卷髮如蠆）　飛蓬（又曰首如飛蓬）　如雲（又曰鬒髮如雲注美女黑髮如雲之多）　黃髮（老人白髮生黃壽之徵也）　葆髮（藝文曰調道首也垂葆髮於纓胡）　髡髢（帝王世紀曰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　被髮（左傳曰平王東遷有辛氏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華顛（謝老人士亦華髮騎[illegible]而後可用）　結髮（古詩曰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忘）　壯髮（漢書曰元帝頭上有壯髮注額前髮使下生者）　赤髮（纂苑曰回鶻黠戛斯人皆赤頭以黑髮為不祥）　雄髮（六韜雄髮

梳危冠　素髮（文選曰素髮颯以垂領）　戴白（白髮在首）　緇髮（文選曰黑髮也世緇華顛髮）　拭髮石（天中記曰漢元鼎間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以之拭髮白者皆黑）　長七尺（新中記曰廣陵公陳達妹顏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為夫人）　蒜髮（纂要曰蒜髮家[illegible]宗曰晉衛年有華髮昨來急盡其[illegible]盧手未歎披水死）　拔髮（齊書曰高帝恆令左右拔白髮晉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牀前帝曰兒言我是誰答曰太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者乎即擲去鏡鑷）　宿白（又曰齊武帝[illegible]付廷尉一宿鬢白又北齊司馬子如[illegible]在獄一宿髮白）　冠裂（晉書曰王遜怒姚岳不窮追李驤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　光如漆（天中記曰信都鍾氏有十女擇婿[illegible]如古方及第以長女妻之髮長七尺黑光如漆）　髮動（本曰杲卿為祿山所殺梟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祭之後湊歸髮於其妻崔崔疑之髮若動）　班秃（吳氏皇后傳曰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秃）　蘇澤（說苑云南詩望直髮婦人不斁黛以蘇澤髮）　秋髮（庾詩曰秋髮已衰改）　怒髮（韓詩曰怒髮衝冠）　公道（杜牧詩曰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　長五尺（玉堂閒話曰李山甫美姿容而多髮髮長五尺餘每沐浴令二婢捧金盆承而梳之有客造焉見理髮避出疑其婦人山甫遽呼之方悟）　惡白（南史後梁蕭詧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擇冬月必獨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添白髮（趙企詩青鏡不覽一二日白髮又添兩三莖）　髮如鐵線（大中遺事曰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帝召入中問道術又能散髮其髮用氣吹其髮條條如鐵線直）　如期（蘇詩曰惟有雙髮來如期）　頂髮絕分（明詩小傳曰鄭天中莆田人母誕天中時夢一道人雙髻叟杖從山巔下直入其室其生也頂髮絕分以見異焉）

## 髮五

原詩 梁何遜白髮詩曰綠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惟此星星使獨與衆中殊 增唐杜甫詩曰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　李白詩曰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　何長瑜示僚佐詩曰陸展染白髮將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韋莊鑷白詩曰白髮太無情朝朝鑷又生始因絲一縷漸至雪千莖不避佳人笑惟慚穉子驚新年過半百猶歎未休兵　薛逢鑷白曲曰去年鑷白鬢鏡裏猶堪認年少今年鑷白髮兩眼昏昏手戰跳滿酌濃酣假顏色顏色不揚翻自笑　杜荀鶴白髮吟曰一莖兩莖初似絲不妨驚度少年時幾人亂世得及此今我滿頭何足悲　羅隱傷華髮詩曰舊國迢迢遠清秋種種新已衰曾軫慮初見忽霑巾日薄梳兼櫛根危鑷恐頻青銅不自見只擬老他人　宋蘇軾理髮詩曰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　金泰略白髮詩曰臨水時自照照我鬚與鬢鬢何所似恰似純白絲從此一白後寧有再黑時譬如花落地不復還故枝殷勤語鬚鬢聽我自解詩幼小癡讀書既壯多憂恐自苦有冰蘗自潤無膏脂勞生到今日汝白將何辭　桑之維白髮詩曰白髮近年見十中三兩莖半因愁鬢出多為病添成梳裏有時落鑷餘還再生老知無可避何處是功名　元宋无髮白解嘲詩曰吳霜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

白頭谿上鷺鷥潭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吳萊白髮詞寄答陳時父曰昔余頭黑髮未甾今我頭枯髮先折

童心尚在顏貌改滿鬢蒼華點霜雪朝來把鏡看未真鏡裏相逢類兩人東都貧主數孤劒西鄰老康悲故舊

烏髭每怕不得素素櫛何庸問衰暮楓林葉底變風煙襍草莖邊虛雨露自非神仙劉阮儔世間寧有無春秋

情知斷鶴長朱頂得見駕央會白頭　錢惟善喜白髮爲陳師復賦詩曰勲業無成散似樗青銅忻見二毛初

中郎興動秋風起太傅詩成壯歲餘皎皎易汙時一沐星星難染漫千梳等閒得此無情物自有忘憂滿架書

明劉基白髮詩曰白髮應同春草莖風吹一夜滿頭生欲收浮豔歸根柢故遣芳菲定老成碧瓦曉霜憐變

滅紙窗宵月妬分明據鞍上馬非吾事賴爾莊嚴意不輕　楊循吉白髮詩曰料應白髮有來時三十登頭似

未宜愁已生根從汝摘老先成態要人知莫勞曉日梳千下終見秋霜起一絲若道只因詩故白鄭翁原不會

吟詩　王廷相初見白髮詩曰日日風塵色勞勞簿領身不知明鏡裏已作二毛人

【原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

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暮拔何罪之故子觀橘

柚一鑷一睎貴其素華匪尚緑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闔闥

藹藹紫廬弱冠來往童髫獻謀甘羅乘軺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髮臨欲拔瞋目

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辨慧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

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避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

非不有理曩貴耆耋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

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原序】晉嵇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弼

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志屻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之感覩

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增銘】唐盧仝櫛銘曰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兮胡不如是

## 鬚一

【增】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陽精散爲鬚髯

## 鬚二

【增】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傳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子曰臣見臨屠商馬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于側君指而言曰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有古彊者自言四千歲敢爲虛言云見堯爲人長大鬚髮　史記曰秦太后拔嫪毒鬚眉爲宦者　又曰漢高祖美鬚髯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皙疎眉目美鬚　東觀漢記曰吳良爲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鬚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爲議郎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異婦出謁客鬚髯鬱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髯即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魏略曰劉雄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孫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眞得汝矣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選掐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蜀志曰馬超來降關羽書問諸葛亮亮答曰孟起當與翼德爭先未若髯之軼倫超羣也羽多鬚故亮謂之髯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焉　世說曰鍾毓兄弟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共載從東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不覺車後一門生云中央高者兩頭羝觸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語林云庾公道王尼子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封蠶蛾戴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

娥及毛囊絬琰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崔鴻前趙録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曾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斂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長鬚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髯公文宣嘗因酒截其半只留一握惇懼不敢言人號爲齊髯公　唐書曰太宗授李緯爲民部尚書房元齡時在京城留守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聞稱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南部新書曰唐裴垍入相年纔四十四鬚鬢盡白　唐令狐綯傳曰宣帝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曰有子綯即召綯爲知制誥　六帖曰路巖貶新州刺史素美鬚髯至江陵兩背皆白　又曰崔蕘爲陝虢觀察使蕘爲軍吏所執髡其髯鬚蕘再拜祈免乃得去　事文類聚曰寇準爲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染準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可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慙　詩話曰丁晉公與楊文公遊處宴集必有談諧之語復皆敏於應荅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伏拜晉公亟謂文公曰內翰拜時鬚拂地文公隨聲荅曰相公坐處幕遮天蓋互相譏也　宋史曰宣和六年都城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　聞見錄曰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詩話曰黃魯直嘗言髯多人疎秀者必貴密而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曾貫道皆無鬚每指髯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經從輦洛間道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人觀神像兩臉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曰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使喪軀試拂塵埃觀像貌元來滿面是髭鬚　類說曰石室僧鬚垂拂履曰留鬚表丈夫耳

鬚三

【原】參軍　方正（通鑑曰郗超為桓溫參軍人謂之髯參軍[illegible][illegible]士傳曰劉諭率方正對衆萬事人呼為長髯方正）帛纏　土污（晉張華多鬚婦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通[illegible]曰後漢溫序為隗囂將軍所獲序[illegible][illegible]銜鬚曰大丈夫豈宜鬚汙於土）黃鬚　美顏（魏志曰任城王曹彰為北中郎將討烏丸有功[illegible]太祖大悅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天下大奇　後漢司馬直潔白美鬚[illegible]人敬之如神）

【增】長鬚　短額（左傳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明詩小傳曰[illegible]世事嘉靖進士[illegible]而頷生有異稟日記數千言[illegible]學好問至老不衰）紫額　白鬚（[illegible]宋[illegible]紫[illegible]公子行曰紫額公子玉花驄又劉原俊安將軍[illegible]曰安[illegible]軍[illegible]面紫額多鬚[illegible]）減髭　剃鬚（幽通賦注曰許[illegible]亂子無減髭鬚逃出　談苑曰郭忠恕宋太宗[illegible]舍忠恕先長鬚而美忽盡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對曰[illegible]以效[illegible]耳神[illegible]怒白之[illegible]國子主[illegible]）過膝　垂腰（[illegible]異[illegible]話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美長至過膝[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寺[illegible][illegible]像[illegible]侍中[illegible]皆文[illegible]子曰文中子之[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門[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女[illegible]子同[illegible]元曰光[illegible]者為[illegible]吾[illegible]其國之[illegible][illegible]垂至要是以有異人者程元對曰是王通也）纏繩　挂矢（[illegible]史曰崔文仲祖思宗人也為徐州刺史嘗獻高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枚上納受之　酉陽雜俎曰太宗[illegible]鬚[illegible][illegible]張弓挂矢）髭王　鬢國（左傳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　酉陽雜俎曰有士人泛海至一處[illegible]之曰長鬚國也其王以公主妻之主亦有鬚士人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乃[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也）編綵　帶綠（三國典略曰侯景使宋子仙[illegible][illegible]世子方諸等於郢州百姓奔告方諸以五色綵[illegible][illegible]鮑泉白鬚[illegible]之雙陸弟之信也子仙已入方諸等膝拜而鼓泉通於牀下子仙窺見泉素[illegible]間綵[illegible]之及渡鼓敕莫不驚笑　六帖曰海州司馬韋[illegible][illegible]鑑白鬚曰貧道為公[illegible]日拔之經五六日[illegible][illegible]鬚其半及生色若黑矣如此三鑷之鬚不復[illegible]座客有新[illegible]者[illegible]言取時稍差拔鬚[illegible]色果變綠其神妙如此）種鬚　剃髭（[illegible]以[illegible]梁客徐陵謂其徒曰江北唯有李庶可謂耳庶無鬚人謂天閹者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馬尾插之也謂諸崔多惡疾故庶答之曰先以方回[illegible]貴[illegible][illegible]鬚者有效然後樹鬚[illegible]何故犯之[illegible]記云宋李迪美鬚[illegible][illegible]俱盡解者曰省元是劉滋[illegible][illegible]元及第）朱桓字休穆奉觴於權曰願一捋陛下鬚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曰今日真可謂捋虎鬚王大笑

【原】華元多　朱桓捋（左傳宋華元[illegible]城者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吳錄曰）

### 鬚四

【原】奮髯（朱博傳曰[illegible]邪太守齊郡[illegible][illegible]養名[illegible]史皆移病博[illegible]鬚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罷斥諸病吏[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不易為臣良獨[illegible]謝[illegible]為君[illegible]曰安石[illegible]此不凡）蝟毛（世說曰桓溫[illegible]鬚似蝟毛磔）【增】捋伊鬚（世說曰桓伊[illegible]）燎鬚（[illegible]書李勣傳[illegible]弟病自為然粥火燎其鬚勣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進粥能幾何）鬚蒼（張公[illegible]生江海客身長七尺）蒼者　鬚黃（[illegible]傳元[illegible]昔剃[illegible]宗以其鬚黃[illegible]名昔制傳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覺幸之）

### 鬚五

【增】詩　宋秦少游答裴仲謨摘白鬚行曰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庶縮側室星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渾堅藏山舟夜半輸有力雁者賦不遇已矣何所得二毛三秋興自愛頗姑息閒說古竺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其本蟣蝨得而食妙年光可鑒洞若鴉羽戢映梳何蒼蒼變化了無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

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其如客兒終青苑麾詰責作白頭行而得養生術　黄山谷戲歐陽誠發詩曰愛公好詩又能多老夫何有更橫戈來此于思百戰何（于思多鬚貌）

## 眉一

增說文曰眉目上毛也　釋名曰眉媚也有嫵媚也　黄庭經曰眉號華蓋覆明珠　明珠目也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唐子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樊氏相法曰眉中顧毫百二十歲　彙苑曰人老必有毫眉秀出者故謂毫眉

## 眉二

增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爲名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左傳曰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無勇吾志其目也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遞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天中記曰揚雄謂揚眉曰揚衡　又曰陳崇奏莽功德曰盱衡振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目揚眉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自還京數被進見爲人鬚頰眉目如畫　宋書曰人流言王元謨欲反因馳啓自解帝知其虛遣書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伸卿眉耳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目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梁書曰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唐本傳曰帝在九成宮令袁天罡視岑文本曰膚瑩若冀眉長過目他日文章冠天下　又曰李賀字長吉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五代史曰莊宗思得高樓避暑遣王允中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陛下雖欲有作豈可得乎　列仙傳曰莫耶子赤鼻眉間一尺

## 眉三

原兩星　八彩（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眉爲人表候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曰攝提兩星直曲人眉似之也又曰堯眉八彩）　一尺　三寸（吳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間一尺列士傳云干將子赤鼻眉間三寸）　施黛　放愁（東觀漢記曰馬皇后眉施黛左眉小缺補之如粟風俗通曰桓帝時京師作愁眉細而曲折故梁冀家爲之）　增清揚　聯娟（詩曰清揚宛兮言美女之貌在眉目之間宛然美也文選曰眇眉聯娟又長眉聯娟美人眉曲細貌）　翠翰　鉛黛（文選曰蛾眉敷翠翰華文曰臨妝罷鉛黛）　出翬　增妍（美女之眉如新蛾出）

（藝也聯爲出藝眉柳宗元乞巧文曰齒牙饒利眉睫增妍）怨黛　結眉（怨黛舒還斂朝結眉攄成慮）六　翠羽　遠山（六朝愁含翠羽眉西京雜記曰卓文君眉色如望遠山）

韓黛　揚眉（六朝並歌如韓黛李白上韓荊州書曰不使白揚眉吐氣）九聚　八字（金壺錄曰朱泚眉分九聚相者告以大貴信之遺事曰漢武宮人畫八字眉）

眉四

原 蛾眉（詩曰螓首蛾眉）介眉（又曰以介眉壽）虎眉（帝王紀曰文王虎眉）蟬眉（西施）連眉（列仙傳云楊都女生而連眉以爲異後果得仙道）黃眉（本傳東方朔遇老母采桑於海濱有黃眉翁曰此昔爲吾妻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赤眉（琅邪樊崇天鳳中起爲盜王莽使平均公廉丹征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丹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增 眉（是謂赤眉賊）齊眉（後隱逸傳梁鴻妻）增 廣眉（東漢馬廖疏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原 白眉（襄陽耆舊傳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增 眉宇（元德秀傳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眉嫵（漢傳以眉嫵媚人也）眉月（文選云美女眉如新月樣眉月隱輕紗）元眉（文選美人眉秀也）柳葉（六朝愁眉柳葉顰）眉顰（李白美人卷珠簾獨坐顰蛾眉）埽眉（杜牧埽蛾眉朝至尊）眉青（韓詩白咽紅頰長眉青）曲眉（韓文曲眉而豐頰）眉峯（后山詩眉脊三峯秀）眉黎（謂府老人之稱謂眉秀面如凍梨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

#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 人部二十（胷　心　膽附　手　臂　足　髑髏　形貌　影附　相似附　神彩容儀）

### 胷一

**增**說文曰膺胷也𦡪胷骨也　釋名曰胷猶啌啌氣所衝　韓愈與崔羣書曰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

### 胷二

**增**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漢書曰王莽好反膺高視　世說王忱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唐書曰高力士幼與母相失為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果如言

### 胷三

**增**攄膺　穴胸（文選攄膺而很也攄膺解攜手　彙苑李密貽王伯當曰豈公一失利輕去就哉雖隕首而穴胸所甘也）**原**得卵披　伏弩射（列子得卵披胸　漢高祖與項羽對輦數羽十罪羽伏弩而射漢王傷胸高祖詐捫足）坼而生禹　束而見使（帝王世記曰禹母吞珠胸坼而生禹　左傳魏犨爇僖負羈氏犨傷胸晉文公愛其才使視之犨束胸而見使者）

### 胸四

**原**釋名曰臆（釋名曰胸臆也）孔子有文（春秋孔演圖云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結胸（山海經曰有結胸國人為人結胸如人結喉也）貫胸（又曰貫胸國為人胸有竅）蕩胸（張衡南都賦曰汙水蕩其胸）値胸（當味値胸）洞胸（文選洞胸達腋）開胸　碎胸（毀骨碎胸）**增**陷胸（史記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摺胸（文選摺脇叩胸也）光風霽月（黃山谷曰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海闊天高（吳草廬朱子贊心胸開廓海闊天高）

### 心一

**增**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不貫於心也　毛詩谷風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尚書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實也　又曰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　莊子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心為神靈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

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　傅子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心二

增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子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曰公扈志強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於斷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晉書曰顧和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齊書曰陸慧曉匪躬淸格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慧曉心如月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宗元卿有志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爲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爲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史憲誠離間三軍度衆終不爲用乃密表陳情號哭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括地圖曰無滅民食土死卽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玉關四萬六千里

心三

原丹府　靈臺（丹府心也　下詳心二）　無瑕　不競（士蔿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孔叔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鄙吝　非僻（世說郭林宗曰歲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心生　禮記曰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焉）　結兮　亂矣（詩曰心如結兮　徐庶曰方寸亂矣）　禮制　道寧（書曰以禮制心　又曰志以道寧）　刃開　劒承（異苑曰鄭

（元師馬融三載無聞融師而遣之元遇於樹陰下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却還晏子春秋曰崔杼劫齊莊公以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滌除 啟沃（老子曰滌除元覽書曰
啟乃心沃朕心）包藏 測度（唐書曰儀包藏禍心禮記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為頑 曰度（左傳曰心不則德義為頑禮記心能制義曰度）增 支主 嚴師
（白虎通目為心視口為心竅耳為心聽鼻為心臭是其支體主也性理正心之始當以心為嚴師）靈淵 智舍（太玄經去此靈淵管子心者智之舍也）中虛 天遊（荀子心居中虛
心治五官外物論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管籥 郭郛（齊子心有管籥須言而鍵性理郤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七竅 數孔（史記紂怒比干曰吾聞聖人之心七竅剖比干
視其心列傳元伯顏至正十八年河南賊至土封之伯顏不屈與妻子俱死之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其心腹中覆棺而殯之）山嶽 鐵石（唐書建成
元吉嘗贈尉遲敬德金皿一車辭以聞秦王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又曰太宗聞契苾何力之延隨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今何力入延隨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
必不背我也）原 三千一 二人同（尚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事百君 同十亂（晏子
春秋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識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增 一根荷 數片肉（性理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
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也又心如穀種篤論杜恕與宗權書曰吾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頓亦遺明建君子亮其本心若人不見亮使人剖心著地正數片肉相似耳何足有所明也）原 忠如金石
險於山川（後漢世祖指王常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為漢忠將軍禮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匪石 匪席 日拙 日休（詩曰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尚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聖人無常 顏子不違（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主張六志 緘
滕七情 至和為性 最靈由心 心莊則體舒 心齋則容敬 楚王蕩而祿盡 徐庶亂而計窮 中心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 外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 心四

原 火精（春秋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增 絳宮（黃庭經心為絳宮）匪鑒（詩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心曲（詩亂我心曲）童心（左傳曰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如面（左傳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豕心（又曰實有豕心）野心（又曰狼子野心）三心（孔叢子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沈
心（國語於心也有質直而無沈心）原 懸旌（史記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虛心（老子云虛其心）增 湧泉（列子盜跖心如湧泉）謬心（又曰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死灰（莊子心若死灰）剗心（又剗心而學道言學道先去其心也）心齋（莊養生論顏回曰敢問心齋）蓬心（又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天君（荀子聖人清其天君）心神
（獨異志李廣博覽羣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卒）心儀（漢雋皆心儀霍將軍）狗馬心（史記汲黯曰臣常有狗馬之心）琴心（漢雋以琴心挑之）如
水（通鑑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心譎（史記曰腹誹而心譎）心計（又曰桑弘羊以心計十三為侍中）心動（世說魏武帝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如丹（晉書孫秀詐稱詔斬
張華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畏死恐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會心（世說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自來相親）委心（歸去來辭

（曰何不委心任去留）坐觀成敗（褚先生傳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爲作輕重（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萬箭攢心（天中記梁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臣心如面（陳書傅縡爲便佞所譖下獄陳後主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后主怒賜死獄中）萬事主（通鑑曰張元素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遊畋不悅學元素上書曰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損心（劉洎多記損心）指心誓天（彙苑李抱眞見王武俊武俊感其不疑乃指心誓天曰此心已許公死久矣）心疾（又曰韋綬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求復用）高世心（又曰張建封節度徐州溫造謝歸下邳悠然有高世心）求感（陸贄夫感者誠發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也）嘔心（彙苑李賀善吟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披示心（又曰賊將徐廷光再拜馬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寸可射我拔而示之心廷光感泣）欲小（孫思邈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忤心（漢雋忤心逆耳）熏心（漢書曰虛美熏心）叩心（漢雋叩心怨上）心緜邈（文選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緜邈）宿心（又曰內負宿心）投心（又曰投心遵朝命）勁秋心（又曰烈心厲勁秋）寒心（文選驚恐意又慴恥也）崑玉（又曰志烈霜秋心貞崑玉）苦心（藝文君子懷苦心）徑寸心（又曰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惠心（又曰惠心清且閒）申心（六朝申心口上朱）丹誠（又曰赤心也丹誠君詎知）煎心（又曰一轉一轉煎心）琬琰（又曰徒懷琬琰心）心九摧（又曰心一夜而九摧）春心（又曰春心百媚勝楊柳）草木心（又曰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江海心（唐詩別有江海心）遊子心（又曰寧知遊子心）狼心（又曰狼心猶未馴）雄心（又曰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素心（又曰素心自此得）幽曠心（又曰歎[illegible]幽曠心）冥心（又曰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心蘇（又曰心蘇七校前）理心（韓文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錦心（柳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鐫心（又曰鐫心鏤志旁覩俊邈）操心（望故園賦旣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

## 心五

【增】【論】宋朱元晦論人心道心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難安或微眇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增】【銘】朱元晦求其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而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維手防微謹獨茲常守之

切切近思維以相之　張欽夫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常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照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 膽一

【增】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目之精主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　黃庭經曰膽部之宮六府精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為六府也太平經云精清成精故膽為六府之精也

### 膽二

【原】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增】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原】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增】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脇從賊者後得歸來懿宗以為同反盡生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五代史曰趙思綰反郭從義討之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思綰取膽以酒吞之曰食人膽至千則勇無敵乃被擒　唐韋思謙傳曰思謙進御史大夫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元史曰趙璧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 膽三

【增】決斷　堅定（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過賁育　異楚越（魏志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程昱守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至若益昱兵過則必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三斗壯　千奴共（唐史汝陽王璡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後魏書崔宏守并州胡為寇宏曰胡衆雖多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膽者也後討平之）

先飲三升　何須八尺（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升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　北史李標弼弟也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弘農破沙苑敵人見之皆避周文帝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膽四

【增】表膽（史記曰將軍嗔目張膽）　一身是膽（蜀志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膽薄（魏志袁紹兵并公孫瓚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適足以爲吾奉也）　析膽（漢書剖心析膽相信）　如升（南史侯景之爲逆也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破出肝腸膽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之大焉）　膽破（又曰齊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人以爲膽破）　舉身悉膽（北史王雅從戰芒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左右奮擊斬九級敵退乃還周文王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落膽（温造傳唐李祐入朝違詔進奉温造彈之祐得罪股慄曰吾夜半踰蔡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照膽（元稹傳苟非秦鏡照膽安能不戒）　膽寒（言行錄宋范仲淹韓琦必欲收復寧夏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軀膽（東坡軀膽多雄偉）

膽五

【原】論魏嵇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手一

【增】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玉藻曰手容恭　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履斷子手足必不爲何則冠履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拊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手二

【增】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左傳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又曰齊魯戰於炊鼻舟堅射陳武子中手　又曰昔叔向適鄭鬷蔑惡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病異於人若君見之將嗀公愈怒褚出公戟其手曰必斷其足　檀弓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又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山海經曰柔利國爲人一手一臂國爲人一手　燕丹子曰秦王斷荆軻兩手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嗷嗷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漢書曰鮑永辟鮑恢爲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異之乃試令嬖人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左陽脉右陰脉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鄭康成別傳曰康成惟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曰小同　李郃別傳曰郃長七尺八寸多鬚髯手握三公之字　王隱晉書曰裴秀曰中撫軍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初惠帝晚成世祖遺才人謝玖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來朝謂諸王子也執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郭文字文舉詣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於縣中養病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横節便絶占者以爲過此貴不可言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又取紙裹之公跡愈明　崔鴻前趙錄曰劉翼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　三十六國春秋曰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幽明錄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否澄令童子齋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栴檀而咒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内晃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有一軍人長大白皙有異望以朱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瑣言曰宋王凝每寢必叉手而卧慮夢中見先靈也　梁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畧曰梁劉之遴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　元史曰石晉勒餘兵直入賊陣至日西援絶被創隨馬左脇爲賊鎗所中猶手握其鎗砍賊死　又曰呂祜晉安人至正中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欲砍其母祜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

我死無恨矣遂瞑目死　明詩小傳曰張鳳翔生有異質落筆千萬言左手横書瞬息滿紙　又曰湯顯祖字義仍生而有文在手　明泳化類編曰正統中祥符趙玒家居于齋懸造其第禮之甚恭一日玒執于手噛之出血于即悟于出其孫問曰大人何噛于手玒憮然曰于好官不得令終耳後于天順初斬西市人稱玒之鑒讖

### 手三

【原】鈎文　玉麈（論語摘輔象仲弓鈎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雅是謂敬上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五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王夷甫事詳美丈夫）母嚙　帝披（搜神記周暢至孝母每出母欲呼之自嚙手暢心輒即馳歸　漢書鈎弋夫人兩手皆拳武帝披之手即展號曰鈎弋夫人）【增】雷抃　葉拱（左思吳都賦曰雷抃重淵同拊手也）（又抃聲如雷下詳家語師襄事）【原】纖纖　摻摻（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詩曰摻摻女手）【增】毒手　尊拳（晉書初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僭帝號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晉書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揮覆　抃舞（荀子議兵下之於上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於胸腹也　漢雋兩手相撫曰抃）霹靂　模稜（類雋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韻府蘇味道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打賊　持盤（六帖李巨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敕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謂柜公手打賊乎　漢雋毛遂左手持盤右手招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岐掌　枝指（摘輔象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小傳明祝允明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原】奉長者　斷美人（禮記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　燕丹子曰太子與荊軻置酒美人鼓瑟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盛而奉之）【增】長尺餘　重五斤（隋書曰煬帝時楊元感反餘杭民劉元進起兵應之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表相非常陰有異志　陸餘慶善於論事而謬於判事時人譏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畫圓方　持俎豆（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世號神童　本傳宋時曹彬週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前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須臾取一印人異之）

### 手四

【增】握褎（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褎注手兆如褎字也）　爲手（易艮爲手爲指）　假手（書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原】執手（詩執子之手）　如柔荑（詩曰手如柔荑）兩驂如手（詩）　六轡在手（詩）　不澤（禮共飯不澤手）　有文（左傳曰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增】藉手（又晉韓宣子私覲於鄭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吾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割指（班固幽通賦注管仲射小白中鈎白陽僵飽叔割指血塗之傾蓋以覆之）【原】把十文（老子手）【增】不龜手（逍遙篇宋人有不龜手之藥者其世以洴澼絖爲客聞請買其方百金）【原】刻文（公孫述）【增】唾掌（九州春秋公孫瓚爲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可唾掌而決今觀紹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穀）　龜

貫（魏畧曰鮑出饑餓出採蓬子母在家為賊繩貫手掌驅去出走斬賊奪母還）獨拳（獨異志隋文帝未貴時嘗舟行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登岸詣一草菴有一老僧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摸書知字（北史隋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亡手（彙苑房元齡辭位帝遣使謂曰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如亡左右手）汚吏斂手（六帖李至遠知選事疾吏受賄多所紕易吏肅然斂手又盧奐為南海太守汚吏斂手）明府手（本傳張巡謂眞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手熱（唐書元載時委佐鄭魯楊紹段復環薛蒙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為之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環蒙）搖手（帝欲授李訓諫官李德裕諫小人不宜引至左右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之不懌）右指黑毫（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爭指（柳玭戒職權累千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得臣手（說苑韋仲將奏用張芝筆左伯紙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光庭手（唐書裴光庭為侍中兼吏部尚書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其所裁定光庭輒然可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疾從指入（說載崔渾性溫恭能盡色養母嘗有疾渾躬請病授己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滿身母所苦遂愈）左右手（程知節隱太子譖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擧手伸縮（宦者秉威柄不還政在宮人擧手伸縮便有輕重）大尺（酉陽雜俎翟天師名乾祐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繡手迹（彙苑莊宗嘗問高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毒手尊拳（五代史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李襲吉為書諭梁詞甚駢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相交於莫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手弱（唐書襄王熅作亂逼召王徽及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托手弱卒不肯署）神龍附手（明泳化類編主事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舊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擢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名其指甲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闌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客曰今日吾家赤龍得無去耶因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

## 臂一

增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列子曰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一人　莊子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侵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　又曰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矣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賈誼策曰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陸贄曰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

## 臂二

增左傳曰公孫丁射尹公佗貫臂　襍語曰晉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隊牀傷臂公書記之使問其候果如其言　漢書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視曰此一大字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子父當戮死也　又曰劉

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右臂　侯鯖錄曰晉武帝選士庶女子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名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　晉中興書曰交州剌史王諒為州人梁碩所圖城陷碩逼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有哉　三國典略曰陸法和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去侯景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遂取侯景　又曰高歡嘗主尉景執爾朱兆歡嚙臂止　彙苑曰劉之遴夢袁彖曰卿為折臂太守後果隊車折臂再為南郡太守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侍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　類雋曰王珂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他心請斷其臂

臂三

原四肘　一臂（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也　交州記曰儋耳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　墜馬折　流矢中（幽明錄曰羊叔子父墓人相云有帝王氣叔子掘斷之後相者再至曰當出折臂三公叔子墜馬折臂　蜀志曰關羽為流矢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骨去毒流血盤中神氣自若）　增宛轉繩　綢繆記（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採宛轉絲繩繫身毒寶鏡一枚　史諱錄明皇開元初宮人被幸者曰印選以綢繆記印臂上曰風月常新印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退其色）　印手菩薩　折臂三公（俗說曰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釧捋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下詳墜馬折注）

臂四

原割而盟（左傳魯莊公許孟任為夫人孟乃割臂而盟之遂生公子般）　斷而鬬（崔杼弒莊公申蒯後至聞君死請入門者告崔子崔子曰勿納蒯曰汝疑我與汝臂斷左臂與門者門者將示崔子遂入蒯遂拔劍呼天躍而鬬殺七人未及崔子一叫而死也）　齧臂辭別（史記曰吳起出衛郭門齧母臂辭別曰不為卿相不入衛郭門）　齧臂為盟（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帝呼單超等五人入謀誅梁冀帝齧臂為盟也）　李廣猿臂（漢書）　先主長臂（蜀志先主長七尺五寸目顧見耳臂垂過膝）　增交臂（漢書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錯臂（史記越之民錯臂左衽謂丹青錯畫其臂）　嚙臂（皇甫湜命其子錄詩一字誤嚙其臂流血）　奮臂（史奮臂為天下倡始）　書臂非禮（元列女傳崔氏周术忽妻也术忽官平陽金將攻城克之時术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

足一

增爾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曰足容重　韓詩外傳曰珠玉無足而至者

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 足二

【增】穆天子傳曰至於巨蒐氏巨蒐氏之人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天萬里之外　左傳曰齊刖鮑莊子仲尼曰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又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始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於行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史記曰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欒書冢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逐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曰何故傷吾左足仍以杖擊王左足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會稽典錄曰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婦寧於家遇賊畧賣遂流轉入蜀爲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嘗歸家爲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曰昌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爲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妻

## 足三

【原】履字　接武（帝王世記大禹足文履己字　禮記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足跡也）【增】玉趾　肉瘤（左傳楚使薳啟疆召魯公辭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　三國典畧侯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其不勝則低下至石頭之役瘤隱肉中）匍匐　箕踞（詩曰誕實匍匐手足並行之貌　刺客傳曰荊軻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胼胝　跛蹩（李斯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　漢書曰又蓋跛蹩足不可行狀）蹀足　跬步（文選按步蹀足循廣除　荀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重繭　乘輿（殺梁楚欲攻宋墨子自魯趨楚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見楚王　元列傳許衆不事生產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其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龜文　龍脚（抱朴子曰老君足下龜文又漢書宣帝足下龜文又後漢書李固部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天中記馬希範二脚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脚人或誤觸則終日頭痛）摩足　抵額（漢書張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病卧閭里湯自往視病爲謁居摩足　元列傳張榮字世輝狀貌奇偉嘗從軍爲流矢貫背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額而拔之神色自若）蹻足　旋踵（戰國策曰亡可蹻足而待　漢書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足疾　脚病（明皇雜錄姚崇爲相張說懼譖毀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問何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出入王家恐爲所毀故憂之耳　類舊江州刺史王弘半道要陶淵明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脚病向來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足痺　脚短（五代史帝名王衡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　世說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徒跣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病廢　疾辭（類雋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苻堅陷襄陽素聞其名）

（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纔一人有半耳　類雋曰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鄭權持節使迴鶻告哀權以足疾辭不許肩輿就道）獻五刖　墮車傷（卞和事詳玉　類雋元德秀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

## 足四

**原**震象（易曰震爲足）　不失（禮記君子不失足於人）　不良（左傳郤克足不良）　斬而足（左傳曰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曰必斬而足）

**增**綦踂輒（穀梁傳衛侯之兄輒何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曳足（韓子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非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也）　斷足（古史考龐涓以法斷孫臏兩足指）　裹足（戰國策曰杜口裹足莫肯鄉秦一曰遠行者必裹足墨子裂裳裹足不滿十日而至）　搖足（史記曰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　躡足（史記曰躡足行伍之間）　疾足（史記曰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頓足（漢書頓足起舞）　累足（漢雋脅肩累足皆懼甚貌）　託足（又曰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蹻抗（又曰若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皆寒也）　曾蠒（又曰蠒足下起皮如蠒也言遠行）　跬步（文獻跬行按步武）　伸脚局下（王濬事詳面一）　躄疾多忌（南史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躄疾人有跛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箋云智不及葵亦忤旨）　洗脚致敗（本傳梁陰子春身服垢汚脚數年一洗言每洗脚則失財敗事云在梁以洗足致梁州敗）　福手福足（彙苑隋末賦役重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　酒濯（類雋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之顧周即市斗酒濯足於旁衆異之）　足下黑子（明皇雜錄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廝役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韓公奇而寵之益親厚焉）　自折足（類雋藩鎮李師道浮圖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數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　平地跌傷（彙苑馮道嘗戒明宗曰臣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陷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　皆頭昆脚（尚書故實杜牧頻干於宰執求小儀小秋皆不遂忽夢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得比部員外）　不足伸脚（唐史周智光爲同華節度曰地狹不足伸脚）　嘉足力（五代史符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王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速嘉其足力以隸宰衛指揮）　力乏不拜（又曰呂琦廢帝發怒崧等惶恐拜謝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　整容匠（泳化類編明太祖時整容匠杜衡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聖體之遺豈敢狼籍謹將歸藏上曰汝如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爐供其前以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命爲太常卿）

## 髑髏一

**原**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顙顱謂之髑髏

## 髑髏二

**原**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

髑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增 列子曰列子適衛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原 魏畧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爲戲笑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一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絶爛十餘丈樹顛火焱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土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鬛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巳而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增 瀟湘錄曰洛陽牟潁郊外葬一枯骸夢人來謝云我本強寇爲同輩見害感公掩藏故來謝君若能容我棲託每夜祭我我當應君指使及覺試禮之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我必應聲而至也潁潛令盜人財物無不應聲遂至潁見鄰婦美色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夜半踰垣而至潁擒之而逃

## 髑髏三

增 詩 宋黃庭堅髑髏詩曰黃沙枯髑髏本是桃花面如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擊美目巧笑倩無脚又無眼著便成一片　後村詩話曰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原 賦 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遙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

傍余乃俯仰咤歎告於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暴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輿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温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乃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絶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

【說】魏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鋭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怦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時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而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像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沖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眞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元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翳以緑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 形貌一

【增】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五臟象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智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歲腸法鈐　易說卦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 形貌二（相似附）

增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湯偃　管子曰子産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　孔叢子曰安釐王欲以馬回為相問子順曰回為人梗梗亮直之丈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為人長目而豕視必體方而心圓臣見其面非不偉其體幹而終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諂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冊府元龜曰淳于髡齊之贅壻長不滿七尺　又曰鄒忌修八尺身體昳麗　又曰田文為齊相封孟嘗君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渺小丈夫爾　又曰漢張蒼為秦御史亡歸沛公畧地過陽武蒼當斬解衣伏鑕蒼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後至丞相　又曰金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又曰朱雲字子游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　又曰息夫躬容貌偉麗為衆所異　又曰後漢東平王蒼腰帶八圍　李通父守為王莽宗卿師身長九尺容貌絕異　又曰銚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班超字仲升為人有大志不修小節嘗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相也　又曰馮勤曾祖父揚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嘗自恥短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郭泰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聲如洪鐘　又曰趙壹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　又曰高獲字敬公為人尼首方面　又曰公孫瓚遼西人為人美姿貌大音聲　又曰劉表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　又曰馬騰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　又曰魏司馬朗祖父俊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又曰滿寵子偉以格度知名偉子長武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　又曰許褚長八尺餘腰帶十圍容貌雄毅　又曰蜀諸葛亮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又曰吳諸葛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大口高聲為大將軍　晉起居注曰元帝琅琊恭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生於目左角龍顏隆準眼有精曜　冊府元龜曰晉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又曰阮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

氣宏放後至步兵校尉　又曰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後至司徒　又曰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三徵七辟皆不就　又曰庾敳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　又曰郗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重之以為有藩伯之望　又曰桓溫生未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真英物也　又曰前趙劉義孫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及長身長八尺三寸鬚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僞立為世子　又曰後秦尹緯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爽氣姚萇以為尚書僕射　又曰前燕慕容恪字元恭皝之第四子也幼深沈有大度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及慕容儁嗣位以為侍中錄尚書事　吴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特體有龍文寬雅沈深喜怒不形於人　冊府元龜曰南齊袁彖為侍中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移步　又曰房法乘為交州刺史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時嘗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又曰陸慧曉為吏部郎孝武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又曰呂僧珍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　又曰梁張緬尚富陽公主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後至侍中　又曰王茂字休遠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又曰何敬容為侍中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凡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又曰陶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後為奉朝請上表辭祿　又曰後魏蕭正表字公儀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後至司空　又曰裴禮和為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　又曰後周慕容比頭為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圍　又曰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　又曰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又曰隋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陳使江總目送之曰即河朔之英靈也　又曰竇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　又曰韋藝為營州總管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

莫敢仰視　又曰李景字道輿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爲右武衛大將軍　又曰劉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美後至貟外將軍　又曰唐楊愼矜爲御史中丞及兄愼餘爲少府少監愼名爲洛陽令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愼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也　又曰李嘉寵冀州人其形長八尺五寸開元中本州以獻敕曰李嘉寵土風所育體幹出羣因其器用之宜俾在人門之次可武衛長　又曰安祿山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明皇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明皇令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祿山所乘驛每驛中間築換馬臺不然馬輙死驛家簡祿山所乘馬以土載五石能馱勝致即以高價市之餧飼以待之鞍前更連置小鞍以乘其肚　又曰郭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後至太尉尚父　又曰盧文紀爲太常卿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於欽咲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淸泰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　宋王欽若本傳曰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書内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茀恐不免事不遠矣　澠水燕談曰王淇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府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船至八百里邰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元史列傳曰吾也而珊竹氏狀貌甚偉腰大十圍　又曰史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又曰史天祥幼有大志長身駢脇力絕人　又曰郭德海字大洋姿貌奇偉通天文兵法後以功遷右監軍　又曰王善姿儀雄偉其音若鐘後官兵馬副都總管　又曰史天澤字潤甫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後官至平章軍國重事　明列朝詩傳曰寧獻王高皇帝十六子生而神姿朗秀白晳美鬚髯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　又曰陳憲章正統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頰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隱白沙　又曰何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秃笄也宗藩貴人爭負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後至中書舍人　又曰劉繪嘉靖進士長身閃目高準修髯好讀左氏書縱橫家言擊劒蹵鞠挽六鈞弓撾鼓亢歌喜通輕俠　又曰陸粲字子餘疎

眉目美鬚髯面骨稜稜起嗜學無不通尤悉本朝典章　又曰俞允文字仲蔚白皙美風神秀眉目廣頰飄鬚病頭風者月恒御氈祫稍寒加以貂帽客至隱几焚香竟日無凡語　又曰瞿汝稷以父任官至太僕寺少卿致仕狀淵小起家孫生以名節自厲凜不可奪居官著清望

【相似】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董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似靈帝八歲而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句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數殺戮曾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柯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晉書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亮有盛德於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謂瞻不死故謂王富曰君狀貌甚似諸葛君因此思克復以扼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知之謂為似己入則共寢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檀道鸞晉陽秋初議以吳隱之為黃門郎而隱之貌似太宗上不忍見故改焉　晉書曰桓元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唐書曰王孝傑高宗末西討吐番為賊所獲吐番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　澠水燕談曰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

## 形貌三　影　相似【附】

【原】駢脇　銳頭（左傳曰晉公子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浴薄而觀之　史記平原君曰武安君頭小而銳）　奇表　德容（本傳後漢李固字子堅貌有奇表項角匿犀足履龜文　老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奇偉　魁岸（史記留侯贊曰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貌如婦人好女　江充詳容儀注）【增】虎目　龍顏（列女傳叔姬之生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滿是不可厭也　別傳管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眉）　體方　法貴（上詳形貌一　蜀李書武帝生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垂雲鼻如龜龍口

（如方蜀耳如相望法爲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嘉容** **淑貌**（左傳在國而有嘉容是謂不度六朝淑貌曜皎日）**委形** **肖類**（莊子吾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漢書人肖天地之貌）**類形** **彫容**（六朝丈夫稱以顯形又拙陳容之日類）**倚玉** **連璧**（晉書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世說潘安仁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璧）**癡狂** **纖瘦**（類雋沈昭略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類雋李賀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

原 **肖天地** **交陰陽**（漢書肖形天地肖類也謂圓首象天方足象地禮記云人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情之會鬼神之東）

增 **春月柳** **玉筍班**（世說曰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顏儁唐詩選美風標專到朝士家以爲祥瑞朝士中號爲玉筍班）**義勝故肥** **體羸禁語**（韓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事文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河目龜文** **龍犀日角**（彙苑注目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額足有龜文也公侯之相又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言帝王之相也）**五柱入項** **伏犀起蓋**（隋高祖事詳頭四彙苑君相之相也金鏡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匿鮮交缺）

原 **影合虛** **端表**（仙人與虛合體故日中無影雪中無跡欲影之直必端其表）**隨形** **顧步**（若步影隨形也世說何晏自喜行步顧影）**服丹無影** **處陰滅影**（韓終久服丹無影人有惡影而走者不如處陰而影滅）

原 **相似** **匡圖** **晉獲**（論語曰子畏於匡蓋孔子貌似陽虎匡人趨而圍之陽虎陽貨也公羊逢丑父似齊頃公故代頃公爲晉獲也）**如吾面** **是後身**（左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孕二子才貌相似時人云邕是張衡後身）**尚有典刑** **相與師事**（後漢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以有若似孔子相與立爲師師事如孔子）

## 形貌四

原 **熊虎之狀** **豺狼之聲**（左傳越椒）

增 **七寸短人**（漢武故事東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名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靜不宜躁擾王母與帝會言終不見）**短小精悍**（彙苑注顏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於事）**弔喪監廚**（類雋或問禰衡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使弔喪稚長可使監廚注荀但有儀容趙有大腹健啖故也）**天質自然**（晉書嵇康雖土木形骸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耳）**忽肥瘦**（說苑庾公過周伯仁周曰君何所欣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重八百斤**（事文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重八百斤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薨）**形陋**（彙苑宋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遵考以爲形陋不許及明帝世以功爲中軍封公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革帶移孔**（梁書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乃與徐勉書陳情言已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欲謝事求歸老之職勉爲請三司之儀帝不許）**狀貌無憑**（南史庾杲之傳庾曇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無餒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至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麒麟楦**（朝野僉載楊炯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楦言如弄假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無德而衣朱紫與驢何異）**體肥而舞**（唐書說中宗宴侍臣祝欽明爲祭酒帝與羣臣宴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帝大笑盧藏用曰是舉五經掃地）**鬼面藍色**（盧杞）**神觀邁爽**（本傳裴晉公貌不中人而神觀邁爽其自贊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不貴**

侏儒（彙苑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不進德宗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小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異日必貴（又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頗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銅筋鐵肋（天中記劉鄩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以力[illegible]人秦定末德王薦之會丞相給其事將環視四體數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功萬里外乃棄死三尺高下命也乃入王屋山爲道士）堂堂（五代史華溫琪少從黃巢爲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沒字碑（又曰安千秋事唐晉累更藩鎮千秋爲人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曲如鉤（續世說五代崔善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陽煦玉色（宋史王曾姿質端厚楊億目之曰王君陽煦玉色宗廟器也）盛肥丁瘦（歸田錄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疎瘦時語盛肥丁瘦）既貴而肥（談叢東坡曾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耶）貴亦枯瘦（又曰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蒸肉山（詩話宋黃山谷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末云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謂文潛詩雖清如松風之韻而體則肥如肉山之蒸）身品短小（事文邇英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爲隆儒殿學士）豐頤廣額（元列傳謝仲溫豐頤廣額聲音弘亮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令器（元史王克敬幼奇穎嘗戲道傍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姿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後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類大俠（小傳明黃省曾字勉之正德舉人長身修髯狀貌類河朔大俠父挽產千金悉以置書其學無所不窺）軀幹豐偉（小傳龔士驤膂力過人能挽百石弓軀幹豐偉輿夫爲喘息汗下跳躍超距輕蹻少年弗如也）體有四乳（小傳明倪謙生有奇質目光如電體有四乳歷編修至尚書）

原　**影**

衆魍魎問（影莊子云云）老人子無（影詳老人）

原　**相似**

惟肖（書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肖似也）詐降（史記曰紀信貌似漢王乘黃屋車左纛詐稱漢王出降項羽）增　優孟衣冠（又曰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兄弟相似（陳國張伯皆弟仲皆相似妻子不能別）

## 形貌五

增　**詩**　朱彥時賦黑兒詩曰世有非常人實惟皮元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行如驪馬騃立似烏牛峙忿如鸜鵒鬬樂似鸕鷀喜　李白有詩嘲杜甫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如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增　**說**　陸龜蒙雜說曰談生云崔小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

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 神彩容儀一

增詩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又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懼然若不還

## 神彩容儀二

增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其皆有死亡焉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至東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又曰薛宣好威儀容甚可觀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為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世祖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帝善之勑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佩刀還郡　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齔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為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　冊府元龜曰後漢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　英雄記曰袁紹生而孤幼為郎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倣効　冊府元龜曰魏何夔曾祖父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夔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後至太僕　蜀志曰魏文帝察黃權有局量試欲驚之遣左右請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莫不褫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　魏志曰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　蜀志又曰彭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恣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弟松為人短小不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幹　吳志曰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

言不敢怠也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　吳錄曰滕胤爲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會修覲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會稽典錄曰賀邵善儀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静有常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跌坐常著襪希見其足　顧譚傳曰譚字子嘿身長七尺八寸少言笑容貌矜整有圭璋威重未嘗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日不言　三輔決錄曰實叔高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人儀狀絕衆天子異之　世說曰太尉王衍總角時嘗造山司徒王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嗟歎者良久旣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恐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又曰時人見嵇中散歎曰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居道含之子也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也　桓邵別傳曰邵字敬倫清貴簡素風姿甚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惰之貌　荀氏家傳曰荀羨風器英秀識雅標貴明暢者俊音氣俯仰顧盼容止可則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先少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徧覽羣籍尤長隸書　冊府元龜曰宋謝莊太常弘微之子韶令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　又曰南齊褚淵字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甚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　又曰何戢爲吏部尚書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又曰梁到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後至金紫散騎常侍　又曰馬憲年十四爲國學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彩　又曰劉訏尚書郎何烱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頴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　又曰王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　又曰陳謝哲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懷朗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風神凝遠通達有儀鑒容止蘊藉動合規矩　類雋曰唐温彥博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　明皇雜錄曰帝拜蘇頲爲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帝因制中云國之瓌寶乃指瓌字曰不可言其父名宜易之嵩不悟但改寶爲珍帝見擲地曰虛有其表以嵩魁偉多鬚　又曰上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奏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類雋曰馮定偉儀觀與兄宿齊名人方漢二馮文宗詔以開元霓裳羽

衣舞参以雲韶肆於庭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　彙苑曰孔季詡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　明詩小傳曰孫一元棲太白之巔稱太白山人風儀秀朗蹤跡奇譎元巾白袷以鐵鶴瓢自隨所至傾動士大夫　又曰陳束字約之董侍郎有愛女不欲壻凡兒張尚書為言約之侍郎召見垂髫敝衣膚神玉暎叩之無不應試之詩文揮筆如雲烟侍郎大喜剋日為婚　又曰周復俊嘉靖進士器度純雅風神韶令弱冠與王同祖顧夢圭稱崑山三儁

### 神彩儀容三

原巖下電　塵外物（世說王戎字濬沖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爛爛如巖下電　世說王戎曰王衍神彩高徹如瓊林瑤樹自是風塵外物）叔寶清　夷甫儁（世說晉謝尚論中朝人物劉惔云杜乂膚清衛叔寶神清為有識所重如此　世說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王澄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閑雅　白皙（史記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漢書曰霍光白皙疏眉目美鬚髯）如鐘　為玉（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　裴楷字叔則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為玉人）增挺特　魁秀（氣挺特不俗　彙苑注魏謩姿表魁秀）竦神　峙玉（莊子虛已竦神　彙苑注鄭畋姿采如峙玉）屬目　竦觀（彙苑注高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　又曰崔敦禮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為容　宜相（彙苑陳叔達善為容　又曰蕭至忠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彩遼邈畏俯謂人曰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秀偉　嚴峭（蕭得聖姿宇秀偉氣孤峻　彙苑韋斌容止嚴峭）軒秀　瓌秀（彙苑嚴挺之姿質軒秀　又曰呂元膺姿儀瓌秀）都雅　峻整（彙苑張垍舉止都雅帝悅之　又曰王播儀矩峻整著稱於時）整峻　雍閑（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人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　裴休為人蘊藉進止雍閑宣宗書曰休眞儒者）自安　不煩（魏元忠始以端生見高宗慰遣不如謝卽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舉止不煩）爽邁　嚴偉（裴晉公詳形貌　崔從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秀爽　凝遠（趙彥昭風骨秀爽　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並彙苑）風度高嚴　神彩軒異（劉伯芻　趙昺）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二

人部二十一（性命　性情　姓氏　改姓附　名字　同名附　改名附）

## 性命一

**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書曰用集大命于厥躬　**增**又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春秋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 性命二

**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家語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靖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于天豈受命于戶　漢書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劒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增**漢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名曰反離騷　又曰李膺爲長樂少府既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辭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　冊府晉郭文曠達不仕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　又曰丁紹爲冀州刺史自以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于掌握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疾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又宋羊元保爲吴郡太守不營財利家世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元保　又曰後魏眭夸高尚不仕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又曰唐李勣遇疾家中迎召醫巫皆不許入子弟固以藥進勣曰我山東一田夫爾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及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

## 性命三

**增**無墜　有常（書曰無墜天之寳命　冊府陳薦允梁末爲太子洗馬臺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答曰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乃閉）

（門謝處辨日而會常免于患）哀時　達命（藝文類聚楚辭曰哀時命者嚴忌所作也　晉書曰山濤表以魏舒領司徒府陳留周震累爲三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會號震爲殺公除其有辟書乃命之而竟無患焉者以此稱其達命）脩己守道　委天任運（晉書曰顏含嘗遇郭璞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又曰虞胤元敬虞皇后弟及疾不迎召巫覡故或勸之對曰吾以凡愚謬承外家之寵處家世敘三品官向四十年更欲何求宜委天任運而已君子以其知命也）

## 性命四

【原】盡性至命（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達性遂命（莊子曰聖人達于性遂于命）　得之聽天（禮記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得之有命（文子曰所受天之命所遭于時有其才不遇于世命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必爲善不能必受其福不忍爲惡未能必免其禍故達時達得之以義何違之有不違時必譏何不幸之有）　不得聞（論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不可變（老子曰性不可遂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遂志（易致命遂志）

## 性命五

【賦】晉仲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總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隸童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蠻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蹙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絶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齘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險易餓傾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誦三略之說以遊于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遇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于陳項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

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呂尚興于殷周百里子房用于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又袁準才性論曰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元黃應五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直者中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醎百品備其膳羞絲苧元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于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于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處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于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藹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于寸陰長則不可急之于箭漏至乃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閭沈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

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于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于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徼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靑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靑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充詘于富貴不遑遑于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 性情一

**增**易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又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書曰習以性成　禮記曰反情以和其志　又曰聖人之治七情以禮　又曰情深而文明　又曰厚貌深情　六帖曰觀情以律視性以律明王所宜獨自難與人共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　詩序曰吟咏情性以風其上

### 性情二

**增**白帖曰西門豹性急佩韋自戒後漢范冉性狷急亦佩韋自戒董安于性緩佩弦而自戒　又曰張竦荅陳遵書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將效子亦敗矣　漢書曰翼奉上封事元帝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　内傳曰上元夫人謂帝曰舍爾五性返諸柔善注謂暴淫奢酷賊也　韻府曰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見海水汨沒山林杳冥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援琴而歌聲遂絕妙　王氏彙苑曰阮裕曰屢辭王命非敢以爲高也吾少無宦情　晉王衍傳曰衍喪幼子悲甚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亦爲之慟　梁書曰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過人稱爲水淫　六帖曰唐戴冑性堅正幹局明彊　又曰王珪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其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慍

### 性情三

**原**情遷　性成（易吉凶以情遷見上）　好潔　改剛（邾莊公卞急好潔　後漢紀高獲與世祖有舊世祖曰欲善當改剛性獲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遂辭去）　遷物

和志（因物有遷不忌不克體詳一）　利貞　愛惡（易利貞者性情也又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五性　六情（六帖五性不相害五行所屬之性也六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見白虎通）

增　觸情　抒素（漢爲觸情妄行言任情意所欲而行　又曰陳愚悃而抒情素）　悟賞　瑩情（諸史悟賞謂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賞　文選瑩情無餘滓）　鯁急　莊重（彙苑唐蕭瑀性鯁急鄙遠浮華　彙苑武元衡雅性莊重雖澹于接物而開朗極一時選）　蹇特　岐嶷（又曰王義方性蹇特高自標置　韓文原性論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簡潔　和厚（彙苑唐蕭倣性簡潔以聲利爲汚疾邪太甚　六帖尹知章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慍）　方重　謹柔（彙苑韋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　又曰李燭性謹柔材無過人者）　雅澹　奢豪（六帖杜黃裳性雅澹未始忤物　彙苑河間王孝恭性奢豪然寬恕退遜無矜伐色）　嚴重　明銳（六帖鄭珣瑜性嚴重少言　彙苑元稹性明銳遇事輒擧）

## 性情四

原　詩　魏徐幹情詩曰高殿鬱崇崇廣厦凄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生塵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唯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酲　晉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撫枕獨嘯歎感慨心内傷　又曰君子尋時役幽妾懷苦心初與三載別于今久滯淫昔邪生戸牖庭内自成陰翔鳥鳴翠柳草蟲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俛仰涙流襟願托晨風翼束帶侍衣衾　又曰明月曜清景曨光照元墀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束帶俟將朝廓落星辰稀假寐交精爽覿我佳人姿巧笑媚歡靨聯娟眸與眉寤言增長歎悽然心獨悲

增　論　唐韓愈原性論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情者七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于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 姓氏一（改姓并載）

【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以從女女生亦聲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氏所以勉人為善也或云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盧氏以知其子孫也王者之子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惟人為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譏昭公娶于吳謂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于號或氏于諡或氏于爵或氏于國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諡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園池也以事巫卜陶丘也以職三烏五鹿青牛白馬也 左傳疏曰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為氏 史記注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系百姓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

通志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故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至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于文女生為姓故姓之賜多從女姬姜嬴姒姚媯姞妘婤姶妊嫪之類是也 六帖曰唐貞觀氏族志以第一等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以四海望族為右姓

增易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　帝王世系曰堯姓伊祈生于伊祈山因以爲姓　三輔舊事曰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生人伊長儒爲姓謂之伊　舜紀曰五帝三王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禹爲夏后而姓姒氏契爲商而姓子氏稷爲周而姓姬氏又宋呂東萊曰孟仲季臧同出于魯也滎國封印公文伯張同出于鄭也向華湯樂鱗仲老同出于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于齊也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陳留風俗傳曰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擾馴鳥獸賜姓曰嬴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剡氏王氏江氏　又曰侯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爲姓　左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又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桂氏族譜曰桂貞爲秦博士遭秦坑儒改姓香其孫避地改姓炅第四子居齊改姓桂不忘所自出也　氏族博攷曰漢炅橫四子守墳墓者爲炅居徐者爲香居幽者爲桂居華陽者爲炔四字並音桂此四姓同一炅也　天中記曰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散家貲千萬爲韓報讐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于下邳　漢書曰夏侯嬰初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前燕錄曰魏初莫護跋率部落入居西遼時燕代多冠步搖諸部因謂之步搖後音訛爲慕容且以爲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由以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北史曰宿石朔方人祖若根魏明元時賜姓宿氏石尚公主　三國典畧曰周蔡祐陳留圉人齊安郡守襲之子也有膂力便騎射太祖以其戰功賜姓大利稽氏　北齊書曰徐之才聰辯強識尤多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嘗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昕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

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成虜配馬為驢嘲元明二字去頭是兀明出頸是無明減半是無日變聲是無盲元明亦無以對　隋書曰尉義臣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高祖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羣臣鮑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祖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　事文類聚曰唐太宗詔高士廉與岑文本等責天下譜牒參攷史傳作氏族志　唐高士廉傳曰高宗詔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也　唐書曰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皆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　又曰李全畧本姓王名簡長慶初鎮州軍亂穆宗以簡嘗為將召問其計簡遂極言利害願有以自效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畧以崇寵之　新唐書曰林藴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藴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唐柳芳論曰尚書領護而上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為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國史補四姓者鄭盧李崔皆為鼎甲又太原王亦四姓之匹　五代史曰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勸勿舉進士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閩見後錄曰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宋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茍氏然敬字從茍非茍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元史列傳曰太平字允中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

## 姓氏三（改姓附）

原　請族　錫姓（左傳無駭卒羽父請氏與族夏書曰錫土姓注以所生之土賜之為姓）　官族　庶姓（左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注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又曰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命展　賜金（又曰公命以字為展氏注無駭公子展孫故為展氏漢書金日磾七世內侍本以休屠作金人祭天故賜金氏）　倉庚　王葛（漢食貨志武帝時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氏今倉氏庾氏是也世說晉王導與諸葛恢爭族氏王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增　賜李　封松（唐李世勣本姓徐武德二年從李密歸朝廷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李又李元紘本姓丙賜姓李古今姓纂秦始皇遇雨避松下封松為五大夫後人因氏焉）　馭馬　埋羊（漢馬援其先趙奢為趙將能馭馬號為馬服君其後子孫因以為姓晉羊祜傳昔有攘羊遺叔向母母埋之後事發驗羊肉惟舌存焉因以羊舌為氏）　封盧　麥實（天中記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琰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琰曰卿既姓盧是盧

（令之裔北史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竇不殊何忽相怪時人以為敏絕）【原】別生分類　保姓受氏（舜典曰別生分類注生姓也別其姓氏分其族類傳曰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因生以賜　胙土而命（左傳因其所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生故以陳為姓又曰胙之以土而命氏因陳之類也）次第為氏　昭穆定品（後漢第五倫傳其先齊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白帖晉摯虞字仲洽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益多聞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因功命氏　居官為姓（見前）【增】推律知苗　筮易得氏（論衡曰孔子推律自知殷之苗裔也新唐書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不知其姓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遂以陸為氏羽為名而字以鴻漸）【原】改姓推律　指樹（漢書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氏推律自定京氏為姓伯陽生于李樹下遂指李樹為姓）劉婁　疎束（史記婁敬賜姓劉氏曰婁者劉也晉傳束晳其先疎姓避亂改姓因去疎之足為束）張祿　陶朱（范雎變姓名曰張祿先生范蠡浮海出齊易名為鴟夷子皮至陶為陶朱公）馬矢　嵇山（前書大司徒馬宮本姓馬矢遂稱馬氏嵇康其先姓奚以避怨于嵇山以為氏）改是　冒衛（吳志是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字民無上可改為是遂改之徐衆評曰古者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而改者或以祖名今離析文字横生忌諱本疑祖也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主家與少兒通生青故冒姓衛氏）改陳　蒙灌（晉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喬以生月妨父故改姓陳漢灌夫父張孟為灌嬰舍人得幸進之至二千石蒙姓灌）【增】改墨　同源（孤竹君本姓墨台氏殷湯封為孤竹君孤竹者北方國名其後去台氏改姓墨氏肆考源乾曜本禿髮傉檀之子賀入後魏太祖謂曰朕與卿同源可改源氏）王孫　獨孤（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入諫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肆考獨孤其先本姓劉至後魏在北有三十六部中有改為獨孤氏者）改玉　為車（肆考漢武時有公王帶造明堂後改為王氏漢王況字文伯者是其後也又曰漢車千秋本齊田氏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謂之車丞相子孫因以為氏）仲种　郕成（又曰東漢順帝朝种暠其先仲山甫之後因避難改姓种又曰成姓本周文王第五子郕叔武之後子孫以國為氏後為楚所滅子孫去邑改為成氏）郳兒　凡氾（又曰邾武子封次子于郳失國子孫避仇改為兒又曰東漢有氾宮子本姓凡因遭秦亂避地氾水故改姓氾為）許于　共洪（又曰干大本許旌陽後也得仙道改姓干夫妻偕隱西山又曰洪本古共工之後因避仇改姓洪）改越　冒朱（又曰越本夏少康之後姓姒越王句踐裔孫無疆為楚所滅子孫遂以國為氏又河南官氏志越勒氏改為越氏又曰宋范仲淹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冒姓朱後舉進士復改本姓故謝啓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夫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籍席　慎眞（又曰唐席豫本出安定晉大夫籍偃之後十三代孫環避項羽名改姓席氏又曰宋眞德秀本姓慎避孝宗諱改姓眞）辛莘　黃王（本傳唐辛替否大夏啓封支子于莘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柳黃溪記大宜之川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既死神更號黃氏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王聲相近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號郭　伶泠（肆考周文王季弟號叔受封于號或謂之郭因以為氏公羊傳云號謂之郭聲之誤也又曰古伶倫之後音訛為伶漢書伶賛伶褒等是其後也）避仇改　為客變（棗據本姓棘避仇改姓為棗第五倫官未達客河東變姓氏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毚除）黃改胡　慶為賀（肆考東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棄之胡公見而舉之遂姓胡晉書賀姓本齊公族慶封之後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為賀氏）

## 姓氏四（改姓附）

【原】諸侯以字（白帖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臣因其王父字也）先謚為族（左傳為謚因以為族注或以先人之謚稱以為族）【增】炎黃裔（唐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

（姬始因所生地而賜之姓）封爲氏（文王封子時叔于沈其後爲沈氏武王封泰伯曾孫于閻其後爲閻氏晉穆侯封少子成師于韓爲韓氏晉獻公封畢萬于魏爲魏氏宋公子段食于褚其後爲褚氏宋太公食于蕭爲蕭氏楚貴皇食于苗爲苗氏晉叔向食于楊爲楊氏杞之後食于婁爲婁氏越之後食于歐山之陽爲歐陽氏）名爲氏（陳伯袁之後爲袁氏齊公子高後爲高氏衛公子惠孫後爲孫氏宋公子樂父後爲樂氏宋司寇牛父後爲牛氏魯閔子騫後爲騫氏）官爲氏（春秋時祭仲初爲祭封人掌封疆者後以爲氏）字爲氏（朱子語錄以字爲謚竊恐謚本氏字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爲氏因以爲族也）牛馬（僉載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敫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敫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敫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軛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肉譜（合璧唐李守素爲倉曹參軍通姓氏學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此名豈雅目邪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爲世譜（盧史歐陽修蘇洵各爲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以禮大宗小宗爲次雖例不同皆足以攷其世次）

改姓

去邑氏朱（周封高陽之後于邾後爲楚所滅子孫乃去邑而氏朱）去邑爲于（周武王封子邘叔子孫以國爲氏去邑而氏于）木改太（肆考端木本子貢之後因避仇改姓太氏）謝射（天中記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命爲將軍出征以姓謝名服不祥改爲射氏名咸）冒曹（肆考魏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冒姓曹氏）改帥（晉尚書師昺避司馬師諱改姓帥）改元（肆考南中多危姓有惡其稱者或改爲元氏）改勃（又曰梁武帝改豫章王綜爲勃氏）改尉（又曰古有尉繚著書號曰尉繚子河南氏志魏孝文改爲尉元魏朝有尚書令尉元字苟仁者是其後也）改貟（古今姓纂貟半千狀云本姓劉氏彭城輿里人宋宗室營陵侯劉遵考子起部郎凝之後齊受宋禪凝歸北魏以忠諫比伍貟改姓貟氏）冒鄭（新唐書鄭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時號爲魚鄭及用事人號爲水族）冒駱（肆考唐李元亮本姓安少爲駱奉先養子冒姓駱）沈字去氺（又曰閩人避王審知諱沈字去水爲尤）敬塘之石（五代史石敬塘其父臬捩雞本出于西夷冒姓石）知遠之劉（五代史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冒姓劉）金陵冒唐（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李氏冒于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冒秦（肆考宋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冒姓秦）

## 名字一

（同名字　改名字併載）

增禮記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白虎通曰人必有名何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名之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畧故于燕寢殷以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也于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巳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不以子丑爲名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本末貫故以甲乙爲名也　名或兼或單何名子非一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傍其形故或兼

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傍其形者孔子首類尼丘山故爲之名也　又曰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也　秦記曰君之于臣先生之于其門人名之可也至于同官之于僚黨同姓之于昆弟同門之于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爲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爲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詳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内外所以昭其名也書曰藏之所以實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末故卑尊故其禮詳卑故其事畧也且婦人無名故賤于丈夫野人無名故賤于學士名者已之所以尊尊者之所以命已字則已之所接卑卑者所以稱已未有用之于尊而爲卑用之于卑而爲尊者也

## 名字二

**增**禮記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也　左傳曰子同生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夫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遂名）以德名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取于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故名鯉）取于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又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曰楚鬬伯比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畋見之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鬬穀於菟　又曰鄭文公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鯈而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以夢告文公公與之蘭而御之遂生子名曰蘭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　漢劉向傳曰向本名更生恭顯誣譖周堪張猛死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　劉子曰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盗次子曰毆盗持衣出𧫷其母呼之曰盗吏因縛之其母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盗幾至于殪　東

觀漢記曰廉范爲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爲名者千數　風俗通曰袁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京入賀而賀始生因名之曰賀而字元服　魏志曰鄧艾棘陽人年十二隨母至穎川讀故太丘長陳實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孟宗別傳曰宗爲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之生子者多以孟爲名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就令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邕之所歎也　江祚別傳曰祚爲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爲字　晉書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遺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遥集于上楹便可以遥集爲字咸從之　崔鴻前涼錄曰李弇隴西狄道人也本名梁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梁妻姓梁夫妻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于耿氏乃賜名曰弇　又曰陳安成紀平庄人也少慷慨讀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　蜀李書曰賈夷字景叔梓潼人也武帝素聞夷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賈夷　南史袁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　宋書曰王景文美風姿好言元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名太宗　又曰顔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彊以比漢張良之子　又曰謝莊五子颺朏顥嵸瀹世爲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又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惠震明帝長子也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子惠震　梁書曰張嵊字四山初乘父稷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　南史曰陳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因以訪毛喜喜即自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　後魏書曰游肇字伯始高祖賜名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　又曰太和初宋弁爲殿中郎中高祖嘗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久之因而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實之也　三國典畧曰周陸逞字季明綏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彥字

世雄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于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　唐書曰貞半千字榮期始名餘慶舉童子房喬齡異之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嘗曰五百年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　又曰姚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傳信記曰賀知章爲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將行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宜名孚知章再拜受命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邪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爪子邪　舊唐書曰唐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

唐劉賓客嘉話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 名字三（同名字　改名字　雙名　婦人附）

**原**制義　待事（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成禮易則生亂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左傳莒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楊州之役獲焉名曰楊州叔孫獲長狄僑如因名子曰僑如莒越欲比之）寤生　升卿（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虞詡祖父爲獄吏有陰德曰吾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者遂名詡字升卿）三明　二稺（後漢段熲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京師稱涼州三明　後漢周澤字稺朝孫堪字子稺京師號二稺）充閭　應石（賈充父逵晚始生充言後有充閭之慶因名充字公閭　晉桓豁字朗子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因賞　依謙（桓彝生子溫嶠賞之曰有奇骨貞英物因名之溫　魏志王昶字文舒爲其子弟作名皆依謙以見其意故名兄子默字居靜沈字處道子渾字仲元深字道沖遂作書戒之曰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稱名思義不逾越也）易避　小同（天中記吳主孫休曰禮名子難犯易避今太子名霣音彎弓之彎也　後漢鄭康成傳康成子字益恩孔融舉爲孝康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小同）幼名　冠字（禮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夫名者所以正體定心意字者所以崇仁義敘長幼）

**增**伯魚　叔馬（上詳前　西京雜記衛青生子或有獻騧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馬其後改爲登字叔昇）神命　帝賜（傳載唐李栖筠避暑青龍寺夢戴白神人云昔尹氏相宣王致中興君男亦佐中興之君可以吉甫名之　唐書陸象先元方子也始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索繼　志遠（國史補馬燧之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索繼也　唐李素立孫志遠始名鷳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者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名志遠）有功　以義（唐程日華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改曰日華　唐楊遺直爲蘭陵簿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假以夏爲義收以秋爲義嚴以冬爲義皆有文學登第）抱玉　應辰（李抱玉始名重璋明

（皇以其戰西河有大功爲賜今名宋汪應辰字聖錫本名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帝更賜名）剛正　忠義（唐陸堅初名俶明皇嘉其剛正賜名堅宋李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高宗紹興中金人犯鄜延經畧使王庶募聞者世輔往應募後金人陷延安欲授永奇父子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不欲事金全家戒世輔歸朝世輔僅得二十六人奔夏永奇全家被害世輔竟自夏歸宋嘉其忠義賜名顯忠）德素　方穀（合璧王紹少爲顏眞卿所器字曰德素肆考唐李載義會吏民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因以方穀爲字）慶門　禮闈（合璧唐楊嗣復傳韓滉撫嗣復項曰名與位皆愈其文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肆考唐顏濟爲著作佐郎兼侍御史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又曰憲臺）賜令名　易故字（上詳抱玉注陳武別傳武育于臨水令陳君奇之欲易其故字武長號曰嘗聞故老稱漢使蘇武執忠守志不服單于意竊慕之陳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曰某本是胡人石勒石虎諱胡曰國人因字之曰國武）

**原** 同名字

驚座　投杼（漢陳遵字孟公以豪俠聞所在人傾慕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名者每至門人曰陳孟公座中莫不振動既至而非因號遵爲陳驚座魯有與曾子同姓名而殺人者人以告曾子母母織如舊不信之及三人來告投杼而驚起）毛遂　韓翃（西京雜記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天喪予矣既而知非平原客合璧韓翃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與此韓翃）**增**王褒　李充（漢宣帝時有王褒爲諫大夫晉元帝時又有尚書左僕射王褒兩李充一漢殤帝時人字大遜兄弟同衣遞食後爲博士一晉時人字弘度善隸書妙參鍾索征北將軍褚裒引爲參軍以家貧求出外除剡縣令仕至中書侍郎）陳咸　王商（漢大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又一陳咸汝人成哀間尚書兩王商俱漢成帝外戚一爲丞相封樂昌侯一爲大司馬封成都侯）韓信　李膺（漢高帝時兩韓信一封楚王一封韓王東漢李膺字元禮人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梁李膺爲使至郡武帝悅之問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張衡　楊震（東漢張衡嘗作二京賦四愁詩隋煬帝時有御史大夫張衡煬帝嘗幸其宅兩楊震一東漢人明經博覽號關西夫子延光中爲太尉一趙宋代州崞人弓馬絕倫討方臘有功）鄭衆　史岑（兩鄭衆字仲師漢明帝遣使匈奴不爲屈一章帝朝宦官字季産每頒賞則辭多受少兩史岑一字子孝在王莽末一字孝山在嘉和之際）李通　江革（光武時固始侯李通魏武時都亭侯李通兩江革一字次翁爲漢中郎將一字休映爲梁御史中丞）莊蹻　王莽（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兵平滇遂自王兩王莽俱漢時人一爲右將軍一爲大司馬篡位者）陳賈　張遼（一見孟子一宋孝宗時監察御史請禁道學兩張遼一爲魏征東將軍字文遠一爲漢兗州刺史字叔高）鄭弘　楊時（兩鄭弘一字稚卿漢宣帝時爲南陽太守一字巨君第五倫爲會稽守召署督郵累遷臨淮太守兩楊時一宋程門弟子字中立徽宗時爲國子祭酒一丹陵人累官朝請郎）徐幹　李綱（兩徐幹一爲班超司馬一爲曹操掾唐書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宋史李綱字伯紀高宗時爲相）李益　蔡京（唐有李尚書益字君虞長于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求之時又有宗人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稱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以別之唐憲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爲政苛慘闔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敕賜自盡宋時亦有蔡京爲奸宰相）周撫　王珪（晉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爲將考唐王珪與魏徵同時宋仁宗時亦有王珪號三旨宰相）劉毅　蕭鈞（兩劉毅一在晉武時一在晉末兩蕭鈞一蕭鸞子梁武時中書郎一蕭瑀從子唐太宗時率更令）張說　李渤（兩張說一武后時許證魏元忠一宋孝宗時陰柔小人張栻李衡王希呂等論其不可執政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俱隱少室山宋李渤嘉祐進士郡人稱爲李大夫）安期　處沖（兩安期一王含子應字安期一王湛子承字安期肆考兩處沖一[illegible]士遜字一王湛字）

**原**稱南北　別小冠（吳郡太守張元之與謝元同年名亞于元時稱南北二元漢杜欽字子夏與杜鄴亦字子夏俱有令名欽損目時人號爲盲杜子夏欽惡其以疾見詆乃爲小

（碎時人因號小冠子夏）

增 同帝王 齊聖賢（新唐崔[illegible]子發丕堅紫垂向昌稷堂成紫憲宗時官至郎中陸贄狀進槃宸而不許曰吾師往稷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槃等宜與外官贊爲奏請帝然之而槃言終不顯天中記宋齊丘始字超回汪台符貽書誚之曰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起亞聖以稱字齊丘大慙改字子嵩）

四王喬 三邵平（一周時吹笙漢明帝時飛舃一蜀人食肉芝一犍爲武陽人居一號爲氏仙人庵邵平有三人一爲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爲陳勝徇廣陵者見項羽傳一爲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皆戰國時人）

孔安國 王孫賈（天中記兩孔安國一孔子十一世孫爲漢武帝博士一晉孔愉子以儒業顯孝武時甚蒙禮遇安帝時歷尚書左右僕射兩王孫賈一爲衛大夫一爲齊大夫）

兩秋胡 三張儉（西京雜記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一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不知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東漢張儉山陽高平人因黨禁望門投止者一唐人字師約太宗時爲營州都督征高麗一宋眞宗時契丹國爲政事令亦有此姓名）

兩徐邈 三賈逵（魏徐邈字景山武帝時爲侍中晉徐邈字僊民武帝時爲中書舍人一東漢人字景伯兒時在太學人謂之賈長頭一字梁道賈充之父魏文帝時爲豫州刺史一宋藁城人從狄青征儂智高累官嘉州刺史）

兩張載 三李密（晉張載字孟陽爲當代文宗貌極醜遊洛陽市輩女以瓦石擲之仕爲著作郎宋張載字子厚爲關中士人宗師學者稱爲橫渠先生晉李密字令伯以祖母老辭官後魏李密以母患習醫又隋煬帝時有蒲山公李密字元邃嘗乘牛讀漢書與楚公楊元感爲深交）

張昌宗 葉夢得（一唐高宗初爲修文館學士一則天末爲春官侍郎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姑蘇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貴溪石林則南渡時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

游肇高肇 盛度丁度（上詳名字歸田錄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

五公孫弘 兩朱買臣（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客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爲王騎一爲漢平津侯一在明帝時爲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肆[illegible]兩朱買臣一武帝時爲會稽太守一梁元帝時爲武昌太守）

增 改名字 武改乂 嚴爲龔（唐蔣乂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又帝悅時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意于武故因以諷又柳渾初名載朱泚亂平載奏言臣名向爲賊汚且載于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名渾南漢劉龔初名巖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因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又有胡僧言讖書滅劉者龔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以名焉）

李繼昭 趙保吉（唐昭宗時有孫德昭者賜姓名爲李繼昭宋太宗時李繼遷侵擾因以李繼捧爲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後李繼遷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原 已孤不更 爲後故改（禮記君子已孤不更名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二子本字仲愼亮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改其字）

名慕相如 字本京兆（史司馬長卿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遂改名曰相如後漢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

改名曰生 加日爲昱（楚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名曰生注云易其名也子文孫克黃也程昱本名立少時夢上天兩手捧日太祖曰卿當爲吾腹心乃于立上加日而爲昱）

增 雙名婦人 好好 端端（姓張唐人爲沈著作所納姓李唐善和坊妓）愛愛 英英（姓楊唐錢塘人唐楊虞卿妾）賽賽 眞眞（姓武唐錢塘人唐柳將軍愛妓又與韓直卿通者爲謝眞眞與鄭述古通者爲沈眞眞）燕燕 鶯鶯（唐張佑妾姓崔唐人與元稹私其與張浩然私者爲李鶯鶯）惜惜 灼灼（姓毛宋高郵妓又羅仁卿女名惜惜蜀善歌之妓）盼盼 盈盈（姓關唐張建封妾又宋有姓賁者亦同此名黃山谷嘗贈以詩姓吳唐妓女又與天寶中貴人妾同名）紫紫 紅紅（名山記古淫婦名紫所化也姓張唐大曆中才人）瑟瑟 瓊瓊（姓蕭遼天祚元妃善文墨嘗作詠史詩以諷諫契丹後被誅姓薛大曆中才人又宋南渡後有妓馬瓊瓊者與上庠生朱端朝情好甚密）娉娉 東東（姓馬即東坡席上求詩于參寥者妓名寶輦悼亡賦詩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搴搴 蓮

蓮（姓鄭唐妓女巧譚謔為諸士所眷狀元孫龍光偓多惑之　姓王字沼容唐妓）住住　蘇蘇（姓張唐妓女少而聰慧能辨音律與鄰人寵佛奴六七歲時私有結髮之契　姓王唐妓）心心　山山（李心心于心心皆元初小僧元時妓本良家子因父喪失身）小小　當當（姓蘇南齊人錢塘名妓錢塘墓宮麗舍後有蘇小墓　肆考姓李元教坊名妓後出家）

## 名字四

【原】嘉名（楚詞朕皇考曰伯庸肇錫予以嘉名）世子同名（禮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三月而名（禮記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咳謂撫子頭）二十而字（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君臣同名（公羊叔向曰臣有名惡今曰衛禮惡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之名不奪人之親所名君不聽臣易名所以重父命也）名失則愆（傳）二名非禮（公羊曰仲忌曰何忌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云難為諱一字為名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通下）求名而亡（此為聲名之名）【增】無野（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新而生頃公于野又不舉也有狸乳鸛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曰無野）敬容（事文類聚梁何敬容為尚書令淺于學術拙于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不能答）百藥（肆考李百藥隋內史德林之子幼多疾祖母趙因取名百藥）嗣恭（唐路嗣恭始名劍客連徙神烏姑臧二縣令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嗣恭）

同名字　貢禹（漢高祖時有翳者貢禹章帝時亦有之）張禹（漢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元帝朝拜相封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安帝朝為太傅封安鄉侯）王愷（兩王愷一晉武帝舅與石崇爭豪一安帝時丹陽尹）王渾（晉有兩王渾一戎之父為涼州刺史一濟之父錄尚書事）王乂（兩王乂一衍父一緒父）王澄（兩王澄一為衍弟字平子一為濟弟字道深）

【原】改名字　梅福變名（漢梅福傳福變名姓隱于吳市門卒）范雎變名（詳改姓）【增】成汭改名（成汭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又入賊中為賊帥假子因改姓名為郭禹）商記姓名（輟耕錄松江金世昌嘗買廢宅除葺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商冒姓名（建康城南曾公大為人持重居官清廉登第之後授建昌新城縣居一家待闕尚隔兩年一日立于門外忽見一人負名牌而至題曰新知建昌新城縣事曾宣教公大甚駭少間有一人乘車而至問為何官曰曾知縣也延之上坐問其諱則曰公大問其登第之年又同曾曰姓同名同官同而年又同此其故何也其人起而謝曰某昨于部中見此姓名注授知其履歷故冒姓名為商耳不知為公也今當更之曾公大笑亦不致詰問真仕人也）

## 名字五

【增】詩　晉陶潛命子詩曰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命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汲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增】記　宋陸龜蒙雜記曰郜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苪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郜為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增】說宋陳傅良章子林子名說曰古人之名唯其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紊而無別下至于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夭非美詞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衞有石惡晉有毃戾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詞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發派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而漢晉士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嗟乎耑于其內而不張于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祥而請更于予予何吝于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則姑徐徐而已耳盍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來予又何可辭之于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毅章章子愿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彼里名豈足以浼其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外內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于予予不吝于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又朱甥子臧名說曰吾兄有朱甥者每遇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丘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爲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臧否不係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爲之患莫大于無慕學莫強于自與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由是一念足以爲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馬存字偰孟說曰偰孟名夫求予爲之字說予不得其意而謂之曰君以夫台名者豈慕灌將軍之爲人也邪君以夫字孟者豈慕洛陽劇游俠之爲人邪二子非全人儒生法士之所諱道也予以爲人各有所長甚非一介淺淺者之所知摧鋒陷堅決死售敵名聞三軍勇冠天下不喜諂諛而重然諾此灌將軍之所長也剛橫不遜果于犯上使氣杯酒間乃所短耳吳楚舉大事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則知諸侯無能爲使諸侯得之則大將軍必以爲憂一人身爲兩軍之輕重此劇游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私不顧國家之公議乃所短耳吾欲剔去二子之所短而收其所長持以贈君幸君無辭而受之可乎朱晦庵字劉瑾說曰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于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沽今之人則以石

爲玉而又銜之劉氏生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二

#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三

## 人部二十二　諱　閨情

### 諱一

增山堂肆考曰夫諱非古也周人以諡易名於是有諱禮故曲禮入國而問諱然所謂諱者諱死不諱生也又有不諱者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 諱二

增齊東埜語曰周頌祀文武祝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厥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此詩書不諱也　顏氏家訓曰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腎腸爲腎修也　史宋世家注曰莊子曰宋桓公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以爲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公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　天中記曰西漢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　四朝聞見錄曰漢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晉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武后諱曌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金鳳花中都謂鳳兒花光宗后慈懿李氏名鳳娘六宮避諱稱曰好兒女花　天中記曰東漢明帝諱莊相襲謂莊爲嚴莊光爲嚴光莊君平爲嚴君平殤帝諱隆以隆慮爲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　又曰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林宗爲郭太鄭公業爲鄭太　合璧事類曰魏司馬朗字伯達九歲客有犯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　地志曰吳黃龍三年嘉禾生由拳改縣曰禾興後孫皓父名和改曰嘉興　兼明書曰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爲念北人不爲之避也　天中記曰晉諱司馬師以師保爲保

傳以京師爲京都諱司馬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韋昭爲韋曜　又曰王羲之祖諱正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　晉禮志曰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表以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闕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先王祐名犯父諱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曹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　輿地志曰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爲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毗陵爲晉陵　又曰趙辟石勒諱羅勒爲蘭香馬勒爲轡錢武肅王諱鏐劉家爲金家留住爲駐住　顏氏家訓曰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　續墨客揮犀曰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謂鼓爲皮棚人或誤犯輙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參僧彥一見大喜亦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南史曰王亮王攸之子爲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瓚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瓚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猷字當作酋旁安犬猶字爲犬傍安酋或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履下牀跣而走瓚之撫掌大笑而去　顏氏家訓曰劉縚緩綏兄弟並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炤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倘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北史曰宋如周以府僚隨蕭詧至度支尚書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又曰熊安生字植之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因話錄曰韓僕射皐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皐因問之醫云天寒膏硬皐笑曰韓皐實是硬的竟不以爲過　天中記曰隋帝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中盧爲次盧魏徵隋書凡忠字皆謂之誠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

吴地記曰蘇州滸墅本名虎嘐唐氏諱虎錢氏諱鏐因改名　游宦記聞曰唐太宗諱世民故今時葉弃皆

去世而從云漏泄縲紲皆去世而從曳民則易而從氏昬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　天中記曰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明皇諱隆基太乙神君基民基並改爲其字隆州爲閬中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常山　埜語曰王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　天中記曰李翺父名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　又曰崔胤五拜相權傾天下其父愼由人改呼油爲麻膏避其諱時號爲麻膏相公　輸府名談曰楊行密據江淮至今滁人謂荇溪爲菱溪杏爲甜梅揚州民呼蜜爲蜂糖　雲麓漫抄曰梁朱溫父諱誠改城爲牆又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是也　五代史補曰馮道在中書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的道字小子是有寸的導字何謂不可馮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籍川笑林曰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猗覺寮曰錢元瓘在浙浙人以一貫爲一千　青箱雜記曰宋太祖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諱禎語訛近蒸故呼蒸餅爲炊餅　又曰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吹劍錄曰寇準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爲准至今書承用之　天中記曰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敘或改作引字　老學菴筆記曰承平時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字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閧然傳以爲笑　閒燕常談曰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忽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必舉罰平日家人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云　稗史曰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殊爲可笑

## 諱三

【增】正征　杜度（正義正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名爲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　資暇集杜恕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諱而舉字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又）

（刪去伯字呼爲杜度）

秀爲茂 淵作海（肆考漢光武諱秀改秀才爲茂才 天中記唐高祖諱淵故唐人稱劉淵爲劉元海）

改鍾爲蔣 易虎爲龍（肆考吳孫權立立蔣子文廟於鍾山因避祖諱改爲蔣山 天中記唐高祖之祖諱虎字延壽作史者易石虎以季龍易韓擒虎以韓擒）

乞換他郡 改爲辭曹（又曰晉咸和元年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舒撫軍會稽內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鄶 又曰晉羊祜爲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爲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

稱嚴必泣 因樂不歡（顏氏家訓臧逢世嚴之子也孝元時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競修箋書有稱嚴寒者對之必流涕 丁用晦芝田錄覃翼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爲家諱樂也）

更授少傅 改擢司門（肆考唐源乾曜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 又曰唐李涵由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改擢司門員外郎）

鑱去皐名 易以孟姓（又曰唐韋暢父皐沒蜀人德之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去其文以諱之 又曰唐王維初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名其亭曰浩然亭咸通中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改號曰孟亭皮日休作記）

固辭詹事 不受舍人（又曰劉宋范曄遷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 又曰唐賈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不受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避會作當 更名曰右（石林燕語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至曾魯公爲相始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五代石昂爲高行節度使符習召以爲臨淄令習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昂姓爲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常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即趨出解官）

遇石不踐 呼酒犯名（山堂肆考宋徐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不踐 世說晉桓靈寶呼人溫酒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麤疎）

## 諱四

【增】諱君（左傳魯大夫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注僖侯名司徒武公名司空二山具敖獻公名具武公名敖）

諱父（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同子驂乘蓋指趙譚與父同諱故曰同子）

不諱君名（肆考三國志猶不諱其君名如功以權成是真斥吳主之名也）

請長吏諱（又曰晉王述爲揚州刺史初至郡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不犯人名（孔帖柳沖傳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別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每日對千人不犯一人諱又梁武帝詔王僧孺改百家譜合二百七十二卷藏在秘閣王弘好其書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益羹犯名（肆考宋殷淳字子孚與何勗共食尊羹孚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斂筯曰何無忌憚）

改門（南史宋明帝名鸞追封諸世子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

避犯友名（顏氏家訓揚都一士人諱審者而與沈氏交沈與其書止書名不書姓）

避太子諱（肆考唐憲宗方爲太子王紹避諱改名時議者以爲諂李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講禮之人敗之不可復正於紹何誅）

不諱父名（侯鯖錄王立之云老杜家諱閑而杜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幔之句）

改弘爲崇（五代史郭崇韜父諱弘宰相豆盧革等皆諂事之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

諱官枉法（青箱雜記宋杜衍嘗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何與焉故公帥并州時門吏請家諱衍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

諱吏有贓（翰府名談包拯尹京兆府請家諱拯瞋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吏有枉法者）

不諱字（朱子語錄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 程先生曰予年十四從周茂叔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 又顏氏家訓孔子弟子記事書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字季至漢袁鍾字其叔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稱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

不諱名（語錄唐人尚不諱名故杜詩云白也詩無敵李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

改準爲貨（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

諱五

【增】唐韓愈諱辨曰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愈曰律云二名不偏諱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也律云不諱嫌名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氏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奏未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　宋朱晦菴論諱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雝詩與噫嘻詩皆不爲文武諱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不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

閨情一

【原】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又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又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　又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又曰燕爾新婚如兄如弟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

閨情二

【原】詩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　左傳晉叔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又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

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帝知問之敞曰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此者　又曰李夫人得幸武帝而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像於甘泉宮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曰夫人病亦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向歔欷而不復言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獨不可一見上囑託兄弟耶夫人曰不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上所戀戀念我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顔色非故必畏惡吐弃我尚肯復思錄其兄弟哉　世說曰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卿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又曰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嘗病熱奉倩乃出中庭取冷還以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神傷無幾奉倩亦卒　又曰孫楚妻亡至祥仍爲詩以悼之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人增伉儷之重　風俗通曰有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乃戲問曰今日粧飾好否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乃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告云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偕也

## 閨情三

原牽衣　斂枕（魏文帝詩將適千里道妻子牽衣袂　禮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襡徒谷反）　攀李　樹萱（攀桃李兮不忍別　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作泥　化石（古詩妾作濁水泥　望夫不歸身化石於山之上）　織廻文　守空牀（竇滔妻織錦廻文以寄滔　古詩空牀難獨守）

## 閨情四

原詩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又曰譬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　魏曹植詩曰攬衣出中閨逍遥步兩楹閑房何寂寞綠草被堦庭空穴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幷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齎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又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

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妾心將何依　又徐幹室思詩曰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晉陸機擬青青河畔草詩曰靡靡江蘺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婀娜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又擬蘭若生春陽詩曰嘉樹生朝陽凝想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曠的的在雲霄　張華情詩曰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久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　又曰君居北海陽妾在江南陰縣邈極修途山川阻且深承歡注隆愛結分投所欽銜恩守篤義萬里託微心　又詩曰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之欲誰與巢居知寒風穴處知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梁簡文帝春宵詩曰花樹含春叢羅帳夜長空風聲隨篠韻月色與池同綵牋徒自擘無信往雲中　又曉思詩曰晨禽爭學囀朝花亂欲開爐煙入斗帳屏風隱鏡臺紅妝幾盡淚蕩子何當來　又冬曉詩曰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牀帷褰竹葉帶鏡轉菱花光會是無人見何用早紅妝　又秋閨夜思詩曰非關長信別詎是良人征九重忽不見萬恨滿心生夕門掩魚鑰宵牀悲畫屏迴月臨指度吟蟲遶砌鳴初霜隕細葉秋風吹亂螢故妝猶累日新衣製未成欲知妾不寐城外擣砧聲　又倡樓怨節詩曰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聲一囀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意含羞　又春別詩曰別觀蒲萄帶寔垂江南豆蔻生連枝無情無意又如此有心有意徒別離　又詩曰可憐淮水去來潮春堤楊柳覆河橋淚痕未燥詎終朝行聞玉珮已相要　又詩曰桃紅李白若朝妝羞持憔悴比新芳不惜暫住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　又元帝寒閨詩曰烏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擣衣願織迴文錦因君寄武威　又閨怨詩曰蕩子從遊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牀夜夜空若非有懽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　又別詩曰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今不見　又曰試看機上蛟龍錦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珠幔飄花拂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唯悲合罷會成離　又曰門前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自持適言新作裂紈詩誰悟今成織素辭　又曰日暮徒倚渭橋西正見流月與雲齊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

今瞑啼　又曰別罷花枝不共攀別後書信不相關欲覔行人寄消息依常潮水瞑應還　又曰三月桃花合面脂五月新油好煎澤莫復臨時不寄人漫道江中無估客　武陵王蕭紀夜夢詩曰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極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雁書飛　范雲擬古詩曰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如蔓草連延不可窮　王僧孺爲人傷近而不見詩曰嬴女鳳凰樓漢姬柏梁殿詎勝仙將死音容猶可見獨我一心人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脉脉脉脉如牛女幽幽寄一語　蕭子顯春別詩曰翻鶯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　又曰幽宮積草自芳菲黃鳥著樹情相依爭風競日常聞響重花疊葉不通飛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羅袂拂君衣　又曰銜悲攬涕別心知桃花李花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似花離　劉緩閨怨詩曰別後春池異荷盡欲生氷箱中剪刀冷臺上面脂凝纖腰轉無力寒衣恐不勝　又秋閨詩曰樓上起秋風絕望秋閨中燭溜花行滿香然奩欲空徒交兩行淚俱浮妝上紅　吳均閨怨詩曰胡笳屢悽斷征蓬未肯還妾坐江之介君戍小長安相去三千里參差書信難四時無人見誰復重羅紈　又曰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綠鬢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如珠亦見珠如血願爲飛鵲鏡翩翩照離別　又古意詩曰賤妾思不堪採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凰簪花舞依長薄鷰飛愛綠潭無由報君信流涕向春蠶　庾肩吾春宵詩曰征人別來久年芳復臨牖燭下夜縫衣春寒偏著手願及歸飛雁因書向高柳　又冬曉詩曰鄰雞聲已傳愁人竟不眠月光侵曙後霜明落曉前縈鬟起照鏡誰忍插花鈿　劉孝綽春宵詩曰春宵猶自長春心非一傷月帶園樓影風飄花樹香誰能對雙燕瞑瞑守空牀　又冬曉詩曰冬曉風正寒偏念客衣單臨妝罷鉛黛含淚剪綾紈寄語龍城下詎知書信難　又古意詩曰燕趙多佳麗白日照紅妝蕩子十年別羅衣雙帶長春樓怨難守玉堦悲自傷對此歸飛燕銜泥繞曲房差池入綺幕上下傷離梁故居猶可念故人安可忘徒然顧枕席誰與同衣裳空使蘭膏夜烱烱對繁霜　何遜閨怨詩曰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含情下翠帳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反春草寒復青思君無轉易何異北辰星　又詠倡婦詩曰曖曖高樓暮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影寶瑟鳳雛聲夜花枝上發新月霧中生誰念當窗牖相望獨盈盈　劉孝儀閨怨詩曰本無金屋寵長作玉階悲一乖西北麗寧復城南期

永巷愁無歡應門閑有時空勞織素巧徒爲團扇詞匡牀終不共何由横自私　劉孝威冬曉詩曰妾家邊洛城慣識曉鐘聲鐘聲猶未盡漢使報應行天寒硯水凍心悲詩不成　劉孝先春宵詩曰夜樓明月弦露下百花鮮情多意不設啼罷未歸眠嫩煌定若遠一信動經年　又冬曉詩曰晨霞影翠帷思婦織霜絲纏寒牽杼澀釧冷調梭遲乍廢倡樓粉會赴遠人期　王筠閨情詩曰月出宵將半星流曉未央空閨易成響虛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言君在傍　又向曉閨情詩曰北斗行欲没東方稍已晞晨雞初下棲曉露上霑衣衾裯徒有設信誓果相違詎忍開朝鏡羞恨掩空扉　又春遊詩曰叢蘭已飛蝶楊柳半藏鴉物色相煎蕩微步出東家既同翡翠翼復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迴君流水車　陸罩詩曰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餘影含意結愁眉徒知今異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意獨向蘼蕪悲　鮑泉寒閨詩曰行人消息斷空閨靜復寒風急朝機燥鏡暗晚妝難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寬　鄧鏗閨怨詩曰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叢桂頻銷葉庭樹幾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併得兩心知　又月夜閨中詩曰閨中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緣砌上窗影面牀斜開屏爲密畫卷帳照垂花誰能當此夕獨處類倡家　蕭子暉春宵詩曰夜夜妾偏棲百花含露低蟲聲繞春岸月色思空閨倩語長安驛辛苦寄遼西　又冬曉詩曰步欄光欲通曙鳥向西東燭滅傳餘氣帷香開曉風繁花無處盡還銷寒鏡中　劉邈秋閨詩曰螢飛綺窗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歇錦簷下織花紋壓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成不暇薰　蕭子雲春思詩曰春風蕩羅帳餘花落鏡奩池荷正捲葉庭柳復垂簷竹柏君自改團扇妾方嫌詎能憐故素終爲泣新縑　何思澄古意詩曰故交不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有鳳皇曲非無陌上桑薦君君不御抱瑟自悲涼　朱越賦得蕩子行未歸詩曰坐樓愁出望息意不思春無奈園中柳寒時已報人捉梳羞理鬢挑朱懶向脣何當上路曉風吹還騎塵　陳陰鏗南征閨怨詩曰湘水舊言深征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宵不自禁逢人憎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鵲南飛似妾心　又秋閨怨詩曰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恒煖脚行障鎮牀頭眉含黛俱斂啼將粉共流誰能無限別唯守一空樓　李爽山家閨怨詩曰山中多早梅荊扉達曙開竹巾君自折荷衣誰爲裁行雲無處所人住在陽臺　張正見山家閨怨詩曰王孫春好遊雲騎不勝愁離鴻暫罷曲別路

已經秋山中桂花晚勿爲俗人留　又賦得佳期竟不歸詩曰良人萬里向河源倡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詩空織錦宵長夢反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侵階上玉衡啼拂鏡不成妝促柱繁絃還亂曲時忿年移竟不歸偏憎寒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疎月從風入斷機自對孤鸞向影絕終無一雁帶書飛　江總賦得空閨怨詩曰蕩妻怨獨守盧姬傷獨居瑟上調絃落機中織素餘自羞淚無燥翻覺夢成虛復嗟長信閨寂寂往來疎　又爲姬人怨服散詩曰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葉井上疎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恒結伴非爲隴水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斷薄命夫壻好神仙逆愁高飛向紫煙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熟幾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丸藥自悲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莫輕小婦狎春風羅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應相代羽衣未去幸須同不學蕭史還樓上會逐姮娥戲月中　又閨怨詩曰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風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又曰蜘蛛作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脈脈一生啼黃鳥飛飛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增唐沈佺期古意詩曰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元菟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劉廷芝擣衣篇曰秋天瑟瑟夜漫漫夜白風清玉露溥燕山遊子衣裳薄秦地佳人閨閤寒欲向樓中縈楚練還來機上裂齊紈攬紅袖兮愁徙倚盼青砧兮悵盤桓盤桓徙倚夜已久螢火雙飛入簾牖西北風來吹細腰東南月上浮纖手此時秋月可憐明此時秋風別有情君看月下參差影爲聽莎間斷續聲絳河轉兮青雲曉飛鳥鳴兮行人少攢眉緝縷思紛紛對影穿針魂悄悄閨道還家未有期誰憐登隴不勝悲夢見形容亦舊日爲許裁縫改昔時緘書遠寄交河曲須及明年春草綠莫言衣上有斑斑只爲思君淚相續　又晚春詩曰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寒盡鴛鴦被春生玳瑁牀庭陰暮青靄簾影散紅芳寄語同心伴迎春且薄妝　郭振子夜春歌曰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　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詩曰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金昌緒春怨詩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王維早春行詩曰紫梅發初遍黃鳥歌猶澀誰家

折楊女美春如不及愛水看妝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風吹散衣襟露濕玉閨青門裏日落香車入游衍益相思含啼向綵帷憶君常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襟燕雙棲綠草時　又羽林騎閨人詩曰秋月臨高城城中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堦前戲出門復映户望望青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不至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淚　又閨人贈遠詩曰啼鶯綠樹深語燕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塲知近遠　又晚春閨思詩曰新妝可憐色落日捲羅帷鑪氣清珍簟牆陰上玉墀春蟲飛網户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閒窗桃李時　王諲閨情詩曰日暮裁縫歇深嫌氣力微纔能收篋笥懶起下簾帷怨坐空然燭愁眠不解衣昨來頻夢見夫壻莫應知　王昌齡閨怨詩曰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崔國輔古意詩曰紅荷楚水曲彪炳爍晨霞未得兩回摘秋風吹却花時芳不待妾玉佩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　李白春思詩曰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　又望夫山詩曰顒望臨碧空怨情感離別江草不知愁巖花但爭發雲山萬重隔音信千里絕春去秋復來相思幾時歇　又烏夜啼詩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又怨情詩曰美人捲珠簾深坐嚬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杜甫擣衣詩曰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薛維翰古歌曰美人閉紅燭獨坐裁新錦頻放剪刀聲夜寒知未寢　又春女怨詩曰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户重重閉春色因何入得來　又怨歌曰百尺珠樓臨狹斜新妝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紅顏好要自狂夫不憶家　朱琳閨怨詩曰夫壻邊庭久幽閨恨幾重玉琴知別日金鏡識愁容懶寄雲中服慵開海上封年年得衣慣且試莫裁縫　韋應物擬閨人詩曰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娟娟雙青蛾微微啟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俠子無事久離別不知今生死　張仲素秋閨怨詩曰碧窗斜月藹深輝愁聽寒螿淚濕衣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孟郊古怨詩曰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　李廓雞鳴曲曰星稀月沒入五更膠膠角角雞初鳴征人牽馬出門立辭妾欲向安西行再鳴引頸簷頭下月中角聲催上馬纔分地色第三鳴旌旆紅塵已出城婦人上城亂招手夫壻不聞遙哭

聲長恨雞鳴別時苦不遣雞棲近窗户　朱絳春女怨詩曰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荆花下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王駕古意詩曰夫戍蕭關妾在吴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施肩吾望夫詞曰手爇寒燈向影頻迴文機上暗生塵自家夫壻無消息却恨橋頭賣卜人　杜牧閨情詩曰娟娟却月眉新鬢學鴉飛暗砌匀檀粉晴窗畫夾衣袖紅垂寂寞眉黛斂依稀還向長陵去今宵歸不歸　又偶題詩曰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夜闌終耿耿明發竟遲遲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千里兩相思　又春思詩曰豈君心的的嗟我淚涓涓綿羽啼來久錦鱗書未傳獸爐凝冷艷羅幕蔽晴煙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　又秋日偶題詩曰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玉露滴初泣金風吹更愁綠眉甘棄墜紅臉恨飄流歎息是遊子少年還白頭　又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又閨情詩曰梧桐葉落雁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金點冷鳳酣簫管玉聲微佳人力杵秋風外蕩子從征夢寐稀遙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鼙鼓白雲飛　又秋感詩曰金風萬里思何盡玉樹一窗秋影寒獨掩柴門明月下淚流香袂倚欄干　又秋夕詩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李商隱夜意詩曰簾垂暮半捲枕冷被仍香如何為相憶魂夢過瀟湘　又閨情詩曰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蝶兩參差春窗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知　劉威閨情詩曰山上有山歸不得湘江暮雨鷓鴣飛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　馬戴春思詩曰初日照楊柳玉樓含翠陰啼春獨鳥思望遠佳人心幽怨貯瑶瑟韶光凝碧林所思曾不見芳草意空深李頻春閨怨詩曰紅妝女兒窗下羞畫眉夫壻隴西頭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　曹鄴長相思詩曰剪妾身上巾贈郎傷妾神郎車不暫停妾貌寧長春青天無停雲滄海無停津遣妾空林夢夜夜隨車輪劉駕寄遠詩曰雪花岂紅子徒滿連理枝嫁與征人妻不得長相隨去年君點行賤妾是新歸別早見未熟入夢無定姿悄悄空閨中蛩聲遶羅帷得書喜猶甚況復見君時　聶夷中起夜來詩曰念遠心如燒不覺中夜起桃花帶露濕立在月明裏　又雜怨詩曰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樓前　又曰生在綺羅下豈識漁陽道良人自戍來夜夜夢中到漁陽萬里遠近於中門限中門逾有時漁陽常在眼　又曰君

涙濕羅巾妾涙滴路塵羅巾今在手日得隨妾身路塵如煙飛得上君車輪　于濆遼陽行詩曰遼陽在何處妾欲隨君去義合齊死生本不誇機杼誰能守空閨虛問遼陽路　邵謁望行人詩曰登樓恐不高及高君已遠雲行郎即行雲歸郎不返妾爲樓上人望望不相見若作轍中泥不放郎車轉白日下西山望盡妾腸斷羅鄴春閨詩曰愁坐蘭閨日過遲卷簾巢燕羨雙飛管絃樓上春應在楊柳橋邊人未歸玉笛豈能留舞態金河猶自浣戎衣梨花滿院東風急惆悵無言倚錦機　又秋怨詩曰夢斷南窗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到曉無　高駢閨怨詩曰人世悲歡不可知夫君初破黑山歸如今又獻征南策早晚催縫帶號衣　陸龜蒙閨怨詩曰白袷行人又遠遊日斜空上映花樓愁絲隨絮相逢著絆惹春風卒未休韓偓五更詩曰秋雨五更頭桐竹鳴騷屑却似殘春間斷送花時節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繡被擁嬌寒眉山正愁絕　又寄遠詩曰眉如半月雲如鬟梧桐葉落敲井闌孤竹亭亭公署寒微霜淒淒客衣單想佳人兮雲一端夢魂悠悠關山難空牀展轉懷悲酸銅壺漏盡開金鸞　又青春詩曰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秦樓光陰負我難相偶情緒牽人不自由遙夜定嫌香蔽膝悶時應弄玉搔頭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　又閨情詩曰輕風滴礫動簾鉤宿酒猶酣懶卸頭但覺夜深花有露不知人靜月當樓何郎燭暗誰能詠韓壽香銷亦任偷敲折玉釵歌轉咽一聲聲入兩眉愁　又半睡詩曰檯照仍嫌瘦更衣又怕寒宵分未歸帳半睡待郎看　又春閨二首曰願結交加夢因傾瀲灔尊醒來情緒惡簾外正黃昏　氤氳帳裏香薄薄睡時妝長吁解羅帶怯見上空牀　又閨怨詩曰時光潛去暗淒涼懶對菱花暈曉妝初拆鞦韆人寂寞後園青草任他長　蘇極寄遠詩曰遊子雖惜別一去何時見飛鳥猶戀巢萬里亦何遠妾願化爲霜日日下河梁若能侵鬢色先染薄情郎　又思婦吟曰秋風雁又歸邊信一何早攬衣出門望落葉滿長道一從秉箕箒十載孤懷抱可堪日日醉寵榮不說思君令人老　杜荀鶴春閨怨詩曰朝喜花艷春暮悲花委塵不悲花落早悲妾似花身　張佖春夕言懷詩曰風透疎簾月滿庭倚闌無事倍傷情煙垂柳帶纖腰軟露滴花房怨臉明愁逐野雲銷不盡情隨春浪去難平幽窗謾結相思夢欲化西園蝶未成　李中春閨詩曰塵昏菱鑑懶修容雙臉桃花落盡紅玉塞夢歸殘燭在曉鶯窗外囀梧桐　一邊無音信暗消魂茜袖香裙積淚痕海燕歸來門半掩

悠悠花落又黃昏　鍾菱春思詩曰沈沈樓影月當午冉冉風香花正開芳草迢迢滿南陌王孫何處不歸來　韋莊閨月詩曰明月照前除煙花蕙蘭濕清風何處來白露寒蟬急美人情易傷暗上紅樓立欲言無處言但向姮娥泣　又閨怨詩曰戚戚彼何人明眸燗於月啼妝曉不乾素面凝香雪良人去淄右鏡破金簪折空藏蘭蕙心不忍琴中說　又春怨詩曰自有春愁自斷魂不堪芳草思王孫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倚門　黃滔閨怨詩曰妾家五嶺南君戍三城北雁來雖有書衡陽越不得別久情易料豈在窺翰墨塞上無煙花寧思妾顏色　崔道融春閨詩曰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寄遼西　又曰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遼陽在何處莫忘寄征袍　劉兼春怨詩曰繡林紅岸落花鈿故去新來感自然絕塞杪春悲漢月長林深夜泣湘絃錦書雁斷應難寄菱鏡鸞孤貌可憐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纔別戍樓邊　又征婦怨詩曰金閨寂寞罷妝臺玉筯闌干界粉腮花落掩關春又暮月圓欹枕夢初迴鸞膠豈續愁腸斷龍劍難揮別緒開曾寄錦書無限意塞鴻何事不歸來　宋寇準江南春詩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又未歸　錢惟演艷體詩曰絳縷初分麝氣濃絃聲不動意潛通圓蟾可見還歸海媚蝶多驚欲御風紈扇寄情雖自潔玉壺盛淚祇疑紅春窗亦有心知夢未到鳴鐘已旋空　又曰香歇環沈無限猜春陰濃淡畫簾開有時盤馬看猶嬾盡日投壺笑未迴蝶怨豈能重傳粉雉嬌疑待更求媒啼妝不治金翹闇腸斷温郎玉鏡臺　文同春閨詩曰枕席縈春意窗紗漏晚光蠨蛸傷遠別鶗鴃感流芳妝匣蒸殘粉熏爐試舊香洞房燈燭外只有夢悠揚　高九萬春情詩曰天涯海角水雲寬人在吳頭楚尾間彈徹箜篌難寄恨海棠深院獨憑欄　林景熙商婦吟曰良人滄海上孤帆渺何如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長憶相送處缺月隨我歸月缺有圓夜人去無回期回期倘終有白首寧怨遲寒蛩苦相弔青燈鑒孤帷妾身不出幃妾夢萬里馳　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閒階轉淒切秖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剪羅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撚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匀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　賀鑄妾春日詩曰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

春色懶追尋深思總是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温婉寄遠詩曰小花靜院東風起燕燕鶯鶯拂桃李斜倚紅牆卜遠人樓外春山幾千里　又譚意哥寄外詩曰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陸放翁妾偶吟詩曰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　鄧氏寄衣詩曰欲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剪眼模糊可憐寬窄無人試淚逐西風灑去途　朱淑真春詞曰屈指清明數日期紛紛紅紫競芳菲池塘水煖鶺鴒並巷陌風輕燕燕飛柳帶萬條籠淑景游絲千尺舞晴暉人間何處無春色秖是西樓人未歸　金劉祁征婦詞曰青燈熒熒照空壁綺窗月上莎雞泣良人塞北遠從軍獨妾深閨長太息憶初癡小嫁君時謂君早晚擁旌麾如何十載尚輿隸東屯西戍長奔馳秋風戎馬臨關路千里持矛關上去公家事急將令嚴兒女私情那得顧恨妾不為金鞸轂在君腰下隨風埃恨妾不為龍泉劍在君手內飛光焰慕君不得逐君行翠袖斑斕空血染君不見重瞳夙駕遊九疑蒼梧望斷猶不歸況經沙場征戰地千人同去幾人回君回不回俱未見妾心如石那可轉　元元好問歸舟怨詩曰渡頭楊柳青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夫處夜夜夢到洛陽城城南吹櫓聲北雁鳴嚶嚶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生　宋无妾薄命詞曰雲母屏琢春冰薄鮫女織綃蟬翼輕比妾妾薄命比君君薄情紅錦拭鏡照膽明還疑妾貌非傾城傾城從來有人妬況復君心不如故故人心尚峯九疑新妾那能無故時補天天不高填海海不深不食蓮菂不知妾心　又無題詩曰妝淺鬟深凭綺疏小郎新拜執金吾泣中言語分明怨裀上腰肢準擬扶翠履鴛寒慵鬬草紅牙馬矮罷樗蒲無人商畧心頭事私向花前卜紫姑

月寶鴨微薰透銀葉吳山楚水送遠遊不管閨中照離別誰家玉鈎飛上天一似連環舊時缺缺多圓少將奈何方寸愁腸萬里結為郎白紵裁新衣又恐月圓郎未歸　陳樵春日閨思詩曰白玉堂前雙燕飛堂中思婦怨殘暉臂環寄遠青蕪合瓊字題乾白鶴歸醉倚合歡鸞葉暗愁尋豆蔻妬花肥窗間昨日同心錦染罷香絲不上機　丁鶴年採蓮曲曰採蓮復採蓮下有孤鴛鴦秋花不結實夜夜守空房　又曰朝採並蒂蓮暮綰同心結不學綠楊枝含嚬送離別　劉仁本戍婦吟曰夫君在邊戍妾身守孤幃往往備紉櫛不如頻寄衣衣到恐遲遲不到妾不知欲知衣到未明年鴻雁歸　黃伯暘香奩曲曰下堦拜新月空庭夜如水相思隔千里未

有團圓意　明劉基閨詞曰戎馬關山隔空閨鬢髮華將何寄消息江樹總無花　又曰别却燈花蕊從教污翠鈿幾回虛報喜誤妾不成眠　張憲房中思詩曰紅象作小梳髻龍盤漆髮香泥擣守宮染透桃花骨白馬不歸來倚牀弄紅拂桂陰綠團團坐對玲瓏月　陳秀民製衣詞曰妾把春蠶絲動向寒窗織織成鴛鴦紋洗花染春色誰知裁剪時為郎三歎息郎身别已久長短今未識聊將夢中見彷彿試刀尺霜天萬里途特寄淚沾臆願郎衣著時細看針線迹　又秋閨詩曰華月初生夜高樓獨倚時天長人去遠秋半雁來遲寶瑟淒涼調銀箏宛轉詞應知愁似海不解鬢成絲　高啟春夜詞曰杏煙濕鬢鞦千下銀蠟光寒曲屏畫數漏閒過每睡時月明微見隨游絲欲歸自踏娉婷影風動玉釵花亦冷屋貯嬌愁鎖幔紗青絲嘶騎醉誰家管絃不動空臺榭夢與烏衣語中夜　揭軌秋思詩曰綺窗紅燭淡秋光鳳帳流蘇減夕香機杼隔花閒翠户轆轤臨水凍銀牀秋風紫塞書千里夜月清砧淚數行望斷金鞍秋又杪芙蓉冷落玉池霜　孫蕡閨中聞子規詩曰交疏日射房櫳曉碧樹初聞子規鳥驚回殘夢了無歡慘切愁聲破清悄獨宿何曾下繡帷寧勞勸我不如歸驚花爛熳江南道好向遊人醉處啼　又秋閨詩曰涼夜蕭蕭處處過玉樓高起逼天河西風瘦盡梧桐葉添得西窗月影多　又曰夜漏沈沈似歲長小鬟貪睡懶添香春風莫撼流蘇帳待妾分明夢一場　胡儼遠將歸詩曰去年與郎别楊柳飛白雪今年候郎歸楊柳綠依依聞郎買船下湘渚日日門前望行旅行人過盡乳鴉啼徘徊日暮空延佇攬衣回洞房對鏡下新妝那知清漏短但愛明月光月光照席涼於水帳裏燈花撒紅蕊好事從來不浪傳明日升堂報姑喜　于謙秋閨詩曰深閨夜勝年刀尺如冰冷縫紉不成眠轆轤響金井　袁宗曉寒詩曰秋江夜雨芙蓉老翡翠雙飛下紅蓼鯉魚風起鴻雁悲徹骨清寒夢魂杳碧紗如煙隔啼烏龜甲屏風香篆小阿侯白馬不歸來被冷鴛鴦洞房曉　夏寅春夜詩曰寶鴨煙消幾縷香月移花影過長廊春情一種無聊賴自起燒燈照海棠　又劉溥相思曲曰相别誰知許久相思不道能深一夜五更妾夢千山萬水郎心　蕭韶藥名閨情詩曰菟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漫比愁腸結豆蔻常含别淚垂願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　一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淚暗消紅粉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　一錢

遊閨思詩曰望斷傷春眼湘簾懶上鈎落花深院靜鸚鵡對人愁　金誠閨情詩曰欲剪紅霞作舞衣薄雲涼霧共霏霏玉簫吹冷天邊月只待乘鸞子晉歸　張泰春寒詩曰鞦韆索上顛風生儂家小院寒輕輕柳眼低徊曉凝碧花顏欲破春無情半捲珠簾羅袖薄芳塵妬繡窗間落安得巫山十二屏飛入瑶臺護香幕　石珤長相思詩曰長相思長且深暮雲湘水愁陰陰海棠庭院燕雙語惱亂無人知妾心妾登池上樓淚滴池中水水聲活活向東流妾淚將心千萬里　又閨怨詩曰當年人對月共說兩團圓如何人不見明月又今年　魏時敏閨思詩曰別後衡門鎮不開年年春雨長莓苔東風似欲添離恨故引雙雙燕子來　又征婦怨詩曰聞說沙場雪未乾移師又欲向樓蘭憑誰爲借東風力吹轉三邊地不寒　祝允明宮閨詩曰十五事君王三十色未接鑾篠空近羊萬鵲不集蝶昔慚鴟夷汎今免呼韓挾夭夭東鄰子看星誦桃葉塗黃斷橫雲流紅漬團醫金微幾千里一夜去來疊　程誥春閨詩曰畫樓紅燭黃昏思婦啼春淚痕楊柳輕煙別院梨花細雨重門

戴銑閨情詩曰春眠初起嚲殘妝倚倦雕闌謾自傷那得落花隨水去爲儂傳恨與劉郎　楊用修繼室黃氏寄夫詩曰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葉正甫妻鄒氏詩曰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歲歲爲君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纔縫淚已多長短只依元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賦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曰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堦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眷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又江淹倡婦自悲賦曰日自趙東來舞漢宮瑶席金陳桂枝嬌春素壁翠樓明月徒秋歌聲忽散倡人復愁君王更衣露色未晞侍青鸞以雲徙夾丹輦以霞飛願南山之無隙指壽陵以同歸俄而綠衣坐奮白華臥進屑骨不憐抵金誰惜九重以閉高門自蕪青苔積兮銀閣澀綱羅生兮玉梯虛度九冬而廓處經十秋而

分居傷營魄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去柏梁以掩袂出桂柱而斂眉視尒殿以再慕撫巔華而一疑

周庾信蕩子賦曰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氷合關山唯明月況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羅敷總髮契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文織未成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壻定應迴手巾還欲燥愁眉即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三

人部二十三（哀傷）

## 哀傷一

原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　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又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秦州記曰隴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

## 哀傷二

原詩序曰日月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　說苑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哀乎　左傳曰魯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曰秦不哀我喪而滅我同姓　禮記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路問之對曰昔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又曰孔子過衞遇舊館人之喪夫子入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　琴操曰孔子遊于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耳　家語曰閔子騫三年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列子曰燕人生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指壟曰此君先人之塚其人哭不自禁　吳志曰呂岱親愛徐原原性忠壯好直言及原死哭之甚哀曰益友不幸岱復于何聞過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子畬卒袞既哀其孤又痛其成人而未娶撫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也　又曰阮籍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增通鑑曰程顥卒楊時設位哭寢門而以情赴告同學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　元列傳曰王結卒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

哀傷三

【增】哀籲　辛酸（書以哀籲天哀號呼天也文選悽淚辛酸）　惆悵　悲涼（文選心惆悵而哀離韻府悲涼見此心）　慨息　噢咿（文選撫長歔而慨息又含哀懊咿內悲也）　塡膺　飲恨（文選悲來塡膺又飲恨吞聲）　憯惻　酸辛（文選憯惻愴悽悲傷之意哀楚酸辛皆悲慘也臨觴多哀楚悽愴懷酸辛）　掩噎　噓唏（韻府忽鬱蘊寥曲掩噎東山雲注悲愁歎也又曰嗟唏哀歎貌）　弔影　慙魂　含酸茹歎（文選朝行弔其影夜寢愬其魂皆自怨傷意也又含酸茹歎）

---

哀傷四

【增】悲纏（謂悲哀之情纏繞于心也）　擗摽（拊心而悲）　七哀（魏曹子建有七哀詩）　八哀（詩杜甫）　慘毒（藝文念當隔山河執觴懷慘毒悲甚也）　辛楚（文選慷慨含辛楚）　憤懣（文選憤懣歎之盛）

---

哀傷五

【原】詩魏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迴嘉殽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又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久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難可忘　魏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向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又詩曰荊蠻非我鄉何人久滯淫方舟遡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猴猨臨岸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烏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朱光馳北陸浮景想西沈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孤栖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覽物增悲心　潘岳哀詩曰漼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時連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知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霑衿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宋顏延之辭難潮溝詩曰徘徊春郊甸俯仰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永懷交在昔有顧督瑟琴寫言勞者事將用慰亡簪　齊謝朓銅爵臺妓詩曰繐帷飄井幹尊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聞倡女別蕩

子無歸期今似陳王歎流風難重思翠帶留餘結苔階没故基圖形更非是夢見反成疑薰鑪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燒日有歇花落無還時　沈約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詩曰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何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增又悼亡詩曰去秋三五月今秋還照梁今春蘭蕙草來春復吐芳悲哉人道異一謝永銷亡簾屏既毀撤帷席更施張遊塵掩虛座孤帳覆空牀萬事無不盡徒令存者傷　又傷王融詩曰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成峯途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　何胥傷章公大將軍詩曰百萬橫行罷三千白日新短簫應出塞長笛反驚鄰槐庭慘芳樹舞閣思陽春所悲金谷妓坐望玉關人　原梁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伏軾宛東苑收淚下玉橋昔時方轂處于今共寂寥夾池猶裊裊仙榭尚迢迢一同西靡柏徒思芳樹蕭

王鈞和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昔入睢陽苑連步披風雲今遊故臺處迴望闃無人皓壁留餘篆蕙圃有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何遜行經范僕射故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馬歸瀲灧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闃寂今如此行客盡霑衣　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絃管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劉孝綽銅爵臺妓詩曰爵臺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對西陵晚松風飄素帷危絃斷更接心傷于此時何言留客袂翻掩望陵悲　劉孝威過康王第宅詩曰入梁逢故苑渡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懷愛士風靈光一超遠行館復朦朧洞門餘舊色甘棠留昔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難窮　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迴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獯戎梗伊洛雜種亂轘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文雖贖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漠爾遊岱悽涼予向秦誰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眞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　增又傷王司徒褒詩曰昔聞王子晉輕舉逐神仙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四海皆流寓非為獨播遷豈意中台裂君當風燭前茂陵忽移病淮陽實未痊侍醫愈默默神理遂綿綿永別張平子長埋王仲宣柏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陝路秋風起寒堂已颸焉丘楊一搖落山火即時燃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

憐世途旦復旦人情元又元故人傷此別留恨滿秦川　薛德音悼亡詩曰鳳樓簫曲斷桂帳瑟絃空畫梁纔照日銀燭已隨風苔生履跡處花沒鏡塵中唯餘長簟月永夜何朦朧　陳張正見銅雀臺詩曰荒涼銅雀晚搖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疏瑤席冷曲罷繐帷空可惜年將淚俱盡望陵中　又傷韋侍讀詩曰懷經侍北海蘊義盛西河高風落廻照逝水役驚波柳下悲風急山陽秋氣多宿草摧書帶寒松脆女蘿無復華陰市空餘蒿里歌　【原】又傷顧野王詩曰獨酌一樽酒高咏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林期階荒鄭公草戶閒董生帷人隨暮槿落客共曉鶯悲年髮兩如此傷心獨幾時　又和張源傷往詩曰小婦當壚夜夫壻凱師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中未斷素琴上本留絃空帳臨窻掩孤燈向壁燃還悲塞壟曙松短未生煙　【增】陰鏗和悼亡詩曰畫梁朝日盡芳樹晚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蒦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詎見反魂時　隋劉斌傷牛尚書弘詩曰名臣不世出百工之所求況乃非常器遭逢與運秋佇聞和鼎實行當奉介丘高衢翻稅駕閱水遽遷舟傳呼更何日曳履闃無由歸魂藐修路征棹艤邗溝林薄長風慘江上寒雲愁夜臺終不曙遺芳徒自留　唐孔紹安傷顧學士詩曰迢遞雙崤道超忽三川瀋此中俱失路思君不可思遊人行變橋逝者遽焚芝憶昔江湖上同咏子衿詩何言陵谷徙樹鶩鄰笛悲陳根非席卉繐帳異書帷與善成空說殲良信在　茲今日嚴夫子哀命不哀時　褚亮傷李少府正己詩曰勞息本相循悲歡理自均誰能免長夜惜爾正青春邁德惟家寶生才諒國珍高文綴翡翠茂學掩麒麟述作紛無已言談如入神斷腸雖累月分手未盈旬輔嗣俄長往顏生即短辰聲華滿昭代形影委窮塵禪草廻中使生芻引弔賓同遊秘府日方駕直城闉並拜黃圖右分曹清渭濱風期稽呂好存沒范張親虛座懷王述遺篇慟景純精靈與豪翰千祀壽何人　元行恭過故宅詩曰頹城百戰後荒宅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吹臺有山鳥歌庭聒夜蟲草深斜逕滅水盡曲池空林中送明月是處來春風唯餘一故井尚夾兩株桐

王勃傷裴錄事喪子詩曰蘭階霜候早松露穸臺深魄散珠胎沒芳銷玉樹沈露文晞宿草烟照慘平林焚芝空歎息流恨滿籯金　駱賓王傷祝阿王明府詩曰洛川貞氣上重泉惠政融含章光後烈繼武嗣前雄與善良難驗生涯忽易窮翔鳧猶化履狎雉尚馴童餞滿荒階綠塵生虛帳紅夏餘將宿草秋近未驚蓬煙晦泉

門閉日臺夜臺空誰堪孤隴外獨聽白楊風　杜審言代張侍御傷美人詩曰二八泉扉掩帷屏寵愛空淚痕銷夜燭愁思亂春風巧笑人疑在新妝曲未終尚憐脂粉氣留著舞衣中　楊烱和曹司功傷姬人詩曰昔時南浦別鶴怨寶琴絃今日東方至鸞消珠鏡前水流衝砌咽月影向窗懸妝匣棲餘粉薰爐滅舊煙晚庭吹玉樹寒帳委金蓮佳人不再得白日幾千年　宋之問傷曹娘詩曰可憐寂寞去何之獨立丰茸無見期君看水上芙蓉色恰似生前歌舞時（一）前溪妙舞今應盡子夜新歌遂不傳無復綺羅嬌白日真將珠玉閉黃泉（二）又過史正議宅詩曰舊交此零落雪泣訪遺塵劒杭傳好事池臺傷故人國香蘭已歇里樹橘猶新不見吳中隱空餘江海濱　張說過庾信宅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寓辭人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包胥非救楚隨會反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　杜甫八哀詩曰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王司空思禮）　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櫬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淚巴東峽（李司徒光弼）　烱烱一心在沈沈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荊衡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鄭國公嚴公武）　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已磨滅衰謝多酸辛（汝陽郡王璡）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淪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滞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公有張相等五王泊狄相六公詩）憂來豁蒙蔽（秘書監李邕）　結交三十年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冥寞罪罟已橫罥嗚呼子逝日始泰即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纒漳水疾永負蒿里餞（秘書少監蘇源明）　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故著作郎鄭虔）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右僕射張九齡）　又過陳拾遺故宅詩曰拾遺昔日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　又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又過故斛斯校書莊詩曰此老已云沒鄰人嗟未休豈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寄他食林園非昔遊堂空繐帷在淅淅野風秋　李白謝公宅詩曰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有虛白荒庭衰草遍廢井蒼苔積惟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元結去鄉悲詩曰踟躕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爲悽傷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曰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唯留楚國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寞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李嘉祐傷歙州陳二使君詩曰憐君辭病臥滄洲一旦云亡萬事休慈母斷腸妻獨泣寒雲慘色水空流江村故老長懷惠山路孤猿亦共愁寂寞荒墳近漁浦野煙朝暮即千秋　皇甫曾傷陸處士詩曰從此無期見柴門對雪開二毛逢世難萬恨掩泉臺返照空堂夕孤城弔客迴漢家偏訪道猶畏鶴書來　顧況傷大理謝少卿詩曰舊館絕逢迎新詩何處呈空留封禪草已作岱宗行柳蠹風吹折階崩雪遶平無因重來此剩哭兩三聲　又傷子詩曰老夫喪愛子日暮千行血聲逐斷猿悲路隨飛鳥滅老夫已七十不作多時別　司空曙觀王右丞遺文詩曰舊日相知盡深居獨一身閉門空有雪看竹永無人每許前山隱曾憐陋巷貧題詩今尚在暫爲拂留塵　李益惜春傷詩曰畏老身今老逢春解惜春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　權德輿過亡友楊校書舊廳詩曰故人隨化往倏忽今六霜及我就拘限清風留此堂松竹愈映鬱芝蘭自銷亡絕絃罷流水聞笛同山陽朗如冰玉姿粲若鸞鳳章欲翥摧勁翮先秋落貞芳正平賦鸚鵡文考須靈光二子古不弔夫君今何傷黃壚既杳杳元化亦茫茫豈必恨宿草含淚灑衣裳　衛象傷李端詩曰才子浮生促泉臺此路賒官卑楊執戟年少賈長沙人去門棲鳥災成酒誤蛇唯餘封禪草留在茂陵家　元稹傷

呂衡州詩曰鷓鴣生雛斂沈檀死更香兒童喧巷市贏老哭碑堂雁起沙汀暗雲連海氣黃祝融峯上月幾照北人喪　劉禹錫傷獨孤舍人詩曰昔別公年少今悲典國華遠來同社鷰不見早梅花　又傷循州渾尚書詩曰貴人淪洛路人哀碧水連天丹旐廻遥想長安此時節朱門深巷百花開　又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曰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　又謫居悼往詩曰悒悒何悒悒長沙地卑濕樓上見春多花前恨風急猿愁腸斷叫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哀仲卿泣　又遥傷丘中丞詩曰鄴下殺才子蒼茫怨氣凝枯楊映漳水野火上西陵馬鬣今無所龍門昔共登何人爲弔客唯是有青蠅　孟郊弔李元賓遺字詩曰零落四五字忽然千萬年那知冥寞客不有補遺篇斜月吐空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萬慮來相煎慼慼故交淚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言一言一潸然　又悼幼子詩曰一閉黄蒿門不聞白日事生氣散成風枯形化爲地負我千年恩欠爾千行淚灑之北原上豈待秋風至　王建弔孟東野詩曰哭盡秋天月不明蘭無香氣鶴無聲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白居易題于家公主舊宅詩曰平陽舊宅少人遊應是遊人到即愁布穀鳥啼桃李院絡絲蟲怨鳳凰樓臺傾滑石猶殘砌簾動眞珠不滿鈎聞道至今蕭史在髯鬚雪白向韶州　朱慶餘廢宅詩曰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唯有閑人去看花荒廢欲摧塵滿壢小池初涸草侵沙繁華事歇多如此立馬踟躕對日斜　于武陵過侯王故第詩曰過此一酸辛行人淚有痕獨殘新碧樹猶擁舊朱門歌歇雲初散簷空燕尚存不知彈鋏客何處感新恩　許渾題江令公舊宅詩曰身沒南朝宅已荒邑人猶賞舊風光芹根生葉石池淺桐樹落花春井香帶暖山蜂巢畫閣欲陰溪燕集書堂閒愁此地更南望潮滿臺城春草長　又傷湖州李郎中詩曰政成身沒共興衰鄉路兵戈旅櫬迴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未葬佳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淚白蘋洲上一花開　殷陶經杜甫舊宅詩曰浣花溪裏花多處爲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千金無復換新詩沙崩水檻鷗飛盡樹壓村橋馬過遲山月不知人事變夜來江上與誰期　李商隱過伊僕射舊宅詩曰朱邸方酧力戰功華筵俄歎逝波窮廻廊簾斷燕飛出小閣塵凝人語空幽砌欲乾殘菊露餘香猶入敗荷風何能更涉龍江去獨立寒沙弔楚宮　溫庭筠開元中錫宴堂樓臺遺

趾詩曰兹地乃蔓草故墓摧壞牆枯池接斷岸唧唧啼寒螿敗荷塌作泥死竹森如槍遊人問老吏相對聊感傷　又和王秀才傷歌妓詩曰月缺花殘莫愴然花須終發月終圓更能何事消芳念亦有濃華委逝川一曲艷歌留宛轉九原春草葬嬋娟王孫莫學多情客自古多情損少年　又過賀監舊宅詩曰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鸂鶒葦花隨釣艇蛤蜊菰葉夢橫塘幾年涼月拘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出羣鸞鶴辭遼海落筆龍蛇滿壞牆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弔殘陽　又宿亡友李處士故墅詩曰柳不成絲草帶煙海槎東去鶴歸天愁腸斷處風何限病眼開時月正圓花若有情還悵望水因無事莫潺湲終知此恨難消遣辜負南華第二篇　方干經陸補闕故居詩曰不敢要君徵亦起致君全得似唐虞讜言昨歎離天聽新塚今聞入縣圖琴鎖壞窗風自觸鶴歸喬木月難呼學詩弟子人何在檢點猶逢諫草無　又題故人廢宅詩曰寒莎野樹入荒庭風雨蕭蕭不掩扃舊徑已知無孟竹前溪應不浸荀星精靈消散歸寥廓功業傳留在誌銘薄暮停車更悽愴山陽鄰笛若爲聽　又廢宅詩曰主人何處獨徘徊流水自流花自開若見故交皆散去即應新燕不歸來入門縈繞穿荒竹坐石逡巡染綠苔應是曾經惡風雨修桐半折損琴材　又經故侯郎中舊居詩曰一朝寂寂與冥冥壟樹未長墳草青高節雄才向何處夜闌空鎖滿池星

趙嘏經王先生故居詩曰晚波東去海茫茫誰識蓬山不死鄉弄玉已歸蕭史去碧樓紅樹倚斜陽　又悼亡詩曰一燭從風到奈何三年衾枕逐風波雖知不得公然淚時泣闌干恨更多（一）明月蕭蕭海上風君歸泉路我飄蓬門前雖有如花貌爭奈如花心不同（二）　李羣玉傷思詩曰八月白露濃芙蓉抱香死紅枯金粉墮冷落寒塘水西風團葉下疊縠參差起不見棹歌人空垂綠房子　又傷友詩曰玉棺來九天鳧舄掩窮泉蕪沒池塘與淒涼翰墨莚短期存大夢舊好委浮烟我有幽蘭曲因君遂絕絃　又傷幼女痴兒詩曰哭爾春日短支頤長歎嗟不如半死樹猶吐一枝花　周繇經故宅有感詩曰身没南荒雨露賖朱門空鎖舊繁華池塘鑿就方通水桃杏栽成未見花異代圖書藏幾篋傾城羅綺散誰家昔年埏埴生靈地今日生人爲歎嗟　皮日休哀隴民詩曰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巔窮危又極嶮其山猶不全蚩蚩隴之民懸度如登天空中覘其巢衆羽爭紛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隴川有戍卒戍卒亦不問將命提雕籠直到金臺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

自言胡爲輕人命奉此玩好端吾聞古聖王珍禽皆捨旃今此隴民屬無歲啼漣漣　又襄州漢陽王故宅詩曰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耆舊憶賢王園林一半爲他主山水虛言是故鄉戟戶野蒿生翠瓦舞樓棲鴿汙雕梁柱天功業緣何事不得終身似霍光　杜荀鶴經廢宅詩曰人生富貴盛修德可延之不慮有今日爭教無破時蘚斑題字壁花發帶巢枝何況高原上荒墳與折碑　張祐感王將軍柘枝妓沒詩曰寂寞春風舊柘枝美人休舞曲停吹鸞鳳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虛想挫腰支今年座上翻如醉曾見梨園教徹時　皇甫冉傷美人詩曰玉珮石榴裙當年嫁使君專房獨見寵傾國衆皆聞歌舞長無對幽明忽此分陽臺千萬里何處作行雲　李羣玉悼笙妓詩曰麗質仙姿烟逐風鳳凰聲斷吹樓空多情草色怨還綠無主杏花春自紅隋珥尚存芳樹下餘香漸滅玉堂中唯應去抱雲和管從此長歸阿母宮　韋莊悼亡姬詩曰鳳去鸞歸不可尋十洲仙路彩雲深若無少女花應老爲有姮娥月易沈竹葉豈能消積恨丁香空解結同心湘江水闊蒼梧遠何處相思弄舜琴（一）默默無言惻惻悲閒吟獨傍菊花籬只今已作經年別此後知爲幾歲期開篋每尋遺念物倚樓空綴悼亡詩夜來孤枕空腸斷窓月斜輝夢覺時（二）六七年來春又秋也同歡笑也同愁纔聞及第心先喜試說求婚淚便流幾爲妬來頻斂黛每思閒事不梳頭如今悔恨將何益腸斷千休與萬休（三）一閉香閨後羅衣盡施僧鼠偷筵上果蛾撲帳前燈土蝕釵無鳳塵生鏡少菱有時還影響花葉曳香繒（四）芳草又芳草故人楊子家青雲容易散白日等閒斜皓質留殘雪香魂逐斷霞不知何處笛一夜叫梅花（五）張喬經費徵君故居詩曰草堂蕪沒後來往問樵翁斷石荒林外孤墳晚照中數溪分大野九子立寒空烟壁曾行處青雲路不通　曹松弔建州李貞外詩曰銘旌歸故里猨鳥亦悽然已葬桐江月空迴建水船客傳爲郡日僧說讀書年恐有吟魂在深山古木邊　羅隱經故翰林張舍人所居詩曰行塵不是昔時塵謾向朱門憶侍臣一榻已無開眼處九泉應有愛才人文餘吐鳳當年詔樹想栖鸞舊日春從此深恩更難報夕陽衰草獨沾巾　又瓊華觀經故友所居詩曰槐花漠漠向人黃此地追遊跡已荒清論不知蒙叟達死交空歎趙岐亡病來未忍言閒事老去惟應覓醉鄉日暮街東策羸馬一聲橫笛似山陽　又清溪江令公宅詩曰鸞旌象管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讌罷風流人不見廢來蹤跡草應知鶯憐勝事啼空谷蝶戀餘香舞好

枝還有往年金甃井牧童樵叟等閒窺　宋寇準晚坐有感詩曰出門望寒野四顧惟椒坡憶昔楚大夫還此情如何殘陽半明滅水落西風多因同下蔡恨不覺增悲歌　歐陽修感興詩曰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愈炎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爲老良時難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南北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世間歲月忽已易　李覯哀老婦詩曰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願居徭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門急如盜賊驅兒孫孫有婦小大攀且呼回頭與永訣得死無刑誅我時聞此言爲之長歎吁天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吾君務復古旦旦師黃虞赦書褒節婦許與旌門閭州縣莫能察詔旨徒成虛　又感秋詩曰徙倚重咨嗟非緣惜歲華關山異鄉客砧杵別人家天冷雲含日溪清水現沙屈魂終不返悲思更無涯　宋祁長安道中悵然作曰三輔古風烟征驂悵未前山園蓬顆外宮室黍離邊樹老經唐日碑殘刻漢年便須眞隕涕不待雍門絃一　興亡作今古事往始堪悲宮破黃山在城空北斗移走崗寒兔隱啼樹暮鴉飢灞岸重回首唯餘王粲詩二　梅堯臣秋夜感懷詩曰風葉相追逐庭響如人行獨宿不成寐起坐心屏營哀哉齊體人魂氣今何征曾不如隕籜繞樹猶有聲涕淚不能止月落荒雞鳴　又悼亡詩曰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多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　韓維弔杜少陵墓詩曰三尺孤墳在空留萬古名風騷誰是主天地大無情入夜月虛白逢春草自生耒陽江色迥憑弔恨難平　徐積哀哀詞曰哀哀復哀哀哀哀至此極孤兒與慈母中路忽相失恍惚須臾間終日不復得誰復坐我堂誰復入我室誰復飲兒酒誰復哺兒食兒飢復誰念兒寒復誰恤耳不聞慈語目不見慈色譬如行路人日遠如一日行人猶可期遠道猶可追天窮地盡處一日猶可歸哀哀復哀哀此去無盡時誰言生離別不如死別離君不見人已閉門鳥已棲黃昏塚畔孤兒啼　張耒京師廢宅詩曰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窗積雨昏殘畫朽樹輕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灑掃舊時來客歎平生豔姬嬌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自榮　歐陽澈秋試下第有感詩曰籬菊金英噴異香杜門岑絕獨持觴風掀脫葉橫斜舞雲襯平林淺淡黃塞管有情增哽咽野花無緒伴淒涼不禁景物撩秋眼剩與新篇付錦囊　嚴羽悠悠我行邁詩曰悠悠我行邁邈在天一方

道路無終極時節易炎涼路逢故里親揮泣問我鄉妻子別離久不知今存亡中原多白骨城邑聚豺狼遠去無僮僕思還絶餱糧寄語家中人遠行良可傷　文天祥建康詩曰金陵古會府南渡舊陪京山勢猶盤礴江流已變更健兒徒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　丁開建業詩曰誰遣淒涼滿眼中黃花渺渺又秋風龍蹲虎踞江山大馬去牛來社稷空縱有千人唯諾諾本無百歲更匆匆乾坤顛倒孤身在聊復殘生伴釣翁　金泰暑悼亡詩曰自古生離足感傷爭教死別便相忘荒陂何處墳三尺老眼他鄉淚數行多事春風吹夢散無情寒月照更長還家却是清明節忍見堂空紙挂牆　元元好問哀王仲澤詩曰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牘褒忠義誰爲幽魂一發揮　許衡有感詩曰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已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老妻情已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鄉山陽墳隴在平生所願心展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病連肝肺深愁覺妻子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　馬祖常悼亡詩曰燕子樓空花不開繡簾天晚月初來手痕留在紅牙板猶有餘香妬落梅　朱廷珪悲徐州詩曰彭城八月風塵起數郡義兵多戰死良家子女復何辜盡作黃河水中鬼髑髏塡海幾時歸千古沈冤無處洗王師一日天上來賊船夜斫浮橋開守橋將軍不敢敵狂浪倒瀉聲如雷三山回望平如掌野曠猶聞金鼓響軍中少年當封侯爭入轅門請功賞江邊老翁死即休血淚沾巾空白頭　王冕悼王止齋詩曰三月燕山聽子規追思令我淚垂垂雖然事業能經世可惜衣冠在此時霜慘晴窗琴獨冷月明秋壁劒雙悲山河萬里人情別回首春風說向誰　伯顏子中過故居詩曰白頭歸故里荒草沒柴門鄉舊仍相見兒童誰復存忠清千古事骨肉一家魂痛哭松楸下雲愁月欲昏　明劉基悲杭城詩曰觀音渡頭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南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艷舞清歌樂終日割膻進酒皆俊郎呵叱閑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蓽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畧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臆　王冕傷亭戶詩曰清晨度東關薄暮曹娥宿草牀未成眠忽起西鄰哭敲門問野老謂是鹽亭族大兒去采薪投身歸虎腹小兒出起土衝惡入鬼籙課額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爲公所幹惟務私所欲田園供給盡鹺數屢

不是前夜總催寫昨日塲胥督今朝分運來鞭笞更殘毒竈下無尺草甕中無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聲語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風啓門僵屍掛荒屋　又悲苦行詩曰悲風吹茅簷空屋老烏號鳴屋上木誰家男子從遠征父母妻孥相送哭哭聲嗚咽已別離道旁復對行人悲去者一身事歸者百感隨前年鬻大女去年賣小兒皆因官税廹非以飢所爲布衣磨盡草衣拆一冬幸喜無霜雪今年老小不成羣賦税未知何所出昨夜忽驚雷破山比來暴雨如飛湍此時江南正六月酸風入骨生苦寒東村西村無火色凝雲著地如墨黑曠翁瞽嫗相喚忙屋漏牀牀眠不得開門不敢大聲語門外磨牙多猛虎自來住此十世餘古老未嘗罹此苦我感此情重歎吁不覺淚下沾巾裾安得壯士挽天河一洗煩鬱清九區坐令爾輩皆安居　張憲銅雀妓詩曰陵樹日沈西秋風石馬嘶芳樽傾繐帳詎肯濕黃泥慘慘笙歌合遙遙望眼迷玉人腕如草能得幾回啼

魏澤過侯城里有感詩曰蜀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蹄淚又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曾棨過劉伶宅詩曰舊宅無人住荒墟有路岐一生渾是醉萬古復何悲白首銜杯處青山荷鍤時最憐獨醒者高塚亦累累　羅以明感興詩曰勛業飄零梅子眞江山誰與訪遺塵艱難獨不悲前事慷慨徒勞憶故人太乙圖書元在漢東周禾黍半歸秦晴天玉筍秋風上欲薦蘋花淚滿巾　王偁過舊遊有感詩曰濕雲如醉護輕塵黃蝶東風滿四鄰新綠只疑銷晚黛落紅猶記揜歌脣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人欲覓梨雲仙夢遠坐令芳沼獨傷神　郭登哀征人詩曰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寃鬼悽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　張和悼妾詩曰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落紅冰樂天老去風情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夢難憑宵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吳寬悼董孟珍詩曰獨持古道作令人白首峩冠稱隱淪垂老不堪三月病移家空是一生貧篋中書帙悲遺墨窓底棊枰積素塵深巷東風花自落扣門無復過西鄰　沈周廢宅行曰長洲苑外連雲宅青粉垣牆高廿尺重樓沓閣出參差柳絮中間影朱碧堂前暖霞封畫欄淵淵伐鼓催牡丹行人隔牆空歎息富貴無緣容眼看主人只怕客不醉白日未昏教火繼歌童揭調塵隨梁舞女失釵金溜地豪華忌久復忌盈時革人亡一夢驚門前車馬野花盡地上牛羊無草生老奴髮秃雙足猶戀遺基

葺茅屋半甌藿粥不療飢西風滿面吞聲哭　顧璘傷歌行曰青春欲去不可留白日欲落花含愁銀鞍白馬分明別故苑芙蓉傷素秋不惜紅顏坐凋歇可憐君恩難再得夜簟香銷巫峽雲寒衣淚落秦關雪掩却青銅鏡不忍生塵埃且留蘭膏燭有心莫成灰風吹蓬枝往復回去年團扇今年開小物無情尚如此何獨君恩無去來買賦無黃金桃絲不成錦欲因魂夢逐車輪願君莫惡珊瑚枕

原賦後漢蘇順歎懷賦曰悲終風之隕籜條枝梢以摧傷桂敷榮而方盛遭暮冬之隆霜華菲菲之將實中夭零而消亡童烏濬其明哲悲何壽之不長嗟劉生之若茲奄彌留而永喪　魏王粲傷夭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烱烱而至明　晉陸機歎逝賦曰昔每聞長者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隤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彌年時之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旣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廹迮顧舊要于遺存得十一于千百　又愍思賦曰予釁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時方至其儵忽歲旣去其晼晚樂來日之可繼傷頹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尋遺塵而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兮階際顧盼兮屛營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鈕滔母孫氏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瘇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于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聚服以斬衣代羅幃以縞帟仰慈尊以飲泣撫孤景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駭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頹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illegible]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殘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宋謝靈運感時賦曰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頹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迨已閔交臂之匪

駢撥大臺之或遺指崦嵫于西河鑒三命于予躬恒行年之蹉跎于鶗鴂之先號挹芬芳而鳳過微靈芝之頻秀廹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又傷巳賦曰嗟夫卞賞珍于連城孫别駿于千里彼珍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于君子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美物終歲徂而感巳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闢檐幌以遒臨望步櫓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之往跡餐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燻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而絶曲奏蒲生之促調　顔延之行殣賦曰嗟我來之云遠覩行殣于水隅崩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枕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之襚儲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徘徊于永路時悄愴于川侶　鮑照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美中河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箭弦如影滅地猶星隕天棄華宇于明世閉金扃于下泉循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基志存業而遺緒身先物而長辭日月飄而不留命儵忽而誰保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　梁蕭子範傷往賦曰彼蘭菊之芳茂及蕣槿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俱飄颻于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于有識況獨立之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催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咏美勝而自箴歌忠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夭冀黨祥之永慶忽從飈而先摽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彷像而疑眞懷方士之良術顧有憑而致神　周庾信哀江南賦曰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信年二毛即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别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于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賦曰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爾乃桀黠搆扇憑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竟遭夏臺之禍遂覩堯城之變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别于是桂林顚覆長洲麋鹿潰沸

騰茫茫漻黷競動天關爭廻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西瞻博望北臨元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于司隸歸餘風于正始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俴秦車于暢轂沓漢鼓于雷門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辭洞庭兮木落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于莫敖冶甫囚乎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　增唐蕭穎士登臨河城賦曰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瘵有加無瘳憂悒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舅于予有教授之恩蒦詞片字皆資訓誘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于人間越來月局于臨河之舊邑覽物增懷泫然有賦詞曰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瀾㵄翻覆兮無端俯崇墉兮心酸心斷絕兮河水之干惟佩觿之弱歲荷捂舅之矜憐備潤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價參時賢匪舅德其焉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于並城蹇無媒兮窘東傃層飈而墜羽凌永路而傾軸昔自公而暇豫陪作賦于茲樓懷一紀以如昨慘今晨而獨遊俯蕭條之邑里對零落之徂秋舊館悽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而可以銷憂者哉　郗昂驪山傷古賦曰嗚呼驪山之隧其庸幾年上周五里下錮三泉磬珠璣之布濩盡金石之雕鐫匠人勞而不償反生埋于鬼埏狐兔穴而麈積牧豎焚而火連嗟拔山之壯氣成拱木之寒煙百二之襟帶莫守數仞之丘墳巍然何德之衰絕伯翳之餘業何力之競爲劉炎之著鞭　梁肅過舊園賦并序曰余行年十八歲當上元辛丑盜入洛陽因竄身東下旅于吳越轉徙阨難之中者垂二十年上嗣位歲應詔詣京師其年夏除東宮校書郎遂請告歸覲于江南八月過崤澠次于新安東南

十數里舊居在焉時歲滋遠荆榛蕪翳喬木蒼然三徑莫辨訪鄰老而已盡聆庭柯以寫衣情之所鍾可勝歎邪詞曰白露既戒夫清秋爰駕言而東邁浸征路之悠悠旦予發乎新安歷函關之舊丘灌叢森以相屬披一徑而可求問里巷之罕人辨原田而莫由堂除既缺衡宇亦折樹蔽戶而梢梢水衡隄而活活駭獸羣起頹墉四達識舊井于庭隅弔重蘺于木末既循省而顧慕愈辛酸而慘怛　劉禹錫傷往賦曰人之所以取貴于飛走者情而誕者以遺情爲智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蓋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指遺裢兮能忍想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錦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想翩翩于是非求窸窣于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還抱影以獨出乃百哀而攻中　又三良塚賦曰晉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秋季月吾西遊汧渭出于岐雍之間于古道傍得三良塚心甚哀之詞曰宛其三子遭時迍邅主已即世身皆靡全指冥茫而爲期撫昭世而坐捐方惴惴以臨穴且哀哀而號天上刺衰德下傷幽魂挂騶攏樹脫劒山門掇野芳以爲薦汲行潦而充觴矧今情之猶悲諒古恨之潛吞　李德裕項王亭賦曰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艤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而蒼然歎烏江之舊渡想山川之未改嗟人世之何遽思項氏之入關按秦圖而割據恃八千之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嗟乎楚聲既合漢壘已布歌數闋而甚悲酒盈鐏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

**原書**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從亦既冠婚孌孿充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嫂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元華年並天厎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閼始立崇基殞于一簣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四

#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 人部五十四

怨　愁　怒　懼

原左傳曰子產[illegible]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增國語曰夫事君者勞而不對怨而不怒　原春秋潭潛巴曰河水逆流怨氣盛也

管子曰凡僞亂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之所生生于非理故曰閉禍在除怨　增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意益溥　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終不察夫民心

### 怨一

原詩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增禮表記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　左傳曰宋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恨敗國殄民　原又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增又曰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昭伯怨平子　原又曰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增又曰魯平子欲使昭子逐叔孫小小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曰吾不爲怨府　原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增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　戰國策曰秦使陳馳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云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　原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也　增戰國策曰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爲飲器　漢書曰汲

黯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與黯同位而尊用過之黯心褊不能無怨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晉書曰趙王倫諂事賈后裴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　又曰晉王衍常詣羊祜陳事辭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唐書曰李逢吉有恨于裴度李吉甫故擯李德裕不用及爲相詸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牛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遂成　宋元通鑑曰安燾與章惇爲布衣交惇覬其助巳而燾不爲之用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寮燾言于帝帝疑之惇怨益深　又曰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巳使林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爲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罷之　又曰鄭居中爲鄭貴妃從兄弟歷官通顯始蔡京以星變免官居中語帝復用京既而怨京不援乃復間京

## 怨三

**【對】** 禮著復仇　傳明敵怨（禮記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左傳臾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介人之寵以報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毫髮爲瑕　睚眦必報（鮑照詩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　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又晉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于絲髮與敗成于丘山）

用管寧報射鈎之仇　重耳見披貰念斬袪之怨（史記齊世家小白奔莒魯使管仲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立是爲桓公遺魯書曰召忽管仲仇也請得而甘心醢之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于是桓公從之仲及堂阜而脫桎梏厚禮以爲大夫　左傳晉重耳[illegible]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及反國披請見文公辭焉披引齊桓公射[illegible]事以對）

## 怨四

**【對】** 五子咸怨（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構怨（傳桓王夫[illegible]諸侯皆叛[illegible]連禍）

修怨（傳吳子伐陳復修舊怨也曰夫差不修德而修怨也）　悲怨作歌（詩所曰漢竇元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怨作書及歌別元云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illegible]可[illegible]不可去彼獨何人[illegible]時人[illegible]而傳之）

孔郗之怨（後漢書孔融郗慮互相輕長以致不睦又曰慮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仇怨）　怨毒（詩所曰孫皓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壽[illegible]）

舉烟（[illegible]曰苻堅之末[illegible]也關中土然無大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illegible]每臨聽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　怨軍（宋元通鑑遼主自燕至陰涼河

（籍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眞號曰怨軍）

## 怨五

原詩魏阮瑀詩曰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離恒苦辛　宋鮑昭行路難曰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西山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歸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存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委皇天　又曰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民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增又曰奉公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又曰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　又曰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參差風散梅開幃對景弄春爵含歌攬涕恒抱愁人生幾時得爲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　又曰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患我輩孤且直　又曰剉蘗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君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又曰春禽喈喈旦暮鳴最傷君子憂思情我初辭家從軍僑榮志溢氣干雲霄流浪漸冉經三齡忽有白髮素髭生今暮臨水拔已盡明日對鏡復已盈但恐羇死爲鬼客客思寄滅生空精每懷舊鄉野念我舊人多悲聲忽見過客來問我寧知我家在南城荅云我曾居君鄉知君遊宦在此城我行離邑已萬里今方羇役去遠征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云朝悲泣閑房又聞暮思淚沾裳形容憔悴非昔悅蓬鬢衰顏不復妝見此令人有餘悲但願君懷不暫忘　宋湯惠休怨詩行曰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悲風蕩帷帳瑤翠坐自傷妾心依天末思與浮雲長嘯歌視秋草幽葉豈再揚暮蘭不待歲離華能幾芳願作張女引流悲繞

君堂君堂嚴且秘絶調徒飛揚 原齊謝朓玉階怨詩曰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安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增又和王主簿怨情詩曰掖庭聘絶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 原梁元帝送西歸内人詩曰秋氣蒼茫結孟津復送巫山薦枕神昔時慊慊愁應去今日勞勞長別人 又豫章王蕭綜聽鐘鳴詩曰歷歷聽鐘鳴當知在帝城西樹隱落月東窓見曉星霧露朏朏未分明烏啼啞啞已流聲驚客思動客情客思鬱縱橫翩翩孤雁何所棲依依別鶴半夜鳴今歲行已暮雨雪向淒淒飛蓬旦夕起楊柳尚翻低氣鬱結涕滂沱愁思無所託強作聽鐘歌 又范雲登城怨詩曰楚妃歌修竹漢女奏幽蘭獨以閨中笑豈知城上寒 又劉孝綽班婕妤怨詩曰應門寂已閉非復後庭時況在青春日萋萋綠草滋妾身似秋扇君恩絶履綦詎意遊輕輦從今賤妾辭 增陶弘景寒夜怨詩曰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烟平鉛華沈照帳孤明寒月徹寒風緊愁心絶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梁王僧孺秋閨怨詩曰斜光隱西壁暮雀上南枝風來秋扇屏月出夜燈吹深心起百際遥淚非一垂徒勞妾辛苦終言君不知 又爲何庫部舊姬擬蘼蕪之句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知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人寵姬有怨詩曰可憐獨立樹枝輕根易搖已爲露所浥復爲風所飄錦衾襞未開端坐夜及朝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 又爲姬人自傷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弦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原又吳均行路難曰洞庭水上一株桐經霜觸浪向巖風昔時抽心曜白日今旦臥死黃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白壁規心學明月珊瑚映面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持擕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月月對君子遥遥夜夜宿未央未央綵女棄鳴篪爭見拂拭生光儀茱萸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枝不學衡山南嶺桂至今千載猶未知 又曰青瑣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城西合歡樹垂條照采拂鳳樓遊俠少年遊上路傾心顛倒相戀慕摩頂至足買片言開胸瀝膽取一顧自言家在趙邯鄲翩翩舌杪復劒端青驪白駮的盧馬金羈綠鞚紫絲韁蹀躞橫行不肯進夜夜汗血至長安長安城中諸貴臣爭貴儒者席上珍復聞梁王好學問輕棄劒客如埃塵吾丘壽

王孫得意司馬相如適被市大才夫誰尚如此何况我輩輕薄人　又曰君不見西陵田從横十字成阡陌若不見東郊道荒凉蕪没起寒烟盡是昔日帝王處歌姬舞女達天曙今日翻妍少年子不知華盛落前去吐心吐意許他人今旦迴惑生猜嫌山中桂樹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何言歳月忽若馳君之情意與我離還君玳瑁金雀釵不忍見此使心危　又曰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娼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尊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萬戶不知曙唯聞啞啞城上烏玉欄金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桂火炊雕菰當年翻覆無常定薄命爲女必已麄　又費昶長門怨詩曰向夕千悲起百恨何嗟及愁思且歸牀羅襦掩泣綠樹搖風軟黄鳥弄聲急金屋貯嬌時不言君不入　又孔翁歸班婕妤怨詩曰長門與長信日暮九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絶瓏瓏恩光隨妙舞團扇逐秋風鉛華誰不見人意自難同　又何思澄班婕妤詩曰寂寂長信晚雀聲愁洞房蜘蛛網高閣駁蘚被長廊虚殿簾帷静閑階花蕊香愁心視日暮還復守空牀　又施榮泰王昭君詩曰垂羅下椒閣舉袖拂胡塵唧唧撫心歎蛾眉誤殺人　又徐悱妻劉氏班婕妤怨詩曰日没應門閉愁思百端生況復昭陽近風傳歌吹聲寵移終不恨讒枉太無情祇言爭分理非妬舞腰輕　又王叔英妻劉氏王昭君怨詩曰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丹青失應圖匣玉成秋草相接辭關淚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還殷勤爲人道　又范靖妻沈氏昭君歎詩曰早信丹青巧重賂洛陽師千金畫雲鬢百萬寫蛾眉陳陰鏗班婕妤詩曰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書畫巧翻爲歌舞輕花月分窓進苔草共階生憶淚衫前滿單眠夢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陳昭昭君辭曰跨鞍今永訣垂涕別親賓漢地隨行盡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塞霧隴月闇沙塵唯有孤明月猶能遠送人　【增】唐蕭嵩婕妤怨曰不分君恩斷新妝視鏡中容華尚春日猶愛已秋風枕席臨窓曉帷屏向月空年年後庭樹榮落在深宮　王惟班婕妤詩曰玉窓螢影度金殿人聲絶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　又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　王諲後庭怨曰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巧笑披香殿裏薦蛾眉蛾眉雙雙人共進常恐妾身從此擯甄妃爲妬出層宮班女因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長嗟後庭裏獨立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聞蟲翡翠簾春晴

照面鴛鴦水紅顔舊來花不勝白髮如今雪相似傳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僞不貴眞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砌槿花新　王昌齡西宮春怨詩曰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又西宮秋怨詩曰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崔國輔怨詞曰樓頭桃李疎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蛩聲入羅幕　李白夜坐吟曰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水合井泉月入閨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　又玉階怨詩曰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又怨情詩曰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又長門怨詩曰天廻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朱琳閨織怨詩曰夫婿邊庭久幽閨恨幾重玉琴知別日金鏡識愁容懶寄雲中服慵開海上封年年得衣慣且試莫裁縫　皇甫冉秋怨詩曰長信多秋色昭陽借月華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　又婕妤怨詩曰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雍陶美人春風怨詩曰澹蕩春風滿眼來落花飛蜨共徘徊偏能飄散同心結無那愁眉吹不開　又貧居春怨詩曰貧居盡日冷風烟獨向簷牀看雨眠寂寞春風花落盡滿庭榆莢似秋天　馬戴雀臺怨詩曰魏宮歌舞地蜨戲鳥還鳴玉座人難到銅臺雨滴平西陵樹不見漳浦草空生萬恨盡埋此徒懸千載名　劉滄洛神怨詩曰子建東歸恨思長飄飄神女步池塘雲鬟高動水宮影珠翠乍搖沙露光心寄碧流空婉變夢殘春色自悠揚停車綺陌傍楊柳片月青樓落未央　曹鄴怨歌行曰丈夫好弓劍行坐說金吾喜聞有行役結束不待車官田贈倡婦留妾侍舅姑舅姑皆已死庭花半是蕪中妹尋適人生女亦嫁夫何曾寄消息他處却有書嚴風厲中野女子心易孤貧賤又相負封侯意何如　又金井怨詩曰西風催急景美人照金井不見面上花却恨井中影　張喬長門怨詩曰御泉長繞鳳凰樓自是恩波別處流閒揲舞衣歸未得夜來砧杵六宮秋　陸龜蒙洞房怨詩曰玉插朝扶鬢金梯晚下臺春衫將別淚一夜兩難裁　鄭谷長門怨詩曰流水君恩共不回杏花爭忍掃成堆殘春未必多烟雨淚滴閒階長綠苔　高蟾長門怨詩曰天上何勞萬古春君前誰是百年人魂消尚愧金爐燼思起猶慙玉輦塵烟翠薄情攀不得星芒浮艶採無因可憐明鏡來相向

何似恩光朝夕新　王貞白湘妃怨詩曰舜欲省蠻陬南巡非逸遊九山沈白日二女泣滄洲目極楚雲斷恨深湘水流至今聞鼓瑟咽絕不勝愁　又長門怨詩曰寂寞故宮春殘燈曉尚存從來非妾過偶爾失君恩花落傷容鬢鶯啼驚夢魂翠華如可待應免老長門　韋莊宮怨詩曰一辭同輦閉昭陽耿耿寒宵禁漏長釵上翠禽應不返鏡中紅豔豈重芳螢低夜色棲瑤草水咽秋聲傍粉牆展轉令人思蜀賦解將惆悵感君王　又明妃詩曰不用牽心恨畫工帝家無策及邊戎香魂若得昇明月夜夜還應照漢宮　崔道融長門怨詩曰長門春欲盡明月照花枝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移　又曰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又班婕妤詩曰寵極辭同輦深恩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范浚讀長門賦詩曰阿嬌負恃顏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水落芙蕖幾歲長門閉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衛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廂斜月上金鋪曉驚永巷車音近失喜疑君枉瑤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却是輕雷聲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侍宴遊自從一落離宮後無復穿針更上樓　姜夔琵琶洲詩曰松尾颼颼石浪寒塞吟番曲轉聲酸人間無此春風手應是江妃夜夜彈　嚴羽蜀女怨詩曰幾時離月峽五見紫蘭凋塞雁隨魂斷江花逐淚飄沙頭南北舍京口去來潮日日無消息空登萬里橋　岳珂長門怨詩曰驚風不成雨雲行去無蹤妾生三十年著籍長門宮宮車轣轆春雷曉明星初熒綠雲擾增成丙舍爭迎鸞惟有長門閉花鳥黃門閒玉題畫史圖蛾眉金鋪振瓊鑰玉秀生銅池朝陽繞回金屋在轉盼不堪人事改入宮已作鄭袖啼出塞那知延壽賣花殘鳥語頻長門春復春花鳥易驚老況復門內人東風動地夜來惡萬翠千紅繞簾幕莫能自有匪石心肯顧班姬秋扇薄長門勿輕怨視此篋中扇白華兮綠衣自古兮有之　孟鯁折花怨詩曰匆匆杯酒又天涯晴日牆東叫賣花可惜同生不同死却隨春色去誰家　金高廷玉飛山怨詩曰漢家自有飛將軍軍中駭歎箭有神一朝乃與獄吏對惜無千金書牘背手把屬鏤口銜鬚號天者三我何辜伊我壯志長已矣不得提攜玉龍死可憐休唱白浮鳩只合秦人悲杜郵　元劉因明妃曲曰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心有愛在遠方寧恨妾身辭椒房飛鴻不解琵琶語祗帶離愁歸故鄉　龍仁夫琵琶亭詩曰老

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船　苗[illegible]轆轤怨曰門前水楊聲似雨幽人當窗碧弦語東里征夫去不歸一雙蛾眉鏡中舞年年井上轆轤勞心[illegible]秋葵枯他年種得長生草梅花落盡青青好　馬權明妃曲曰逝水無回波去箭無反筈十載昭陽春萬里龍[illegible]風沙滿宮衣慘淡餘香歇哀絃懸絲淚淚盡絲亦絕寄語漢飛將此計誠太拙蛾眉豈長好不久為枯骨　薩都剌江南怨詩曰江南怨生男遠遊生女賤十三畫得蛾眉成十五新妝識郎面識郎一面恩猶淺千金買官遊不轉郎家水田跨州縣大舸　[illegible]買官未得不肯歸不惜韶華去如箭楊花簾幕飛乳燕疎雨梧桐閉深院人生無如江南怨　楊維[illegible]詩曰[illegible]絲[illegible]鸞[illegible]綿[illegible]檀鳳凰舞[illegible]槽絃抽[illegible]五色臺雙成十指聲嘈嘈冢頭青草天山雪眼中紅淚血　[illegible]　[illegible]　劉炳寒夜怨詩[illegible]來愁亦來心憐月去愁應吹樓角月轉遲倚箏坐[illegible]知[illegible]眠誰知枕冷[illegible]在　劉永之行路難[illegible]涉水多蛟龍跋山多猛虎荒城荊棘上參天大澤[illegible]草莽[illegible]慘黯無人煙驅車[illegible]行[illegible]泥濘[illegible]折後車來行人不覺旁人[illegible]眼前道路已如此何況太行[illegible]為君歌路難請君[illegible]　[illegible]擊鐘鼎食未是榮東溝小溝[illegible]醻酒昨日花開今日落世事[illegible]覆手[illegible]尺之軀安[illegible]托古來賢[illegible]人[illegible]　秦舒龐公鹿門隱焉生鄉曲居[illegible]聊乘下澤車何用[illegible]　明劉基長門怨詩曰白露下[illegible]風清[illegible]如線坐看城上螢飛入朝陽殿　又班婕妤詩曰昭陽秋清天如練[illegible]歌嘈嘈夜開宴長信宮中辭輦人獨倚西風咏紈扇傾城自古有後妃紅顏失寵何須怨冷冷玉漏掩重門一點金釭照書卷　又宮怨詩曰何處春風拂花檣飛飛片片入照陽多情尚有池邊柳留得啼鶯伴日長　王中長門怨詩曰照陽歌吹入獨自淚雙垂玉貌無如妾君恩復在誰涼風搖繡戶明月隔金閨[illegible]絕無人見流螢點翠[illegible]　[illegible]啓長門怨詩曰曾寵一時心塵生舊屋金爐滋銷履跡花遠度鸞音暮雀重門迴秋螢別殿陰君明猶[illegible]是情深　又[illegible]婦怨詩曰良人不願封侯印虎符遠發當[illegible]陣幾夜[illegible]夢多覺得將軍覆軍信身沒[illegible]戰衣東家火伴為收歸妾生不識邊庭路尋骨何由到威武紙幡剪得招魂去只向當時送行處　貝瓊行路難[illegible]玉門關河問君勒律何時過采珠鮫人室問君百粵何時出珠玉歲久同為塵君胡重利不重身海有波缺我岸山有石摧我輪行路難出

門即羊腸何況萬里途窮以虎尉公匡人仇魯叟尊有酒醬有壺觴坎坎歌烏烏兮不可洗山不可徒路旁之人愛爾玉與珠行路難我以爲父安知非虎我以爲兄安知非狼仰天悲歌泣下沾裳　梁寅玉階怨詩曰團扇且棄置夕氣涼轉冰流螢點魚鑰隕葉近叢菓羅衣舊恩賜不今珠淚零　又怨歌行曰雲母屏風零露涼蒲菊錦衾殘月光羞看繡帳雙鴛帶走背黃衣自知香一寶釵頭上千黃金可憐隋井無復尋情如秋嶺朝朝淚愁似春江日日深　鎦渙青樓怨詩曰錦樓花霧壓搖芙蓉屏深凝淺春微酣著人嬌欲睡綵雲載夢陽湘水雙螺小娃催理妝粉綿拂拭鸞鏡上濃黛掃眉桂葉長涼露濯手薔薇香家本石城南市住早年悔作青樓娼十八梳成金翅髻青蟲簪滑鴉背膩歌聲繞梁揭塵起細黃咽秋鳳離語翠綃舞衣珠珮結研金天鵝銀蛺蝶神女騎龍別楚宮巫雲蜀雨隨峽風別離何多歡樂少牛女隔河怨秋老黃彩少年下樓去馬蹄隆隆浩無主　王璲瑤琴怨詩曰多情莫學澤中蘭有恨莫爲江上蓮蘭心守死心不改蓮根折斷絲猶牽君不見天荒地老皆如此千古湘娥怨湘水至今血淚灑叢篁點點香含露痕紫涔陽雲望烟凄凄鷓鴣飛入烟中啼蒼梧波杳彩雲滅萬里孤光秋月迷西風北渚蘋花白歸夢未知身是客夜彈瑤瑟渡江來九疑翠黛濃如滴

瞿佑折花怨詩曰雙飛蝴蝶翻金粉風裏流螢棲未穩銀瓶汲水漾漣漪下階自揀珊瑚枝雖然得入華堂裏未必春光願如此樹頭花落還結子瓶內明朝抱香死　蘇平班婕妤詩曰一自辭同輦深宮草又生甘隨紈扇棄猶記玉階行明月愁中影流螢夢裏聲笙歌前殿夜教妾若爲情　鄒亮長門怨詩曰寵極愛憐初憎生妬忌餘隔花聞鳳吹卷幔望鸞輿夜月開金屋秋塵暗綺疏悲愁誰解賦惟有馬相如　又長信宮詩曰妙舞方承寵愁懷獨感傷金輿門外度紈扇篋中藏別殿閒秋月空階絮曉霜涼飈太情薄準不到昭陽　又雜怨詩曰漾舟采芙蓉迴棹過蓮浦與君剖蓮房試看誰心苦　徐庸玉階怨詩曰宮院生秋草流螢入夜飛玉階零白露涼沁越羅衣　鎦績宕婦怨詩曰宕子行天涯行行日云賒詎知閨中婦夙昔減容華憶夫上青山下車逢狹邪路遙不可見拭淚徒怨嗟慎勿令婦嗟宕子早還家不應蘼蕪草化作葛蒲花　張璨吳宮怨詩曰水殿新涼生白苧紫金鴛鴦錦雲裳吳王醉擁捧心人七寶牀中嬌不起粉黛三千鎖別宮畫船相憶採芙蓉芙蓉未老白露濃館娃嫋嫋生西風　又婕妤春怨詩曰太液柳垂絲昭陽花滿枝如何長信草獨是見春

遲　李東陽申生怨詩曰十日進一胙君食不得嘗讒言豈無端兒罪誠有名兒心有如地地墳終自傷兒生不如犬犬得死君傍天地豈不廣日月豈不光悲哉復何言一死以自明　又綿山怨詩曰五蛇上天一蛇蟄綿山經月火不滅君侯恩重翻爲仇不如放作山中囚君侯有臣一非少貪天之徒但自保臣心見母不見君誰言母死非君恩今辰何辰夕何夕留與千年作寒食　又淮陰歎詩曰營門晝開齊犬吠蒯生相人先相背古來鳥盡良弓藏近時刎頸陳與張功成四海身無地歸楚楚疑歸漢忌極知猶豫成禍胎時乎時乎不再來君王恩深辯士走淮陰胷中血一斗婦人手執生殺機赤族不待君王歸君王歸神爲惻獨不念秋毫皆信力舍人一嗾彭王殂淮陰之辭眞有無噫吁嚱淮陰之辭眞有無　又數奇歎詩曰匈奴七十戰戰戰不得當一當遂失道憤激摧肝腸君恩念數奇將令抑不揚白頭恥下獄飲泣橫于將敢也報父讐寧爲刺客死路傍隴西世節氣此志亦可傷淩乎爾誠才胡爲辱死天一方　又明妃怨詩曰莫倚朱顏好姸媸無定形莫惜黃金貴能爲身重輕一生不識君王面不是丹青誰引薦空將艷質惱君懷何似當時不相見君恩幸顧苦不早不及春風與秋草却羨蘇郎男子身猶能仗節長安道休斷胡語入漢宮秖恐伶人如畫工畫工形貌尚可改何況依稀曲調中　又弄潮怨詩曰莫弄潮潮水深殺人莫射潮中有孝女魂魂來父與遊魂去父與沈潮能殺人身不能溺人心潮水有盈縮人心無古今　彭華明妃曲曰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　徐禎卿落花怨詩曰青枝參差露華浥落花辭春不能泣芳閨少年對躊躇有情無言空怏悒落花含羞擬借問顏色與卿不相及江上橫波暮轉深江干燕泥生紫蘋前程零落不可保多謝嬌裊薄命人　黃省曾琵琶亭詩曰殘照皐亭夕秋風旅雁飛琵琶千載恨淚滿逐臣衣　又班婕好詩曰夢斷清宵月愁深長樂宮無勞怨團扇漸冷是秋風　何景明瑤瑟怨詩曰美人竹閒亭虛簾空月華相思湘江曲淚盡生斑花花開爲誰好花落不復掃出戶見春風低頭怨芳草坐彈五十弦起視江月殘愁弦不堪聽手澀金雁寒一彈正淒切再彈轉嗚咽三彈撥幽腸聲亂冰絲結西風吹芙蓉一夜落微紅豈知瑤瑟音能消青鏡容　汪本邊夫怨詩曰一枝長戟六鈞弓千里山河百戰中惆悵故園衣不到邊城容易起秋風　蔣山卿王昭君詩曰拭淚新裝束朝來殿裏辭何堪辭訣日却是見憐時漢騎臨關少胡笳出塞遲琵琶寫哀怨淒切

轉添悲

〔原賦〕漢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來矣心之憂兮不期祿矣遑遑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辨詐而期通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于吾身猶懷進退之唯谷彼寔繁之有徒指其白以爲黑目信嫮而視渺口信辨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往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固未知其所從觀上世之清暉廉士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孰若反身于素業莫隨世俗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　又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昭昭洞達胷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又司馬相如陳皇后長門賦曰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不肯而幸臨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于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窈妙而復揚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　班婕妤自悼賦曰承祖考之遺德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闈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奉隆寵於增城既過幸于非位竊庶幾乎嘉時陳女圖而鏡鑑顧女史而問詩歷年歲而悼懼閔蕃華之不滋白日忽以移光遂晻漠以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不廢捐于罪尤奉供養於東宮託長信之末流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堂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神眇眇兮密靜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

一過兮若浮　魏卞蘭蔡伯喈女賦曰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鄧林之曜鮮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話言參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通元當三春之嘉月時將歸于所天曳丹羅之輕裳戴金翠之華鈿美榮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豈偕老之可期庶盡歡於餘年何大願之不遂飄微軀于逆邊行悠悠于日遠入窮谷之寒山慙柏舟于千祀負寃魂於黃泉俄羈虜其如昨經春秋之十二忍胡顏之重恥恐終風之我萃詠芳草于萬里想音塵之髣髴祈精爽於交夢終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爲神靈之所棄仰蕣華其已落臨桑榆之欷歔入穹廬之秘館亟踰時而經節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修膚體以深念歎蘭澤之空設佇美目於無忌向凱風而泣血　梁江淹恨賦曰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于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若乃趙王既虜遷于房陵薄暮心動昧旦晨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塡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寃拔劒擊柱弔影慙魂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于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若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志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泣下沾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烟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 愁一

**原**莊子曰不知乎人謂之愚知乎則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傷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

## 愁二

**原**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魏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覯則民愁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不愁（知命也）樂而不荒（節之以禮）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

而哭承之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　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日閭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書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馳逐江湘之間憂愁吟歎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梁冀妻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　郭子曰王東海（王丞字安期）初過江登瑯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 愁三

**增**愁城（庾信愁賦曰攻許愁城終不峻盪許愁門終不開何物煑愁能得熟何物燒愁能得然閉門欲去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萬斛（誰知一寸心乃有萬斛愁）寄愁（厚仲長統詩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愁逼（段成式句愁逼衣長斜漢迴而秋脈寒侵夢淺日雲去以遲遲）解愁（古詩所曰漢武帝爲膠東王時長公主嫖有女欲與王婚抱王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問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遂成婚及爲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廢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辭相如爲作長門賦武帝見而傷之更得親幸）無歡（又曰魏陳思王植每欲別見談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時法制待藩國峻迫植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看朱成碧（王僧孺詩又武后詩曰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得憶君）

## 愁四

**原**詩　後漢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遥何爲懷愁心煩勞　又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又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晉張載擬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又曰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　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泰山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　又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佳人遺我綠

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宋王微咏愁詩曰自寻抱羈思眇與日月長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因朗旭彰負之苦不勝即之竟無方如彼引鯤魚待盡守空梁天地豈私貧運至豈固當既悟非形兆茲數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簷露滴爲珠池水合如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又忽不任愁聊示固遠詩曰去秋客舊吳今春投故越淚逐東歸水心挂西斜月未應歲貶顏直以憂殘鬢　又劉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長愁反覆懷抱不能裁披衣坐惆悵當戶立徘徊風音觸樹起月色度雲來夏葉依窓落秋花當戶開光陰已如此復持憂自催　又劉孝先和兄孝綽夜不得眠詩曰夜愁眠不安起望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空月色寒笙冷調還數弦脆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坐相攢誰家有明鏡暫借照心看　增梁沈約學省愁臥詩曰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愁人掩軒臥高窓時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簷飛纓佩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杜牧愁詩曰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古今留不得離別又潛生降虜將軍思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　温庭筠春愁曲曰紅絲穿露珠簾冷百尺啞啞下纖綆遠翠愁山入臥屏兩重雲母空烘影涼簪墜鬢春眠重玉兔氤氳柳如夢錦疊空牀委墜紅颸颸掃尾雙金鳳蜂喧蜨戲俱悠揚柳拂赤闌纖草長覺後棃花委平綠春風和雨吹池塘　又客愁詩曰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風蕩漾春風裏誰知歷亂心　李羣玉湘中古愁詩曰涼風西海來直渡洞庭水翛翛木葉下白浪連天起蘅蘭委皓霜百草一時死摧殘負志人感歎何窮已　又曰昔我觀雲夢窮秋經汨羅靈均竟不返怨氣成微波蕒桂開古祠朦朧入幽蘿落日瀟湘上淒涼吟九歌　又曰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迷處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又客愁詩曰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長憑送湘流水綿綿入帝鄉　韓琮春愁詩曰金烏長飛玉兔走青鬢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弦未解貪花惜楊柳吳魚嶺雁無消息水誓蘭情別來久勸君年少莫遊春煖風遲日濃于酒　曹鄴三愁詩曰遠夢如水急白髮如草新歸期待春至春至還送人　又曰灞草短短青山月朗朗明此夜目不掩屋頭烏啼聲　又曰別家鬢未生到城鬢似髮朝朝臨川望灞水不入越

韓偓擁鼻詩曰擁鼻悲吟一向愁寒更轉盡未回頭綠屏無睡秋分簟紅葉傷時月午樓却要因循添逸興

若爲趨競愴離憂殷勤憑仗官渠水爲到西溪動釣舟　韋莊愁詩曰避愁愁又至愁事事難忘夜作心中火朝爲鬢上霜不經公子夢偏入旅人腸借問高軒客何鄉是醉鄉　又春愁詩曰寓思本多傷逢春恨更長露沾湘竹淚華隋越梅妝睡怯交加夢閒傾瀲灩觴後庭人不到斜月上松篁　又曰自有春愁正斷魂不堪芳草思王孫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倚門　晁沖之紀愁詩曰北風吹我裳夏潦漂我屋牛羊殘我稼雀鼠耗我穀雪寒隨我指雨淫疾我腹朝行桑榆間秋序傷遠目莫涉水之涯含沙中兩足攬轡馬病黃伏軾輿脫輻陟山既見虎還舍乃對鵬一沐三握髮十飯九不肉先生當離垢居士今耐辱飽聞戒畏途那知有沈陸

胡銓買愁村詩曰北往常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草芳煙正斷魂　陸游春愁曲曰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春愁日日常相似外大瀛海環九州無有一州無此愁我願無愁但歡樂朱顏綠鬢常如昨金丹九轉徒可聞玉兔千年空搗藥蜀姬雙鬟婭姹嬌醉看恐是海棠妖世間無處無愁到底事難過萬里橋　方岳不寐詩曰不寐何爲者幽居事更稠怯風思鶴冷聞雨爲花愁草合妨遊屐沙崩壓釣舟看蓑故無恙欹枕數更籌　眞山民夜坐詩曰匹馬平生汗漫遊如今寂寞老林丘小窗半夜青燈雨幽樹一庭黃葉秋懶看世情寧睡去怕傷時事莫吟休寒蛩可是知人意未到莎根只說愁　金朱弁秋夜詩曰秋夜雖漸永未抵客愁長秋月雖已圓不照寸心方將心貯此愁眞作萬斛量惟月憐此夜誰共千里光空令還家夢欲趁征鴻翔　又客夜詩曰城月四更上窗風一室幽纖雲縈雁塞重露逼貂裘兵革何年息乾坤此夜愁殊鄉兩行淚騷屑灑清秋　高士談春愁曲曰壓花曉露萬樹冷金井咿啞轉纖綆寶階寂寂苔紋深東風摇碎湘簾影芙蓉帳暖春眠重窗外啼鶯喚新夢推枕起來嬌翠顰一線沈烟困金鳳遊絲飛絮俱悠颺慵倚繡牀春晝長郎馬不嘶芳草暗半篩急雨飛橫塘　元許衡不寐詩曰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况青燈外羈愁白髮邊蹉跎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坐霜清月滿天　同恕愁詩曰來時容易去何遲半在胷中半在眉門掩落花春去後窗含殘月酒醒時濃如野外連天草亂似空中惹地絲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間何處不相隨

宋旡春愁詩曰金雁塵香暗鳳弦紅繩風緊鬧秋千園林寂寞無鶯燕一段春愁是杜鵑　殷全不寐詩曰中夜不成寐起來看明月候蟲吟一聲愁腸幾回折愁腸折還續宛轉如環玦出戶野躊躇商飆倏已發商飆

來何許吹我頭上髮莫吹淚入河添之作嗚咽　盛彧和春愁曲曰鶯黃柳枝撲輕雨晨斷新愁千萬縷菱花倦拂瑣窗間吹得瑤笙雜鶯語下牀不受春風扶傷春擊碎青珊瑚香消玉散繡針澀閒開五色雙氍毹離恨難禁情未愜那肯將心託紅葉翠帷深護曲闌花羞殺東家白蝴蜨　張寧莫愁樂詩曰金雀玉搔頭生來喚莫愁自從歡去後不出石城遊　楊守陳不寐詩曰客夜耿無寐其如鐘漏稀入簾霜氣重當戶月華微切切候蟲語蕭蕭寒葉飛擁衾成永歎不是爲無衣　林大輅不寐詩曰擁被息塵想瀟瀟雨到蓬孤城連禁柝永夜動悲風往事疎燈裏新愁濁酒中南歸稀信使明發報征鴻

原賦魏曹植敘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覲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于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傍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又愁思賦曰四節更王兮秋風悲遙思惝怳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稀鳴蜩抱木兮雁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愆　又九愁賦曰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超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予車于西林願接翼于歸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嚮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泛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筭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于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明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廻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騖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紆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

之王路豈手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于遐濱與麋鹿而爲羣宿林藪之葳蓁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沈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岧嶢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覿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逍遥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魏繁欽愁思賦曰何旻秋之慘慘處閒夜而懷愁潛白日于元陰翳明月于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潢潦汨以橫流聽峻階之回霤心沈切以增憂嗟王事之靡盬士感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時陟岵以旋顧涕漸纓而鮮晞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躑躅而摧威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于閨闈　又弭愁賦曰傷有閑之淑女採薜荔于朝陽露素質之皎皎綰元髮以流光結翠葉于珠簪擢丹華于綠房點圜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襲遊閑之妓服褥阿縠之袿裳紉蜿蘭于纓佩動晻曖以遺芳既容冶而多好且妍惠而纖微顧見予之獨立知我情之思歸鳴環瑱以回眄若欲進而行遲眷紅顏之曄曄何的爍之少羣整桂冠而自飾數綦藻之華文從景炎而猗靡粲綿邈以繽紛時瞭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椀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長謠

【原】文魏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元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怳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諂諛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田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泊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鍼灸子以淳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攜手而遊黃公與子咏歌而行

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于是精駭意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 喜一

增說文曰喜樂也不言而悅也　易曰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毛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又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　禮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又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　又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也　爾雅曰坎坎僔僔喜也　春秋繁露曰春之爲言蠢也蠢蠢者喜樂之貌　莊子曰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抱朴子曰人主有道國有善政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日不蝕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冬洩喜瑞並臻災厲寢滅此則天喜也　淮南子曰喜怒者道之邪也　又曰大喜墜陽　太平御覽顏子曰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哭泣擗踴過其喜也則欲歡笑鼓舞　又程顥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太公六韜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

## 喜二

增列子曰堯微服遊于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疇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　尚書申侯曰維王既誅崇侯虎諸侯貢萬民咸喜　禮記曰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又曰武王承命與師誅商萬國咸喜軍發孟津前歌後舞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乃喜　汲冢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　左傳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

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幾乎　公羊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子也　又曰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　國語曰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于身子何喜焉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有欣欣然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　列子曰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從而擊之斃恐人之見也遽藏諸隍中覆之以焦不勝其喜　戰國策曰呂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　又曰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願得獻之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諸國所以皆致相印于君以國事累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至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孟嘗君曰善戍趨而出孟嘗君曰令子何舉足高志之揚也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以寶劒一　孟嘗君曰何謂也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入諫一喜諫而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三喜　史記曰趙使藺相如貴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又曰呂后謂高祖季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漢書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大喜　又曰英布間行與隨何俱歸漢王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死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又曰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大花得錢財鳱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也　漢書曰翟方進隨父至汝南蔡父奇方進形貌有封侯骨方進既厭爲小吏聞蔡父言心喜　又曰匈奴單于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欣喜　東觀漢記曰上謂鮑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御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

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即開城降上大喜與永對食　又曰賈復北與五校戰于眞定大破之復傷瘡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　又曰梁鴻妻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之妻也　又曰上幸長安祠高廟十一陵歷覽宮館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類似先帝臣一驩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驩喜　又曰上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擊走朱鮪追至洛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　又曰郭伋字細侯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續漢書曰荀爽嘗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零陵先賢傳曰劉巴入益州劉璋見而驚喜每事咨問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不聽閉門稱疾備攻成都命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詡勸繡歸曹公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君也　邴原別傳曰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克單于還曰孤返鄴諸君必來迎其不來者獨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喜　魏志曰荀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矣　張勃吴錄曰長沙桓王在歷陽遣書呼周瑜瑜將兵五百船糧器仗星夜馳赴王大喜執瑜手曰卿至諧矣　雷煥別傳曰張華以煥爲豐城令得雙寶劒乃送一劒與華自留一劒華甚喜曰此干將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元既破賊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畢了無喜色還碁如故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客罷還内過戸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崔鴻後秦錄曰秦末祆星見于東井尹緯知秦將滅心喜踴躍向天再拜　孫嚴宋書曰劉宣字萬壽素曉天文知晉室當復又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當復本土乎　唐書曰陸贄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諭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翼日贄謁見上喜形于顏問其寵待如此　通鑑宋紀曰英宗時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

又曰司馬光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 喜三

【增】天心雲氣（春秋元命苞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朋心喜者爲悳悳天心史記慶雲喜氣也）似春昆陽（莊子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悽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又曰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施舍收正（左傳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　公孫尼子君子怒則說之以和喜則收之以正）【原】孔子攝相毛義受官（史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　後漢書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候之會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檄入喜動顏色）

## 喜四

【原】生於風（白虎喜生于風）形於色（又曰喜形于色）式宴以喜（詩）一則以喜（謂孝子見親年老而猶克壯也）油然（汲冢周書人有五氣喜氣內畜雖然隱之陽喜必見喜色油然以出）【增】粹然（說文口壴爲喜壴者陳樂立而上見也人心之悅則其面目粹然而變知其喜也）跫然（莊子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瞿然（又曰九方歅謂子綦相子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索然涕）脫然（淮南子令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見譽（文中子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私喜（漢書呂須嘗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于呂后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四喜（曹植表曰臣得去幽屏之城獲觀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闔闈之闥此二喜也必以有覲之容瞻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檮杌之質稟受崇聖之訓此四喜也）灑然（唐書高祖謂秦王曰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成等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灑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津津（又曰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李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耶）眉端（劉禹錫呂集序呂溫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

## 怒一

【增】說文曰怒恚也　禮記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通鑑程顥答張載書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苐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元史曰或問爲治趙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惟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 怒二

增左傳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于逵弗及子都怒（子都闕也）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我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吳越春秋曰吳王伐齊請公孫聖告之聖諫願大王勿伐齊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番擊以鐵槌身絕為五　又曰子胥諫吳王王怒賜以屬鏤之劒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謁者通之盜跖忿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不得大怒逐之　史記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賢出觀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又曰鄒陽上書于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于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　漢書曰項羽令將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執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壁中不敢復出　又曰沛公使張良獻璧項羽羽受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壁庸城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　東觀漢記曰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天下事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　又曰戴憑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憑曰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譖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上怒曰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即敕尚書解遵禁錮　又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臣乎　又曰和熹鄧后臨朝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因逃竄　魏志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覽鏡恚怒輒撲照著地　魏紀曰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　吳志曰呂蒙

少依姊夫鄧當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但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又曰孫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劒欲擊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　晉書曰王導妻曹氏妬導懼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遲令命駕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邑何曾聞有蔡克兒　又曰郗超實黨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又曰周訪爲荊州刺史王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竪可以寶悅乎　又曰陶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齊書曰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剪瓜王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匿用祿錢免官　後魏書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李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唯公會斂袂而已沖頗銜之後沖震怒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沖素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通鑑宋紀曰寇準在鎮值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曰準誠賢其如騃何帝意解　又曰馬知節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　又曰晏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　又曰哲宗時邢恕爲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又曰建中靖國時曾布爲主紹述欲引陳瓘附己瓘投書畧曰足下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足下之過也布讀之大怒且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

十書不較也　又曰林攄使遼時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　元史列傳曰拖雷遣搠不罕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　又曰星吉爲行御史臺持風憲湖東僉事三寶住性廉介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邪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

## 怒三

【增】伐齊　侵蔡（國語晉郤獻子如齊聘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也　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釋憾　破陰（淮南子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　又大怒破陰）投牀　橫刀（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公在門臺臨庭閽以缾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媢嫉　恚憤（柳文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可得乎　唐書安祿山反張介然守陳留有詔購賊首示暴誅慶宗[illegible]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撫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illegible]折筋[illegible]拂衣（[illegible]公主與帝食怒折七筋帝曰此可爲士人妻乎更許于琮尚主　秉[illegible]侍郎高騈[illegible]以公主下嫁南蠻畋與盧攜入議之畋以損[illegible]）射彭生　拘蘭子（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怒曰彭生敢見射之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賜金帛又[illegible]）逐獻公　鞭冉閔（傳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出[illegible]問曰汝奴僕不才何自妄稱[illegible]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原】髮上衝冠　驍奮抵几（[illegible]）伏屍流血　授兵登陴（國策秦王謂唐睢曰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天子之怒也睢云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官徒跣[illegible]此[illegible]怒也若士必怒伏屍二人血流[illegible]步　左傳[illegible]親事撊[illegible]將以諸罪注撊勁怒貌）

## 怒四

【原】懲忿（易損[illegible]懲忿窒慾注可損之善莫善損忿慾）無悔（詩宜無悔怒）不宜有（又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內奰（又內奰于中國注奰音被不醉而怒曰奰）如怒（又君子如怒）不怒（禮記神則不怒而威）武怒（奮其武怒）譴怒　憑怒　闞如虓虎（詩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闞如虓虎）將子無怒　逢天僤怒（詩僤厚也）逢彼之怒　敬天之怒（並詩）不可犯（傳衆怒不可犯難犯也）衆如水火（左傳衆怒如水火）怒生于兩　怒市于色（左傳令尹子瑕[illegible]曰彼何罪諺所謂怒[illegible]色[illegible]市人）寗成怒（彙苑寗成拜關都尉諺曰寧値乳虎無値寗成怒）【增】宗族皆怒（鄧晨與上起兵新野吏乃燒晨先祖祠堂[illegible]宗[illegible]族[illegible]怒[illegible]家自富[illegible]何故隨[illegible]中晨終無怒色）將士咸怒（蜀志姜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尋被後主勅命乃投甲詣會于涪軍將士咸怒拔劍斫石）無怒（晉孫）

（登偉登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覽其怒既出便大笑）市怒（唐劉武周傳宣言于衆以市怒其軍）不塞衆怒（柳宗元貽蕭俛書聖朝寬大是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力相弁（藩鎮表怒時以力而相弁）天怒（吳武陵遺孟簡書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者邪）銜怒（彙苑楊收王鐸皆薛逢同年進士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碎玩好（通鑑宋紀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之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我志邪命左右碎之）

## 恐懼一

**增**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反乎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至公門刎頸而死　東觀漢記曰龐萌還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吳志曰劉備詣京口見孫權求都督荊州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以土地借備方作書筆落于地　通鑑宋紀曰中丞王安中上疏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 恐懼二

**原**股戰　心憂（魏勃詩知我者謂我心憂）可畏　不懾（禮有威可畏又詩亦可畏也不足畏也禮記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悄悄　惴惴（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又惴惴其慄）搶攘　惴恐（不安貌）忡忡　惙惙（詩憂心忡忡又憂心惙惙）**增**隱憂　善懷（詩如有隱憂又女子善懷）殷殷　奕奕（又憂心殷殷盛貌又憂心奕奕）欽欽　蛩蛩（又憂心欽欽楚詞蛩蛩憂愁貌）窈糾　懮受（詩舒窈糾兮幽愁結也又舒懮受兮憂深思遠）慱慱　恤恤（又勞心慱慱書經憂心無已貌）孔疚　沈憂（詩憂心孔疚古詩沈憂令人老）鰓鰓　楚楚（文選鰓鰓驚恐貌又朝野楚楚不安之意也）鬱邑　纏綿（楚詞鬱邑憂思結也文選憤久結之纏綿）寤懷　淵抱（楚詞惟極浦兮寤懷庾信愁賦三命戒淵抱）跼高天　蹐厚地（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徊徊徨徨　悚悚愢愢（文選徊徊徨徨皆驚恐貌又魂悚悚而驚形心愢愢而發悸）

## 恐懼三

**原**困于臲卼（易）如臨深淵（詩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醉如醒（詩憂心如醉憂心如醒）心之憂矣（詩）**增**百罹（詩）如擣（又惄焉如擣）如噎（又憂心如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原**若蹈虎尾（書）涉于春氷（書）**增**胥慼（書保后胥慼）如燕巢幕（危懼也）慰瞀

（楚詞慰暋鬱悒也）　忳鬱（又忳鬱憂思）　塦蜳（又怵惕不自安貌）　愕眙（文選愕眙驚惶而張眼貌）　勞結（又未足解其勞結）　鞠張（又鞠張驚懼貌）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五